

# 毛澤東的金棍子

MAO ZEDONG'S "GOLDEN STICK" :  
YAO WENYUAN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姚文元與「文革」（上）



文壇金棍子，政壇戈培爾。  
為文革批判定下基調。

不要幻想風平浪靜地幹革命，不要幻想一次革命成功，  
不要幻想有誰講了一句話，革命的道路就筆直了，要革命到底。  
——姚文元

文革  
風雲叢書  
人物篇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 毛澤東的金棍子

MAO ZEDONG'S "GOLDEN STICK" :  
YAO WENYUAN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姚文元與「文革」（上）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也是野蠻的。

——希歐多爾·阿多諾（Theodor Adorno），《文化批判與社會》（1949）



##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sup>1</sup>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

<sup>1</sup> 凤凰網專訪沈志華：歷史研究的偉大就在於追求真相，2009年8月23日，17:26。鳳凰網歷史專稿。[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shenzhihua/200908/0823\\_7324\\_1315709.shtml](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shenzhihua/200908/0823_7324_1315709.shtml)

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sup>2</sup>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sup>3</sup>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

<sup>2</sup> 沈邁克，〈中外學者文革史研究的比較——在「清華歷史講堂」的演講稿〉，《記憶》，2011年第66期。

<sup>3</sup> 錢理群，〈我的文學史研究情結、理論與方法——《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書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0期。

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sup>4</sup>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sup>5</sup>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

<sup>4</sup>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4頁。

<sup>5</sup>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5頁。

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文革」史料保存、整理、編撰的重要性，在那場浩劫開始之初就已經為中國國家圖書館部門的工作人員所重視，1966年8月28日，「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在《人民日報》發出呼籲——《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該文寫道：當前展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廣泛地發展。很多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印發了徹底摧毀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及一些資產階級法權殘餘的傳單、倡議書等宣傳品，這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

圖書館通常收集、整理最多的是正式出版的報刊、雜誌和書籍，對於當時的非正式出版品則往往很少顧及，北京圖書館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看到了這些民間流傳文獻的重要價值，視之為「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可見，當時主流文化部門對「文革」文獻的重視程度。

該文鄭重發出呼告：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圖書館，必須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學校，又應是收集各種革命文獻的機構。我們特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等革命組織，將已發和未發的「倡議書」以及所有的佈告、宣傳品等，及時寄給或送交「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三份，以備研究參考使用。<sup>6</sup>全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革委會是否響應號召、聞風而動，今天不得而知。

耿化敏的《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認為，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史學界開啟了「文革」歷史的學術研究。從1980年代起步階段的「資政史學」，中經1990年代轉型階段的「求真史學」，再至21世紀頭10年拓展階段向「總體史學」的轉向，近30年來「文革」史學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動。該文還提供了30餘年來，不止是中國大陸，還有海外關於「文革」史料的整

<sup>6</sup> 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人民日報》，1966年8月28日。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理、編撰與研究的概況。<sup>7</sup>關於「文革」史料的整理工作的評述，美國的「文革」學者周原的《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2007）一文，對海內外的動態進行了十分詳盡的介紹。他將「文革」史料可以分為四大類型，即實物史料、音像史料、口碑史料和文字史料。根據發佈和製作的方式，「文革」期間產生的文字型史料可再分為如下四類：

1. 「文革」期間的正式出版物。《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一版再版，發行量連創紀錄。儘管如此，「文革」期間的一些正式出版物仍然是研究者不可忽視的基本資料，例如，被視為當權者喉舌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此外，《文匯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北京日報》等也含有許多重要史料。
2. 「文革」期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這類出版物主要包括「文革」初期由群眾組織、紅衛兵等印行的各類小報、刊物、海報、傳單和小冊子等。
3. 「文革」期間的非出版印刷品。這部分資料專指那種「文革」期間印製的，限於小範圍使用或僅在特定範圍內流通，不對公眾發行的印刷品。例如，群眾組織、革命委員會編印的檔、講話彙編、各種內部學習資料、大批判文集、大字報選以及鬥批修的心得等等。
4. 「文革」期間的非印刷品資料。這類史料中數量最多、最為重要的是各級各類檔案。儘管「文革」期間各級政府部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工農商學各個單位都沒有停止建立和保存檔案的工作。檔案的內容品種很多，包括指示、會議記錄、簡報、總結、統計、下達的檔案和上報的材料等等。除此還有個人檔案，包括所謂專案材料，像本人寫的檢查、「交待」，他人寫的揭發、檢舉、證言等。檔案提供原始資料，且大都不存副本，其史料價值是不言自明的。除檔案外，非印刷品

<sup>7</sup>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文革」資料還包括大字報、小字報、日記等。大字報、小字報除當時已整理印行的以外，既使有保存至今的，也只是鳳毛麟角了。個人筆記、日記得以留存的機會應比大、小字報大些。這些資料，特別是出自名人、要人之手的，也是「文革」研究的有用資料。<sup>8</sup>根據「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與研究的歷史進程，周原將「文革」史料的整理分為「文革」期間和「文革」之後兩個時期，並進行了詳實的統計。第一，「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境內外對「文革」史料開始了搜集與整理。例如香港友聯研究所編印的《紅衛兵資料目錄》（1970），著錄該所收藏的紅衛兵小報561種；又如該所編印的《中共中央檔彙編（關於文化大革命），1966～1967》（1968）和以縮微膠捲型式出版的《中共資料剪輯》（1974）。《中共資料剪輯》共1447卷，含該所收集的「文革」期間的各類簡報資料，臺灣的中央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及其下屬的國際研究中心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軍情局等。臺灣出版的資料較具代表性的有《中共研究》和《中共研究年報》以及《中共研究》社出版的一些專題彙編，如《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1973）等。在中國大陸，當年對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和一些非出版印刷品的收藏主要是在各級圖書館進行的，且通常為被動的收集。第二個時期，「文革」之後。儘管「文革」研究在大陸仍然設有許多禁區，當局對「文革」研究和「文革」類書籍的出版也一直控制得比較緊，不時幹預施壓，三十年來還是整理、出版了一些有用的史料，發表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環境，在出版「文革」資料和研究成果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香港為「文革」研究辟出了一塊獨特的園地，貢獻很大。如前所述，還在「文革」期間，搜集、整理「文革」資料，出版、發表有關「文革」的圖書、研究成果就已經在香港開展得

<sup>8</sup>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很活躍。<sup>9</sup>周原認為，與香港相比，臺灣的「文革」出版物實在太少。<sup>10</sup>

關於上海的「文革」史料整理情況，金大陸對這些史料分為如下類別：第一部分為出版物（含未刊稿）：著作類、辭典類、方志類、大事記類、報刊類。第二部分為非出版物：檔案類、群眾報刊類、傳單類、日記類。<sup>11</sup>復旦大學歷史系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已經啟動了大規模的上海「文革」史資料整理與出版的工程，假以時日，相信成就值得期許。

《東方早報》報導，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向上海圖書館捐贈了半個世紀的手稿等私人文獻，其中的「文革」史料是一大亮點。本次的捐贈主要包括如下幾類文獻：與眾多名家往來的書信原件；採訪錄音帶、數碼錄音，其中錄音帶1000多件；按照人物或專題分類的採訪檔案，如8卷王力採訪檔案，羅章龍採訪檔案，「四人幫」相關檔案等；葉永烈採訪照片，其中底片幾10冊，數碼照片20多萬張。<sup>12</sup>葉永烈的「文革」史研究從來都以一手資料見長，在這批捐贈文獻中，他對很多歷史當事人的採訪筆記、錄音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屬於獨此一家的珍貴文獻。

綜上所述，就目前「文革」史料的整理現狀而言，開文獻整理先河的是中國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內部編印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成就最為卓著的是美國華裔學者宋永毅2002年與2006年主編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及該文庫的網路版。宋永毅組織的團隊建立了規模龐大的「文革」資料資料庫，作為「文革」文獻的巨大集成，功德無量，惠及學林。其次則有周良霄、顧菊英夫婦編輯的《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閻長貴高度評價了這項「文革」史料編撰成就最為卓越的工作，他說：宋永毅先生主編了一套《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周良霄、

<sup>9</sup>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sup>10</sup> 周原寫作該文的時間是2007年，實際上，到目前為止臺灣文革史料與著作的出版已經有了較大的改觀。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2011年以來出版了數十種文革史書籍。

<sup>11</sup> 金大陸，〈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準備〉，《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sup>12</sup> 〈葉永烈捐出「一卡車」文獻資料〉，《東方早報》，2014年4月30日。

顧菊英夫婦編輯了《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包括一本書和兩張光碟），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兩樁巨大的基礎工程。宋永毅先生、周良霄夫婦為這兩樁工程花了大功夫，下了大力氣，也充分顯示了他們的遠見卓識。歷史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為研究文革和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所作的無私貢獻。<sup>13</sup>他尤其指出上述文庫中部分史料的重要價值：宋編《文庫》中有《中央首長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和指示》，周良霄夫婦編《年代》之二是《十年文革中首長講話傳信錄》，他們這兩套關於文革時期中央首長講話的資料，都是文革的最原始資料，對研究文革，對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具有極大的意義。<sup>14</sup>同時，閻長貴又指出上述文庫還有值得進一步完善之處。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也並不是沒有值得改進的地方，著名的「文革」史專家餘汝信曾經撰文指出了一些存在的問題<sup>15</sup>。《文庫》收錄的畢竟是歷史原料，當然也有待於進一步坐實考據，細緻梳理。

總體而言，相比海外「文革」史研究的熱鬧而言，中國大陸的「文革」學術研究還停留在零敲碎打、門外熱鬧門內冷清的狀況。

編者無心政治，僅僅恪守如下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則。第一，歷史研究的基礎應該建立在詳實、完備的史料基礎之上，而史料的整理不應該首先考慮這些史料是否具有某些特定的功用目的，即可能對誰有利、或不利而進行取捨。應該首要考慮的原則是，為了全面認識研究對象，史料收集是否做到了竭澤而漁。第二，學術研究應該堅持客觀公正的態度，以及獨立的精神。不應該先入為主去預設政治的、道德的立

<sup>13</sup>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sup>14</sup>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sup>15</sup> 參見餘汝信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的幾個問題〉。他一方面指出編纂者經三年多努力，集成了迄今為止文革研究最大規模的資料庫，個中辛勞，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他認為《文庫》的第一部分「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指示、公報彙編」後，對出版及發行者所聲稱的《文庫》的「最權威」性（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文庫》推介單張），卻不能不有所保留。余汝信提出了《文庫》存在的幾個「硬傷」性問題：一、全部文件資料均未注明出處，有違學術規範要求；二、文件來源大多輾轉抄錄，並非是「第一手」的；三、編纂者自擬標題未加以說明，部分自擬標題欠妥；四、資料選取尺度欠妥，許多重要文件未有登錄；五、「概要」及刪節過多，未能保留文件的原貌；六、未辨真偽，錯誤地登錄了來源可疑的偽造文件。

場和標準。這一點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容易受政治、商業、以及當事者利益等因素的干擾和誘惑。獨立精神還在於崇尚真理，尊重歷史事實，不為某某權威的判斷而嚇倒。第三，學術研究應該堅持科學理性的研究方法。應該遵循一些基本的科學分析的邏輯，重視研究的基本程式和證據，講究論證的合理性和完滿性。

## 體例說明

「文革」作為中國統一、浩大、群體的政治運動，捲入的階層、參與的人數很多，觸及的問題、採用的方式十分複雜。可以說，任何一個政治事件，動輒牽動著幾十、上百人，甚至成千上萬人的關注。正是由於每個事件、運動聚集了眾多參與者，會議記錄中的文獻也牽涉到很多人，因此，在以人物為核心整理史料的時候，某一個檔應該歸屬何人，或者說，史料在不同人物的分配上如何處理，是一個值得斟酌的問題。

本叢書由於包括大量現場的講話記錄，具有原生態的歷史形態，多人參與的談話形成了文本之間的互文關係。文集編撰的總體原則是，無論人物、運動、事件還是思想，盡可能根據時間先後，組織、梳理出重要的資訊點，使讀者由每一篇文章的連續性閱讀，可以大體知道歷史事實的來龍去脈。具體來說，涉及到史料的編撰細節，有一些技術問題需要處理。根據編者對史料的總體把握，擬在下面對此做出原則性的說明，並根據重要性的優先順序，依次排列如下。

第一、官位優先原則。在每一次集會或者內部會議中，官位高者所起的作用通常比較大，做出的講話也具有較大的效力。

第二、篇幅優先原則。對於官位或者政治影響力大小差不多的情況，以講話篇幅最多者作為歸屬對象。

第三、資訊求全原則。有些會議講話，每個人的官位差不多，講話的篇幅也差不多，而且每個人沒有大段文字自成獨立的一部分，而是簡短的對話交互參差，各自的關鍵資訊都不少，將這樣的檔歸屬於某一個人的話，對其他人都會有遺珠之憾。

因此，這樣的檔將會保留在每個人的文集之中。

第四、對於年月不詳的情況，一律置於該年月的最後，列入「本月」、「本年」之下。

上述這樣編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節省每本書的篇幅，通過幾本書的對讀可以獲得的文獻一般不重複收錄。凡是在其他書本中已經收錄，

而本書暫付闕如的情況，一律在目錄和正文中列出標題，並且在標題之後標記「（存目）」二字。好在每一本的史料都是按照時間順序編排而成，因此讀者可以根據目錄提供的線索，迅速在其他書本中找到相關內容。本叢書的不同文本之間史料高度混融，需要提醒的是，對於有些史實，讀者必須將多本書一起參照對讀，才能瞭解問題的全貌。

本叢書所收錄文字均來自於中國國內外檔案館、圖書館，中共黨政部門的內部資料，民間人士所收藏的第一手文獻，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的報刊與書籍，以及官方與民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部分文字來自民間印刷物的會議記錄，標點符號的使用很不規範。原因是：記錄者錄入匆忙難免錯謬；記錄稿未經講話者與與會者修正；記錄者水準參差不齊；所記錄的文字大多係速成之物，並未經過正規編輯部門細緻審校。鑑於上述情況，編者特此作如下說明。

如果對所有標點符號全部修改的話，恐怕對原貌影響甚大。因此，編者修改的原則是：對顯而易見的標點符號誤用、漏用、缺省等情況，編者予以補充修訂。在保證不影響閱讀和理解的前提下，秉持可以不改則儘量不改的原則。文字整理的具體辦法是：第一，最大可能保留文字和版面的原貌。避免添加、增刪文字，以及隨意改動段落關係。第二，簡體字轉化為繁體字之後，仍然保留簡體字的原貌。例如，有些人名轉化為繁體字之後，「赫魯曉夫」就變成了「赫魯雪夫」，「斯大林」變成了「史達林」，「文件」變成了「檔」。針對這些類似情況，編者一律在審校中保持史料原初的簡體字形態。

## 目次

## CONTENTS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	005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	009
體例說明 .....	015

## 021 | 1965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11.30.） .....	023
---------------------------------	-----

## 041 | 1966

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1966.5.11.）	043
姚文元、張春橋在北京廣播學院的講話（1966.7.27.） .....	067
中央領導同志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講話（1966.8.16.）（存目） .....	070
姚文元在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上的講話 （1966.10.9.） .....	070
姚文元、戚本禹接見雲南大學同學時的談話（1966.10.24.） .....	071
紀念魯迅·革命到底（1966.11.1.） .....	077
姚文元在廣播大樓門口接見革命師生談話（1966.11.2.） .....	086
周恩來對中央廣播事業局的電話指示及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 （1966.11.2.） .....	088
張春橋、姚文元在廣播事業的談話（1966.11.2.） .....	095
姚文元、戚本禹接見華東師大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學時的講話 （1966.11.14.） .....	104
王力、姚文元對杭州絲綢廠兩千多來京職工的講話（1966.11.17.） （存目） .....	109
張春橋、姚文元在中央廣播事業局的講話（1966.12.9.）（存目） .....	109
張春橋、姚文元接見北京廣播學院學生代表時的談話（1966.12.10.） （存目） .....	109

張春橋、姚文元與廣播事業局「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談話 (1966.12.11.) (存目) .....	109
張春橋、姚文元接見中央廣播事業局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 (1966.12.13.) (存目) .....	109
張春橋、姚文元與廣播事業局「紅色造反團」的談話 (1966.12.15.) (存目) .....	110
謝鎧忠、姚文元對文藝界部分同志的講話 (1966.12.27.) .....	110

## 115 | 1967

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 (1967.1.3.) .....	117
張春橋、姚文元對上海各高校「紅革會」負責人的講話 (1967.1.9.) ..	149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歡呼中央賀電大會上的講話 (1967.1.12.) .....	152
毛澤東、姚文元關於奪權問題的談話 (1967.1.23.) .....	155
 本月 .....	155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的一次講話摘錄 (1967.1.) (存目) .....	155
張春橋、姚文元談上海高校「紅革會」 (1967.2.1.) .....	156
姚文元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1967.2.5.) .....	159
張春橋、姚文元與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等談話摘要 (1967.2.10.) .....	162
張春橋、姚文元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一步開展三結合 奪權鬥爭誓師大會」上的講話 (1967.2.24.) .....	168
姚文元和上海紅衛兵革命大聯合籌委會座談時的講話 (1967.2.28.) ....	170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67.3.12.)	172
張春橋、姚文元接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作人員的講話 (1967.3.20.)	173
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風大會上的報告 (1967.3.26.) .....	176
姚文元對上海市革委會傳達中央文革對當前運動的意見 (1967.4.17.)	209
張春橋、姚文元對上海舞蹈學校部分師生的講話 (1967.4.22.) .....	210
張春橋、姚文元在濟南軍區機關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1967.5.5.) ..	218
姚文元在山東省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1967.5.7.) .....	224
張春橋、姚文元、杜平對江蘇和南京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講話 (1967.5.14.) .....	226
姚文元在上海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發表二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1967.5.23.) .....	244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女六中的講話（1967.5.24.）	255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高校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6.2.）	256
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報告會上的報告（1967.6.3.）	257
在阿爾巴尼亞共青團「五大」的賀詞（1967.6.29.）	276
姚文元在「歡迎中國紅衛兵代表訪問阿爾巴尼亞勝利回國大會」上的講話（1967.8.2.）	284
姚文元談「文攻武衛」（1967.8.9.）	291
中央首長談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1967.9.7.）	292
評陶鑄的兩本書（1967.9.8.）	294
姚文元給《文匯報》某同志的信（1967.9.23.）	315
張春橋、姚文元對上海鐵路局系統代表的講話（1967.9.29）	316
張春橋、姚文元視察上海第八印染廠時的講話（1967.10.4.）	317
姚文元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1967.10.11.）	318
姚文元對人民日報社的講話（1967.11.2.）	322
姚文元對召開上海「大專院校紅代會」的指示（1967.11.6.）	325
本年	326
姚文元對徐景賢的電話指示（1967）	326
姚文元研究論文	327
「文革」研究文獻	335
後記	359



1965

---



##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11.30.）

編者按：姚文元同志在《文匯報》上發表的這篇文章，對海瑞這個歷史人物和《海瑞罷官》這齣戲，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評意見。我們認為，對海瑞和《海瑞罷官》的評價，實際上牽涉到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劇的問題，用什麼樣的觀點來研究歷史和怎樣用藝術形式來反映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國思想界中存在種種不同的意見，因為還沒有系統地進行辯論，多年來沒有得到正確的解決。

本報過去也發表過吳晗同志的《海瑞罵皇帝》（筆名劉勉之，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論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還發表過其他有關歷史人物評價的文章。我們準備就《海瑞罷官》這齣戲和有關問題在報紙上展開一次辯論，歡迎史學界、哲學界、文藝界和廣大讀者踴躍參加。

毛澤東同志在《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說過，「我們的政權是人民民主政權，這對於為人民而寫作是有利的環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於科學和藝術的發展給了新的保證。如果你寫得對，就不用怕什麼批評，就可以通過辯論，進一步闡明自己正確的意見。如果你寫錯了，那末，有批評就可以幫助你改正，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在我們的社會裡，革命的戰鬥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決矛盾，發展科學、藝術，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

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辯論，能夠進一步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心理服人。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我們一定要學會通過辯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來克服各種錯誤思想」。

毛澤東同志又說，「這個方法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因此不會解決，在辯論中間，在鬥爭中間，我們就會明瞭這些事情，就會懂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各種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

真理發展。對於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也可以採取這個方法，因為同那些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進行鬥爭，就會使馬克思主義發展起來。這是在對立面的鬥爭中的發展，是合於辯證法的發展」。

\* \* \*

從一九五九年六月開始，吳晗同志接連寫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許多歌頌海瑞的文章，反復強調了學習海瑞的「現實意義」<sup>16</sup>。一九六一年，他又經過七次改寫，完成了京劇《海瑞罷官》，還寫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學習海瑞的「好品德」。劇本發表和演出後，報刊上一片讚揚，有的文章說它「深寓著豐富的意味」、「留給觀眾以想像的餘地」，鼓吹「羞為甘草劑，敢做南包公」<sup>17</sup>；有的評論文章極口稱讚吳晗同志「是一位善於將歷史研究和參加現實鬥爭結合起來的史學家」、「用借古諷今的手法，做到了歷史研究的古為今用」，這個戲更是「開闢了一條將自己的歷史研究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實、為人民服務的新途徑」<sup>18</sup>；有的文章還說：「人們在戲裡表揚『清官』……是在教育當時的做官的，起著『大字報』的作用。」<sup>19</sup>既然《海瑞罷官》及其讚揚者提出了這麼重大的問題，並且廣泛地宣傳了他們的主張，我們就不能不認真地進行一次研究。

## 《海瑞罷官》是怎樣塑造海瑞的？

在這個歷史劇裡，吳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處處事事為百姓設想」，「是當時被壓抑，被欺負，被冤屈人們的救星」<sup>20</sup>，在他身上，你簡直找不出有什麼缺點。看來，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貧苦農民的「救星」，而且是社會主義時代中國人

<sup>16</sup> 吳晗，《論海瑞》，《人民日報》，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sup>17</sup> 《北京文藝》，《羞為甘草劑，敢做南包公》，一九六一年三月號。

<sup>18</sup> 《北京文藝》，《評〈海瑞霸官〉》，一九六一年三月號。

<sup>19</sup> 《北京晚報》，《從海瑞談到『清官戲』》，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sup>20</sup> 吳晗，《論海瑞》，《人民日報》，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民及其幹部學習的榜樣。

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設計過的。安排這位青天大老爺的出場，就用了九場戲中整整三場戲。第一、二兩場戲，海瑞都沒有出場，劇本不惜筆墨地大寫徐府即曾經鬥倒嚴嵩、當過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階一家，如何霸佔農民土地、強搶民女、賄賂官府打死貧苦農民趙玉山，正當在公堂上農民洪阿蘭「滿腔悲憤喚蒼天」之際，一紙緊急公文帶來海瑞將作應天十府巡撫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們如聞晴天霹靂，驚呼「這便如何是好！」連「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來了，這可不得了！」第三場戲海瑞穿便服上場了，作者安排他當面傾聽「心如油煎」的「眾鄉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詞句，傾吐對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頌他是「公正為官」、「明斷公案」、「口碑頌滿」、「美政多端」……。雖然封建社會「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無錢莫進來」，但呼冤的農民一致相信「海青天」這個官是一個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們作主！」這種烘雲托月的手法，是為了使觀眾強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農民的痛苦。它說明瞭《海瑞罷官》並不是如作者所說的是寫什麼「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sup>21</sup>，而是千方百計地為我們今天的觀眾塑造一個決定農民命運的英雄。

戲劇衝突圍繞著「退田」展開。雖然吳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稱劇本「改以除霸為主題」，但實際上冤獄是從占田開始，「除霸」、「平冤獄」的行動也是圍繞著「退田」進行。「退田」被寫成是「幫助窮農民辦法的一種」<sup>22</sup>，作為戲劇衝突最高潮的「罷官」，就是罷在「退田」這件事上。劇本通過「鄉民甲」的口特別說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戶」；要觀眾記住：戲裡寫的是貧苦農民同徐階等鄉官、貧官之間的鬥爭，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戶一邊的。「海青天」果然不負眾望，一上任就「為民作主」，他不但咒罵「高放債強佔田真市儈」，鼓動農民去「告狀」，而且在公堂上頗有民主風度地徵求告狀的「父老們」的意

<sup>21</sup> 《海瑞罷官》單行本前的內容介紹，北京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第七頁。

<sup>22</sup> 吳晗，《海瑞的故事》，《中國歷史小叢書》版，中華書局出版，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二版，第十五頁。

見。農民要求退還被徐家和「各家鄉官」所佔土地，要求「大老爺作主」，於是海瑞一道號令，「發出榜文，限令各家鄉官，十日內把一應霸佔良民田產，如數歸還」。「退田」之後，尖銳的階級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眾鄉民」向海瑞叩頭道：「大老爺為民作主，江南貧民今後有好日子過了！」作者要貧農們「感恩戴德，……朝夕禮拜」，欣喜鼓舞，齊聲「同唱」對清官的讚歌：「今日裡見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園，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劇本告訴人們：儘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動，地主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辦法去做，農民的「土地」、「衣飯」就統統可以解決，「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劇本還著重刻劃了海瑞如何「為民雪恨」，大殺「貪官」。劇本反復宣傳：「冤獄重重要平反」，海瑞決心「平民憤」，要把「惡官吏都掃盡」，「今日定要平民怨，法無寬恕重如山。」行動是劇本中海瑞判華亭知縣王朋友斬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職囚禁，聽候朝命」，判徐階兒子徐瑛絞罪。據吳晗同志自己說，為了不致讓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沒勁頭」，「下了決心，把徐瑛處死」<sup>23</sup>。這樣，罷官而去的海瑞，便成為一個反抗封建皇朝的勝利了的英雄。戲結束時，徐瑛被處死刑，徐階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撫驚惶失措，海瑞高舉大印，昂然挺立，口說「大丈夫頂天立地」，心裡想：「我海瑞還是勝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務，也「勝利」完成了。

這個戲裡，作為正面英雄人物出現的，只有海瑞一人。農民只能消極地向大老爺喊冤，懇求「大老爺與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運托給「海青天」。為了襯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於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場的主要官吏統統設計成壞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親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個人，從經濟到政治，單槍匹馬搞了一場大革命。

看完這齣戲，人們強烈地感到：吳晗同志塑造的這個英雄形象，比

<sup>23</sup> 吳晗，《海瑞罷官》序，單行本第VI頁。

過去封建時代許多歌頌海瑞的戲曲、小說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儘管吳晗同志在劇本的單行本前面特地寫了歷史說明，還在「海瑞罷官本事」中摘錄了許多條史料，企圖使人們得到這樣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據歷史事實來寫戲的；但是，人們仍然不能不發出這樣的疑問：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當中，難道真的出現過這樣的英雄嗎？這個「海青天」是歷史上那個真海瑞的藝術加工，還是吳晗同志憑空編出來的一個人物呢？

### 一個假海瑞。

我們不是歷史學家。但是，根據我們看到的材料，戲中所描寫的歷史矛盾和海瑞處理這些矛盾時的階級立場，是違反歷史真實的。戲裡的海瑞是吳晗同志為了宣揚自己的觀點編造出來的。

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〇年春這段時間內，任應天巡撫的。當時，江南農村中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十分尖銳。從正德到嘉靖、隆慶年間，隨著地主階級用各種方法瘋狂地掠奪農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來越高，農民受的剝削越來越重。《日知錄》載：「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說明松江一帶絕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佔有。顧炎武雖沒有指明確切年代，據我們查到的材料，這個估計是符合明代中葉以後蘇、松一帶情況的。掠奪土地最厲害的，是依仗政治勢力擴大「皇莊」的皇族地主集團，此外就是一部分在鄉間的官僚地主，徐階就佔有大量土地，有的說二十四萬畝，有的說四十萬畝，大約相當於今天上海市所屬松江縣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謂「華亭鄉官田宅之多，奴僕之眾，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親眼所見的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寫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農民同地主階級矛盾的尖銳化。農民大批破產逃亡，許多土地荒蕪，「無田者為人傭工」（《華亭縣誌》）。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的矛盾是封建社會的根本矛盾，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必然會影響地主階級內部各個階層的相互關係。在土地絕大部分為地主佔有的情況下，官僚地主要繼續兼併土地，不能不把對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農」（又叫「上

農」）身上，因而地主階級內部矛盾也尖銳起來。同時，由於官僚地主隱匿了大批不交稅的土地，獨佔剝削果實，封建皇朝的財政十分困難，「帑藏匱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斷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莊」和其他莊田，限制繼續兼併中小地主的「民田」。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團之間矛盾的尖銳化。而當時官僚地主兼併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對的所謂「投獻」。

投獻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有勢力的豪強地主收買同原田主有某種關係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獻」給自己，使原有的「富家」喪失土地，「獻田」的狗腿子就變成這塊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種是中小地主、富農、個別或少數自耕農為了逃避嚴重的徭役和賦稅，把自己的田寄獻給官僚地主。因為《明律》規定官僚可以根據品級的高低有減免徭役賦稅的特權，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機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農、自耕農的土地強佔為己有。由於土地絕大部分都為地主、富農所佔有，官僚地主通過「投獻」強佔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土地<sup>24</sup>。這是事情的本質。《海忠介公傳》中記載：「以故富者輒籍其產於士大夫，寧以身為傭佃而輸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獻。故士一登鄉舉，輒皆受投獻為富人。而士大夫既謝失勢，又往往折入於暴貴者，以兼併為固然。乃豪強大有力之人，視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與。」這裡所說的「富者」，當然不是貧農，他們無田可「獻」；而是指地方上「失勢」的士大夫或沒有政治身分的中小地主和富農。他們的「民田」不斷被「豪強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併，達到「收之莫敢不與」的地步。既嚴重損害了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利益，又嚴重影響了皇朝的財政收入。

正因為這樣，海瑞一到松江華亭一帶，就發現當地的「諸生員」「鄉官之賢者」甚至某些「府縣官」，都「群聲」反對徐階這類大官僚

<sup>24</sup> 《二十二史劄記》中記載了萬曆中嘉定、青浦間搞投獻的例子，明顯地反映出這是地主階級內部矛盾。摘錄如下：「又有投獻田產之例，有田產者，為奸民籍而獻諸勢要，則悉為勢家所有。……萬曆中，嘉定、青浦間有周星卿，素豪俠，一寡婦薄有貲產，子方幼，有侄陰獻其產於勢家，勢家方坐樓船鼓吹至閔莊，星卿不平，糾強有力者，突至索門，乃懼而去。……此亦可見當時獻產惡習。」（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七月版，七二一頁）。

地主兼併巨量土地，反對他們搞「投獻」。「鄉官之賢者」對海瑞說：「二十年以來府縣官偏聽鄉官舉監囑事，民產漸消，鄉官漸富」。後八個字不是活活畫出大官僚地主吞併中小地主的一幅圖畫嗎？海瑞下的結論是：「為富不仁，人心同憤」<sup>25</sup>，這個「同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農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知識份子對大地主兼併的共同的政治態度。當戴鳳翔這個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擊海瑞縱容「刁徒」時，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證明他的「退田」是以這些人的呼聲為基礎的。看來，海瑞的話符合事實。他的「退田」，反映了這些「民產漸消」的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共同要求，也為了緩和地主階級內部矛盾以及廣大農民同地主階級之間越來越尖銳的階級矛盾，有利於增加賦稅收入，解決朝廷的財政困難。

弄清楚這些歷史事實以後，《海瑞罷官》怎樣歪曲了階級關係，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鄉官退田，是要地主向農民退還土地嗎？不是。《明史》及幾個海瑞傳記都寫明，海瑞要求鄉官退田是退出「受獻」的土地。「公嚴厲以治，下令受獻者悉退還，或許贖回。」這是削弱兼併，打擊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之外，退出去的田，絕大部分還是落到原來「獻田」的「弱者」、「富戶」即中小地主和富農手中，實際上保護了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利益。貧雇農既無田可「獻」，無錢去「贖」，「退田」當然不會退到他們手裡。怎麼能夠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為貧農獲得土地而「戰鬥」呢？

海瑞要徐階退田是為了「徐家佃戶」翻身嗎？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給李春芳的信中說明過要徐階「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過半，民風刁險，可得而止之耶！為富不仁，有損無益，可為後車之戒。……區區欲存翁退產過半，為此公百年後得安靜計也，幸勿以為訝。」這不是把海瑞的階級立場說得再明白沒有了嗎？明明是為了「止」民風的「刁險」，是為了地主階級不致在越來越尖銳的階級鬥爭中被打倒，是為了

<sup>25</sup> 《被論自陳不職疏》，見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版的《海瑞集》。下引海瑞言論均據此書，不另注明。

徐階「百年後得安靜」，哪裡是什麼徵求貧農意見而解決「徐家佃戶」的土地問題！

海瑞搞「退田」是「為民作主」嗎？海瑞自己在《督撫條約》中告訴我們：他當巡撫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積弊於相安，複祖宗之成法」。原來「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規定：「若將互爭及他人田產妄作己業，朦朧投獻官豪勢要之人，與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sup>26</sup>這不正就是海瑞所處理的矛盾嗎？明皇朝早就規定這條反投獻的法律，是為了緩和本階級的內部矛盾，防止兼併惡性發展，以利於鞏固整個地主階級專政。這個法律後來成了一紙空文。海瑞不過在這個範圍內搞了一下反投獻而已，怎麼能夠把他寫成為江南農民「作主」呢？

海瑞為了「窮農民」而反對過「高放債」嗎？最好聽聽海瑞反駁戴鳳翔攻擊他的話：「先年糧長往往於收糧時，先除還自己平日私債，後算官數；富豪亦乘出米之時，伺逼償債，公私並舉，錢糧難完。臣……謂待完糧後，方私下取債，非禁不許還債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說明自己並不反對鄉間的地主剝削，並不反對「放債」，只是為瞭解決皇朝的財政收入問題，反對鄉間大地主獨吞剝削果實。

海瑞從來沒有想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同地主之間的矛盾。他只是想緩和這個矛盾。海瑞自己就說過：「以下奉上，義不可缺，為之損益調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說明瞭他做的是「損益調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剝削限制在不妨礙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法定範圍之內，削弱農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剝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農民服從封建統治，遵守「禮義」，「毋作強賊」，對已產生的農民暴動，他主張雙管齊下，「用兵安民，並行不悖」。他反對最反動的大地主，目的並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鞏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鞏固地主對農民的統治，鞏固明皇朝政權。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各個集團、各個派別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所在。把海瑞

<sup>26</sup> 《明律集解》，卷五。

寫成農民利益的代表，這是混淆了敵我，抹殺了地主階級專政的本質，美化了地主階級。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對於皇帝忠心耿耿，他給高拱的信中痛陳自己内心時說：「區區竭盡心力，正欲為江南立千百年基業，酬上恩報知己也。」他怎麼能夠做出動搖「千百年基業」的事來呢？

對「退田」的描寫是假的。「平冤獄」的描寫是真的嗎？根據我們查到的資料，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華亭知縣根本沒有被殺、被革。海瑞任應天巡撫時，蘇、松一帶沒有撤掉任何一個縣以上的官。徐階的兒子根本沒有死，曾被判充軍。這件事也不是海瑞幹的，而是徐階寵相後，徐階政敵高拱再起時幹的，張居正上臺，這個判決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傳》是這樣寫的：「階子弟頗橫鄉里，拱以前知府蔡國熙為監司簿錄其諸子，皆編戍，所以扼階者無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階列傳》中也有相同的記載。抓徐階兒子這件事，性質上是高拱乘機報復，執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嚴嵩垮了之後，徐階、高拱、張居正之間進行過長期的奪權鬥爭。把內閣中不同政治集團的傾軋，硬移到海瑞身上，變成海瑞「站在窮農民一邊」去「平民憤」，這不是違背了基本的歷史事實嗎？吳晗同志明明知道歷史上「徐階的兒子只被判處充軍」，但為了極力美化海瑞，仍舊要這樣寫，這說明他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寫歷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戲裡寫得那樣「民主」。相反，他認為「江南民風刁偽」，「百端架誣，蓋不啻十狀而九」。他自言對付「刁訟」的辦法是「衙門前嘗不絕七八人枷號，又先痛打夾苦之」，認為這是好經驗。海瑞在《興革條例》中談到「疑獄」時還說過：「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下有小注曰：「鄉宦小民有貴賤之別，故曰存體。」為保護「貴賤之別」可以「寧屈小民」，這是地主階級專政反動本質的表現。現在硬說海瑞如何民主，甚至會向農民請求「指教」，這豈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場給顛倒過來了！

看一看這些歷史事實，再看一看《海瑞罷官》中的海瑞，就不難發現，這是一個編造出來的假海瑞。這是一個用資產階級觀點改造過的人物。歷史劇需要藝術加工，需要再創造，我們並不要求新編歷史劇的細

節都同歷史一樣，但必須要求在人物的階級立場、階級關係上符合歷史真實。儘管吳晗同志曾經說過歷史劇要「力求其比較符合於歷史真實，不許可有歪曲，臆造」<sup>27</sup>，然而事實勝於雄辯，這個新編歷史劇中海瑞的形象已經同合理想像和典型概括沒有什麼關係，只能屬於「歪曲，臆造」和「借古諷今」的範圍了。

階級鬥爭的進程告訴我們：無論海瑞或海瑞以後的封建官吏，都無法使已經腐朽沒落的明皇朝恢復青春，更無法緩和農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後，松江農民依舊受著重重殘酷的壓迫和剝削，兼併、逃亡繼續發展，階級矛盾繼續尖銳化。一五八七年海瑞死，以後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勢如怒潮。一六四四年明亡，離海瑞死還不到六十年。在這樣歷史現實面前，劇本竟然要貧農對「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歡呼「江南貧民從此有好日子過了！」這不是荒唐到可笑嗎？

## 《海瑞罷官》宣揚了什麼？

既然是一個假海瑞，我們就來看一看作者通過這個藝術形象宣揚了什麼。

我們知道，國家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沒有什麼非階級的、超階級的國家。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待國家問題的基本觀點。從這種觀點出發，就不能不承認，封建國家是地主階級對農民實行專政的工具。封建國家的法律、法庭和執行統治權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內，只能是地主階級專政的工具，而絕不可能是超階級的，絕不可能是既為統治階級又為被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當然，由於地主階級內部存在各種階層和集團，由於階級鬥爭形勢的變化，他們之間在這個或那個問題上，在對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農利益的態度上，在壓迫農民的程度和方法上，會有區別，有鬥爭。但是，從根本上說，這種鬥爭的實質絕不可能超越維護地主階級專政的範圍。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把這種地主階級內部鬥爭歪曲成農民同地

<sup>27</sup> 吳晗，《再談歷史劇》，《文匯報》，《春天集》，一五五頁，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

主之間的階級鬥爭。就拿「清官」同「貪官」的鬥爭來說，確實有過清官大老爺在地主階級的法庭上、根據地主階級法律的某些條文，懲辦一些「貪官」的事；也有個別農民所告的恰巧是某個「清官」所反對的派別或集團中的一員，出現個別農民在這個「清官」面前「打贏」官司的事。這種現象迷惑過不少沒有政治鬥爭經驗的農民，使他們看不清「清官」的階級面貌，看不清封建國家和封建法庭的階級本質，地主階級也經常利用這種現象來麻痹農民的覺悟，把「清官」當作掩蓋階級統治本質的工具，當作配合武裝鎮壓、對農民進行階級鬥爭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記載過地主階級派出「清官」作為緩兵之計，然後把起義農民一舉消滅的事<sup>28</sup>。但是，從根本上說，不論「清官」、「好官」多麼「清」、多麼「好」，他們畢竟只能是地主階級對農民實行專政的「清官」、「好官」，而絕不可能相反。

《海瑞罷官》卻向我們說：不！「清官」不是地主階級專政的工具，而是為農民階級服務的。你看，戲裡的海瑞是一個封建皇朝的欽差大臣，可是他卻代表貧苦農民利益向徐階展開劇烈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護「徐家佃戶」和所有貧苦農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現，同所有執行地主階級專政的別的官吏相對立，「清官」和「貪官」之間的矛盾竟被寫成保護農民和鎮壓農民的矛盾、退還農民土地和強佔農民土地的矛盾，絲毫不看不出「清官」在鞏固地主階級專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農民都被寫得消極無為，沒有一點革命的鬥爭精神，他們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來向「海青天」告狀，哀求青天大老爺為他們伸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顯然，在《海瑞罷官》的作者看來，階級鬥爭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清官」才是推動歷史的動力；人民群眾不需要自己起來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個

<sup>28</sup> 如一四五〇年（景泰元年），黃蕭養領導的盛大農民起義隊伍包圍了廣州城，斷絕了城內外交通。攻勢凌厲，地主階級的軍隊「戰輒敗」。這時封建皇朝見武裝鎮壓失敗，就派了當時有名的「清官」楊信民去，楊一到，立刻用軟的一手「多方招撫」，做了許多欺騙、分化、軟化工作，農民起義軍被「清官」迷惑，「不敢傷」，放鬆了武裝鬥爭。接著董興調集兩廣江西的大批地主軍隊來到，對農民和農民軍進行了血腥的屠殺，起義失敗，黃蕭養也中箭犧牲。事見《明史》中《楊信民列傳》及《董興列傳》。

「清官」大老爺的恩賜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這樣，戲中就把作為地主階級專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統統美化成了離開地主階級專政而獨立存在的超階級的東西，宣揚了被壓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經過任何嚴重鬥爭，不需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頭，實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貪官污吏一掃而光，就能求來「好光景」。

列寧說過：國家問題，這是一個「破資產階級的學者、作家和哲學家弄得最混亂的問題」（《論國家》）。所謂「清官」「平冤獄」之類，作為國家問題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資產階級弄得特別混亂的問題，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種迷信。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有責任揭露這種假像，破除這種迷信。《海瑞罷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這種迷信，而且在新編歷史劇的名義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階級官吏、法庭、法律，加深這種迷信。農民本來還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無錢莫進來」，海瑞一出場就憤慨地問農民，地主惡霸「憑的是哪條王法？」教訓農民：「這又是你們的不是了，為何不告？」在「平冤獄」的過程中，又反復強調「王子犯法，與庶人同罪」之類掩蓋「王法」階級本質的話，並且用「實際行動」證明：只要有海瑞這樣的「清官」按「王法」辦事，就能使法庭變成保護農民的場所，就能「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獄」，使農民獲得土地。這不是把地主階級的國家機器統統當作保護農民的工具了嗎？這不是把地主階級專政鎮壓農民的本質一筆勾銷了嗎？這不是在宣傳只要有地主階級清官大老爺在衙門裡「為民作主」，農民一「告」就能獲得解放了嗎？這種大肆美化地主階級國家、宣傳不要革命的階級調和論的戲，還談得上什麼「歷史劇的創作也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sup>29</sup>呢？

自從人類社會有階級和國家以來，世界上就沒有出現過「大老爺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國，不但地主階級改良派，就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也從來沒有給農民帶來什麼「好日子」。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革

<sup>29</sup> 吳晗，《再談歷史劇》，《文匯報》，《春天集》，第一五二頁，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

命澈底打碎了地主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了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解決了江南和全國農民的「土地」「衣飯」問題。這畢竟是任何人都無法推翻的鐵的事實。

我們希望吳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過這個形象宣揚的那些觀點，同毛澤東同志一再闡明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對照起來看，就不難發現，吳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資產階級的國家觀代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觀，用階級調和論代替了階級鬥爭論。在今天宣傳這些地主資產階級吹噓了千百年的陳舊觀點，究竟是為什麼？究竟是對誰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 《海瑞罷官》要人們學習什麼東西？

海瑞是一個有影響的歷史人物。看來，他是封建社會處於沒落時期，地主階級中一位較有遠見的人物。他忠於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當時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尖銳矛盾的某些現象，看到了當時本階級內部某些腐化現象不利於皇朝統治，為了鞏固封建統治、削弱農民反抗、緩和尖銳的階級矛盾，為了維護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於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團或者某些措施進行尖銳的鬥爭。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農利益一致，抑制豪強地主，目的還是為了鞏固整個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專政，維護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這是被吳晗同志和許多文章、戲劇說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專門編演過新的歷史劇《海瑞上疏》<sup>30</sup>，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頭就說的：他認為「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為皇朝「求萬世治安」。這個行動也只能說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說明別的。所以嘉靖皇帝沒有殺他，他死後，皇帝很難過，「贈太子少保，

<sup>30</sup> 《海瑞上疏》，上海京劇院集體創作，許思言執筆，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四月出版。此劇一九五九年及一九六一年演出時，《解放日報》和《文匯報》都曾發表評論文章加以讚揚。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及十月二十七日，《解放日報》及《文匯報》分別發表《（海瑞上本）中的海瑞形象》及《試評周信芳的新作（海瑞上疏）》二文。一九六一年春節重新上演時，《解放日報》在二月十一日又發表《雜談京劇（海瑞上疏）》一文。

謚忠介」。禮部左侍郎祭悼時還說：「雖強項不能諧時，而直心終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階級利益忠心的保衛者。這是海瑞的階級本質，是海瑞全部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像吳晗同志那樣，把海瑞描寫成農民利益的代表，說什麼海瑞「愛護人民，一切為老百姓著想」，他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鬥爭<sup>31</sup>，甚至把他說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勢力」的英雄，這是澈底歪曲了海瑞的階級面貌的。明皇朝歌頌海瑞「保民如子」，吳晗同志則說他「一切為老百姓著想」，請問兩者到底還有什麼區別呢？

歷來地主階級史書上，還曾經大書特書過許多材料來說明海瑞如何「處處事事為百姓」，如海瑞在擔任江南巡撫時期，如何大反徐階，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個月」就修好了吳淞江，人民歌頌他是「海龍王」，等等。因此，他死後，「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酌而哭者，百里不絕。」這些記載加上舊小說、舊戲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這種「官書」上的記載，顯然包含著地主階級的誇大成份，我們應當用階級觀點慎重地加以分析。「反投獻」，要徐階「退田」，是有過這件事的，但徐階究竟退了沒有，退了多少，是真退還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據談遷《國榷》隆慶五年七月記載，徐階曾退出四萬畝田，但那十分明確是退給官府，「入四萬畝於官」，根本不是退給農民。極而言之，就算「退產過半」吧，也還是為了地主階級利益，也並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幹過的事。徐階在朝時，也幹過「退田」，在嘉靖第四子景王載圳死時，「奏奪景府所占陂田數萬頃還之民，楚人大悅。」<sup>32</sup>如果不分析「還之民」這個「民」是哪個階級，如果按照吳晗同志的觀點，誰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幾萬頃皇田的徐階豈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麼？修吳淞江確有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懷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現代條件下修一條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難道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把一條江整治好嗎？據海瑞在《開吳

<sup>31</sup> 吳晗，《海瑞的故事》，《中國歷史小叢書》版，中華書局出版，第十九頁及第三十五頁，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二版。

<sup>32</sup> 《明史·徐階列傳》。

淞江疏》中自己說，他原來「議開江面十五丈」，從正月初三動工，到二月間錢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要求動用公款。可見至少這一個多月中連原計畫也沒有完成，而且困難很大。吳晗同志彭吹什麼「進度很快，不到一個月就完工了」，這種誇大連海瑞自己的話也不符合。至於出喪的描述，我們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廣大貧苦農民在地主階級殘酷剝削下，窮得連衣服都穿不上，許多農民幾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裡死了親人都沒有喪服穿，就知道那時候能穿體體面面的「白衣冠」來路祭的人，絕不是貧農，絕不是吳晗同志說的「廣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農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編的歷史劇中，能夠真正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用階級觀點，對這類史料進行科學分析，去偽存真，按照海瑞的本來面貌去塑造這個人物，使觀眾看到他的階級本質是什麼，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認識歷史人物的階級面貌，也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從破除許多歌頌海瑞的舊小說、舊戲的所散布的壞影響來說，是有積極意義的。可是吳晗同志卻不但違背歷史真實，原封不動地全部襲用了地主階級歌頌海瑞的立場觀點和材料；而且變本加厲，把他塑造成一個貧苦農民的「救星」、一個為農民利益而鬥爭的勝利者，要他作為今天人民的榜樣，這就完全離開了正確的方向。

吳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們向他塑造的海瑞「學習」。我們到底可以「學習」一些什麼呢？

學習「退田」嗎？我國農村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建立了偉大的人民公社。在這種情況下，請問：要誰「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嗎？又請問：退給誰呢？退給地主嗎？退給農民嗎？難道正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堅決前進的五億農民會需要去「學習」這種「退田」嗎？

學習「平冤獄」嗎？我國是一個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如果說什麼「平冤獄」的話，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從最黑暗的人間地獄衝出來，打碎了地主資產階級的枷鎖，成了社會的主人，這難道不是人類歷史上最澈底的平冤獄嗎？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學什麼「平冤獄」，那麼請問：到底哪個階級有「冤」，他們的「冤」怎麼才能

「平」呢？

如果不是學退田、學平冤獄，那麼，《海瑞罷官》的「現實意義」究竟是什麼呢？

也許吳晗同志會說：就算學習退田、平冤獄都不對吧，學習他「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對舊時代的鄉愿和今天的官僚主義」，這總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罷官》的劇情提要中說過，這個戲「著重寫海瑞的剛直不阿，不為強暴所屈」的「堅強意志」嗎？我們今天在處理內部關係上不是也需要這種「真男子」嗎？劇本中的確突出地寫了海瑞反對「甘草」，罵「鄉愿」，而且還把徐階塑造成「鄉愿」的典型。

官僚主義確實要反。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人從來沒有放鬆過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但是，我們知道，今天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官僚主義有它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長期的鬥爭才能根本肅清。至於說到「剛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對鄉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確它的階級內容：為哪個階級？對哪個階級？各個階級對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拋開它們具體的階級內容而抽象化。地主階級所提倡的「剛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階級含義，根本不能同無產階級的革命性、戰鬥性混為一談。這裡，我們想重複地引用一下毛澤東同志解釋過的魯迅的兩句著名的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毛澤東同志說：「『千夫』在這裡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什麼兇惡的敵人我們絕不屈服。『孺子』在這裡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敵人，是「橫眉冷對」，對人民，是甘心情願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離開了這樣明確的階級立場、階級觀點，抽象地說什麼「剛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為孺子牛」也叫做「鄉愿」，把橫眉冷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叫做「剛直」，用這種「傲骨」去搞什麼「退田」、「平冤獄」，去「反對今天的官僚主義」，去向勞動人民「罷官」，那會把人們引導到什麼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話，我們還會記得：一九五七年，當生產資料所有制

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有一小撮人，忽然對於大反「鄉愿」產生了特殊的興趣。有人就曾用「反對鄉愿」、「反對甘草」的口號來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幹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罵黨的領導是「拘於小德的鄉愿」，把跟共產黨走的民主人士誣為「甘草主義」，這樣的語彙可以從當時的某些報紙上找到一大堆。因為站在地主資產階級階級立場看來，從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發，採用民主和說服的手段，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推動人們努力走向進步，都是「鄉愿」，都是「甘草」；從地主資產階級利益出發，敢於堅持錯誤到底，敢於做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對派，敢於把不贊成他們的人一棒子打死，這才是「大丈夫」、「強哉矯」，才是「羞為甘草劑」。這一套東西的實質早已路人皆知了，為什麼《海瑞罷官》及其評論者又要重新拾起來加以鼓吹呢？

吳晗同志頑強地宣傳過一種理論：歷史劇要使封建時代某些人物的「優良品德」「深入人心，成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德的組成部分。」<sup>33</sup>我們不在這裡討論道德問題（這也是一個被資產階級的學者、作家和哲學家弄得十分混亂的問題），但如果像《海瑞罷官》這樣把海瑞的思想行為都當作共產主義道德的「組成部分」，那還要什麼學習毛澤東思想，什麼思想改造，什麼同工農兵結合，什麼革命化勞動化呢？

現在回到文章開頭提出的問題上來：《海瑞罷官》這張「大字報」的「現實意義」究竟是什麼？對我們社會主義時代的中國人民究竟起什麼作用？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研究一下作品產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麼「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製造了無數冤獄的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製造冤獄的

<sup>33</sup> 吳晗，《再談歷史劇》《文匯報》，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

權利，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囂什麼「平冤獄」，他們希望有那麼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出來，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臺執政。「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用這種或者那種形式反映出來，在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筆下反映出來，而不管這位作家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如果吳晗同志不同意這種分析，那麼請他明確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從歪曲歷史真實的《海瑞罷官》中到底能「學習」到一些什麼東西呢？

我們認為：《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雖然是頭幾年發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頌的文章連篇累牘，類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傳，影響很大，流毒很廣，不加以澄清，對人民的事業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討論。在這種討論中，只要用階級分析觀點認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現實的和歷史的階級鬥爭的深刻教訓。<sup>34</sup>

<sup>34</sup>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原載《文匯報》；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轉載於《人民日報》。

1966

---



## 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1966.5.11.）

四月十六日，《前線》和《北京日報》發表了題名為《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的材料，並且加了一個編者按。這個「編者按」說：「本刊、本報過去發表了這些文章又沒有及時地批判，這是錯誤的。其原因是我們沒有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頭腦中又有著資產階級、封建階級思想的影響，以致在這一場嚴重的鬥爭中喪失立場或者喪失警惕。」這是一篇大謊話。《燕山夜話》的作者是鄧拓，《三家村劄記》則是鄧拓、廖沫沙、吳晗合股開辦的一個黑店。鄧拓擔任了《前線》的主編，又把持和壟斷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領導崗位，他同「三家村」的夥計們一起，把《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具，猖狂地執行了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路線，充當了反動階級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進攻的喉舌，難道只是一個什麼「喪失警惕」「沒有及時地批判」的問題嗎？放出了這許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難道頭腦裡只有那麼一點點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嗎？對這個大騙局需要澈底揭穿。

人們都還記得，在《海瑞罷官》批判剛開始時，鄧拓是裝作正確的姿態出現的。在經過一番緊張的籌畫策謀之後，鄧拓化名向陽生，寫了一篇名為《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的長文章，在《北京日報》《前線》同時發表。這是一篇以「批判」吳晗的姿態為吳晗救命的文章，是徹頭徹尾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大毒草。《北京日報》《前線》同時大登鄧拓「批判」吳晗的文章，這難道只是什麼「喪失警惕」麼？這難道是什麼「放鬆了文化學術戰線上的階級鬥爭」麼？不，完全不是，他們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們對向黨和人民進行的「階級鬥爭」是抓得很緊的。當時看看吳晗的問題掩蓋不住了，慌忙由鄧拓出來搞假「批判」；反面人物唱久了，要裝正面人物，總是裝不像，露出了不少馬腳。現在，看看鄧拓也保不住了，又急急忙忙用編輯部的名義

出來搞一個假「批判」，頑強抵抗，阻礙鬥爭進一步深入。但裝得更不像，馬腳就露得更多了。什麼「沒有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什麼「沒有及時地批判」，統統是騙人的，無非是想用「批判」鄧拓及「三家村」的幌子，把自己裝作還是站在正確方面，欺騙讀者，欺騙黨。

採取這種態度，怎麼可能把問題說得清楚呢？怎麼可能去「展開嚴肅的批判」呢？按語中說：吳晗「一而再、再而三」地「為被撤了職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張目」，這件事他們曾經想掩蓋，但早就掩蓋不住了，現在只好被迫承認；按語中又說：廖沫沙是「自覺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一員主將」，可是在末尾說到鄧拓呢，只是「吹捧死人，頑固地提倡向死人學習」，「大量地宣傳了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隻字不提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這就使人很難相信了。一百五十多篇《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中許多毒草，只是提倡「向死人學習」嗎？只是「宣傳了封建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嗎？只是一個思想錯誤而不是政治問題嗎？「三家村」有兩家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而另一家寫得最多的反而只是「提倡向死人學習」而已，這在邏輯上說得通嗎？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假批判，真蒙混，無非是演一齣「批判」的戲給人們看，以抗拒黨中央的指示，這不是很清楚的事嗎？

配合這個按語而整理的《〈燕山夜話〉究竟宣揚了什麼》一文，雖然長達兩版，卻同樣掩藏了尖銳的政治問題。幾個部分的標題是：「歪曲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主張讓資產階級思想氾濫」，「全面美化封建社會制度」，「借封建古人之屍，還資產階級之魂」，「宣揚剝削階級沒落的人生哲學」，「以古諷今，旁敲側擊」。標題表現著編者的傾向和判斷。這種編法從側面告訴讀者：《燕山夜話》沒有或極少反對黨中央、毛主席和支援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內容，與《海瑞罷官》性質不同。把歪曲雙方針醒目地放在第一部分，把「以古諷今」放在最後，寥寥數語，輕描淡寫，略加點綴，勉強湊了兩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編者苦心所在。

我們一查對，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大量十分惡毒地誣衊黨中央

和毛主席、支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攻擊總路線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政治言論不予編入或加以刪節；明明是最刻毒的借古諷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故意避重就輕地列入其他部分；《燕山夜話》在全國的惡劣影響，隻字未提。相反，把某些並非要害問題的內容，大事鋪陳，煞有介事，企圖化大為小，蒙混過關。尤其是隱藏了這樣的事實：鄧拓、吳晗、廖沫沙這個時期所寫的大批向黨進攻的文章並不是各不相關的「單幹」，而是從「三家村」的合夥公司裡拋出來的，有指揮，有計畫，異常鮮明地相互配合著。吳晗是一位急先鋒，廖沫沙緊緊跟上，而三將之中真正的「主將」，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櫃和總管，則是鄧拓。

毛澤東同志這樣教育我們：「我們必須堅持真理，而真理必須旗幟鮮明。」（《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在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中，一定會出現種種假像，只有鮮明地高舉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旗幟，堅持原則，堅持真理，毫不含糊、毫不吞吞吐吐地揭露事物的本質，才能不為各種假像所欺騙。既然《前線》《北京日報》突然端出了《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的問題，又掩蓋了真相，一切革命的人們當然有責任澈底弄清楚它的反動面目。《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雖然內容十分龐雜，但一分析，就可以看到它貫穿著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這條黑線同《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是一脈相承，在這幾年中國的政治氣氛中刮起了一陣烏雲。現在，是到了進一步揭開「三家村」這家大黑店的內幕的時候了！

###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是怎樣開場的？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都是緊接著《海瑞罷官》開場的。它是「三家村」中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畫、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只要一看時間表，立刻可以得到異常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一年一月，《海瑞罷官》在《北京文藝》發表。這個戲的反動本質現在是愈看愈清楚了，它的矛頭對準廬山會議，對準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它要翻廬山會議的案。戲中叫喊「海青天」即右傾

機會主義者的「寵官」是「理不公」，右傾機會主義者應當再回來主持「朝政」，貫徹他的修正主義綱領。支援右傾機會主義者東山再起重新上臺，實現資本主義復辟，這就是《海瑞寵官》作者當時的迫切心情。這也是「三家村」的「兄弟」們在當時的共同心情。

劇本一發表，立刻得到一些人的捧場和支援，「三家村」的兄弟們以為先鋒出馬得勝了，欣喜欲狂，得意忘形。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廖沫沙在《北京晚報》上摩拳擦掌地說：「臘鼓鳴，春草生」「在春季就要開始大幹」。這是「三家村」的早春氣候。接著，二月十六日，廖沫沙公開致信吳晗，向他「破門而出」表示「祝賀」，「以便鼓舞幹勁」，並建議「『史』和『戲』必須分工合作」。二月十八日，吳晗在回信中以先鋒的身分向他的「老兄」說：「也要向老兄建議，你為何不破門而出呢？」他拍著胸膛說：「你說我破門而出，這句話點著了。我就是要破門而出，這個門非破不可」。好一副進攻的姿態！好一派洶洶的氣勢！真有點拼一拼的樣子。他當時認為進攻的時機已到，拋出《海瑞寵官》之後，臘鼓既鳴，他們這一夥要「大幹」一場了！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即大呼「這個門非破不可」之後一周，只晗在《神仙會和百家爭鳴》一文中，大呼「一層層的神仙會，一直開到基層」，「因為基層的成員都是在實際工作中，接觸實際，問題更具體，更突出，更集中」。他高喊要在基層中「懷著鬼胎」的那些人都行動起來。他高喊要「掃清百家爭鳴前進道路上的阻力」，並且得意地自我吹噓說：「讀了四十多年書，教了一二十年大學，也寫了幾本書，似乎也可以算個知識份子了。」這表明，他自以為有本錢，又有後臺老闆撐腰，現在是他們反共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出場大施威風的時刻了。

就在這一陣陣的密鑼緊鼓聲中，在《海瑞寵官》所掀起的黑風迷霧造成的「熱烈」氣氛中，在吳晗「掃清道路」的棍子「掃」了一陣之後，緊接著一九六一年三月，主將登臺了。《燕山夜話》「按照朋友們的建議」「破門而出」了。鄧拓說，他是「被人拉上馬的」，錯了，應該改作「被人請上馬」的。先鋒開路，「兄弟」執鞭，主將不是該上馬了麼？

《三家村劄記》的登臺，則是緊接著吳晗《海瑞罷官》序。一九六一年八月，正是國內的反動階級加緊進攻的時期，吳晗在劇本的前言中特別指明，「這個戲著重寫海瑞的剛直不阿，不為強暴所屈，不為失敗所嚇倒，失敗了再幹的堅強意志」，積極鼓動、支持「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向黨重新發動進攻。他在序言中得意地說到他的「朋友」如何為他出謀劃策，並且聲明要「拋磚引玉」，「引」出大批毒草來。接著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燕山夜話》中註銷了一篇《事事關心》，引用了一副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十分激動地說：這「充分地表示了當時的東林黨人在政治上的抱負」，「這副對聯的意義實在是相當深長的」。東林黨是明代地主階級內部的「反對派」，鄧拓這麼欣賞「東林黨人在政治上的抱負」，是因為「反對派」引起了他內心的共鳴。很明顯，鄧拓覺得現在陣陣「風聲、雨聲」，歪風黑雨，很不平靜，應當進一步施展「政治上的抱負」，「事事關心」，更加公開地向黨向社會主義發動進攻了！只隔幾天，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出版的鄧拓主編的《前線》中，公開掛出了「三家村」的牌子，把暗地裡的地下工廠變成一個公開的合夥公司，集中三家的火力，開始幾期就射出了《偉大的空話》等等極其惡毒地攻擊黨中央的領導的炮彈。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的出場表明，這是《海瑞罷官》拋出之後有步驟有組織有指揮地向黨繼續進攻。要把「三家」的作品密切聯繫起來，才能澈底揭露這家黑店的內幕。

### 一條黑線幾股妖風。

鄧拓自己說，《燕山夜話》的題目是這樣來的：「我常常想到、看到、聽到一些東西，覺得有了問題，隨時就產生一個題目。」鄧拓身居領導崗位，他「看到」的是什麼東西呢？他「聽到」的是什麼人的話呢？這裡他透露了《燕山夜話》都是針對當前現實生活中他不滿的「問題」而發的，有一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惡毒內容是「聽」來之後再經過

他編排成文的。這些文章的出發點和主題，都是當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有強烈的現實性，不是什麼一般的「美化古人」。根據作者指出的這條線索，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中，貫穿著一條同《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一脈相承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黑線：誣衊和攻擊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攻擊黨的總路線，極力支持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翻案進攻，支持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猖狂進攻。這條黑線隨著國內外階級鬥爭形勢的變化，隨著「想到、看到、聽到」的「問題」不同，選擇不同的攻擊方向，「分工合作」，相互呼應，四面配合，掀起了一陣陣的黑浪，刮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妖風。

一九六一年一月，黨中央舉行了八屆九中全會。全會指出：「我國在過去三年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說明瞭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的。」「鑒於農業生產連續兩年遭到了嚴重的自然災害，一九六一年全國必須集中力量加強農業戰線」。全會的公報中尖銳地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幾的極少數沒有改造好的地主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他們總是企圖復辟，他們利用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困難和某些基層工作中的缺點，進行破壞活動。」（《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公報》）他們刮起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風，極力誹謗和誣衊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咒罵黨中央，妄想推翻黨的總路線。緊接著這次全會而開場的《燕山夜話》，為企圖復辟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地主階級分子的政治需要服務，利用由於嚴重自然災害而產生的某些經濟上的困難，集中地掀起了一股攻擊總路線和支持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復辟活動的妖風。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鄧拓提出了《歡迎「雜家」》的口號。這些「雜家」是什麼人呢？據他說就是「有廣博的知識」、「雜七雜八地包羅萬象」的人。他還說：「舊時代知名的學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說是雜家」。他警告黨說：「現在我們如果不承認所謂『雜家』的廣博知識對於各種領導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要意義，那將是我們的很大損失。」請注意「領導工作」，這是要害。很清楚，從上面鄧拓的話

看，這個「雜家」就是那些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分子、地主階級分子及這些階級的知識份子，就是一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就是地主資產階級「學者」之流的反動人物。鄧拓文章裡當作大菩薩抬出來的帝王將相、三教九流、封建頑固、直到風水先生這些「雜七雜八」的死人，都是「雜家」祠堂裡的祖宗牌位。他們以自己的「知識」為資本，正在拼命混進來或爬上去，篡奪各級領導崗位，改變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鄧拓要我們重視「雜家」對「領導工作」的「重要意義」，就是要黨向他們開門，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雜家」來奪取「各種領導工作」的領導權。同時抓取「科學研究工作」即學術界、思想界的領導權，為資本主義復辟準備輿論。他自己就自命為一名頭號「雜家」。當時有些資產階級分子，不正也躍躍欲試地要「領導」「重視」他們進行資本主義剝削的「廣博知識」嗎？他們不是想用自己這種「知識」使社會主義企業變質為資本主義企業嗎？「歡迎『雜家』」這個口號，是「三家村」為了支持剝削階級分子篡奪領導權而提出的，不要以為這只是一句空話。「三家村」裡的「雜家」們不是果然把持了一批「領導工作」嗎？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在《堵塞不如開導》一文中，鄧拓再一次要求「對一切事物」都要「積極開導使之順利發展」。如果「堵塞事物運動發展的道路」，就「註定會失敗」。請注意「一切事物」，即包括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黑暗的事物。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要堵塞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我們要支援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就一定要打擊反革命的腐朽事物。「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開闢革命的洪流，就要堵塞反動的逆流。鄧拓卻要求我們對「一切事物」即包括反社會主義的事物也不要「堵塞」，也要「使之順利發展」，這不是明明要我們實現資產階級自由化，向正在刮起來的「單幹風」「三自一包風」……屈膝投降嗎？「開導」就是開路，他們自命為資本主義勢力的「開路先鋒」。「三家村」估計社會主義要「失敗」了，搞資本主義復辟的黑風「必然會勝利」了，他們可以公開地投靠「發展」資本主義的反動勢力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在《愛護勞動力的學說》一文中，鄧拓赤

裸裸地攻擊我們不「愛護勞動力」，把無產階級專政和地主階級專政相提並論，說什麼「早在春秋戰國及其前後的時期」，剝削階級「通過自己的統治經驗」「發現了勞動力消長的某些客觀規律」，計算出「各種基本建設所用的勞動力」的限度。鄧拓要求「我們應該從古人的經驗中得到新的啟發，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愛護勞動力」。誰都知道，我們是最愛護勞動力的，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工作，都是從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的，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而歷史上一切奴隸主階級和地主階級，從來只會對勞動人民進行貪得無厭的、永無休止的殘酷剝削，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奴隸和農民的大起義，他們怎麼會認識什麼「勞動力消長」的「客觀規律」呢？這不過是利用當時我們因自然災害而造成的暫時困難，誣譖總路線、大躍進是不「愛護勞動力」，要我們放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放棄大辦農業，放棄執行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的革命方針，用地主階級的所謂「統治經驗」來瓦解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說：你們搞自力更生是「力不勝任」的，是「過於勉強」的，趕快下馬，趕快放棄，還是照地主階級「雜家」們的老辦法辦事吧！這不是明明配合美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惡毒攻擊麼？如果照了這條路線去做，我們不但沒有大慶和大寨，沒有原子彈，而且會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絕不是偶然的，就在這篇文章發表前後，鄧拓竭力鼓吹向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學習。他在《交友待客之道》一文中，鼓吹要「學習」「團結」「比自己強」的國家，「要歡迎朋友比自己強」。《從三到萬》一文裡，又咒罵什麼「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門很容易，就把老師一腳踢開，那麼，他就什麼也學不成。」這是惡毒攻擊我們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要求把修正主義請進門，引狼入室。我們要學習世界上一切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教訓，但是絕不能學修正主義。我們熱烈歡迎一切革命事業的大發展，但是絕不能去歡迎修正主義。鄧拓這一系列的指桑罵槐，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腔調一模一樣，誣譖黨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是「勉強」的，只有「學」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的道路，在中國搞修正主義，才有「出路」。

在掀起這股妖風的時候，「三家村」一方面竭力為牛鬼蛇神的出籠呐喊助威，大力開路，裡應外合；一方面配合國內外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者，惡毒的攻擊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為現代修正主義塗脂抹粉，妄想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重新登臺製造輿論。

一九六一年六、七月間，「三家村」又吹起了一股大妖風。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周年。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高舉總路線的紅旗，在同國內外反動派的尖銳的鬥爭中，在同嚴重的自然災害的鬥爭中，引導著中國人民繼續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勝利前進。這時，國內的反動勢力，被「罷」了「官」但不甘心失敗的右傾機會主義者，正在進一步刮起「翻案風」，想否定廬山會議對他們的批判，否定解放以來歷次重大的政治鬥爭的成果。「三家村」裡的「兄弟」們，這時向黨中央射出了密集的支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毒箭。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吳晗在一篇以紀念于謙為名的陰暗文章裡，又提出了一個「誣告」的案件，大大把被「罷官」的于謙吹捧了一通，說他「性格剛直」「生性樸素」「永垂不朽」，特別提出于謙「名譽恢復了」「于謙的政敵都先後失敗」，並另外注明他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國防部長）」。「恢復名譽」是今天我們的語言，皇帝根本不會說這種話。吳晗不過用來透露他的一種心情：無產階級革命派就會「先後失敗」，很快就要為右傾機會主義者「恢復名譽」了！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緊接著吳晗提出于謙的案子，鄧拓又發表了《陳絳和王耿的案件》。這篇文章是這樣的惡毒和露骨，作者心中有鬼，根本不敢收進《燕山夜話》集子裡。我們是從發表《燕山夜話》的《北京晚報》上找到的。作者說這個「掌故」可以「打開人的思路」，才把它從舊書堆中翻出來。文章隱喻地說了一個「故意誇大和捏造的」「案件」，畫龍點睛在最後一段：「宋代政府在明肅太后臨朝期間吏治已經日趨腐敗，上邊用人行政沒有精明強幹的宰相和他的僚屬認真負責，下邊的地方官吏則為所欲為」，以至造成了「這個案件」的「擴大化和複雜化」。這是用地富反壞右的反革命腔調，惡毒的誣衊我

們的黨，借攻擊「明肅太后」「宰相」為名，刻毒咒罵我們黨中央，用「為所欲為」的「下面的官吏」來刻毒咒罵黨的各級幹部，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其他反黨分子喊冤。甚至連「擴大化」這種現代的字眼也喊出來了！要「打開」什麼「思路」呢？不就是要打開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其他反黨分子「翻案」的「思路」嗎？不就是要打開牛鬼蛇神攻擊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路」嗎？尤其耐人尋味的是，鄧拓把「翻案」的希望寄託在有一個「精明強幹的宰相」登臺奪取領導，這是在呼喚什麼腳色上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正是「三家村」中的主將的口氣。不收進集子裡，只是「欲蓋彌彰」，更加引人注目！

在此同時，鄧拓還在《兩座廟的興廢》中，對「兩座廟的一興一廢」大大發了一通「感慨」。一座廟香火盛了，「遠近聞名」；另一座廟卻「廢」了，「一直無人理睬」。為怕別人不懂，特別要我們推及「其他類似的事情」。這就是指我們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太冷淡了，沒有人再去燒香了。鄧拓對那些從政治舞臺上倒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爛泥菩薩，對那些被黨和人民澈底唾棄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和其他反黨分子「一直無人理睬」的遭遇，表示強烈的不滿，要黨重新「重視」他們，把「廢」了的菩薩重新供起來！

緊接著，吳晗在《海瑞罷官》的前言中就更露骨地喊出「海瑞丢了官，但他並不屈服，不喪氣」，叫囂要有「不為失敗所嚇倒，失敗了再幹的堅強意志」了！這是「三家村」當時的共同呼聲，絕非孤立事件。他們不但鼓動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再幹」，而且自己「幹」得更起勁了！

七月二十五日，「三家村」裡拋出了十分惡毒的反共文章《專治「健忘症」》。這篇文章惡毒誣衊黨的負責同志患了「健忘症」，「見過的東西很快就忘了，說過的話很快也忘了」，「自食其言，言而無信」，「喜怒無常」，要「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擊病人的頭部，使之『休克』」。這不但同右傾機會主義者仇恨和誣衊黨中央的語言一模一樣，而且簡直要想把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一棍子打死。這多麼狠毒！他們不是很想把革命者打死打昏，讓修正主義上臺麼？這篇文章赤裸裸地暴

露了他們對黨充滿了刻骨的階級仇恨，完全是站在地富反壞右的立場上攻擊我們的黨！

上面一連串的事實，確鑿地證明了《海瑞罷官》不僅代表吳晗一個人的政治態度，而是「三家村」集團支持「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政治活動的一個前奏曲。這個集團中一小撮人把自己的希望寄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奪取黨和國家的權力上，煽起了一股逆流。然而，「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這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誣譖和攻擊，絲毫無損於黨的偉大光輝，只能暴露他們的罪惡面目，激起人民的憤怒，被黨和人民所唾棄。

從《三家村劄記》開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次會議的時期，「三家村」的進攻，可以說是達到了瘋狂的程度。這時，首先是國際上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者，進一步掀起了囂張一時的反華大合唱。一九六一年十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蘇共領導把他們自己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逐步發展起來的修正主義路線形成完整體系，進一步推行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復辟資本主義的修正主義政治路線。在國內，企圖復辟的反動階級和他們政治上的代理人，利用我們連續三年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中發出了更加猖狂的全面進攻，妄想在我們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的時候，顛覆黨的領導，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最能代表「三家村」在這段時期對形勢估計的有兩篇文章：一篇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吳晗的《說浪》。他以抑制不住的狂熱心情，熱烈吹呼「這半年多來」衝擊著社會的一股「浪」，他高興地喊叫「這股浪頭可真大」，把一股衝擊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逆流，當作「浪」的成績而大行鼓吹。他對今後形勢的估計是「浪頭」將「越來越大」。吳晗利令智昏地認為：他們這一夥人會勝利，修正主義的逆流即將變成主流。不久，二月四日鄧拓在一篇不敢收進集子的《今年的春節》一文中，更加赤裸裸地說：「北風帶來的嚴寒季節就要結束了，代之而起的將是和暖的東風，大地很快就要解凍了。」「解凍」不是赫魯曉夫修正

主義集團反斯大林時用的徹頭徹尾的反革命語言嗎？這夥人利令智昏地估計：一九六二年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就要結束了」，無產階級專政會被反社會主義的逆「浪」沖倒，「代之而起」的將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即修正主義者的天下了，「三家村」的人們將更加得勢，可以為所欲為了。同志們請看：「三家村」是多麼希望中國出現修正主義「解凍」的局面啊！

**在這種形勢估計下，「三家村」瘋狂地發動了全面進攻。**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日，鄧拓在《三家村劄記》中發表了《偉大的空話》。他假借批評一個孩子的詩，指桑罵槐地咒罵「東風是我們的恩人，西風是我們的敵人」是「空話」「八股」「陳詞濫調」「自鳴得意」。這是明目張膽地咒罵「東風壓倒西風」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論斷是「空話」。鄧拓說：「這種偉大的空話在某些特殊的場合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暗示讀者，他並不是在咒罵小孩子詩，而是咒罵在「特殊場合」即國際和國內階級鬥爭中我們黨進行鬥爭、教育群眾的思想武器。鄧拓的目的何在？就是把引導我們前進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刻毒地誣為「空話」；要我們在政治生活中取消毛澤東思想，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他竟然狂妄地要求我們的黨「少說一些，遇到要說話的時候，就去休息」。毛澤東思想「休息」了，修正主義思想不就可以大氾濫了嗎？他們瘋狂咒罵毛澤東思想，不但不能損害毛澤東思想一根毫毛，反而更加顯出了毛澤東思想是使一切牛鬼蛇神恐懼發抖的具有無限革命威力的思想武器！

同它密切配合，「三家村」中接連發表了一批攻擊毛澤東思想、誹謗革命派的文章。《燕山夜話》拋出了《放下即實地》，中心是要黨「放下」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諷刺抓住不放的人是「瞎子」，是「自討苦吃」。他要求黨「儘管放心大膽地撒手」，讓自己跌下去，跌到所謂「實地」即資本主義的土地上去。十一月二十五日，廖沫沙同時發表了兩篇文章：《「孔之卓」在哪裡？》《怕鬼的「雅譴」》。前一篇用

吹捧孔子的形式說：「孔子倒很有『民主』思想，歡迎人家對自己的學說提出批評」，言外之意是要黨發揚資產階級的「民主」，讓反動分子起來攻擊毛澤東思想。後一篇用仇恨的語言誣衊毛澤東思想，誣衊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口出大言」、「口稱不怕鬼而實際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要使他們「醜態百出」。誰都知道：在毛澤東思想教育下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偉大的中國人民不但不怕一切妖魔鬼怪，而且決心要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這兩句詩，概括了偉大的中國人民大無畏的英雄面貌。這種英雄氣概能壓倒一切歪風邪氣。廖沫沙竟然要編一本《怕鬼的故事》，這不是明明配合國內外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者，醜化不怕鬼的中國人民、醜化黨、醜化堅持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派嗎？

這兩篇文章發表的第二天，《燕山夜話》立刻又註銷了《兩則外國寓言》，進一步攻擊所謂「說大話」。說什麼「直到如今，這樣吹牛的人物，隨時隨地都還可以遇見。」惡狠狠地喊叫「絕不會輕易地放走吹牛的騙子。」你要革命嗎？你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嗎？你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難嗎？這都是「大話」，都是「吹牛」，「三家村」都要找你算帳。這篇文章在收進集子的時候，作者刪去了這樣一句話：「困難不但不會克服，反而越來越多，其嚴重性也日益增大」。你看，他們是多麼惡毒地嘲笑我們黨為克服困難而採取的自力更生的方針啊！他們竟認為困難會「越來越多」。不久，吳晗在《趙括和馬謖》中，再一次用兩個所謂「嘩眾取寵」「誇誇其談」的故事，借古諷今地教訓我們「今天重溫」所謂「失敗的經驗」，「害己、害人、誤國的教訓」，顯然，吳晗妄想偉大的中國人民「摔了跟鬥」，總路線已經「失敗」，右傾機會主義者就要上臺了。這一陣從鄧拓《偉大的空話》開始的大黑風，同呼喚右傾機會主義者上臺完全結合在一起了。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欣欣向榮進入一個新高潮的今天，重讀這些文字，只能告訴我們：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好漢」是永遠不可能看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的！他們在估計政治形勢上比瞎子還要瞎！

同志們、朋友們請看，這以鄧拓文章為核心的誣衊和攻擊，在一個

短時間內，目標這樣集中，語言這樣一致，難道不是經過有計畫的組織和配合嗎？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是多麼瘋狂啊！我們怎能不激起強烈的義憤！怎麼能不澈底粉碎他們！

接著「破門而出」的一連串文章，矛頭更加露骨地對準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把攻擊重點從政治問題轉到組織問題，其惡毒和瘋狂的程度是罕見的。

二月二十二日，鄧拓在《智謀是可靠的嗎》一文中，提出了要「皇帝」「博采廣謀」。他特別強調「不必謀自己出」，別有用心地說：「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這絕不是要領導幹部虛心傾聽下面的意見，而是要黨中央接受他們支持的那條修正主義路線。他們狂妄地警告黨：如果「不管什麼事情總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圖出奇制勝」，不接受「下面」即「三家村」的「好意見」，「終久會有一天要吃大虧。」這是公開要求把復辟資本主義的「計謀」變成黨的路線，惡毒地咒罵黨中央。他們的「好意見」，就是搞修正主義，就是搞資本主義復辟，就是使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重新陷於痛苦黑暗的被壓迫境地。這是最壞的主意。正同什麼是香花毒草一樣，革命的人民同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在「好」「壞」的區別上，是截然對立的，是不可能有共同語言的。

二月二十五日，只隔三天，又冒出一篇《王道和霸道》。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告訴我們：「王道」和「霸道」都是地主階級專政，都是反革命的暴力。一切表面上以「王道」出現的地主階級統治，其骨子裡都是霸道，「仁政」之類不過是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的一塊遮羞布罷了。魯迅一針見血指出過：「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魯迅全集》第六卷，第一〇頁）鄧拓卻大捧「王道」，說什麼：「即便在古代，王道也畢竟要比霸道好得多」。這種荒謬已極的歌頌地主階級專政是為了什麼呢？是為了要「我們」去接受鄧拓捏造的「經驗教訓」：「這使人一看就會感覺到當時要想做霸主的，到處樹敵，多麼不得人心！」並且特別翻譯成為「我們的（即「三家村」的）語言」說「所謂

霸道，……就是昨呼呼的憑主觀武斷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風。」這個腔調我們不是聽過多次了嗎？現代修正主義者把妄圖建立世界霸權的美帝國主義捧為和平天使，惡毒地誣譖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中國是「好戰」，「霸權主義」；國內的反動階級積極鼓吹「三和一少」——即對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要「和」，對各國人民革命鬥爭支持要少，攻擊我們「孤立」、「到處樹敵」。只要對照一下，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燕山夜話》惡毒地攻擊「想做霸主的」「到處樹敵」「不得人心」「一意孤行」正是針對著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路線，充當了國內外反動派的應聲蟲！它絕不止是《北京日報》文章中所說的「美化封建社會制度」的問題！

三月二十九日，冒出了一篇《為李三才辯護》。題目就很奇怪：今天並沒有什麼人攻擊四百年前的李三才，有什麼必要大聲疾呼地為「李三才辯護」呢？據說，李三才「是一個正面的歷史人物」，是「攻擊封建黑暗政治」的大英雄。一查《明史》，不對了，這是一個血腥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大猾積盜，廣設方略，悉禽滅之」，一生血債累累。這是一個死心塌地為「封建黑暗政治」服務的地主階級走狗，一再上疏要求澈底撲滅所謂「禍亂」「巨盜」，「永保」地主階級的天下。為這樣的人物「辯護」真正的用意何在呢？

原來，李三才是一個想爬進內閣去的野心家，他因為同當時地主階級當權派有矛盾，以「反對派」的身份不斷攻擊當權派，在奏疏中提出過「為民請命」的口號，在狗咬狗的矛盾中「罷」了「官」。鄧拓吹捧這個「辭官」的「反對派」，把他捏造成一個大英雄，是為了借這個死人替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辯護」。鄧拓把筆鋒集中在「罷官」之後：「甚至在李三才終於退歸故里以後，他們還要把『盜皇木營建私第』等罪名，加於李三才身上」，「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而萬曆的朝廷卻不敢澈底查究這個事實。」所謂「不敢澈底查究這個事實」是為了影射之用而捏造的，歷史上明明記載著一批官吏「往勘」。鄧拓不過借此極力吹捧當時已經「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阻撓革命的人們繼續查清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罪惡活動的鬥爭，竭力為右傾機會主義分

子翻案，大力支持「罷官」之後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再次用「上疏」向黨猖狂進攻。

《為李三才辯護》是《海瑞罷官》的續篇，「李三才」就是罷官之後的「海青天」，「這不是很明白了嗎？」

「三家村」所有直接攻擊黨中央、毛主席和總路線的材料太多了，舉不勝舉。僅就《海瑞罷官》發表之後幾股妖風中的部分文章，已經可以看到「三家村」裡的黑幕多麼驚人，這一小撮人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懷著多麼強烈的階級仇恨，他們對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者如何無所不至地吹捧和支持。他們盼望中國變顏色，從紅色的中國變成黑色的中國。這個黑店是資本主義復辟的一個重要巢穴，內藏毒蛇，必須澈底弄清它，搗毀它！大家起來，搗毀「三家村」，澈底鬧革命，這是我們當前的戰鬥任務！

### 無孔不入、千方百計地推行「和平演變」。

除了露骨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作品外，《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中還有一批以所謂「學術」「考據」「休息」的形式出現的大毒草，它們在所謂「領略古今有用知識」的掩護下，向社會主義發動了全面的進攻。它們不是一般的「美化封建社會制度」「吹捧死人」，而有它現實的政治目的：一方面，它配合那條露骨地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黑線，用「歷史」「學問」「興趣」打掩護，麻痹人們的革命警惕，欺騙更多的讀者，擴大影響；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用「軟刀子割頭」的辦法，全面地反對黨和毛澤東同志在各個領域中堅持的無產階級路線，全面地用地主資產階級思想腐蝕革命幹部和革命人民，推行「和平演變」。任何人對這一套上癮了，入迷了，就會變質為新的資產階級分子。鋒芒畢露的毒箭，五顏六色的糖衣炮彈，是「三家村」中使出的兩手。

鄧拓在《燕山夜話》第一篇文章，就以佔領「生命的三分之一」作為自己的招牌，說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

家在整天的勞動、工作以後，以輕鬆的心情，領略一些古今有用知識」。「三分之一」，表面上指的是「業餘」時間，但「三家村」當然絕不止是要「三分之一」，而是要想顛覆整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資本主義復辟。但「三分之一」恰恰可以用作為佔領其他「三分之二」作掩護。要大家用「輕鬆的心情」來讀《燕山夜話》是為了麻痹大家的革命警惕，他們想從腐蝕那些革命立場不堅定的人「生命的三分之一」開始，直到全部被他們腐蝕掉，成為「三家村」集團招兵買馬推行「和平演變」的組織力量和社會基礎。

《燕山夜話》大量運用了答覆讀者的形式，鄧拓且在文章中大量談到如何接見青年，如何從「老鄉」「同志」「朋友」「孩子」「編輯」「學生」「文化教員」……以至在各個部門的「工作」的業務人員中得到「啟發」「建議」，或回答他們的「問題」，就可以看到他們活動面之廣。宣傳反社會主義思想，是同廣泛的活動相結合的。毒害一批人，拉攏一批人。他們竭力想在「學問」的掩護下把青年誘入「三家村」大黑店的圈子裡。只要舉兩個例子就夠了：鄧拓在《人窮志不窮》中說到：「一位青年學生前天來看我」，「想把明代黃姬水編的《貧士傳》選譯成語體文，問我贊成不贊成」。《貧士傳》是一本為破落地主階級分子立傳的書，特別鼓吹地主階級所謂「骨氣」，對今天人民有極大的腐蝕作用。這位學生是受了資產階級思想嚴重侵蝕，但還沒有拿定主意。一到鄧拓手裡，他如獲至寶，不但讚揚他這個想法「很好」，而且立刻發揮了一大通政治道理，把翻譯《貧士傳》作為向地主階級「肅然起敬」、向地主階級學習「崇高的氣節」聯繫起來，並且暗示這可以作為某些人物「將來他們萬一遇到某種意外的窮困」時作為「學習」之用。這不是明明推人落井、並且落井下石麼？這不是利用這個青年為今天那些「貧士」即反社會主義分子服務麼？「北京廣播學院一個同學來信」，這個「同學」也是被資產階級思想支配了，滿腦袋低級趣味，專門注意「公共汽車上」某個「女人的頭髮」多麼長，要鄧拓「說說這樣的長髮對我們有一點什麼啟發」。鄧拓立刻寫了一篇腐爛的典型的阿飛作品，不但支援了這個「同學」，而且從歷代最糜爛的皇帝的宮廷生活

中挖出各種「美人」的「長髮」來大做廣告。這不是引導那些受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人進一步走向腐化墮落、演變成新的資產階級分子麼？一切受到「三家村」毒害、拉攏的青年，應當起來控訴他們這種罪惡的勾當！

從這個觀點去看那些宣揚反動思想的作品，其政治目的就很清楚了：他們大力推行資產階級反動的教育路線，為資本主義復辟準備組織力量。他們用資產階級人性論作為教育的基礎，說什麼「對於孟子說的『人生皆有善性』的意見卻應該表示基本上贊同」，反對用階級觀點去分析和教育青少年一代，掩護他們毒害青年的罪行。他們竟然鼓吹「舊科班的這一整套方法是符合於教育學原理的」，要「整個社會全面地採用這種方法」，用所謂「量才而用之」取消階級路線，「有計畫」地大量培養地主資產階級的接班人。他們極力向青年提倡什麼「自學和家傳相結合的途徑」，什麼用「苦讀」成為「著名的學者」，什麼「讀盡一切資料」來「打基礎」，……不僅是一個資產階級成名成家問題，主要是想用這個辦法腐蝕、拉攏一批人，收羅一批「三家村」的信徒，成為他們反共言論的傳播者，使某些青年變成「三家村」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工具。用「學者」「名人」作誘導，其言極甜，其心極毒。

他們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的學術路線，為資本主義復辟準備精神條件。他們提出一個「多學少評」的口號：「對一切事物，要多學習，少批評」，惡毒地諷刺高舉革命旗幟的人是「喜歡挑剔」，「動輒加以譏評」「一定會吃大虧」。什麼叫「多學少評」？就是只許他們咒罵毛澤東思想和吹捧地主資產階級文化，只許他們用「學術」去為復辟資本主義服務，不許我們對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文化進行批判，取消一切革命的人們批評他們的權利；這就是說，對剝削階級文化要全盤接受，奉為聖旨，不能動一根毫毛。打擊無產階級，支持資產階級，鞏固黑店對學術部門的控制權，支持一切毒草包括「三家村」中的大毒草不受任何阻礙地大批出籠，這就是他們反動學術路線的核心。

在文藝上同樣是這樣。同「多學少評」一樣，他們製造了所謂「一視同仁」的口號：「任何劇目都是平等的，現代劇目也好，傳統劇目也

好，我們應該一視同仁」。階級社會裡，沒有什麼超階級的「平等」，根本不存在什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平等」，只能是誰戰勝誰。支持無產階級的革命現代戲，就一定要批判地主資產階級的古代戲；吹捧「戲劇遺產」中「有完全適合今天需要的好戲」，就一定要打擊、壓制革命的現代戲。「一視同仁」是一箭雙鵰：打擊任何大力支持革命現代戲的做法；抬高和保護大批毒草不受批判，為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服務。

他們堅持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道德，以圖從社會關係上恢復剝削階級統治。他們向人們推薦地主資產階級的所謂「骨氣」「清高」「涵養」「賺錢」……這一套腐朽透頂的人生哲學，要向反動哲學家朱熹學習「涵養功夫」，要向張詩學習「鄙視勞動」的「反抗精神」，要向孔子學習「克己復禮」……甚至大力鼓吹恢復地主階級的「作揖」！這是公開要求我們倒退到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舊中國去！請同志們想一想：如果這一套實現了，豈不是把共產主義的新道德新風尚統統踐踏光了嗎？我們的社會不是變成一個以封建秩序為準則的黑暗世界了嗎？看見剝削階級分子就要「肅然起敬」，這不是反革命復辟了嗎？廣大工農兵不是將重新受到那些有「骨氣」的「君子」即頑強的剝削階級分子殘酷壓迫了嗎？

他們以地主階級孝子賢孫的身分，公開要求為地主階級立傳了。請讀讀鄧拓這段話吧：「過去各地方編輯地方誌的時候，照例要提出一批所謂『鄉賢』的名單，然後收集資料，分別立傳。我們現在如果要編輯北京志，那麼，顯然也應該考慮給宛平大小米（指明清官僚米萬鐘、米漢妻）以適當的地位。」「過去」，是封建時代和國民黨反動派時代；「照例」是「照」地主鄉紳特別是惡霸地主的「例」，肉麻地捧做「鄉賢」的統統是地主階級的頭面人物。要「我們現在」為這批「鄉賢」立傳，就是要把土改以來被打倒的地主惡霸及其祖宗牌位重新捧出來，讓廣大貧下中農重新淪為「鄉賢」的牛馬！這不是猖獗得無法無天了嗎？回應主將的號召，《三家村劄記》多次提出了這個問題，要求為軍閥、官僚、地主、「反面人物」立傳。這是最深刻的意義上的復辟活動。這

正是為了增加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治資本，為他們重新統治中國人民創造條件！廣大工農兵絕不允許這種罪惡活動得逞！

以上所引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材料。可以看出，在「學問」「知識」的幌子下，各方面的宣傳都集中到這樣一點：反對毛澤東思想，否定社會主義的一切，力圖使幹部、青年蛻化變質，全面地、徹頭徹尾地實現資本主義復辟。

毛澤東同志說：「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三家村」津津有味地描繪的一切腐朽反動的事物，都是他們反動世界觀的表現。人們從這裡，可以看透「三家村」的將士們腐爛了的靈魂。廖沫沙有一句「名言」：「業餘時間是第一興趣廣泛馳騁的自由天地」。這句話揭露了他們平常披著共產黨員外衣開會、工作、報告……等等都是假像，都是勉強的，都不是「第一興趣」；到了「業餘時間」，到了「三家村」裡，他們的本來面貌——「第一興趣」才放肆地暴露出來了。除了密謀策劃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外，吃喝玩樂，談貓吹狗，捧地主，玩古董，打麻將，做買賣，追求蘇聯修正主義知識份子的一套，從狂誦杜甫「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而「心裡是酸酸的」，直到從「美人」的「長髮的奇跡」中得到「啟發」而心裡甜甜的……什麼腐爛的事都幹得出來。這是兩面派，偽君子。其中一部分就形諸文字，用來腐蝕人民，腐蝕我們的黨。

要懂得什麼叫「和平演變」嗎？請看「三家村」這個活標本。他們這一套醜惡的言論，他們的活動方式和想達到的結果，就是在最準確的意義上推行「和平演變」。從這些觸目驚心的反面教員中，我們可以得到深刻的階級鬥爭的教訓。

### 退兵時的策略。

一九六二年九月，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同志在這次會議上，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偉大號召。這

次會議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響亮地吹起了向企圖復辟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進行堅決鬥爭的戰鬥號角，並且指出：「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牛鬼蛇神心驚膽戰，受到極大的震動。「三家村」見勢不妙，開始了退兵。主將先退，一九六二年十月，鄧拓立刻在《燕山夜話》第五集中「奉告讀者」說：「由於近來把業餘活動的注意力轉到其他方面，我已經不寫《燕山夜話》了。」

《燕山夜話》的最後一篇是九月二日發表的《三十六計》。「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這是表明要溜了。在編印集子時作者心虛地把它夾在當中，不按發表時次序放在末尾，以免使人看出「溜」的痕跡。這篇文章含義深長地說：「檀道濟當時所用的計策，並不只是以『走為上』；如果沒有其他計策，他要走也走不了。可是他用了疑兵、反間等幾種計策，互相配合……才能安全退走。」「三家村」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之後，除了繼續進攻外，的確用了「幾種計策，互相配合」，想在革命人民發起反擊時「安全退走」。所以還演了不少「好戲」。請看他們的「計策」：

- 一、在《燕山夜話》第五集中假惺惺地「奉告」：「前一個時期寫《夜話》是被人拉上馬的，現在下馬也是為了避免自己對自己老有意見。等將來確有一點心得，非寫不可的時候，再寫不遲。」一面表白並不是有意識的進攻，「上馬」「下馬」都是被動的；一面暗示「將來」某個時候形勢有利時要「再寫」、再幹。
- 二、繼續保持《三家村劄記》的陣地，一面繼續發動進攻，一面也寫一些《石油頌》之類的表示贊成「毛澤東同志的『自力更生』的方針」的文章，以掩護退卻。
- 三、鼓動各地回應《燕山夜話》而辦起來的「報紙的專欄雜文，能夠長期堅持下去」，保持更多的陣地。
- 四、一九六四年五月對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開展批判，為了避免由廖沫沙而暴露整個「三家村」，一九六四年七月收起

了《三家村劄記》的招牌。

五、由廖沫沙出面做一篇假檢討，說什麼「造成這個錯誤的原因」是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還在我頭腦中占居統治地位」，是「忘記了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請注意，這同吳晗後來在「自我批評」中的話幾乎一模一樣！又說他是「不自覺地給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向黨和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作了幫手」。廖沫沙既然只是孟超的「幫手」，當然不會再去追究「三家村」了。此計不可謂不妙。

六、批判《海瑞罷官》之後，向陽生即鄧拓又趕緊出來寫一篇「批判」文章，說什麼《海瑞罷官》的「指導思想」「思想基礎」是「宣揚封建統治階級的道德」，只是「宣揚歷史唯心主義」。一面掩蓋《海瑞罷官》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上的反動性，向吳晗拋救生圈，企圖把討論引到死胡同裡去；一面又表明「三家村」並不存在，同吳晗「決裂」。末了又透露一筆：「吳晗同志有什麼意見，我也希望他繼續寫出文章」，「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研究」。指示吳晗下一步棋如何下。

七、吳晗立刻響應號召，一再寫文章對向陽生表示「感謝」，繼續以「自我批評」之名進行猖狂的進攻，有恃無恐地大捧自己，並把廖沫沙「檢討」中的法寶搬過來：「正確的思想沒有在頭腦中確定統治的地位」，「一句話，我忘記了階級鬥爭！」又說經過向陽生的「批判」，「使我認識了錯誤。」似乎可以蒙混過關了。

八、最後，看看形勢不妙，又突然以編輯部的名義來「批判」鄧拓，使盡了金蟬脫殼之計，來掩護退卻。

這麼多的「計策」「相互配合」，可以「安全退卻」了吧！？要了這麼多花招，他們實在欺人太甚！但是，他們把革命人民的辨別力估計

得太低了！他們把無產階級的革命決心估計得太低了！他們包得住麼？他們溜得掉麼？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教育下的廣大革命人民，決心要澈底挖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他們自以為是聰明得很的種種計策，其實做了蠢事，適足以暴露自己。他們不僅有「共同的政治思想」，而且有共同的行動計畫，是一小撮人組成的一個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集團。這不是很清楚了嗎？

一九六二年三月，正當「三家村」瘋狂進攻達到高潮時，鄧拓在《北京晚報》上寫了一首詞，叫《黑天鵝》，其中有句道：「春風吹夢，湖波送暖，唯我先知！」他是多麼得意地以靈敏的「先知」自誇啊！但是這一回，「先知」不靈了，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革命人民，才是真正的先知。請看「三家村」的內幕，不正在被廣大人民逐步地揭露出來嗎？

### 澈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澈底肅清「三家村」的流毒。

人們不禁要問：「三家村」這樣猖狂、這樣狠毒、這樣放肆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竟能連續達數年之久，原因是什麼？難道只是一個「沒有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麼？不是「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是什麼在掛帥呢？

自從批判《海瑞罷官》以來，人們揭露了這個戲的反動本質，揭露了它支援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政治目的，也揭露了吳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醜惡歷史。但是，只有從整個「三家村」的活動來看《海瑞罷官》，弄清整個「三家村」在這幾年劇烈的階級鬥爭中扮演的角色，那麼，才能挖掉它最深的根子，才能夠連根拔掉這叢大毒草，並且摧毀這個大黑店。

毛澤東同志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從批判《海瑞罷官》以來，「三家村」集團步步為營且戰且退的策略，再一次證明了這個普遍真理。反動的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絕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只有廣大工農兵群眾

起來，只有經過一步步艱苦的鬥爭，無產階級才能逐步從那些「雜家」手裡把陣地奪回來。

「三家村」集團的觸角伸到了不少部門。《燕山夜話》在全國散布了惡劣的影響。由於它以「知識性」「文筆美」為幌子，很能吸引一部分缺少政治辨別力的人，在新聞、教育、文藝、學術界中，都不乏讚賞者和追隨者。鄧拓自己也吹噓，「許多文章中的觀點和論證，得到朋友們的贊同」，「遠處讀者來信漸多」，「其他地方有些報紙，為了滿足讀者的要求，也採取了同樣的形式，發表知識性的專欄雜文。」也有一批「響應」《燕山夜話》某些論點的文章。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北京晚報》還用大字為《燕山夜話》的出版大做廣告，吹噓「作者抓住了當前的一些問題」，「既富有思想性，又可以豐富知識」，千方百計擴大它在人民中的毒害作用。腐蝕極大，流毒極廣。需要廣大工農兵群眾起來，從各個方面澈底揭露《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禍害，進行更深刻的批判，才能肅清它們的惡劣影響。

從批判《海瑞寵官》到批判「三家村」，是一場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是一場政治、思想、文化領域中的大革命。面對著這樣艱巨的戰鬥任務，我們一定要敢於革命。

毛澤東同志這樣地鼓勵我們：「『捨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鬥爭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現在我們多麼需要發揚這種從共產主義事業出發的原則精神和批判精神！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凡是阻礙社會主義革命前進的，凡是同中國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敵對的，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麼有名，多麼有地位，是受到什麼人指使，受到什麼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它們、踏倒它們。在原則問題上，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為社會主義革命，為保衛毛澤東思想，為共產主義事業，敢想、敢說、敢闡、敢做、敢革命！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裡埃」。不管「三家村」散布了多少毒霧迷塵，在千千萬萬手執毛澤東思想的「千鈞棒」的工農兵的奮起

鬥爭下，它一定會被澈底澄清。毛澤東思想的燦爛光輝，將照透那些陰暗的角落，使一切魍魎鬼魅都顯出自己的原形！<sup>35</sup>

## 姚文元、張春橋在北京廣播學院的講話（1966.7.27.）

姚文元：

同志們！全體革命師生！

我們一塊兒到這兒來，就呼吸到了一股革命的氣息。處在革命風暴的中心，我們願意同大家一起當小學生，我們是來學習的，我們也是同全體革命師生來幹革命的。（掌聲）

江青同志，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在幾次講話裡都談到了，我們是來當小學生的，這是不是一句謙虛的話呢？不是。毛主席從來就教導我們，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幹部，他都是人民的勤務員，不能當官，當老爺。毛主席又說，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裡來？只能是從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這幾天我們確實收到了很多東西，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文化革命委員會，這是一個新生的事物。上一次我們提出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這個也是從實際當中提出來的問題。工作組不能領導了，我們也不能再讓它領導了，同志們，我們還能讓工作組來領導嗎？（不要）那麼，左熒黑幫當然更不行了。那麼，在這個文化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前，誰來領導我們，作當前這一個階段的工作呢？我們認為這是實際工作當中提出來的問題，我們全體同志，全體革命師生，都應該很好地考慮這個問題。今天來了，有很多同志向我們提出建議成立一個臨時的文化革命委員會，來負責籌備正式的文化革命委員會，來負責領導在這一段時間內籌備工作以及開展文化革命，進行鬥爭，我覺得這個建議是很好的，也是從實踐中來的，這是一個自力更生的思想！毛主席從來教育我

<sup>35</sup> 原載《解放日報》、《文匯報》，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轉載《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

們，幹革命，搞建設，都要自力更生，在黨的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的領導下，自力更生，就是我們戰勝一切敵人，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最好的，最有力的武器。同志們，我們能不能貫徹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啊？（能！）對！我們一定要貫徹毛主席的這個指示，用我們自己的力量，把這一場文化大革命搞好！（掌聲）

當然囉，臨時文化革命委員會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囉。我說了，只有墳墓裡的人才是十全十美的，因為他不幹工作嘛。一個人最主要的看他是不是革命的，要革命，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把毛主席思想作為我們最高指示，這樣真正的革命的同志就應該支援他，有缺點就應該說明他，同他合作，剛才我們找一些同志談話，還有一些同志也反映，就是這個相互之間，一個臨時文化革命委員會，名單的分配囉，比例問題囉，等等。

我個人覺得首先要考慮大局，現在不是考慮那一個系，那一個班，名額多少。當前放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迫切需要一個臨時文化革命委員會這樣一個機構，來把當前的鬥爭領導起來，這是本質的，中心的問題。所以我完全相信，我們這邊絕大多數的師生，都是顧大局的都是能團結一致，萬眾一心，來把這個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同志們，你們看這樣做行不行？（行！）

我們不怕。毛主席教導我們，澈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在毛澤東思想的紅旗下我們敢想、敢說、敢闖、敢作、敢革命，敢把文化大革命，用我們自己的力量搞到底！（掌聲）在鬥爭當中湧現了很多好的同志，我們昨天在北大也聽到一個革命小將，是一個中學生，講得非常好，非常感動！她什麼都不怕，充滿了英雄的，無產階級的英雄氣概，我們認為，幹革命，最主要的是要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真正地為無產階級，為貧下中農辦事情。有了這樣的階級感情，階級立場，很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什麼人間的困難，都可以克服，毛主席說，我們要相信兩條：一條是相信黨，一條是相信群眾，有了這兩條，什麼都不怕。

今天我們在這裡，有這麼多革命師生，我們一定能擔當起當前的任

務。至於當前的許多矛盾，很多困難，很多問題，我看，從戰略上都可以藐視他們，在戰術上看，我們可以在今後的工作當中，一個個地一件件地解決它們，怕什麼呀？不怕！天下會有革命嘛，就是打亂了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舊秩序，建立無產階級新秩序，亂一點怕什麼呀！毛主席有一句詩嘛：「無限風光在險峰」。「無限風光在險峰」就是這樣，任何革命不能不冒風險，都不能不經過鬥爭，所以。只要我們大家都能照著這幾天這樣幹下去，完全可以相信，廣播學院的文化大革命一定會出現一個更加蓬蓬勃勃的新局面！（掌聲）

同志們！事情總是這樣，就是過去出了壞人，出了壞事，把他打倒，就變成好事，打倒壞事就能夠鍛鍊無產階級，打倒牛鬼蛇神，真正的無產階級，真正的無產階級，真正的貧下中農，革命人民就能夠站起來。我們揪出了左熒，還要集中鬥爭，把他打倒，讓他爬不起來！（掌聲）

我們揭發了工作組的錯誤，我們還要繼續揭發和批判，澈底清算工作組的錯誤路線！（掌聲）這樣，這些東西打倒了，批判了，我們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樹立起嶄新的無產階級新秩序，新制度，這樣，我們就能創造出很好的經驗。所以我們今天到這裡來參加會，充滿信心，心裡非常高興，昨天到北大去開會，也是這樣。只要我們大家一致努力，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周圍，用毛主席的思想指導我們，我們就一定能在文化大革命當中走在前面，創造出很好的經驗！（掌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澤東思想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掌聲）<sup>36</sup>

---

<sup>36</sup> 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著中央廣播事業局——毛主席以及中央首長對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次指示彙編（一九六六年七月～一九六八年六月）》，一九六八年七月。

## 中央領導同志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講話（1966.8.16.） (存目)

### 姚文元在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上的 講話（1966.10.9.）

【按：十月九日上午，在北京工人體育館，中國科學院毛澤東思想哲學社會科學部紅衛兵聯隊、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全國科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北京日報》紅衛兵指揮部、民族事務委員會系統革命紅衛兵等五個單位發起，舉行了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萬人誓師大會。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穆欣、姚文元兩位同志參加了大會。在會上姚文元同志講了話，堅決支持這個大會的召開。這給與會的上述五個單位的廣大革命群眾以及來自全國各地革命師生以很大鼓舞和有力的支持。這裡將姚文元同志的講話整理出來，供大家學習。】

同志們：

我們向你們問好（掌聲），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的戰鬥的敬禮！  
(熱烈鼓掌)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穆欣同志和我來參加你們今天的大會。我們堅決支持你們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革命行動！(熱烈鼓掌) 剛剛，我們讀了《毛主席語錄》，毛主席指出：「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對於資產階級的錯誤路線，也只有經過我們的不斷地批判，才能澈底肅清它的影響。我們一定要堅決捍衛和貫徹毛主席親自制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也就是十六條，我們一定要堅決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任何的風浪中，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黨、忠於人

民！（熱烈鼓掌）克服一切阻力，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口號聲）

在十月六日十萬人的大會上，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作了講話，今天本來是想要放江青同志的這個錄音的，因為沒有找到，找了一下稿子，等一會兒，就請有關同志來宣讀。

在六號的會上，也宣讀了中央批轉的軍委和總政關於軍事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緊急通知。江青同志的這個講話，中央的緊急通知，也就是當前我們運動的非常重要的指標。等一會，就請有關同志來宣讀，那麼我今天就不多講了，因為江青同志的講話就是代表了我們小組的意見。下面就向大家宣讀江青同志的講話，希望大家好好地聽。我的話就講到這裡為止。（長時間熱烈鼓掌）<sup>37</sup>

## 姚文元、戚本禹接見雲南大學同學時的談話 (1966.10.24.)

戚：有同學給江青同志寫信，江青同志批給我和姚文元同志來和大家見面，聽說你們有些意見要反映，一種是開大會，有什麼意見到這時來講，一種是派代表開小型座談會，你們看怎麼樣？

眾：第一種辦法好！

戚：我看你們的造反精神還不夠，雲南的大學生都很有禮貌，你們在北京見到北京的同學多了，他們的造反精神很好，別的地方都是一擁而上。

姚：我們來聽意見，有什麼意見來講麼！你們不是要敢想敢幹嗎？要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在台下也可只講麼！

戚：別的學校好像和你們下一樣。

<sup>37</sup> 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二集），一九六六年十月。

（雲大楊樹同學上臺）

戚：好，你是敢字當頭。（楊談了自己的意見，以下同學發言，有同學提議，不要講具體材料，只提具體問題。）

姚：除問題外，可以講自己的見解，可以互相爭論麼！（以下又有同學發言）

首先說明一個問題，我們今天是來聽取意見的，聽取大家提出的問題、意見，向江青同志作彙報。我們不是首長，是跟大家一起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工作人員。我們要好好學習，剛才提的很多問題，顯然不可能由我們一一解答，要根據毛澤東思想在實踐中活學活用來解決。

今天，我們看到這裡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我們對雲南的情況瞭解不夠，希望你們有什麼材料留下來，我們負責向中央反映。

對革命青年來說，首先要敢於革命，只有敢於革命才能學會革命，才能解決革命道路上碰到的各種問題。這次大革命，中央的精神就是要讓大家在革命中學會革命，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如果不是首先敢於革命、敢於造反、敢想、敢幹、敢於向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開火、敢於向一切牛鬼蛇神開火、耿於鬥爭，很多問題就不能夠解決。因為革命就會遇到很多新總是，首先要敢於革命、敢於造反，不然停在很多原來的框框中，很多問題不能解決，甚至有很多問題不能認識。講到敢字當頭，還是一個首先的問題，敢了，才能學會怎樣去幹革命。

在文化革命的整個過程中，始終都貫穿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已經取得了很大勝利。但是這個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複雜的、激烈的。其實，兩條路線的鬥爭並不是新問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從來就是同一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中講得很明確（念公報「反對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包庇右派……站在群眾頭上瞎指揮」）這條就是資產階級

反動路線，包庇右派，壓制左派，製造許多框框，做官當老爺，瞎指揮。在組織上的表現就是派工作組。現在在北京掀起批判這條反動路線的高潮，就是為了澈底地肅清它的影響及流毒，真正執行毛主席親手制定的十六條，沿著毛主席所指出的方向，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在十一中全會上這條反動路線遭到了失敗，但並不等於肅清了它的影響，特別是一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頭腦中有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的人，還在執行這一條反動路線。最近，中央又批了軍委的指示，也是為了達到肅清流毒的目的。只有肅清了其流毒，才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種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個問題也不是突然發生的問題，今天是把它進行到底，克服流毒，真正按著毛主席的方向進行革命。公報中講得很清楚了，現在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是十一中全會後有了新的情況，有的人還在阻礙毛主席的正確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經過批判後，採取了一些新的形式，如提出一些形「左」實「右」的口號，在同學中進行分裂活動，鬥爭的焦點有所改變，但是很激烈的，他倆以此來對抗十六條。

關於階級路線問題，我認為還是十六條說得最正確，最明確。十六條第五條：「黨的領導要善於發現左派……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這個解釋最正確、最完全，是毛澤東思想。在這個解釋以外的，再提出不符合和違背十六條的東西，都是錯誤的。什麼是左派，大家可以討論，不過我想左派至少有一條，堅決貫徹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不是唯一的條件，是起碼的條件，假如反對，是不能叫左派的。還有一個意見，今天晚上江青同志給我們的任務是聽意見，希望大家不要把講話拿去印刷。

戚：今晚大家提的問題有些是一般性的，也有些是具體問題。一般性的問題，中央決定指示很清楚，具體問題不能一一解答，因為具體問題我們不清楚。不過一點不講也很難交待，下面就我們的理解講點體會。如果你們認為對，就作為你們的觀點，不對就提出批評。

一、關於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姚文元同志講得很清楚了，我相信

雲南省也是有兩條路線鬥爭的。今天會上就有，不過不是哪種意見代表哪條路線，而是發言中反映出來的。同學間有不同的意見，可以爭論，但不要提哪種路線的代表之類的，我們鬥爭的矛頭是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是給同學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帽子，扣帽子我是不同意的。同學間是屬於認識問題。但原則問題要爭論清楚，爭論一定要按正常的方式，要允許人家保留意見。原則問題一定要辯清，不能和稀泥，總有一方是對的，一方是不對的，一方是比較對的，一方是比較不對的。爭論清楚，團結起來，一致對敵。

二、一部分同學要求工作組回校檢查。可以回來，應該回來。（姚文元同志插說：他應該向要求檢查的同學檢查嘛！他有這個責任，從全國範圍來講派工作組是錯誤，是錯誤就應該檢查。）從全國範圍來講，很多工作組一到校就壓制群眾。我相信雲南工作組很多也是壓制了群眾，因為從北京來講就是流行的壓制群眾的路線，我相信雲南省也是這樣。

三、關於炮轟司令部。剛才我和姚文元同志交換了一下意見，我們認為這個口號是革命的。炮轟司令部的含義完全像林彪同志講的那樣，炮轟修正主義司令部、資產階級司令部、炮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炮轟司令部理解為炮轟毛主席是錯誤的。但我們不能炮轟無產階級司令部，不能炮轟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林彪同志講話的最後一段（念：很明顯。一小撮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地、富、反、壞、右想炮打我們的司令部，我們是不允許的，有些人利用這一點，打擊革命同學，把炮轟省委的同學打成反革命。說：我就是無產階級司令部，你炮轟我就是炮轟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沒有改造好的牛鬼蛇神。這是錯誤的，是不允許的。雲南省有沒有這種情況你們可以討論，其他地方是有的。我們不能反對群眾炮轟司令部。我們不允許利用林彪同志的講話來壓制群眾。我相信絕大多數雲南的革命師生炮轟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

派，因為他們是革命師生。炮轟省委大多數人是炮轟省委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革命的群眾麼！怎麼會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呢？至於雲南省委是否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我想是有的，已經揭發了很多材料麼！

四、階級路線問題。黑五類、紅五類如果作為階級出身來考察同學是可以的，如果拿來代替黨的階級路線，劃分同學成分是不恰當的。因為地富反壞右是他本人。學生是他的子弟，不能說就是他們，我們對他們這些人，黨的政策是第一有成份論，因為有階級烙印，會帶上很多剝削階級的影響，要改造自己，要和家庭劃清界線，背叛家庭。第二是不唯成份論，不是說你出身這個階級，就是這個階級的分子，你好好學習主席著作，好好改造還是可以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的。第三條是重在政治表現，首先看政治表現。這三條是不可以分離的，完整的。根據這點我自己不很同意這個口號。（指：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江青同志作了修改。（姚文元同志插話：江青是建議）這個修改是符合黨的階級路線的。那個口號不利於團結出身於剝削家庭的大多數，我們不能像趙太爺不容許阿Q革命那樣，不容許他們革命。在學生中我們劃分左中右，在知識份子中劃分左、中、右，毛主席在1957年《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講得很清楚了，出身不好，好好改造，接受毛澤東思想是可以革命的，這就是黨的階級路線。

自來紅的說法是不對的。是不是紅要看你是不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毛澤東思想是要通過學習經過實踐才能掌握的，共產主義理想，是要通過學習鍛鍊才能樹立起來，當然出身好的同學比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條件好，容易接受毛澤東思想，但這不能叫自來紅，紅不是從天上掉下來，人是社會的人，在社會上要受各種思想的影響，要自己努力（姚文元同志插：念語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裡來的呢」）紅就是接受毛澤東思想的結果，紅是不容易的，是通過自己的艱苦奮鬥，在實踐中接

受毛澤東思想。

五、關於黨的領導。從根本上說，就是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如果黨的路導能按毛澤東思想辦事，那就體現了黨的領導，如果它違背了毛澤東思想，那它就沒有體現黨的領導。一般說來，黨的組織是能按毛澤東思想辦事的，但不能絕對化，具體單位要具體分析，也有的可能變成修正主義的，例如前北京市委。對你們單位要你們具體分析。（姚文元同志讀語錄：「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又說，革命黨就是按毛澤東思想指導的黨，對一個學校的組織要具體分析。）

六、譚立夫講話是大毒草。它的講話所體現的精神是反同學的，要整群眾，他把揭發黨委、給工作組提意見的說成右派翻天，反對他的意見就成了右派。如按他們的講話，你們中很多都成右派了。但不同意他意見的，即使是紅五類出身他也說是不好的。很奇怪，這個講話全國都有了，雲南也不例外，他還提出秋後算帳，這是個很反動的觀點，這個觀點很流行。在清華對蒯大富實行法西斯迫害，他不檢討，不屈服，他後來和你父一樣，是個不出名的青年，他敢於和大官作鬥爭，葉林是國家經委副主任，在他背後還有比他大的，蒯大富和他們鬥爭，現在鬥到全國都出名了。他是會有錯誤和缺點的，我和姚文元同志也會有錯誤和缺點的。但他敢於革命，有「捨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橫林，他到今天為止還是左派，今後是不是就看他是不是革命到底。對這樣的左派，他們要秋後算帳，說你放吧，秋後跟你算帳。現在已經是深秋了，這是不行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秋後算帳完全是反動的。當時壓服群眾的人都很喜歡這個東西，它已經形成了影響，問題不在譚立夫，問題在譚立夫背後一股社會力量，一股社會思潮。現在我們批判他不是群眾鬥群眾。（姚文元同志插話：不算，沒有鬥麼！他現在還在外面串聯，還是籌委會副主任，批判是批判反十六條的麼！）他現在還在外面串聯嘛。那個講話一戳就破，不值得

一駁。師大一個同學寫了一張大字報，說要害是罷官他是代表反對毛主席路線的發言，這個同學政治敏感性強。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們千里迢迢到北京（姚文元講：不止一千里吧！眾答：三千多裡）道路不是直的，是彎彎曲曲的。毛主席號召我們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們相信你們是能做到的。

姚文元說：有些問題要在階級鬥爭中自己教育自己得到解決，在革命中學會革命。最後再次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們的講話拿去印刷。

（雲大「八一戰鬥隊」，清華自81印）<sup>38</sup>

## 紀念魯迅・革命到底（1966.11.1.）

同志們！紅衛兵戰友們！朋友們！

我們在熱火朝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當中，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第四次檢閱了一百五十萬文化革命大軍之後，來隆重地紀念無產階級文化戰線上的偉大旗手魯迅，這在國際和國內，都是有重大意義的。

只有革命的人們，才有資格來紀念革命的戰士。只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把革命繼續推向前進，才是對於歷史上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最好的紀念。那些在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面前卑躬屈膝的以蘇共領導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者，那些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死抱住資產階級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不放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本領要新，思想要舊」的反革命兩面派，還有那些在剝削階級腐朽文化的垃圾堆上飛來飛去不肯離開的蒼蠅蚊子們，他們是根本沒有資格談論什麼紀念魯迅的。今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旗幟下，

<sup>38</sup>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第三司令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彙編第二集（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印。

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廣大工農兵和英雄的紅衛兵戰士，正在同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前赴後繼地進行鬥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才是最有資格來紀念魯迅的。紅衛兵戰士們向剝削階級舊事物猛烈進攻的豐功偉績，就是對魯迅最好的紀念！

毛主席對魯迅的歷史貢獻，作了最正確、最全面、最充分的評價。

毛主席說：「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它的靈魂，它的核心，就是毛主席指出的這種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拋棄魯迅的革命精神，就是拋棄了魯迅的靈魂，也就是拋棄了整個魯迅。紀念魯迅，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按照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大大發揚這種大無畏的、澈底的革命精神，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鍛鍊出一身無產階級的鋼筋鐵骨，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同以蘇共領導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同那些反華大合唱中亂跳亂叫的啦啦隊、同國內外的反動勢力、同一切牛鬼蛇神戰鬥到底。

我們紀念魯迅，他在五四時代，用他那枝鋒利潑辣的筆，向著反動腐朽的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進行了英勇的衝擊，無情地批判了整個人吃人的舊世界。真是筆鋒縱橫，所向披靡，使那些封建老頑固和叭兒狗們聞風喪膽。

我們紀念魯迅，他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革命之後，在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的鬥爭中，在階級鬥爭的血的教訓面前，不斷地嚴格地「解剖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樹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從資產階級的革命民主主義者發展成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

我們紀念魯迅，他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向著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向著文化戰線上的各種鬼魅，向

著混入革命隊伍內部的冒充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了偉大的英勇的鬥爭，粉碎了各種資產階級反動思潮和反動文化，澈底揭露了胡適、梁實秋、「民族主義文學」者……等等地主資產階級走狗的卑鄙面目，反映了革命的「中國的大眾的靈魂」，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我們紀念魯迅，特別要紀念在他的晚年，堅決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正確立場上，保衛了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痛斥了周揚等人所執行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投降路線。魯迅尖銳地揭露了他們打著「所謂革命作家」的招牌，「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的反動本質，揭露了他們「嘁嘁嚓嚓，招是生非」的宗派主義的手段，揭露了他們兩面派的「惡劣傾向」，揭露了他們借「聯合戰線」之名，投降國民黨反動派，宣傳賣國主義和叛徒哲學的罪行。魯迅堅持「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無產階級的口號，批判了「國防文學」這個資產階級的口號。魯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說：「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這種對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無限熱愛，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堅定不移的信仰，對毛主席正確路線的堅決執行，表現了魯迅晚年最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永遠引起我們深深的崇敬。

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總是同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相對立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在革命事業中，當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占統治地位時，革命就勝利發展前進；當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路線一度占統治地位時，革命就會遭受挫折、失敗。文藝鬥爭是反映政治鬥爭，並為政治鬥爭服務的。三十年代的文化戰線上，魯迅同那些披著「左翼」或「共產黨員」外衣的修正主義者的鬥爭，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正確路線同以王明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兩條路線鬥爭，在文化戰線上的尖銳的反映。在魯迅逝世以後，周揚對魯迅的種種攻擊和歪曲，直到一九五七年，動員他手下的那一小撮無恥之徒進行了顛倒歷史、圍攻魯迅、為「國防文學」

這個資產階級口號翻案的大陰謀，其目的都是為了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王明的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翻案，為一小撮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黨集團的政治需要服務。今年二月，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對當前文藝戰線上階級鬥爭的許多問題，作了深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在這個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座談會的《紀要》中，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許多重大問題，堅決捍衛了無產階級文藝路線，澈底揭露了三十年代以周揚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文藝路線，揭露、批判了周揚篡改歷史、打擊魯迅的陰謀，揭露了「國防文學」這個口號的資產階級反動本質。這是一場保衛毛澤東思想、保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鬥爭。今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並且隨著鬥爭的深入發展而採取了某些新的形式，我們要堅決保衛和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打倒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我們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批判各種反毛澤東思想反群眾路線的錯誤傾向，肅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流毒！

一九三六年五月，魯迅在一封信中，針對著那些披著「左翼」外衣暗中陷害、打擊他的修正主義分子，曾經憤慨地說：「上海所謂『文學家』，真是不像樣子，……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萬字，把歷來所受的悶氣，都說出來，這其實也是留給將來的一點遺產。」這是魯迅想對周揚之流的壞傢夥進行一次聲勢浩大的回擊。可惜魯迅沒有實現他的願望就逝世了。今天，我們應當實現魯迅的這個願望，把揭露、批判文藝戰線上以周揚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路線的鬥爭，進行澈底，搞深搞透！

帝國主義者、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者，被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嚇得掉了魂。他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看作洪水猛獸，心驚膽顫，做夢也會被革命的吼聲嚇醒。他們一聽見「紅衛兵」三個字，就像宣告了死刑一樣害怕，惶惶然不可終日。他們動員了一切宣傳機器，來發洩他們的恐懼和仇恨，咒罵紅衛兵運動，咒罵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是，正如魯迅所說：「文化的改革如長江大河的流行，無

法遏止」，革命潮流的奔騰衝擊，革命真理的四處傳播，絕不是反動派的幾聲叫喊所阻止得了的。當年，國民黨反動派形形色色的御用文人，混入「左翼」內部的修正主義者，對魯迅都進行過「圍剿」。結果怎樣呢？正如毛主席所說，「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可以斷定，世界上反動派們咒罵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結果，只能是從反面幫助了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火種在全世界的傳播，只能促進他們自己的垮臺，只能使全世界人民更加看清楚這場大革命劃時代的歷史意義！更加看清楚這場大革命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人類歷史的偉大推動作用！

最近，以蘇共領導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者，竟利用紀念魯迅的機會，無恥地用誣衊魯迅來誹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竟然把魯迅誣衊成什麼「人道主義者」「博愛的歌手」。他們胡說什麼魯迅主張舊時代的文學和藝術有「永久的價值」，魯迅反對文化領域中進行革命，反對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真是對魯迅極其卑鄙的捏造。魯迅一生最痛恨宣揚階級調和的騙子手。他針對那種宣傳什麼「博愛」「忍從」的奴才哲學說：「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不是奴隸，就是敵人，絕不能成為朋友」。這是多麼鮮明的無產階級立場！這真是對那些用「博愛」「人道」來欺騙和麻痹被壓迫人民的修正主義者的迎頭痛擊，戳穿了他們充當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奴才的面目。魯迅一輩子反對追求什麼「永久價值」，他從來都是文化革命最熱烈的支持者和歌頌者。他說過：「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他痛斥了那種「以為文學是永久的，政治的現象是暫時的，所以文學不能和政治相關」的資產階級反動理論，揭露了唱著這種調子的「第三種人」，正是為屠殺人民的劊子手服務。他從來就堅持文藝要為當前的革命鬥爭服務，指出資產階級的「普遍，永久，完全，這三件寶貝」，不過「是作家的棺材釘，會將他釘死。」其實，現代修正主義的藝術所標榜的「永久價值」，不過是從資產階級文藝中抄來的一些人性論的陳詞濫調罷了，不過是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腐朽文化中拾來的一些墮落生活和時髦商標罷了，厚顏無恥，空洞無物，窮極無聊，

是它們的特色，這些都是很快就要被歷史潮流沖洗掉的渣滓，哪裡有什麼「永久價值」。

在魯迅留下的戰鬥的遺產中，有許多很深刻的思想，概括了文化戰線上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和發揚。現在只舉出幾點。

第一，我們要發揚魯迅「打落水狗」的戰鬥精神。推翻地主資產階級反動政權需要這種戰鬥精神，保衛無產階級專政同樣需要這種戰鬥精神。魯迅對人民的敵人有很高的警惕性，他看透了階級敵人是很毒辣很狡猾的，對於他們絕不能講什麼慈悲，你不鬥他，他就鬥你，你不「疾惡如仇」，他卻「疾善如仇」，你想放鬆他，他卻絕不會放過你，他會玩出許多使你妥協的假面具，但他自己是絕不妥協的。魯迅在《論「費厄泼賴」應該緩行》這篇著名的文章中，總結了許多血的教訓，指出「不『打落水狗』是誤人子弟的」，如果不把「落水狗」澈底打垮，等它們爬上岸來，就要咬死許多革命的人，就要付出更多的血的代價，至少也要將水點灑得人們一身一臉。他說：如果「將縱惡當作寬容」，對鬼蜮講慈悲，「使它們繁殖起來」，以後的革命者「也就要花費更多更多的氣力和生命」。

魯迅對有些不肯打「落水狗」的所謂「老實人」說：有的狗表面上「落水」了，其實並不，「至多不過是假裝跛腳，聊以引起人們的惻隱之心」罷了，他日重來，首先就從咬「老實人」下手。他還說：「狗性總不大會改變的，假使一萬年之後，或者也許要和現在不同，但我現在要說的是現在。如果以為落水之後，十分可憐，則害人的動物，可憐者正多，便是霍亂病菌，雖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卻何等地老實。然而醫生是絕不肯放過它的。」

魯迅的一生，是對國內外反動派不妥協地戰鬥的一生。他對人民的敵人絕不寬恕。他多次批判過「唯無是非觀」，主張革命的戰士應當旗幟鮮明，有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他最憎惡那些貌似「公正」而實際上站在舊勢力一邊的「正人君子」們。他曾經這樣淋漓盡致地刻劃過這類「正人君子」的醜態：「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唯獨自己得了『中庸之

道」似的臉來。」他在《中國文壇上的鬼魅》一文中，無情地勾出了那種自稱「絕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於左右之外的人物」的醜惡鬼臉，指出「蒙蔽是不能長久的」。這真是對於今天某些自命「超然」「公允」的現代修正主義者絕妙的畫像。請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那些以為「唯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的人，其實正在暴露出庸俗不堪的修正主義鬼臉。我們要發揚這種對敵人不妥協的戰鬥精神，識破那些已落水之狗和尚未落水之狗的種種陰謀詭計，撕掉那些新式的「正人君子」們折中主義的假面具，剝出那些「雖然是狗，又很像貓」的叭兒狗們的醜惡面貌，堅決把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以蘇共領導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第二，我們要發揚魯迅堅韌、持久的革命精神。魯迅說：「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他指出：「要在文化上有成績，則非韌不可。」這是因為一切反動勢力和反動思想絕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必須經過反復多次的較量和鬥爭，才能夠逐步把它們消滅，絕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只有具備最大的堅韌，才能一步步奪取勝利，鞏固勝利，擴大勝利，才能夠使舊勢力的各種形式的反撲、軟化一一破產。

魯迅的一生，經歷過多次革命的高潮和低潮，勝利和失敗，曲折和反復，聚合和分化，革命隊伍一次又一次的一分為二，「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但他像一棵在風霜中巍然屹立的勁松，不畏黑暗，不怕強暴，始終堅持著前進，毫不動搖地堅持向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進行了英勇、持久的戰鬥，不斷吸取階級鬥爭的經驗，終於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真理，練出了一副無產階級的硬骨頭。

今天，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進行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偉大的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是毛主席總結了國際的、國內的階級鬥爭的經驗，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集中了廣大革命人民的深刻願望而發動的。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創舉。這

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創舉。這是在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改變了私有制之後，在更高階段上展開的改造社會面貌、改造精神面貌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這是一場極其偉大、極其廣泛、極其深刻的觸及每個人靈魂的大革命。各個階級、各種社會思潮、各種政治派別，都要登臺表演；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絕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在這樣的大革命中，不能不遇到剝削階級舊勢力的頑強抵抗，不能不遇到許多新的問題，遇到種種十分複雜的鬥爭，遇到不同形式的反復，十分需要發揚魯迅這種無產階級的堅韌精神。

一個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要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要有堅持原則的鬥爭精神，要經得起狂風暴雨的考驗，也要經得起糖衣炮彈的襲擊。遇到暫時挫折，不消極，不埋怨，不灰心，不逃避，不怕圍攻，不怕「孤立」，而是無所畏懼地相信真理，總結教訓，堅持鬥爭，堅決按照毛主席指出的大方向前進；獲得一次勝利，不麻痹，不自滿，不停滯，不漂浮，注意團結大多數，注意群眾中出現的新問題，繼續總結教訓，堅持鬥爭，堅決按照毛主席指出的大方向繼續前進。只有按照毛澤東思想的教導，鍛鍊出這種堅韌的持久的革命精神，才能夠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一步步去挖掉修正主義根子，擔負起澈底消滅資產階級、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偉大歷史使命。

第三，要學習魯迅觀察問題時的辯證的觀點。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特別提出了要學習魯迅後期雜文中分析問題的方法。他說：「分析的方法就是辯證的方法。所謂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對於所論的矛盾不真正瞭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魯迅後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並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魯迅後期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後，克服了前期文章中存在的某些形而上學片面性的缺點，熟練地運用了辯證法去分析各種問題，使他的戰鬥上升到一個全新的思想高度。魯迅的戰鬥歷程告訴我們：要在文化戰線上做一個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必須學會辯證法，克服片面性。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遇到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特別需要進一步活學活用毛主席偉大的天才的哲學思想，

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去進行階級分析。魯迅後期的閃耀著不滅的戰鬥光芒的雜文和論文，是我們學習分析問題很好的榜樣。

第四，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學習魯迅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我們在這裡再一次重溫毛主席的教導：「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裡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什麼兇惡的敵人我們絕不屈服。『孺子』在這裡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我們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像魯迅那樣，對任何兇惡的敵人絕不屈服，敢於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鄙視它們，壓倒它們，戰勝它們。像魯迅那樣，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服務，老老實實做人民的勤務員，做人民的「牛」，以平等的姿態同群眾講話，為群眾辦事，奮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服務到生命的最後一息，打掉個人主義，打掉各種自居於人民之上、「做官當老爺」的剝削階級架子。要像魯迅那樣熱愛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熱愛革命的青年，同革命的人民一同戰鬥，一同學習，一同前進。

我們革命的青年一代，也要學習這種精神，去掉私心雜念，團結廣大群眾，同工農兵相結合，發揚艱苦奮鬥的作風，在鬥爭中努力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成為對共產主義事業無限忠誠的戰士。

魯迅逝世三十年了。三十年來，中國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魯迅曾經滿腔熱情地呼籲過：「我們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這在他那個時代是不可能做到的，在今天，新戰士已經成為一支浩浩蕩蕩的文化革命大軍。今天，億萬人民都是舊世界、舊文化的批判者，在批判的廣度和深度上，都是魯迅那個時代所不能比擬的。我們親眼看見：在嚴峻的階級鬥爭中，湧現了一批批成千成萬英勇的小將，他們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有了正確的方向和路線，代表了人民的大多數，就敢於向貌似強大的舊事物進行英勇的猛烈的戰鬥，而他們果然推翻了那些阻礙革命前進的種種龐然大物。沒有「學問」的人推翻有「學問」的人，革命的「小人物」戰勝反革命的「大人物」，這就是歷史的真理。這就是在黨和毛澤

東同志領導下千百萬革命人民所幹的事業。而那些反動階級的代表人物，由於他們同發展著的革命相抵觸，由於他們的方向不對，路線不對，反革命，反人民，反毛澤東思想，終於從自己的寶座上跌下來，暴露出紙老虎的本質，由「大」變小，直到變成一錢不值。世界上那些愚蠢的反動派是這樣。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者是這樣。周揚一夥人是這樣。一切黨內外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是這樣或也將是這樣。永不停止地前進的歷史，總是要把一小撮抗拒革命的人一批批地淘汰掉的。在這樣的階級鬥爭的歷史面前，魯迅那種永遠前進、革命到底的精神，更覺得珍貴。我們一定要像魯迅那樣不斷改造自己的思想，跟上不斷發展的形勢，永遠跟著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鬧革命，永遠同革命的人民在一起，努力學習新事物，熱情支持新事物，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階級鬥爭的烈火中，永遠前進，革命到底，永不中途退卻！永不掉隊！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和好戰士！

魯迅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sup>39</sup>

## 姚文元在廣播大樓門口接見革命師生談話 (1966.11.2.)

【姚文元同志由廣院學生和廣播局戰鬥團的同志陪同，從大樓裡出來，冒著寒冷的夜風在大門院子裡接見了革命師生。】

<sup>39</sup> 《紀念魯迅·革命到底》，《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

同學喊：同學們！姚文元同志來跟大家見面了！（在場同學及廣播局戰鬥團同志熱烈鼓掌歡呼。）

姚：同學們！我們是來支持你們革命的！

（有的同學跟姚文元同志握手，同學們紛紛向姚文元同志談學院的情況。）

姚：廣播學院的情況我們有所瞭解……。

同學：我們幾次來向他們（丁萊夫派的工作組）要黑材料，他們不給！

姚：廣播學院不僅是黑材料問題，還有別的問題。

同學：姚文元同志，您不知道學院現在的情況……

姚：廣播學院不是貼了我們的大字報嗎？我們怎麼不知道呢？不是有人還要造江青同志的反嗎？

同學：姚文元同志，希望你們到我們學院來瞭解情況。

姚：我們是要去的，不過現在沒有時間。同學們！跟大家商量一下：你們留下幾個代表，我們一起來處理今天這個事，今天時間已經很晚了，我看其餘的同學都回去，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學：好！同意！

爬在門上的同學喊：姚文元同志！我們要進來！你要他們讓我們進來！

姚文元同志與警衛人員商量，這時，王壽仁同志趨前，姚跟王壽仁同志商量：是不是讓他們進來？

王：（對負責警衛的同志）那就讓他們進來吧。

大門打開了。門外的同學們雄赳赳氣昂昂地走進大門，與在大樓內的同學匯合，而後就紛紛上車。戰鬥團的一位女同志對姚文元同志說：希望中央文革也關心廣播局的運動情況。

姚：好，好，這些事我們以後再談。你們也要支持他們的行動嘛。

戰鬥團的女同志答：我們是支持的。

這時，汽車開動了，廣播學院的革命師生唱著革命歌曲，乘車離開大樓返校，姚文元同志鼓掌揮手送走了革命小將。

談話中，姚文元同志還對警衛部隊和革命小將雙方做了思想工作。姚文元同志對小將們說：你們不要責怪他們（指警衛部隊），他們是執

行任務。姚文元同志後來對警衛部隊說：你們要理解他們（指小將們）的心情，要理解他們的行動。

## 周恩來對中央廣播事業局的電話指示及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1966.11.2.）

【按：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軍委緊急指示。丁萊夫操縱廣播局派到廣播學院的工作組拒不執行緊急指示，並將工作組整學院革命師生的黑材料藏到廣播大樓裡，企圖「秋後算帳」。學院的革命小將多次要求處理黑材料，工作組不理睬，十一月二日廣院小將再一次到廣播大樓要求工作組處理黑材料。工作組競封鎖大門，把小將們阻擋在門外整整一天，進行刁難，不予處理，最後小將們忍無可忍，衝進大樓查封黑材料。】

周總理第一次電話指示。

周總理命令學院工作組組長李哲夫（原廣播局副局長、局黨委政治部主任）：按軍委緊急指示精神處理黑材料。

周總理第二次電話指示。

（革命小將們打開了政治部的一個櫃子，這時有人通知學生代表接周總理打來的電話。）

周總理：我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同學們暫時撤出，你們找五個代表，我派一個外事秘書和你們一塊搜查，你們看好不好？

同學答：好！

同學問：丁萊夫是您親自派到廣播局的嗎？

周總理：不是，不是。我一個人怎麼能決定派誰呢？

同學問：是誰派的？是羅瑞卿派丁萊夫到廣播局的嗎？

周總理：這個我不太清楚，是中央決定派人，具體是總政治部幹部派來

的，派誰由他們管。

同學問：您是什麼時候認識丁萊夫的？

周總理：他到廣播局後，我才認識他的。

【電話還未打完，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已來到廣播局。以下為張春橋、姚文元同志談話紀要。時間：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二十三時到三日凌晨。地點：廣播局總編室。】

開始，先到的同學向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彙報要材料的經過。隨後張春橋同志（下簡稱張）問李哲夫（下簡稱李）：你聽到軍委指示後怎麼辦的？你們幾時傳達的軍委指示？

李：（含糊其詞）正式見檔是五號。是十月十幾號傳達的，哪一天，我記不清了。是丁萊夫同志傳達的。

張：什麼時候傳達的，你記不清了，……又記不清了，你們記性怎麼那麼壞？

姚文元同志（下簡稱姚）說：你們有些事情我們卻記得很清楚。

（接著李哲夫向張春橋、姚文元同志交待事件的經過。中間姚文元同志出去接見在門口的同學。）

張：你們的材料燒過沒有？

李：沒有。

同學：有。你們的組員有燒的。

（李哲夫繼續交待。）

張：傳達晚了，你說是丁萊夫，那就由丁萊夫負責。你們訂立執行方案沒有？

李：沒有。

張：你們到學院傳達過軍委指示沒有？

李：沒有。從我們撤離後，就沒管過。

張：軍委指示來後，未去（學院）傳達。你們研究過怎麼辦？按你理解怎麼執行？研究過方案沒有？傳達後，你們應該研究工作組應該怎

麼執行。這個指示和你沒有關係嗎？（這一連串問話，李哲夫等無言可答。）

姚：在九、十月份你們辦些什麼？和學院有聯繫嗎？

李：沒有。

同學：楊子毅找過×××。

張：怎麼執行，黨委討論過沒有？有無執行方案？

李（吞吞吐吐）：不知道。

張：你是黨委委員嗎？

李：我是。我參加的會，沒有討論過。我經常出去。

張春橋同志又問王壽仁同志（下簡稱王）。

王：我們黨委會學習過一次。

張：制定過執行的具體辦法沒有？

王：四個人參加了，領會文件不透。去問一下，對這件事情不清楚。

（說完出去了。）

這時，反對廣院小將革命行動的一個人（女）遞條子給姚文元同志，條子上寫：「我是受迫害者，我是被打的，希望首長不要聽一面之詞（指接見開始時革命同學向首長彙報的情況），全面瞭解情況。」此人出去後又進來說：「我想跟首長談一談。」姚文元同志說：「時間不早了，我們是專來解決材料問題的，明天還有事情，你寫成書面材料好不好？」她坐了下來。支持廣院小將革命行動的戰鬥團的一男同志和一女同志遞上一條子，上面寫道「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廣播局問題很嚴重，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希望中央領導同志調查。」

姚文元同志很感興趣，便和那女同志談了起來，並將他們送上的兩份文件拿走，說：「我們拿走，回去看一看。」

張春橋同志接著問：領會不透，你們向中央請示了沒有？跟（學院）群眾商量了沒有？問問同學怎麼辦。

李哲夫啞口無言。

張：根據你們（指李哲夫）說的，你們第一不上報中央請示，第二不同群眾商量。如感到沒辦法，一請示上級，二與群眾商量，兩頭都不

問，那算什麼？

李（急忙解釋）：我們向市委請示過。

張：你們什麼時候才請示？他們找上門來才請示。這個指示（指軍委指示）是比較原則，很多地方紛紛打來電報，說：「難以貫徹」。你們領會不透，也不上報中央。當時學生普遍感到有壓力，反映這一條。我們寫指示時，想得比較簡單，認為同學自己寫的檢查交給本人，其餘的全部當眾燒毀。我們自己沒當過工作組，沒幹過工作組的事，所以我們不知道整理過多少種材料，沒想到這麼複雜。後來我們發現有同學互相寫的，比如我寫了你的，你寫了他的。如果不知道還好，知道後寬宏大量的還好。但是年輕人嘛，知道後就說：「你整我的材料，你是什麼？」這樣知道後，會引起群眾鬥群眾，寫材料的人大都屬於對黨對社會主義的愛護。這樣解放了一批人，又有一批人背上了包袱。自己寫的檢討退回本人。還有些材料，如工作組長講話，也交給大家。其餘材料先封存，以後燒掉好，免得引起新的糾紛。以後再也別搞這些，同學間有意見，可以正常進行批評。

同學：有人整理的材料還交出來，怎麼辦？

張：沒交出來的，先不要搜，免得同學不好團結，等他們覺悟了，他們會交給你們，或者自己銷毀。

同學：有人還整理材料，並且揚言「後會有期」。

張：這是工作組的遺毒，不要把矛頭指向那一派。你們一直叫少數派就不光榮了，當你們孤立時我們支援你們的，當形勢變化了，你們應從少數派變為多數派。對那些同學要做工作。對工作組存在分歧不是一天，青年學生處在變動時期，如跟著跑就壞了。你們更容易受外界影響，還需要與工農兵結合。我們比你們年歲大一點，也是這樣，有個時候，全國各地來電報都是說：「紅衛兵盡幹壞事、打人、鬧事。」我們聽了，也要考慮兩天，要是不堅定，有一點動搖，就會犯錯誤。

姚：同學們和我們座談，講有人要秋後算帳，這樣有人擔心被打成反革命，到現在也不敢說一句話。

張：這是一個禍根，軍委指示就是為了消除禍根，使大家能解放出來，共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開始我們想得簡單了，後來就決定發一個補充的，但認為用中央的名義，就不能匆匆忙忙地發，發了個補充，再來個補充，所以一直沒有發。關於工作組作的公開報告，有利於批判反動路線，拿出來批，其餘的封存起來，燒掉，免得以後再鬥起來，這是初步想法。

……（同學說話很多）。

張：我們一直想到你們那裡去。

姚：你們有個陳××跳樓的怎麼回事？他們鬥了這個人？

李：我不知道。

姚：你們幹的什麼事，我們都知道。

同學：有人讓中央文革小組到我院作檢查。（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笑了。）

姚：我們是準備要去的，貼了我們的大字報，我們已經看到了。廣播學院的情況我們有所瞭解，廣播學院不僅是黑材料問題，還有別的問題。貼了我們大字報，我們怎麼能不知道？不是有人還「造」江青同志的「反」嗎？我們是要去的，不過現在沒有時間。

同學：《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後，出現了第三種意見，一手打倒「臨革會」，一手打倒「代表大會」。（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又笑了。）

張：其實還是兩派。

同學：現在過來的人逐漸增多。

姚：現在動盪很大，你們還要準備他們動盪回去。……

張春橋同志又把話題轉到材料問題上來：你們（李哲夫等）在廣播學院執行了什麼路線，要好好檢查。我們早就想找你們，我們感到你們有問題，我們實在抽不出時間來找你們。我們很想把丁萊夫……你，你們黨委，找到我們那裡開個會。你們的事很奇怪。這個事，第一你們沒有認真討論，第二沒有一個執行方案。你們急不急？局黨委不急，你是工作組的人，你為什麼不急？也不請示市委，也不

請示中央，也不與群眾商量，這些事你們都沒做。我的話是否符合事實？我根據他（李哲夫）講的，我沒做另外調查。你們廣播局，是消息靈通機關，沒有認真對待中央指示，你們同意不同意我這些話？這三點是否符合事實？十月六號在第三司令部大會上，我宣讀的已是正式檔，不是發言稿，全國都知道了，你們不知道？到十幾號才知道？不理解又不請示，態度是不對的，才發展到今天，現在是不是這樣？你們要保證材料不能轉移，不能隱藏，允許現在不全。你可以說：可能現在有些東西不在。不在可以找出來，但要保證不能隱瞞，不能轉移，不能私自銷毀，可以把現有的封存起來。可以去查一查那些是同學的個人檢討，拿出來；你們的講話都要拿出來，其餘的雙方（指同學，工作組）派代表，封起來。這幾天我們有些焦慮，同學們弄材料的時間多了。你們要早一些主動解決，就不會為這一件事糾纏。消毒是很不容易，這一個月的時間沒有很好的消毒，大會是能壯聲勢，真正能說通一個人不容易，特別是影響大的人。

你（李哲夫）是說死話，還是說活話？現在允許你說活話。我們相信他們（指同學），也同意你說活話。

李：我們整了六個人的材料，已經給他們了。

同學：別人的也整了，有人看見有的組員已經銷毀了。六個人的材料，你們交出來還後悔嗎？

李：我們再讓組員找一找。交出來。

張：以後查出來的，再找他們一塊查看，再封起來，說我們又找來一批。開個目錄，寫上都是什麼材料，誰的，多少。

同學：人保科，我們信不著，他們盡幹壞事，我們已經把檔案封上了，怎麼辦？

張：學院你們管不管？

李：不管。

張：各個學校分別各部管，不行的話找那個副總理管，現在總理很忙，我們擔心他身體支持不了。你們再問一問中央。你們應該勇敢擔起

來。錯就檢討，改正可以成好幹部，這樣不改就成問題，改不改頭一條就看平反。《紅旗》十四期社論講得很清楚，區別改正錯誤或堅持錯誤的標誌，是對群眾態度，是否公開向群眾承認執行了錯誤路線，是否給被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眾認真平反，公開給他們恢復名譽，並且支持革命群眾的革命行動。如果你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就勇於改正，同學們會歡迎你們改正錯誤。廣播局黨委也應當督促他們把材料搞好。（王壽仁同志連忙點頭說：是，是，是。）同學們一塊學習，過去說了那些錯話，交給同學批判。

你們（指李哲夫）幫查一查檔案。不能把材料往檔案裡塞，凡是從文化革命開始，從六月二日算起吧，塞進檔案的都不好，一是個人寫的，或別人寫的，一塊取出。

（李哲夫向張春橋同志彙報他們執行的具體做法。）

張：別這樣詳細的說了吧，我們很忙，封材料的事，你們雙方解決吧！  
我們就不參加了。

（這時王壽仁同志忙說：還有什麼指示？你就下吧！我們堅決執行。）

張：我們不是來下指示的，我們是來督促你們執行中央指示的。

同學：廣播局對我們少數派不平等。

張：在組織上，經濟上應該平等。

李：是，是。

張：至於在政治上嘛，傾向於誰，我就不好說了，你們自己決定。我們彼此之間是很瞭解的。

接著，張春橋同志把同學叫到一塊說：我們一點也不責備你們，我們怕你們上當，怕你們吃虧，我們聽到後，立即就來了。

姚：有人故意把材料從保險櫃中拿出來，然後引同學翻，這樣誣衊同學搶檔案，我們怕你們被動。

（大家同張春橋、姚文元同志邊說著，邊往外走。走到門口，那位遞條子的所謂「受害者」和一位幹部反對中央首長支持革命學生，要求首長一定到×樓幹部處辦公室看現場。）

張：不去了，時間很晚了。

（但那女的仍舊不放，非要首長去看看不可。）

姚：好吧，我們不去看，你們下不了臺。

張春橋同志生氣地說：去，去。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轉身往政治部走。這時王壽仁連忙擋住去路，齊聲說：不要去了，不要去了，首長沒時間。）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就同大家一塊走下樓。<sup>40</sup>

## 張春橋、姚文元在廣播事業的談話（1966.11.2.）

【1966年11月2日晚張春橋、姚文元在廣播事業局處理原廣播學院工作組整理的黑材料問題時的談話】

說明：周總理、張春橋和姚文元同志的談話，根據廣播局秘書的兩條記錄和我們的記錄，及當時參加會議的人的回憶，整理而成，未經本人審閱，如有出入，由我們負責，此談話僅供大家參考。

### 前言

十一月二日上午十點，我們「北京公社」二十三位師生到廣播事業局，向原工作組要回他們在我院時整理革命師生的黑材料。一開始先找無線系和外語系工作組負責人韓慶余和向福兩同志，同他們交涉到十一點多，雖然他們承認有這種材料，且在局裡保存，但他們不肯交出。這樣我們讓他們把李哲夫找來，但直到下午三點，李哲夫（副局長，局

<sup>40</sup> 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著中央廣播事業局——毛主席以及中央首長對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次指示彙編（一九六六年七月～一九六八年六月）》，一九六八年七月。

政治部主任，原工作組組長）、王殿舉（局政治部副主任，原工作組組長），周新武（副局長，廣播學院院長），王壽仁（副局長）等人才來。當我們提出要他們交出黑材料時，他們推託說要等中央的補充規定下達後才能交。這樣又同他交涉了一個小時，仍未有結果。

毛主席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廣播局這撮頑固地堅持錯誤路線的人，他們一再抗拒中央指示，這次他們又決心不交出這批黑材料（注：後來他們自己承認），堅持錯誤到底。看來對他們用「和平談判」是不能解決問題了，只能再「造」他們的「反」了。於是我們就到五樓局政治部去搜查。

然而搜查未能順利進行，受到了阻力，此時不少廣播局幹部把我們圍起來，我們只好又與王殿舉等人進行辯論，從下午四點一直到了總理關於如何處理材料問題的三點規定。（不是正式文件）這三規定與我們的要求完全一致。我們仍要求李哲夫馬上按照中央軍委及總理的指示處理材料，可他們仍然不執行，推託說總理指示不是正式檔，恐怕有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退讓了一步，提出我們只派一個代表，他們可以派十個、二十個或更多的代表，一塊把材料封起來，貼臨時文革的封條，仍由他們保存，並提出我們不檢查材料內容，只貼一張封條就行。可是他們就連這個起碼的要求都不答應，竟無理地說中央沒有雙方貼封條的規定。真是豈有此理。在這種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們不能再等待了，必須採取行動。在晚上九點多。我們向他們發出最後通牒，到十點不答應這個最起碼的要求，立即採取行動搜查政治部。

九點多，我院又來了二十三個同學，可被阻攔在鐵門外，他們交涉了四十多分鐘，仍不能進去，最後，他們只好衝了進來，同我們匯合在一起。此時已是晚上十點多一點。到這時我們還讓李哲夫考慮我們的要求，在十點半答覆，可他們還是不答應。對這撮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頑固地堅持錯誤路線的人，不在他們背上擊一猛掌他們是不會向前走一步的。不「造」他們的「反」，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不可能貫徹下去的。他們不主動執行中央指示，不自覺交出，我們只好

強迫他們執行中央指示，強迫他們交出。我們所以「抄」他們的家，是「逼上梁山」。在他們步步壓迫下，到十點半，我們開始了行動，打開櫃子搜查。剛動手，周總理打來電話，並派來了代表，同時中央文革的張春橋、姚文元同志也來了。於是我們停止了搜查，退出了辦公室。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找了同學代表及李哲夫、王殿舉及其他局領導，解決了這個問題，按照我們的要求，拿出了黑材料。

周總理在電話中對我們說：「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

在我們開始搜查時，我院又來了第三批同學（三個人），也一直被擋在門外。我們停止搜查後，都來到了下面，要求讓這三個人進來。這時姚文元同志來到了門口，接見了我們。姚文元同志向大家說：「我們是來支持你們革命的。」還說：「廣播學院的情況有所瞭解。……廣播學院不僅是黑材料問題，還有別的問題。廣播學院不是貼了我們的大字報，我們怎麼不知道呢。不是有人說『造』江青同志的『反』嗎？我們是要去的，不過現在沒時間。」

當三十多個同學上車準備返校時，姚文元同志對廣播局的同志說：「你們要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嘛。」有一女同志說：「我們是支持的。」姚文元同志鼓掌握手送走三十多個同學。

此時，尚有小部分同學在三樓會議室，與廣播局的革命同志交換意見，最後使之在革命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此時，一部分代表正在與工作組談判。

## 談判紀要

時間：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二十三時到三日凌晨。

地點：廣播局總編室。

開始，先到的同學與張春橋、姚文元同志，談我們今天要材料的經過。隨後張春橋同志（下簡稱張）問李哲夫（下簡稱李）：你聽到軍委指示後怎麼辦的？你們幾時傳達的軍委指示？

李：（含糊其辭）正式見文件是五日。是十月十幾日傳達的，哪一天我

記不清了。是丁萊夫同志傳達的。

張：什麼時候傳達的你記不清了……又記不清了，你們記性怎麼那麼壞？

姚文元同志（下簡稱姚）說：你們有些事我們卻記得很清楚。

接著李哲夫向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彙報了我們三次要黑材料的經過，中間姚文元同志出去接見在門口的同學。

張：你們的材料燒過沒有？

李：沒有。

同學：有，你們的組員有燒的。

李哲夫繼續彙報。

張：傳達晚了，你說是丁萊夫，那就由丁萊夫負責，你們訂立執行方案沒有？

李：沒有。

張：你們到學院傳達過軍委指示沒有？

李：沒有。我們撤離後，就沒管過。

張：軍委指示來後，未去（學院）傳達。你們研究過怎麼辦，按你理解怎麼執行？研究過方案沒有？傳達後，你們應該研究，我這個工作組應該怎樣執行。這個指示和你沒關係嗎？（這一連串問話，李哲夫等無言可答。）

姚：在九、十月份你們辦些什麼？和學院有聯繫嗎？

李：沒有。

同學：楊子毅找過×××

張：怎麼執行，黨委討論過沒有？有無執行方案？

李：（吞吞吐吐）不知道。

張：你是黨委委員嗎？

李：我是。我參加的會，沒有討論過。我經常出去。

張春橋同志又問王壽仁同志（下稱王），王趕忙從遠處趕到這處結巴巴地說：我們黨委會學習過一次。

張：制定過執行的辦法沒有？

王：（結結巴巴）四個人參加了，領會文件不透。去問一下，對這件事不清楚。（說完出去了）

這時有一位女同學遞條子給姚文元同志，條子上寫：「我是受迫害者，我是被打的，希望首長不要聽一面之詞，全面瞭解情況。」此人出去後又講來說：「我想跟首長談一談。」姚文元同志說：「時間不早了，我們是專門來解決材料問題的，明天還有事情，你寫成書面材料好不好？」她坐下來，捍衛團的一男同志和一女同志遞條子，上面寫道：「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廣播局問題很嚴重，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希望中央領導同志調查。」姚文元同志很感興趣，便和那女同志談了起來，並將他們送上的兩份文件拿走，說：「我們拿走，回去看一看。」張春橋同志接著問：領會不透，你們向中央請示了沒有？跟（學院）群眾商量了沒有？問問同學怎麼辦。

李哲夫同志啞口無言。

張：根據你們說的（指李哲夫），你們第一不報中央請示，第二不同群眾商量。如感到沒辦法，一請示上級，二同群眾商量，兩頭都不問，那算什麼。

李：（急忙解釋）我們向市委請示過。

張：你們什麼時候才請示？他們找上門來才請示。

這個指示（指軍委指示）是比較原則，不好貫徹。很多地方紛紛打電報來，說：「難以貫徹」。你們領會不透，也不上報中央。當時學生普遍感到有壓力，反映這一條。我們寫指示時想得比較簡單，認為同學自己寫的檢查交給本人，其餘的全部當眾銷毀，我們自己沒當過工作組，沒幹過工作組的事，所以我們不知道整理過多少種材料，沒想到這麼複雜。後來我們發現有同（學）互相寫的，比如我寫了你的，你寫了他的。如果不知道還好，知道後寬宏大量的還好。但是年輕人嘛，知道後就說：「你整我的材料，你是什麼？」這樣知道後，會引起群眾鬥群眾，寫材料的人大都屬於對黨對社會主義的愛護。這樣解放了一批人，又有一批人背上了包袱。

自己寫的檢討退還本人。還有些材料，如工作組長講話，也交給大

家。其餘材料先封存，以後燒掉好，免得引起新的糾紛，以後再也別搞這些，同學間有意見，可以正常進行批評。

同學：有人還整理材料，揚言「後會有期」。

張：這是工作組的遺毒，不要矛頭指向那一派。你們一直叫，少數派就不光榮了，當你們孤立時我們支援你們的，當形勢變化了，你們應從少數派變為多數派，對那些同學要做工作，存在分歧不是一天，青年學生處在變動。如跟著跑就壞了。你們更容易受外界影響，還要與工農兵結合，我們比你們年歲大一點，也是這樣，有個時候，全國各地來電報都是說：「紅衛兵盡幹壞事，打人，鬧事。」我聽了，也考慮兩天，要是不堅定，有一點動搖，就會犯錯誤。

姚：同學們和我們座談，講有人要秋後算帳，這樣有人擔心被打成反革命，到現在也不敢說一句話。

張：這是一個禍根，軍委指示就是為了清除禍根，使大家能解放出來，共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開始我們想的簡單了，後來就（決）定發一個補充的，但認為用中央的名義，就不能匆匆忙忙地發，發了補充，再來個補充，所以一直沒有發。關於工作組做的公開報告，有利於批判反動路線，拿出來批，其餘的封起來，燒掉，免得以後再鬥起來，這是初步想法。

……（同學說話很多）

張：我們一直想到你們那裡去。

姚：你們有個陳應隆跳樓的怎麼回事。他們鬥了這個人？

李：我不知道。

姚：你們幹的什麼事我都知道。

同學：有人讓中央文革小組到我院檢查。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笑了。

姚：我是準備要去的，貼了我們的大字報，我們已經看到了。廣播學院的情況我們有所瞭解，廣播學院不僅是黑材料問題，還有別的問題。貼了我們大字報，我們怎麼不知道，不是有人還「造」江青同

志的「反」嗎？我們是要去的，不過現在沒時間。

同學：《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後，出現了第三種意見，一手打倒臨革會，一手打倒「代表大會」。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又笑了。

張：其實還是兩派。

同學：現在過來的人逐漸增多了。

姚：現在動盪很大，你們還要準備他們還動盪回去。

.....

張春橋同志又把話題轉到材料問題上來：你們（指李哲夫等）在廣播學院執行了什麼路線，要好好檢查。我們早就想找你們，我們感到你們有問題，我們實在抽不出時間來找你們。我們很想把丁萊夫同志……你們黨委，找到我們那裡開個會。你們的事很奇怪。

這個事，第一你們沒有認真討論，第二沒有一個執行方案。你們急不急？局黨委不急，你是工作組的人，你為什麼不急？也不請示市委，也不請示中央，也不與群眾商量，這些事你們都沒做。我的話是否符合事實？我根據他（李哲夫）講的，我沒做另外調查。你們廣播局是消息靈通機關，沒有認真對待中央指示，你們同意不同意這些話？這三點是否符合事實？十月六日在第三司令部大會上，我宣讀的已是正式檔，不是發言稿，全國都知道了，你們不知道，到十幾日才知道，不理解不請示，態度是不對的，才發展到今天，現在是不是這樣？你們要保證材料不能轉移，不能私自銷毀，可以把現有的封存起來。可以去查一查那些是同學的個人檢討，拿出來，其餘的雙方（指同學、工作組）派代表，封起來。如果中央下狠心燒毀，再到廣院當眾燒毀。這幾天我們有些焦慮，同學們弄材料時間多了。你們要早一些主動解決，就不會為這一件事糾纏。消毒是很不容易的，這一個月的時間沒有很好地消毒，大會是能壯聲勢，真正能說通一個人不容易，特別是影響大的人。

你（李哲夫）是說死話，還是說活話？現在允許你說活話。我相信他們（指同學）也同意你說活話。

李：我們整了六個人的材料已經給他們了。

同學：別人的也整了，有人看見有的組員已經銷毀了。六個人的材料你們交出來還後悔呢！

李：我們再讓組員找一找，交出來。

張：以後查出來的，再找他們一塊查看，再封起來，說我們又找來一批。開個目錄，寫上都是什麼材料，誰的多少。

同學：人保科我們信不著，他們盡幹壞事，我們已經把檔案封上了，怎麼辦？

張：學院你們管不管？

李：不管。

張：各個學校分別各部管，不行的話找那個副總理管，現在總理很忙，我們擔心他身體支持不了。你們再問一問中央。你們應該勇敢擔起來。錯就檢討，改正可以成好幹部，這樣不改就成問題，改不改？頭一條就看看平反。《紅旗》十四期社論講的很清楚，區別改正錯誤和堅持錯誤的標誌，是對群眾態度，是否公開向群眾承認執行了錯誤路線，是否給被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眾，認真平反。公開給他們恢復名譽，並且支持革命群眾的革命行動。如果你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就勇於改正，同學們會歡迎你改正錯誤。廣播局黨委也應督促他們把材料搞好。（王壽仁連忙點頭，不迭聲地說：「是，是，是！」）同同學們一塊學習，過去說了那些錯話，要給同學批判。

你們（指李哲夫）幫查一查檔案。不能把材料往檔案裡塞，凡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從六月二日開始算起吧，塞進檔案的都不好，一是個人寫的，或別人寫的，一塊取出。

李哲夫同志向張春橋同志彙報他們執行的具體辦法。

張：別這樣詳細地說了吧，我們很忙，封材料的事，你們雙方解決吧！我們就不參加了。

這時王壽仁同志獻殷勤地忙說：還有什麼指示？你就下吧！我們堅決執行。

張：我們不是來下指示的，我們是來督促你們執行中央指示的。

同學：廣播局對我們少數派不平等。

張：在組織上、經濟上應該平等。

李：是，是。

張：至於在政治上嘛，傾向於誰，我就不好說了，你們自己決定。我們彼此之間是很瞭解的。

接著張春橋同志把我們叫到一塊說：我們一點也不責備你們，我們怕你們上當，怕你們吃虧，我聽到後立即就來了。

姚：有人故意把材料從保險櫃裡拿出來，然後引同學翻，這樣污蔑同學搶檔案，我們怕你們被動。

我們同張春橋、姚文元同志邊說著邊往外走。走到門口，那位遞條子的「受害者」和一位幹部，要求首長一定到五樓幹部處看現場。

張：不去了，時間很晚了。

但那位女同志仍不放：希望首長去看看。

姚：好吧，我們不去看，你們下不了臺。

張春橋同志生氣地說：去，去。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連忙轉身往上面走。這時王壽仁、王殿舉等同志連忙擋著去路，齊聲說：不要去了，不要去了，首長沒時間。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就同大家一塊下樓，坐著汽車回去了。

## 周恩來的電話

同學問：丁萊夫是您親自派到廣播局的嗎？

周總理：不是，不是，我一個人怎麼能決定派誰呢？

同學問：是誰派的？是羅瑞卿派丁萊夫到廣播局的嗎？

周總理：這個我不太清楚，是中央決定派人，具體是總政治部幹部派來的。派誰由他們管。

同學問：您是什麼時候認識丁萊夫的？

周總理：他到廣播局後，我才認識他的。

## 姚文元、戚本禹接見華東師大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學時的講話（1966.11.14.）

姚文元：華東師大（革命造反隊）給江青同志寫一封信，講了上海文化革命的情況。江青同志很重視，委託戚本禹和我來聽取你們的意見。關於上海文化革命的情況，我們知道一些，今天再來聽聽你們講，回去後向江青同志和陳伯達同志彙報，你們可以告上海市委的狀，不要拘束，隨便講講。

（接著華東師大部分革命造反派同志向戚本禹，姚文元兩同志彙報了上海的文化革命的情況，並請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作指示。彙報情況從略。）

戚本禹：師大的情況要我們具體講，下結論很困難，我們今天作了兩個小時的調查研究，但還是不夠的，而且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貫教導，不符合十六條。我對師大的情況不瞭解，姚文元同志知道一些，但現在也很難講。我們的態度是支援你們的革命！從你們的談話中，對師大的情況有了一個輪廓，可以看出這也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也是文化革命中兩條路線鬥爭中的一部分。今後怎麼做？怎麼鬥爭？怎麼認識？中央會有新的指示和檔，（姚插話：這幾天就要下來。）有一個是向紅衛兵宣讀，有一個是向全體同學宣讀，你們回去以後可以聽到。這些檔有關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是帶有總結性，政策性的東西。怎麼認識鬥爭，怎麼繼續進行鬥爭，你們可以具體結合自己大學的情況得出結論，進行鬥爭。張春橋同志已經回上海了，你們回上海可以找他。

姚文元：你們過去要中央文革小組派人去，現在張春橋同志回去了。張春橋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是市委的又是華東局的，他是大前天回上海的。有些情況你們還不知道，最近鬥爭有變化。

戚本禹：張春橋同志已回去了，你們還沒有回去，我們從上海運動簡

報，信件和電報中知道一些上海最近的情況，焦點已不是你們所講得了。你們不是學歷史的，但講的仍是歷史了。最近發生的情況已不是這個焦點，有許多新情況你們還不知道。希望你們趕快回去，有新的鬥爭，不要長期留在這裡，脫離鬥爭要落後，要掉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小組雖然已經宣告失敗，但還會以新的形式出現，鬥爭不會是風平浪靜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會甘心失敗。在北京不是聽說「秋後算帳」嗎？現在已經秋後，「秋後算帳」看來算不成了。冬後算不成，春後又會不會算了呢？他們還要繼續算帳，他們還要給革命派算帳。所謂算帳，就是復辟，就是反攻倒算，執行他們的路線，重新鎮壓學生，把學生當右派鬥。其實他們一開始已算了一次，今後也還會有新的鬥爭，不要怕這些鬥爭。秋後算，冬後算，都不要怕！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搞到底，他們是要算帳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鬥垮，不鬥倒，他們會反攻倒算的，「秋後算帳」其實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攻倒算的進攻口號。如果我們不發動群眾，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們是要算帳的。

希望你們趕快回去參加鬥爭，在大風大浪中鍛鍊成長，靠自己革命。毛主席說：「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有了群眾就可以打垮反革命。你們回去以後要依靠群眾一起鬥爭，團結那些受過蒙蔽的同志參加鬥爭，包括「向常溪萍學習，向常溪萍致敬」的人，不要把他們看成保皇派，修正主義的。他們是受了蒙蔽，不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更不是提出者，即使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幹部，還是可能改的，也還可能成為一、二類幹部。我們要把矛頭集中指向死不改，堅持反動路線的人。提出的，堅持不改的這些人，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謂要「秋後算帳」的，也就是這些人，（姚插話：你們鬥爭不徹底勝利，他們是要算帳的！）你們不是有人被打成

反革命了嗎？如果不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還會算帳的，是會把你們打成反革命的，但我們不怕！所以毛主席講：「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關係到國家前途，人類命運和國家變不變顏色的大事，你們學生之間所以繼續停課半年，就是這個問題。文化革命關係到國家命運，七億人民的重大事情，大家早點回去參加鬥爭，在新的風浪中鍛鍊成長。

姚文元：現在鬥爭還是個序幕，還是開始，大的鬥爭還在後面。（戚插話：你們不是有「三個高潮」嗎？以後還會有高潮的！）（眾笑了）希望你們要不斷總結經驗，總結經驗不是一次就行的，要不斷總結經驗，在鬥爭中繼續學習新的問題，革命到底。我們相信你們回去後會成長！會革命到底！張春橋同志不是回去了嗎？你們可以去找他。當然回去以後有事，也可以寫信來北京。

你們談了前階段的情況，說明我們瞭解一些問題，我們一定負責整理，向江青同志，伯達同志轉達。

（姚文元，戚本禹兩同志回答了一些同學的問題，略）

姚文元：你們從最近《紅旗》雜誌社論能看到一個基本問題；幹革命要靠自己。一定堅持樹立這樣的信心，不要以為哪一個人講了一句話，就可以保證你們不犯錯誤。中央文革小組的態度是明確的，但沒有說：只要中央文革講句話，就不會出問題了。幹革命是要靠自己的。（戚插話：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說：在群眾運動中，經過千萬遍的勝利，才是真正的勝利。這在革命鬥爭中是有無數經驗教訓的。

戚本禹：兩條路線的鬥爭是個大問題，你們要看得多，看得遠，不僅要看到學校，更要看到全國，毛主席講要關心國家大事，不是關心一個學校，一個學校是一個國家的一部分。這幾年兩條路線鬥爭，一個是毛主席的路線，一個是反毛主席的路線。你們不是看了北大，清華嗎？要好好思索。……

你們不是三次見了主席嗎？毛主席為什麼要接見你們呢？

你們想見毛主席，毛主席也想見你們。（姚：你們三次見到毛主席，要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跟著毛主席，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誰反對毛主席就於誰拚到底！）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會出嗎？我們相信我國不會出，但是我們要做好思想準備，你們要永遠跟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

我們希望你們保持革命的激情，要一生革命！不能碰到困難、挫折就動搖、後退。

我們對毛主席要海枯石爛心不變！只要看到誰離開毛主席開闢的航道就反對誰，一反到底。只要有這一點，就能保證中國永遠不出修正主義，勝利地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走資本主義道路。毛主席一次又一次接見大家，是對你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國家命運就是靠你們青年一代，希望你們革命到底！帝國主義把希望寄託在中國第三代出修正主義上，毛主席希望我們把革命紅旗打到底！把革命進行到底！

從這次革命鬥爭中可以看到，絕大多數青年是堅決跟毛主席走的，是能夠做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的，他們（包括你們）過去遇到很多困難（像你們經過很多風浪），走過來了，但今後風浪更大。姚文元同志在紀念魯迅的大會上作了報告，要大家學習魯迅的精神，你們要學習魯迅的精神，要堅韌，頑強地鬥爭。你們到北京來，見到了毛主席，看了北京的情況，樹立了革命到底的決心。能夠做到這一點，能夠建立這個信念，就能說沒有辜負毛主席的期望。你們今天來的都有名單，希望你們永遠做革命派，永遠不掉隊。當然我們也不能掉隊，希望你們監督我們，我們掉隊了，你們批評我們。你們掉了隊要相互批評，我們相互勉勵吧！

我們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沿著毛主席開闢的航道大踏步前進！

姚文元：不要幻想風平浪靜地幹革命，不要幻想一次革命成功，不要幻想有誰講了一句話，革命的道路就筆直了，要革命到底。（戚

插話：列寧講過，如果以為革命道路是筆直的，不是幻想也是欺騙。）但是有主席思想領路，有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我們完全有信心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是能完成主席交給我們的任務的。

文化革命從聶元梓的大字報開始算才有半年，（戚插話：以前半年算輿論準備，幹革命總要有輿論準備的。六月份以後，是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文化大革命總是還要搞相當長的時間，現在還只有五個月，還要搞五個月，兩個五個月，可能還要長。）整個戰役是挖掉修正主義根子，是幾十年，幾百年的事情。

戚本禹：文化革命總的戰役要搞幾十年，幾百年，我們是站在大浪潮的序幕裡，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蘇聯修掉了，列寧的旗幟沒有打下去。

姚文元：我們一定要把主席的思想傳到底，把主席的路線堅持到底，把主席的旗幟打到底！這就是國家大事。我們要關心有誰在反對主席思想，誰在違背主席路線，誰在搗毀主席的旗幟，這種人不管是誰，我們都要於他拚到底。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永遠做毛主席的好學生，保證我們在大風大浪中做堅定的革命左派，我們力求跟上主席思想，力求掌握主席指示！

整個文化革命運動，學校怎樣變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是以後的事，希望你們在鬥爭中鍛鍊自己，希望你們都革命到底，不要中途停頓，半途而廢。碰釘子遇到困難，挫折都不要緊，一定要革命到底！<sup>41</sup>

---

<sup>41</sup>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第三司令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彙編第二集（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印。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四集），一九六六年十月。

王力、姚文元對杭州絲綢廠兩千多來京職工的講話  
(1966.11.17.) (存目)

張春橋、姚文元在中央廣播事業局的講話  
(1966.12.9.) (存目)

張春橋、姚文元接見北京廣播學院學生代表時的談話  
(1966.12.10.) (存目)

張春橋、姚文元與廣播事業局「毛澤東思想戰鬥團」  
的談話 (1966.12.11.) (存目)

張春橋、姚文元接見中央廣播事業局群眾組織代表  
的講話 (1966.12.13.) (存目)

## 張春橋、姚文元與廣播事業局「紅色造反團」的談話 (1966.12.15.) (存目)

### 謝鎧忠、姚文元對文藝界部分同志的講話 (1966.12.27.)

謝鎧忠：今天主要聽你們的，文革小組委派我們倆來聽取你們的意見，也向你們學習。三條都發給你們了，看見了嗎？這是討論的，看你們對三條有何意見，來共同修改，搞出一個在全國文藝界都比較適用的幾條。如果有別的也可以談。是否這樣開法好？

姚文元：新近工、農業的十條都看到了嗎？現在小學教員、文藝團體、紅衛兵、機關等等也搞幾條。這三條是屬於最基本、最必要的，保證運動能開展的，並不是文化大革命搞到底的綱領。對文藝界，江青同志作了很重要的報告。指出了方向、路線、政策，而且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要好好學習。那些不屬於三條，只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希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搞一個檔，爭取中央批准。今天我們主要是來做小學生，來聽取大家的意見，贊成的、不贊成的、補充的都可以講。

文藝工作者步行串聯，更便於與工農相結合。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要與工農結合方能改造思想。

現在不是演出不演出的問題，而是澈底革命的問題。

（代表發言，略）

姚文元：把大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再研究一下。有些意見很好。現在不是正式指示，要中央批准後才能正式落款。大家多提意見。目前小學教師也要提出一個方案出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弄出來以後再請大家提意見。

謝鎧忠：請三司的同志及時收集一下意見，收集各方面的意見。需要加的就加，需要減的就減。這三條精神，主要是搞革命，根據十六條，不論地方、軍隊，自己起來鬧革命，不許用任何藉口來壓制革命。第二條提出徒步串聯的問題，下廠、下鄉這裡根據各單位的不同情況，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不必強求一致。或者先串聯，或者先下廠、下鄉。你們中間有的人百分之九十的時間都在鄉下。大城市情況不一樣，這不能統一，大城市下廠、下鄉少。文藝團體下去，主要提倡徒步，這是紮紮實實地深入工廠、農村，體驗生活，與工農相結合，老老實實地當工人、當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同時也改造自己的思想。這裡沒有提徒步與乘車相結合。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與鬥批改的問題，好像現在有一種說法，江青同志十一月廿八日報告以後給分割開了。這種理解是不正確的。實際上，在運動中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是鬥批改中的。鬥無非有幾種，面對面，背靠背。今天十萬人批判劉少奇、鄧小平。要消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流毒，必須貫穿在整個運動中，不是三個月以後就不批了，然後就改。要貫穿在整個運動之中，但在一個時期要有所偏重，使同志們對運動有更深刻的理解。要很好地學習社論，在理論上提高一步，好好揭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一段時期內是必要的。這不能說這就不叫鬥，這是鬥劉、鄧，也鬥他，也批他這個問題，我的意見不能分割開來看。你們看這個意見對不對？不對可以批評。具體要落實到單位，鬥本單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也是一種。各單位做法不完全一致，有的單位鬥不起來，戰鬥組多，你也要鬥，我也要鬥。要根據各單位運動發展的情況。

這裡寫的三條，與各單位沒有什麼矛盾，要革命，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搞好鬥批改。至於先串聯後串聯，各單位

可以研究，不是同時都這麼做。

參軍問題。很多單位給江青同志寫信，也有給軍委、總政首長的信，都收到了，首長都看了。你們對解放軍的尊重，希望參加解放軍的行列，我表示感謝。但不可能都來，全國有四十多萬文藝工作者，不可能都來，大家也明白。有些單位希望參加解放軍，總理也說過可以參加，總理講話是包括打仗在內，真正打起來，部隊文藝單位就不夠用了，要擴大，到那時，一切為前線服務，可以多一些。在目前條件下，搞更多的人來恐怕困難。現在宣布參加解放軍的單位，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我們現在正在熟悉，具體工作我們都沒管，自己鬧革命，總的精神是自己鬧革命。三條宣布後，也希望不要給你們多少條條框框，自己去闖出一條路子來。很多人不希望訂多了，束縛了他們的革命積極性，這也是對你們的考試。只是總的精神看你們領會得如何，自己去幹革命，軍隊也按這個辦法，有十六條，再增加幾條就夠了。至於今後的體制問題（自負盈虧），目前不能解決，以後逐步解決。今天首先是把革命鬧起來。

姚文元：革命總是先有事實再有概念，工廠的十條總是工人鬧起來才有的。先鬧革命才有條例，革命還是靠自己。要相信十六條的基本精神，相信自己能起來，能自己教育自己。當然，大革命中會碰到許多釘子，在這樣的情況下鍛鍊出來才更紮實。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要批判；彭、陸、羅、楊、周揚、林默涵……也要澈底批判；資產階級、封建主義毒根要肅清；文藝界要澈底改革。文藝界的革命要靠左派，武器是毛澤東思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江青同志召集部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的紀要和十一月廿八日的講話，都要好好學習。掌握毛澤東思想，組織隊伍衝鋒陷陣，把革命幹起來。條件艱苦、工作困難能鍛鍊人。毛主席作社會調查就是徒步，靠兩條腿，把工農組織起來鬧革命，應該有這種精神。一小撮省市委開始鎮壓

群眾，不許他們串聯，後來給錢、給物質，想收買革命左派，是否有人上當，還要看一看。不要怕艱苦條件，不要怕困難，自己起來鬧革命。陳伯達、江青、康生同志是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的，希望大家自己起來鬧革命。要很好地學習江青同志的報告，這個報告很重要，有的段落很深刻，發揮了毛澤東思想，實際上給文藝界指出了方向，交待了政策，希望大家很好地學習。

文藝界經過這場鬥爭，要有個新局面，要靠大家。革命左派是鍛鍊出來的。北航「紅旗」、地質「東方紅」，還有一些，他們是經過一場艱苦鬥爭鍛鍊出來的。艱苦的條件才能鍛鍊出堅強的革命者；沒有困難，沒有阻力，是不可能鍛鍊出革命者來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同資產階級作頑強鬥爭，才能鍛鍊出來。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起來鬧革命，遇到困難學習毛主席著作，在鬥爭中聯繫實際，聯繫思想進行學習。只要能真正掌握毛澤東思想，就能取得勝利。牢牢記住毛主席的教導：「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是戰無不勝的武器，最主要的武器，問題是要真正掌握。

（根據章雪萍的記錄整理，未經本人審閱，如有錯誤由記錄者負責）  
中央樂團、井岡山革命造反團抄印中國計量院全無敵造反大隊翻印<sup>42</sup>

---

<sup>42</sup> 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四）》，一九六六年。



1967

---



## 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1967.1.3.）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像大海的怒濤一樣，猛烈地沖刷著那些陰暗的毒蛇的巢穴。

轟！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長期盤踞的舊中央宣傳部這個閻王殿倒垮了。

在最近舉行的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會上，江青同志指出：「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舊文化部互相勾結，對黨，對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須澈底揭發，澈底清算。對於我們黨內以反對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目標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必須澈底揭發，澈底批判。」

對舊中宣部周揚等人的揭發和清算，關係到用毛澤東思想總結幾十年來的革命歷史，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歷史，關係到黨內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關係到更深入地挖掘政治上資產階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必須搞深搞透。

周揚是一個典型的反革命兩面派。他一貫用兩面派手段隱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歷史，蒙混過關，打著紅旗反紅旗，進行了各種罪惡活動。他是我們現在和今後識別反革命兩面派的一個很好的反面教員。他最後的一個公開報告，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上題名為《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做又會勞動又會創作的文藝戰士》的報告，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典型。

這個報告，忠實地執行了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頭目的旨意，極力抵制毛澤東同志關於批判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指示。這個報告，在馬克思主義詞句的偽裝下，對十六年來文化戰線上的階級鬥爭，進行了肆意的歪曲和捏造。這個報告，把周揚這個修正主義分子，偽裝成毛澤東文藝路線的執行者，完全顛倒了歷史。特別使人憤慨的是，周揚在這個報告裡，十分卑鄙地篡改了毛澤東同志對於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極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澤東同志對周揚和他控制下的全國文聯和各個協會，提出了一針見血的批評，指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這是對以周揚為首的文藝界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一個嚴厲的批判和打擊。這個指示澈底揭露了全國解放以來，舊中央宣傳部領導人，包括周揚在內，執行的是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文藝路線；澈底揭露了文化戰線上大多數的機關、團體和刊物，一直被修正主義集團所控制，成為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行全面進攻的工具，必須進行奪權鬥爭；澈底揭露了周揚這夥文藝界的修正主義分子，正在為資本主義復辟準備輿論，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在赫魯曉夫那樣的野心家的導演下，演出裴多菲俱樂部式的反革命政變。

毛澤東同志的這個指示，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當作正式檔發給了各級黨組織，推動了全國的文化革命。但是，一貫抗拒毛澤東同志指示的周揚，竟敢在報告中把毛澤東同志的話明目張膽地篡改成：「他指出，一些重要文化部門的領導、一些文藝刊物，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把毛澤東同志指出的「十五年來」這個長時間的期限刪掉了，把毛澤東同志指出的「大多數」文化部門和刊物，減少成「一些」文化部門和刊物，千方百計掩蓋這條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罪惡。毛澤東同志揭露他們這一夥人「做官當老爺」，就是當了資產階級貴族老爺來專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政，也被周揚刪掉了。最不能容忍的是，他把毛澤東同志最重要的話，即指出周揚控制下的這些協會「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這個精確的科學論斷和嚴厲的政治警告，一刀砍掉，統統刪去。在「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偽裝下，玩弄了一個篡改、歪曲、抗拒毛澤東思想的偷天換日的大陰謀。

毛主席的這個指示，絕不是周揚的黑手所能塗抹得了的。下面，我們將以毛主席的這個指示為指標，通過對十六年來階級鬥爭歷史的分析，用大量確鑿的事實，來揭露周揚反革命兩面派的真實面貌。

## 一部反革命兩面派的歷史。

周揚在對青年業餘作者的報告中，偽裝出「一貫正確」的姿態，跳出來「總結」解放以來「五次大辯論、大批判」。他竟把自己打扮成是「全面地正確地執行毛澤東文藝路線」的代表者。

這是假的。這是撒謊。這是顛倒黑白。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偽造歷史。

真相如何呢？

請看周揚在歷次思想戰線上的大鬥爭前後的真實面貌。

第一次大鬥爭，是一九五一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次鬥爭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當時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正在全面展開，資產階級同封建殘餘勢力相勾結，向年輕的無產階級專政發動了一場猛烈的進攻。他們拋出了《武訓傳》。這是一部狂熱地歌頌地主階級及其走狗，狂熱地宣揚最無恥的奴才主義、投降主義，狂熱地誣衊農民革命鬥爭的極端醜惡的反革命電影。遠在解放以前，國民黨反動派的偽「中國電影製片廠」就動手拍制這部影片，他們沒有來得及拍完，人民解放軍的炮聲響了。解放以後，周揚修正主義集團的另一個頭目夏衍繼承了國民黨反動派未完成的事業，在他的直接領導下拍完了這部反革命電影。電影一放映，立刻就受到一批黨內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吹捧，號召學習武訓和「武訓精神」，也就是要無產階級像武訓那樣向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屈膝投降。毛澤東同志親自發動了對《武訓傳》的批判。他在為五月二十日的《人民日報》寫的一篇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中，尖銳地指出了文藝界的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向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投降的錯誤，嚴肅地責問：「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

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毛主席所說的「一些共產黨員」，為首的就包括周揚。周揚當時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黨組書記。他自稱「我自己很早就看了電影《武訓傳》」，這部電影是經過他批准後在全國範圍放映的。這部反動電影一出來，立刻被毛澤東同志發現了。當時，中央有的同志通知周揚，《武訓傳》是一部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反動電影，必須批判，還沒有說到毛澤東同志的意見，就被周揚頂了回來。周揚趾高氣揚地擺出一副十足的貴族老爺架子，十分輕蔑地說：「你這個人，有點改良主義有什麼了不起嘛！」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以後，在毛澤東同志的嚴厲責問下，周揚被迫出來做了幾句假檢討。實際上他一直陽奉陰違，尋找機會反撲。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武訓傳》批判剛開始，周揚立刻就寫了一封黑信給他的一員大將于伶，指示于伶「在思想鬥爭問題上」，「具體處理要慎重，仔細，不可急躁魯莽」。並焦急地說：「我們最需要知道的是真實情況」。于伶當時竊踞了上海文化局副局長，他包庇和勾結著一批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所謂「慎重，仔細」，就是要于伶注意「仔細」保護資產階級力量，保護那些披著文藝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所謂「不可急躁魯莽」，就是指示文化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儘量削弱毛主席批評中尖銳的政治內容，採取拖延的策略，以便把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最後化為一個「認識」問題。周揚在信中加了圈的所謂「真實情況」，就是要收集保護資產階級右翼的種種材料，進行反黨活動。這是周揚一夥在《武訓傳》批判過程中的一次反黨大陰謀。

在毛澤東同志發起下，突破了周揚的重重抵抗，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這個團克服了周揚派來的他的秘書鐘惦棐的怠工破壞，依靠廣大群眾開展了工作。這個團的調查結果，就是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的《武訓歷史調查記》一文。這篇經過毛澤東同志修改的文章，以鐵的事實揭開了武訓這個大地主、大債主、大流氓的反動面目，為這場大辯論作了最好的總結。這時周揚見鐵證如山，

再抵抗下去不行了，立刻變換了策略，趕緊換一副面孔，出來寫文章，撈資本。他在八月發表的文章中，先說了兩句什麼自己「並沒有能夠充分地認識和及早地指出它的嚴重的政治上的反動性」，然後搖身一變，出來做「系統的」總結，好像這場偉大鬥爭的領導者，不是別人，而是他周揚！

當然，周揚對毛澤東同志的批評是絕不甘心的。批判的高潮剛過去，周揚就迫不及待地站到第二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講壇上，發動反攻，為《武訓傳》批判「糾偏」。他在題名為《為創造更多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鬥》的報告中，聲色俱厲地說：「自電影《武訓傳》批判以後」，「我們的批評工作中發生了一些偏向」，「應當加以糾正」。接著就猛烈地攻擊什麼「從教條公式出發」的「一些粗暴的、武斷的批評」，「一部分讀者的偏激意見」（即廣大工農兵的革命批評），再加上黨的領導不「支持」所謂「創做事業」，「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壓抑和苦惱。這種情緒是需要設法轉變的。」

請看，周揚在這裡「糾偏」糾得多麼澈底！他實際上把由毛澤東同志發動的對反動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澈底否定了，把工農兵的批評一把扼殺了，也把毛澤東同志對周揚等「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的批判推翻了！無產階級剛剛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周揚就大喊大叫「苦惱」了，「壓抑」了，這個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映他那個階級的呼聲是多麼敏銳啊！

請看，《武訓傳》批判前後，周揚扮演的是一個什麼角色！開頭，他以文藝界「老頭子」的身份，領著他那一夥放毒，大反毛澤東思想，大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抗拒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戰鬥一打響，他連忙來個假檢討，蒙混過去，欺騙黨、欺騙人民。然後，他裝出「正確」的姿態來「總結」鬥爭，把功勞算在自己賬上。接著，他就逐步把運動拉向右轉，向革命人民發動反攻倒算。同志們，請注意，周揚是玩弄反革命兩面派的老手，抓住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看清楚周揚在各次鬥爭中的基本面貌。也可以看清楚其他已經揭露和尚未揭露的「兩面人」的特徵。

第二次大鬥爭，是一九五四年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反動思想的批判。這次鬥爭發生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深入展開的重要時期。隨著黨提出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總路線，不甘心死亡的資產階級加緊了對社會主義力量的進攻，並且加緊在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澈底揭露了和粉碎了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篡黨陰謀。斯大林逝世後，現代修正主義逆流開始氾濫。這種情況直接影響到我國文藝界，使黨內外的一些資產階級分子活躍起來。以周揚為首的文藝界修正主義集團，利用他們壟斷的刊物和報紙，大力吹捧和支持資產階級「權威」，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則採取了貴族老爺式的壓制和打擊。他們全力支持極端反動的胡適派的唯心論，毒辣地鎮壓一切起來批判資產階級的人，為資產階級抗拒社會主義改造服務。毛澤東同志看到了文藝界黑線專政的嚴重形勢，又發動了對《〈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反動思想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澤東同志在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關同志的一封信中，尖銳地深刻地批評了以「大人物」自命而鎮壓對資產階級批判的「某些人」，他憤慨地說：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毛澤東同志尖銳批評的以「大人物」自命而壓制「小人物」的「某些人」，反對在《人民日報》轉載批判俞平伯的文章的「某些人」，為首的就包括周揚，也包括丁玲、馮雪峰支配的《文藝報》。

正是周揚，一貫執行一條吹捧資產階級「權威」、壓制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的反動路線。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他在《文匯報》發表的題為《論知識份子問題》的講話中，就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吹捧為「革

命的領導力量之一」，說什麼離開了他們「革命就搞不成」，胡說什麼進城的工農幹部沒有知識，「這一方面的缺陷，就需要城市的知識份子來填補。」他又一再叫喊要「依靠作家、藝術家自己的團體」，用所謂「社會方式來領導藝術創作」（一九五三年《文藝報》第十九期），不許無產階級插手資產階級「權威」控制的「團體」。周揚就是這樣把資產階級「權威」、叛徒、反革命分子安排、「填補」到文化界的各界裡，去作「領導力量」，壓制一切革命者對他們的批判。

正是周揚，直到一九五四年《〈紅樓夢〉研究》批判展開前夕，還專門在《發揚「五四」文學革命的戰鬥傳統》一文中，五體投地地吹捧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什麼「民主傾向」，什麼「有思想、有才能」，什麼有「抱負和理想」，什麼「有良心的、正直的人」，……你們看，這不是簡直把中國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捧上了天嗎？

正是周揚，還在這篇文章中大捧特捧「西方先進的科學和先進的文化思想」，這裡的「西方」，是指歐美資產階級的文化，就是形形色色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宇宙觀，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胡適派的唯心論，即資產階級實用主義。把資產階級反動哲學說得那麼神聖，這不是對俞平伯之流的資產階級「權威」最大的撐腰嗎？這不是十足地「甘心」作資產階級代言人嗎？

正是周揚，在這場大鬥爭中又重演了一次反革命兩面派的角色。戰鬥剛剛開始，周揚就盡力想把這場尖銳的政治思想鬥爭，化為一場所謂「純」學術討論。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迫不及待地要人們去研究「包含複雜的內容」的所謂「學術思想上的問題」，開了一大批題目，要人們去搞煩瑣考證。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發表了質問《文藝報》編者的文章，公開揭露了文藝界某些領導人的資產階級貴族老爺態度。周揚看看形勢不妙，馬上及時製造假檢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他在全國文聯主席團和全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上，說什麼「放棄了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和鬥爭」「是我們工作中最大的錯誤。我也就是犯了這種錯誤的。」等等。這個「檢討」，拆穿了說，不過是「錯

誤人人有份」而已。他根本不想稍微清算一下自己反動的資產階級政治立場，只是想借此蒙混過關。什麼「我們」「進一步展開了對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貪天之功以為己功，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人們都清楚：這個「我們」是不包括你周揚的。你的所謂「全面批判」不過是搖身一變的故技重演，這是為了保持你竊踞的領導地位，以便把鬥爭拉向右轉，開展反攻倒算。到了一九六一年、六二年，你們不是連續發表了成百萬字的曹雪芹死年考據、祖宗考據、大觀園地址考據……等等奇談怪論，登了整版整版的稀奇古怪的地圖，為胡適派唯心論實行了一次大復辟嗎？

第三次大鬥爭，是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緊接著批判胡適而展開的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這是一場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親自領導之下的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尖銳鬥爭。是對反革命勢力的一個嚴重打擊。周揚的思想同胡風思想本質上是一樣的，他同胡風一樣，反復鼓吹「藝術的最高原則是真實」（一九五二年），反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反對毛澤東思想。他同胡風一樣，反對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反對作家深入到工農兵鬥爭中去，甚至狂妄地說「不去，也還是可以結合的」，「我們和工農是要分工的」（一九四九年），公然以貴族老爺自居。他同胡風一樣，反對寫重大題材，反對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大力鼓吹所謂「選擇題材」上要有「完全自由」，要「最大限度地保證這種自由」（一九五三年）。他同胡風一樣，主張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人性論，反對階級分析，用所謂「新的國民性的成長的過程」（一九四九年）之類人性論的語言，來歪曲勞動人民的階級面貌和階級性格。他同胡風一樣，提倡「創作就是一個作家與生活格鬥的過程」、就是「主觀和客觀完全融合」「物我一體」（一九四一年）之類極端反動的主觀唯心論的創作方法。他同胡風一樣，把西方資產階級文藝奉作至高無上的祖師。胡風的反動文藝思想，周揚都有，只是偽裝得更巧妙些。一九五二年，周揚、林默涵等人召開過一個所謂「批判」胡風的座談會，在會上就吹捧胡風是「政治態度上擁護毛澤東同志」的，「在大的政治方向政治鬥爭上」，是「同黨站在一起的」，甚至把這個反革命

頭目捧做「非黨的布爾什維克」。完全暴露了周揚一夥同胡風「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所以要攻擊周揚等人，並不是也不可能只可能是攻擊周揚的這一套。正如《人民日報》編者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語中指出的：「反革命分子的攻擊少數人不過是他們的藉口」，他們攻擊的目標是我們的黨，是毛澤東思想。可是周揚卻利用反胡風鬥爭投了一個機，他抓住胡風攻擊他周揚這個假像，把自己打扮成好像是毛澤東文藝路線的代表者。從此就神氣起來了。從此就更加露骨地使用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段了。其實，拆穿了，這是一場政治投機，是一個大騙局。

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果然，對胡適、胡風批判的革命硝煙還沒有消失，周揚就急忙把對資產階級的批判和鬥爭拉向右轉。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周揚寫了一篇《紀念〈草葉集〉和〈唐吉訶德〉》的文章。當時，毛澤東同志堅決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已經發表，中國農村正處於偉大的社會主義高潮中間。毛澤東同志號召文藝工作者到農村中去，到火熱的群眾鬥爭中去，大寫「成千上萬」的英雄人物；周揚卻針鋒相對地狂熱地鼓吹唐吉訶德的什麼「高度的道德原則」，即資產階級的道德原則；他特別狂熱地吹捧十九世紀美國資產階級詩人惠特曼，要作家把他當作「參加鬥爭」的「範例」。他還從惠特曼著作中抬出了一種「新型的人」，當作中國人民的「光輝榜樣」。請看：

惠特曼的奇異貢獻是他在他的詩篇中創造了「人」的一種光輝形象。

讀了他的詩，人們就好像能夠看見一種惠特曼式的人，一種新型的人，身體健康，心胸開闊，有崇高的理想，勞動創造的手，並且永遠樂觀。

惠特曼式的人，肯定的說，是一種新的人，是一種足資我們學習、模仿的光輝榜樣的人。

在這裡，周揚用「勞動創造的手」這樣一個迷惑人的短句，好像惠特曼歌頌的是勞動人民。不，《草葉集》中所歌頌的「人」，並不是什麼抽象的人，更不是勞動人民，而是美國資產階級的化身。我們查了一下，發現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周揚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的一篇文章中，早就吹捧過美國資產階級。那時他直截了當地說出了他所欣賞和讚美的惠特曼式的「人」，是「充滿信心的美國資產階級的典型，肉體地健壯，胸懷廣闊」。醜死了，醜死了，把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狹窄心腸捧做「胸懷廣闊」，不覺得肉麻嗎？在六億工人農民興起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時刻，在社會主義英雄人物成千上萬地湧現的時刻，周揚再一次把反動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捧做「崇高理想」，把惠特曼當作「參加鬥爭」的「範例」，把「美國資產階級的典型」叫做「新型的人」，當作「光輝榜樣」，把唐吉訶德的騎士道德捧作「高度的道德原則」，要人民去「學習、模仿」，這不是公開同毛澤東思想對抗嗎？這不是對於六億工人農民的翻天覆地的社會主義革命一個猛烈的反撲嗎？這不是要城鄉資產階級和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者「永遠樂觀」，堅決抗拒社會主義改造，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嗎？

這還不夠。緊接著對西方資產階級的吹捧，一九五六年三月，周揚就迫不及待地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的報告中，破天荒地一次封了五位所謂「當代語言藝術的大師」。他用雙手奉上「大師」的皇冠，表現了自己是資產階級「權威」忠實的代理人。這也是從外國學來的。這是命令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權威」跪倒投降，這是對於毛澤東同志歷次指示的猖狂大反攻。這頂帽子封了許多人的嘴。當一九五八年、五九年，有一些要求革命的「小人物」衝破了周揚的禁令，甘冒挨打的危險，對其中某幾位「大師」進行了一點批評時，周揚馬上出來為這些「大師」保鏢，多次用最刻毒的語言打擊批評者。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在對「老劇作家」的講話中憤恨地反駁道：「有人對有些作家被稱為語言藝術大師不滿意，說是捧場。……要不要學語言？要不要跟大師學？」這不是要青年死心塌地做資產階級「大師」的奴僕嗎？連對資

產階級表示一點「不滿」都不准，真是蠻橫極了。

第四次大鬥爭，是一九五七年粉碎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偉大鬥爭。這次鬥爭，發生在我國經濟戰線上在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蘇共「二十大」以後國際修正主義的大出籠大氾濫，直接促使了國內的修正主義逆流的發展。周揚在這個時期發表了一連串的講話和文章，為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提供了精神武器。

一九五六年三月，蘇共「二十大」剛開過，周揚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就赤裸裸地說：一定要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我們不只學習蘇聯，也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中那些進步的藝術。……比如《居里夫人》就是很好的片子，思想性或藝術性都是很高的，這是十幾年以前的美國片子，雖然不是正面宣傳共產主義，但是那就是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居里夫人的世界觀和我們共產主義者的世界觀是一致的。所以我們要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文藝發生更密切的關係……我們應該吸收他們的好東西，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會影響他們，而他們也會影響我們。

這是一篇搞「和平演變」的計畫書。《居里夫人》是美國羅斯福執政時拍攝的一部反動影片。它通過居里夫人的一生，集中宣揚了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平主義、個人奮鬥、成名成家、階級調和的反動觀點，宣傳了科學家的活動是超階級、超政治的，要為「全人類」服務，實際上是為壟斷資產階級榨取高額利潤服務。美國壟斷資產階級拍出這種「傳記片」，是想用比較隱蔽的形式，為資產階級塗脂抹粉，「影響」和腐蝕美國勞動人民，使他們放棄階級鬥爭的道路而幻想爬到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層，用心極為惡毒。它比那些色情片、「西部片」有更大的欺騙作用。周揚把它當作寶貝，稱頌它是「進步的藝術」，是要做美帝國主義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即用西方資產階級反動藝術來「影響我們」，使我們的藝術變成掛社會主義羊頭，賣資本主義狗肉的修正主義藝術，為培養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服務。同志們只要看一看，這些年來，在周揚一夥控制下出了多少壞電影，這些壞電影同西方資產階級藝術有多少「密切的關係」，就會懂得向美國這種「進步電影」學習的結果是什麼了。

周揚說，「居里夫人的世界觀和我們共產主義者的世界觀是一致的」。這是一大發明。你們同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講「一致」，說明你們這夥「共產主義者」嘴上的「共產主義」是假共產主義，即修正主義。這難道不是暴露了你們的一個大祕密嗎？請看自然科學領域中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不是同周揚一樣，到處同資產階級反動世界觀講「一致」嗎？

不久，周揚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讓文學藝術在建設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發揮巨大的作用》一文。這是一個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綱領，這是一篇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宣言書。

周揚在文章中大反「庸俗化」「簡單化」「清規戒律」「宣傳作用」，認為黨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對待文藝工作的簡單化的、粗暴的態度」，「嚴重地束縛了作家、藝術家的創作自由。」自由是有階級內容的。抽象的「創作自由」是資產階級的反黨口號。在階級社會裡，只有階級的自由，沒有超階級的自由。有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對資產階級進行專政的自由，就沒有資產階級和一切反動派進行反革命活動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自由，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自由。周揚向黨伸手要「創作自由」，是為資產階級爭反黨反社會主義自由，讓牛鬼蛇神解除「束縛」，自由地搞反毛澤東思想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活動。周揚所攻擊的所謂「教條主義」「清規戒律」，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闡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藝的根本原則；他所攻擊的「宣傳作用」，就是反對文藝宣傳無產階級的即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創作自由」和所謂「反教條主義」這兩個反黨口號，後來成為文藝界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主要武器。直到一九六二年、六三年，不是還有人用「尊重創作自由」之類的老譜，來為各種毒草催生嗎？

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越凶，周揚反革命的真面目就暴露得越清楚。正當資產階級右派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達到高潮的時候，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周揚在《文匯報》上發表講話，眉飛色舞地歡呼「劇目開

放是戲曲界的一件大事」，為舞臺上亂舞的群魔助威；極力讚美右派分子劉賓雁等從蘇修那裡搬來的所謂「干預生活」的一批大毒草，認為「尖銳地揭露和批評生活中的消極現象的作品，愈來愈引起了人們的注目」。在四月間，周揚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呼風喚雨，煽風點火，反對所謂「春寒」，要求「春暖」，鼓動右派起來爭取「春天」也就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到來。五月十三日，他在一次報告中瘋狂地誣衊共產黨員「像特務一樣」「像木頭一樣」，極力稱讚當時成為章羅聯盟喉舌的《文匯報》放火「膽子大」。他說，講要殺幾百萬共產黨的人，「也不見得就是反革命分子。」真是毒牙畢露。這完全證實他是一個漏網的大右派。

反右派鬥爭一打響，玩弄反革命兩面派手段的周揚，立刻又見風轉舵，巧妙地搖身一變，把自己的大右派的猙獰面目藏起來。在整風開始的時候，周揚和舊中宣部負責人，十分熱心地積極為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翻案，要摘掉他們反黨的帽子，直接把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可是反右派鬥爭一起，周揚卻立刻利用對丁玲、陳企霞、馮雪峰的批判，把自己這個大右派打扮成左派，儼然用「一貫正確」的姿態出來總結文藝界反右派鬥爭。在《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一文中，他把「我們這些人」分成「兩種人」，一種人是「同黨不是一條心」，「不肯按照集體主義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另一種人就是他周揚，說是已經「丟掉個人主義的包袱」，「同黨一條心了」。對照一下那些惡毒的右派言論吧，這種兩面派的手段是多麼卑鄙呵！前次，在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周揚用兩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機；這次，在反丁玲、陳企霞、馮雪峰反黨集團的鬥爭中，周揚又兩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機。他用這兩次投機，把自己的罪惡掩藏了過去，包庇了一批右派、叛徒混過關，把他黑線中的一夥人安插到文藝界各種領導崗位上去，擴大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勢力。這還不算，他又乘機翻案，篡改他在三十年代執行王明右傾機會主義、提出「國防文學」這個投降主義口號的一段歷史，反誣魯迅是「宗派主義」。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他要了多少花招！

有一些人總愛寫什麼三部曲。總起來看，周揚的一套把戲，原來玩的也是三部曲：向黨向毛澤東思想猖狂進攻；然後馬上用假檢討或者偽裝積極一變而站在正確方面；然後大搞反攻倒算，發動新的進攻。周揚的所謂「一貫正確」史，就是一部反革命兩面派史。然而，階級鬥爭的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周揚混過了這四次大鬥爭，在第五次大鬥爭中，三部曲還沒有演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面目就澈底暴露了，就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利劍澈底截穿了。

## 大風大浪中的大暴露。

一九五八年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提出以來的歷史，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更加深入發展的歷史。在這個期間，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同黨內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了兩次大鬥爭，即一九五九年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在鬥爭中，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空前偉大的勝利。

在這場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舊中宣部、舊文化部、舊北京市委的領導人，包括周揚在內，進一步暴露了他們反革命修正主義面目。周揚自以為自己的勢力更大了，政治資本更多了，加上有了舊北京市委的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作後臺，有了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物的支援，可以更加放肆了。在這種估計下，他就拋掉了偽裝的一面，赤裸裸地擺出了他反革命的本來面目，更加惡毒、更加瘋狂、更加囂張地向黨、向無產階級專政、向毛澤東思想發動進攻。

一九五九年一月，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召開了蘇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會上對我國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進行了惡毒的誣衊和攻擊。在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集團的支持下，自命為海瑞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夢想推翻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把我國拉回資本主義的黑暗道路上去。在這個過程中，周揚猖狂地進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動，積極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政治需要服務。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揚在《牡丹》二月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在洛陽宣教幹部座談會上的談話》，說什麼經過了一九五八年的批判，「有一種被壓抑的情緒」，現在要顛倒過來，「要使人人敢於講話，敢於發表不同意見」。「人人」是劃分為階級的，周揚要動員起來的「人人」是什麼階級的人呢？就是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是你壓倒我，就是我壓倒你。不是無產階級和廣大革命人民被資產階級「壓抑」，就是資產階級被無產階級和廣大革命人民「壓抑」，有階級對立存在，就根本沒有什麼「人人」平等、「人人」不受「壓抑」的社會。無產階級專政對廣大革命人民實行最廣泛的大民主，對一小撮地富反壞右分子就要進行堅決的專政。只有對敵人進行專政，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周揚所謂要「人人敢於講話」，就是要把那些被批判的牛鬼蛇神重新扶起來，只准他們「講話」攻擊毛澤東思想，攻擊黨的總路線，不准無產階級「講話」批判他們。「也要讓少數人講話，因為他代表某種社會力量」。這是混淆黑白。對所謂「多數」和「少數」，都必須作階級分析。堅定的左派和頑固的右派都是少數。右派是極少數。左派爭取、團結了中間派才成為多數。你周揚殘酷地壓迫無產階級左派這個「少數」，卻支持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登臺奪權，這分明是要他們來專革命人民的政。

一九五九年初春，周揚為了貫徹他鼓動牛鬼蛇神「敢於講話」的反動綱領，向周信芳推薦《海瑞上疏》的題材，並且提供了具體材料。他向周信芳說：現在「大家不敢講話，演一演這類戲是需要的」。「少數人」到了兩個反黨分子私下對話的時候，變成了「大家」。這個「大家」就是他們所代表的極少數地富反壞右。他要通過《海瑞上疏》，為右傾機會主義者和一切牛鬼蛇神打氣。一九五九年，他到處宣傳「海瑞精神」，還廣泛動員各地來京的藝術團體的幹部和演員，要求他們「選擇海瑞、包公」作為「今天寫歷史劇」的主角。吳晗不是說寫反黨的「海瑞戲」也要「全國一盤棋」嗎？這「一盤棋」的指揮者就是周揚。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揚在創作工作座談會上瘋狂地攻擊大躍進，奴顏婢膝地把現代修正主義的反動藝術叫做「國際水準」。他咒罵我們

的黨說：「有了一千萬噸鋼，就以為了不起了，連蘇聯也不放在眼裡了。」偉大的七億中國人民的「眼裡」有五大洲的革命風雲和全世界的階級兄弟，就敢於蔑視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包括美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在內，敢於同一切妖魔鬼怪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鄙視它們，壓倒它們，戰勝它們。周揚「眼裡」只有幾個修正主義的狐群狗黨，他當然要對著大無畏的中國人民狂吠了。他還攻擊我們的黨「違背國際主義」。這證明了他所謂的「國際主義」，就是把修正主義奉為「老子黨」，跟在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屁股後面，亦步亦趨。這是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完全對立的資產階級的奴才主義。

一九五九年六、七月間，周揚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屆文藝會演大會幹部座談會上作了講話。這個報告，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久之後在廬山會議上提出的反革命路線唱的完全是一個調子。他誣衊我們歌頌大躍進是「搽粉」，是「亂用群眾的積極性」；他攻擊群眾運動，咒罵唱革命歌曲是「老太婆唱歌沒有人聽」；他咒罵勞動人民不配作詩，因為「做詩本來是要靈感的」；咒罵「中學生是些小娃娃，十二三歲」，根本沒有資格過問政治，如果要他們學習政治，是「庸俗的瞭解為政治服務」。一談到大躍進，一談到群眾運動，包括工農兵起來掌握文化的群眾運動，他就冷嘲熱諷，指手劃腳，極盡其挖苦打擊之能事，這是出於他的資產階級憎恨社會主義、憎恨革命群眾的階級本性。這種站在群眾運動對面的人，不管多高的職位，到頭來總要碰得頭破血流的。事實無情地駁斥了周揚，今天，不但從「老太婆」到青少年都齊聲高唱革命歌曲，「十二三歲」的「中學生」和小學生，也正以空前高漲的「積極性」投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向資產階級發動一場全面的總進攻！

周揚在這個報告中還極端狂妄地攻擊說：「十年來」，有我們自己的「科學著作」沒有？周揚妄想把解放以後十年中，毛澤東思想在各個方面的偉大發展，一筆抹殺，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周揚這個傢夥，你低頭聽著：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以來，黨中央出版了光芒萬丈的《毛澤東選集》，成為我國和全世界人民進行革命的指南針，這算不算「科學著作」？十年以來，在政治、軍事、哲學、文

化、經濟、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毛澤東同志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論十大關係》……等等偉大的劃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進一步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這算不算「科學著作」？十年以來，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了思想戰線上的歷次偉大鬥爭，寫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等等著名文章，包括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直接批判你周揚的那些重要指示，這算不算「科學著作」？你的反革命面目難道還不清楚嗎？

其實，拆穿了，你們所謂「科學著作」，就是現代修正主義那些又臭又長七拼八湊的「條條」、「本本」、「教科書」，就是那些「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牛皮，你們眼睛裡只有洋菩薩的修正主義好，毛澤東思想這個戰無不勝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廣大群眾手中的活哲學、活科學，你們一概瘋狂地反對。這充分暴露了舊中宣部一夥人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罪惡本質。這種罪惡，要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國內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向社會主義發動進攻達到了高潮。現代修正主義者聯合美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加緊對我國我黨進行封鎖、包圍、誣衊、滲透、顛覆。妖魔鬼怪紛紛出籠，修正主義逆流氾濫一時。周揚不但積極組織文藝界的牛鬼蛇神，為陰謀篡黨、篡軍、篡政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作輿論準備；也是一個發了狂、紅了眼、自己出來打頭陣的主將。他連續召開許多專業會議，拋出了一個接一個的修正主義綱領；他還拔腳在全國亂跑，上海、長春、杭州、大連、福州、廈門……，到處開會，到處做報告，四面點火，八方煽風，鼓動和策劃牛鬼蛇神起來奪權，起來翻案，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文藝界的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幾乎都是從周揚一夥那裡拿到通行證，按周揚的信號彈行動的。一切接近滅亡的反動階級，總是利令智昏地來個自我大暴露，以便革命人民看出他們的

真相，群起而滅之。

下面我們只舉出幾個突出的方面：周揚瘋狂地反對和咒罵毛澤東思想。周揚一貫反毛澤東思想，但過去總要用反革命兩面派的手法披上一件偽裝。一九六一年以後，他以為形勢對自己有利，資產階級的復辟陰謀就要得逞了，索性拋掉偽裝，赤膊上陣，跳了出來破口大罵。

一九六一年二月，周揚跑到上海，在一次座談會上，他攻擊有的戲「把『感謝毛主席』這句話直接表現出來，一遍還不夠，感謝了三遍四遍」。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永遠跟毛主席走，跟黨走，這是幾萬萬中國勞動人民從心裡喊出來的，是每一個從剝削階級壓迫下得到解放的勞動人民永遠不能忘記的頭等大事，為什麼你周揚這樣深惡痛絕？這完全表現了周揚反革命的階級本性。

一九六一年三月，周揚跑到福建去大罵毛澤東思想。他說：「毛澤東思想是一條紅線，太多了就不是紅線，而是紅布了。政治是靈魂，靈魂不是肉體……靈魂不占地方，來去無蹤。」把毛澤東思想變成一根「來去無蹤」、「不占地方」的線，這不是明明要把毛澤東思想趕出各個領域，讓修正主義、資本主義思想去掛帥麼？這一段十分刻毒的黑話，他到處講，翻來覆去不知講了多少遍。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揚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恐嚇說：「廣播電視裡不要老宣傳擁護毛主席」。這是舊中宣部的閻王殿裡的黑話。這充分顯示了他的反革命嘴臉。你們反對宣傳「擁護毛主席」，你們要宣傳「擁護」什麼人呢？豈不是想把一小撮被全黨全國人民唾棄的反黨分子「擁」上臺，實現反革命復辟麼？你們這種打算，只能落得個可悲的下場。

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又跑到東北去反對「天天講毛主席」。我們就是要天天講毛主席，天天讀毛主席的書，天天溫習毛主席的指示，天天學毛主席思想。「天天講毛主席」，一切牛鬼蛇神就沒有空子好鑽了，一出來就被識破了，一活動就被抓住了。

周揚是一個對毛澤東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那些冠冕堂皇的話統統是騙人的。上面這些材料，還不足以說明這個人的真面目是多麼反動麼？

周揚瘋狂地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鼓動和組織過去被打倒的形形色色反革命分子和資產階級「權威」向黨進攻。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三家村」反革命集團的《燕山夜話》開張了。只隔一周，三月二十六日，《文藝報》立刻拋出了一篇題名為《題材問題》的專論。這篇文章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文藝綱領。它是在周揚、林默涵授意、指導之下寫的，並經過他們精心修改。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煽動性的口號，叫做「用一切辦法廣開文路」。

### 他們要「廣開」什麼「文路」呢？

沒有什麼抽象的「文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間，只能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開」社會主義文藝的「文路」，就要堵塞資本主義反動文藝的「文路」；「開」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反動文藝的「文路」，就要堵塞社會主義文藝的「文路」。他們說，「廣開文路」是為了「不使任何有志之士、有用之才受到冷淡或壓抑」，對了，這就暴露了他們原來是要「用一切辦法」為那些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受到「冷淡或壓抑」的反革命分子翻案，好讓那些懷有反革命之「志」的牛鬼蛇神，利用報刊、文藝的工具，通行無阻、橫衝直撞地進行反革命宣傳。你看：反革命復辟可以走「武路」，也可以走「文路」，我們一定要「用一切辦法」粉碎他們由「文路」實行復辟的夢想，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請看周揚是怎樣在各種「座談會」上，接二連三地為那些被「壓抑」的「有志之士」翻案，狂熱地鼓動他們向黨進攻：他狂熱地歌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他說：右派中「有些很有頭腦的人」，十分「寶貴」，那些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青年人「很有學問」，要「注意培養他們」。他利用職權，千方百計把一批窮凶極惡、腐朽不堪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扶起來，當作「寶貝」，網羅進他控制下的各種機構中去，高官厚祿，關懷無微不至。連老漢奸、大流氓周作人，也批

給他一個月幾百元，幫他吮吸勞動人民的鮮血！相反，周揚、林默涵一夥對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青年，對無產階級左派，刻骨仇恨，咒罵他們是「頭腦簡單、情感簡單、趣味簡單」的人，因為他心目中「有頭腦的人」，就是反毛澤東思想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

他極力附和胡風的反革命言論，為胡風翻案，完全暴露了他同胡風站在同一個立場。他說：「胡風說，機械論統治了中國文藝界二十年。……如果我們搞得不好，雙方針不貫徹，都是一些紅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稱馬列主義，言必稱毛澤東思想，也是夠叫人惱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記著胡風的這兩句話」（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這是多麼毒辣的黑話！胡風是一個兇惡的反革命集團的頭目，周揚卻把胡風的話當成祖宗的「家訓」一樣「一直記著」，就因為他十分欣賞胡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刻骨仇恨，對毛澤東思想刻骨仇恨。「言必稱毛澤東思想」，是有所指的，毛澤東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批判那些堅持王明路線的人「言必稱希臘」，其中包括了周揚，周揚一直懷恨在心，現在就破口罵出來了。你對「言必稱毛澤東思想」感到「惱火」，因為你是個資產階級，你是個洋買辦，你要言必稱洋人，言必稱「別、車、杜」（即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才覺得舒服。周揚還在一次吹捧胡風的「精神奴役的創傷」論，要作家根據胡風的反革命理論，去大寫勞動人民的「落後、迷信、偏見、猜忌」等等，醜化和侮辱勞動人民。什麼「批判」過胡風，統統是假的，是騙人的。還有什麼「紅衣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這種胡風式惡毒至極的語言真是叫人怒火直冒，念不下去！周揚用這種黑話來辱罵無產階級左派，辱罵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工農兵，只不過使人們看清了他這個修正主義者的黑心黑肺。其實，把「紅衣主教」這頂帽子回敬給周揚，倒是很適合的，當時披著紅袍子，打著黑旗子，抓著文化戰線印把子的，不就是你們嗎！？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揚又提出「我們要培養海瑞上本的精神」。這正是《海瑞罷官》演出之後，「三家村」的「兄弟」們「破門而出」「失敗了再幹」的進攻的時期。在周揚夥同文化部前黨組書記齊燕銘的

指揮下，《謝瑤環》《李慧娘》等大批毒草正在先後出籠。周揚一再鼓吹「海瑞精神」，是為了組織一場大進攻，把矛頭指向黨中央，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翻案。一九六二年，舊中宣部主要領導人又一次提倡要學習魏徵，他們一個「海瑞精神」，一個「魏徵精神」，找到了反革命的共同語言。

周揚還說：「首先要改變這種統治和被統治、改造和被改造的關係」，這就直截了當地說出了周揚的目的是要「改變」無產階級專政，讓「被統治」的反革命分子、胡風分子，海瑞，魏徵，等等，變成「統治」者，一窩風上臺專政，瘋狂地鎮壓革命人民！

周揚到處鼓吹資產階級的「自由化」，要把各個協會、各個文藝團體、機關統統變成裴多菲俱樂部。周揚等人一九六一年七月拋出、八月一日又修改印發的《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意見》（草案），即所謂「文藝十條」，其中心就是推翻毛澤東文藝路線，推翻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文藝的領導，實現資產階級自由化。

「文藝十條」中攻擊「在文藝如何為政治服務的問題上」存在著所謂「狹隘的、片面的、不正確的理解」，這就是周揚黑話原封不動的翻版。周揚所痛恨的「狹隘理解」，就是文藝緊密地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服務，把文藝當作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武器。周揚所謂的「廣闊」，就是「十條」中一再叫囂的「對於題材，不應作任何限制」，就是《文藝報》在《題材問題》專論中所說的「說明人們認識世界的多樣性，歷史的規律性和生活的複雜性」。

「不應作任何限制」是裴多菲俱樂部的反革命口號。任何事物都要受一定條件的限制，不受「任何限制」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問題在於是革命的限制還是反革命的限制，進步的限制還是反動的限制。無產階級文藝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就一定要接受無產階級政治的限制，政治統帥文藝，自覺地從無產階級的政治利益出發來考慮題材問題；不接受這種限制，就會接受資產階級政治的限制，變成資產階級文藝。「借古諷今」「崇洋非中」的毒草盛行一時，「離經叛道」「寫中間人物」等等反社會主義的壞電影、壞戲、壞小說爭相出籠，就是資產階級反革命

政治限制的結果。揭破在「限制」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欺騙，是為了使人們看清周揚所謂「不應作任何限制」，其實是要求文藝不受六條政治標準的限制，不受為工農兵服務的限制，讓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各種大毒草統治文藝界，實行反革命的大復辟。

他們所謂「世界的多樣性」，其實只有一樣，就是要美化和歌頌那些腐朽沒落的地主階級分子、資產階級分子及其知識份子多種「多樣」的醜態。在周揚看來，創造無產階級英雄人物、歌頌無限壯麗的工農兵生活是「狹隘」的、「單調」的，只有大力地去描寫資產階級糜爛不堪的生活方式，才叫「多樣」，才有什麼「美的享受」。他們所謂「生活的複雜性」，其實也很簡單，就是修正主義文藝中的紅軍戰士同反革命白匪擁抱之類的階級調和論和階級投降主義，就是修正主義文藝中美化叛徒、奴才、阿飛、地富反壞右的骯髒手法，就是修正主義文藝中欣賞剝削階級陰暗心理和精神分裂的醜惡筆墨！一九五九年，赫魯曉夫無恥地吹捧肖洛霍夫時，就說什麼《一個人的遭遇》的「偉大意義」是「表現了普通人的複雜的和豐富的精神世界」。赫魯曉夫的應聲蟲們要我們去寫什麼「生活的複雜性」，不就是要我們去向肖洛霍夫之流的叛徒文學看齊嗎？

周揚大力推銷現代修正主義的黑貨，提出了「全民文藝」的修正主義口號。一九六一年十月開始的蘇共「二十二大」，公開宣布了「全民國家」、「全民黨」，赤裸裸暴露了自己用資產階級專政代替無產階級專政的叛徒面目。周揚急忙回應。他借一九六二年五月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周年的機會，又玩弄了一個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大陰謀。他把他手下的資產階級「權威」，集中到北京，以「寫文章」「總結經驗」為名，發動了一個反毛澤東文藝路線的高潮。這夥人在周揚、林默涵的領導下，過著貴族老爺的生活，一天到晚密謀如何打擊左派，如何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幹了許多見不得人的骯髒勾當。最後拋出了《文藝隊伍的團結、鍛鍊和提高》（《文藝報》社論）、《戰鬥的勝利的二十年》（何其芳）、《關於創造人物的幾個問題》（陳荒煤）、《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瞿白音）……等一批

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對毛澤東文藝路線進行了全面的極其惡毒的歪曲和攻擊。周揚親自抓了一篇《人民日報》社論。三月十五日，周揚在一次會議上專門對「社論」內容作了詳細的規定，定下了調子。後來又仔細修改。這篇發表時名為《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的文章，中心就是用赫魯曉夫的「全民文藝」來代替無產階級文藝，用為「全體人民」服務來篡改為工農兵服務的毛澤東文藝方向。

「全民文藝」是周揚一貫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多次提出過「全民的文學」「全民的文化」這類修正主義口號。到了蘇共「二十二大」之後，他覺得有了洋主子作靠山，又有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頭子的批准，就乾脆把這個口號變成一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強加給全黨。

文章說：「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內的以工農兵為主體的全體人民都應當是我們的文藝服務的對象和工作的對象。」這是對於毛澤東思想極其惡劣的篡改。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十分明確地指出：我們的文藝「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又指出：「工作對象問題，就是文藝作品給誰看的問題」，「文藝作品在根據地的接受者，是工農兵以及革命的幹部」。為工農兵服務，以工農兵為對象，這是二十年來無產階級文藝的根本方向，是階級路線，是決定文藝階級性質的根本條件。今天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更是這樣。周揚企圖用所謂的「統一戰線」來偷換文藝的工農兵方向，硬要把資產階級作為我們文藝的服務對象，這是要篡改無產階級文藝的階級性質，使它變成資產階級手裡的反革命工具。周揚把資產階級等革命的對象當成「工作的對象」，是要我們把對資產階級的批判改變成對資產階級的歌頌，用這條「全民文藝」的修正主義的路線反掉毛澤東的文藝路線，為資產階級復辟「廣開文路」！

文章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加強作家、藝術家同人民群眾的聯繫」。這是一個原封不動從赫魯曉夫那裡搬來的修正主義口號。赫魯曉夫做過一個報告，題目就叫做《文學藝術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聯繫》。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搞假共產主義的所謂《蘇聯共產黨綱

領》中，就根據赫魯曉夫的報告寫上：「文學藝術發展的主要路線是加強同人民生活的聯繫。」為什麼蘇修這樣欣賞和熱衷於「連絡人民生活」的口號呢？因為這個口號就是拋棄革命，就是抬高反革命。第一，它把作家、藝術家放到一個高高在上的貴族老爺的位置，只是要求他們「聯繫」一下「人民」，完全反對同工農兵結合；第二，赫魯曉夫所謂「人民」，就是「全民」，就是那些資產階級、高薪階層。「密切連絡人民」就是密切聯繫資產階級、高薪階層，為資產階級服務；第三，它取消了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使資產階級作家可以完整地保存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放手寫反社會主義的反動作品；第四，裴多菲俱樂部也可以變成所謂「加強同人民聯繫」的一種形式，使反革命組織、反革命活動合法化。周揚把現代修正主義文藝當作「主要路線」的口號搬過來，是為了取消毛澤東同志關於文藝工作者「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的指示，使修正主義路線進一步統治中國的文藝界。

夠了。此人是一個報告狂，我們不可能列舉這幾年周揚多如牛毛的大小報告中所有反動內容，從這一部分事實中，已經足以看出周揚的真面目。平時以兩面派面貌出現的周揚，在這場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的大風大浪中，完全暴露了反革命一面派的本質。然而，「物極必反」，反革命派趾高氣揚的充分暴露，反過來為革命派的反擊提供了致命的子彈，周揚一夥就這樣自己為自己準備了垮臺的條件。

### **摧毁黑線的頑強抵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直到一九六二年九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前夕，周揚還在積極參加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陰謀活動。他夥同一小撮反黨野心家，積極支援並鼓勵為反黨分子高崗翻案的反黨小說《劉志丹》的出版。他親自接見寫這本書的反黨分子，親自審閱了這部小說，稱讚這本書「做了一個模範」「樹立了一個榜樣」。他們企圖假借這部小說，洗刷高崗的反黨罪惡，篡改黨史，推翻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

的正確結論。

他們的反黨陰謀很快被黨中央和毛主席識破了。在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再一次強調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並且直接批評了周揚等人。

毛澤東同志指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毛主席和黨中央對周揚等人，又一次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和耐心的等待。但是周揚卻又一次採用反革命的兩面派手段，抗拒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十中全會之後，他利用職權，依靠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竊踞重要職務的反黨野心家的支持，壓制左派的反擊，力圖再一次使用兩面派的伎倆，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力量保存下來，繼續同無產階級較量。於是，在廣闊的思想陣地上，接連展開了一場場你死我活的爭奪戰。

一、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剛開過，周揚為了掩蓋自己的反黨罪行，急匆匆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九日向參加文藝工作座談會的人作了一次所謂「傳達」。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是「不能說精神準備很充分」的左派；一面歪曲十中全會精神，說什麼文藝界「基本情況是好的」，「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發表得……不多」，力圖把許多大毒草都說成是香花，麻痹革命人民。又說什麼「也不要走向另一極端」。就是說不要批判資產階級，不要剷除毒草。無產階級剛要開始反攻，他就決心抵抗到底了。

二、緊接著，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周揚的批准、指示和親自策劃下，在山東召開了所謂「孔子討論會」。這是周揚夥同一大批牛鬼蛇神對十中全會革命精神的一次反攻。這是一個資產階級右派囂張得發了狂的黑會，演出了解放以來所未曾出現過的向封建祖宗鞠躬致敬的醜劇。

三、一九六三年元旦，柯慶施同志根據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的精神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向上海文藝工作者提出了「寫十三年」的倡議，希望文藝創作大力反映十三年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

現實，歌頌工農兵中的英雄人物。這個革命的倡議馬上受到了以周揚為首的文藝界修正主義集團的抵制和攻擊。一九六三年四月，在中宣部召開的文藝工作會議上，周揚組織林默涵、邵荃麟等一夥人，從小組會到大會，圍攻「寫十三年」的口號。在這次會上，和接著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全國文聯委員擴大會上，周揚還親自出馬，大講「不論寫什麼題材都能反映時代精神」，「不要以為只有描寫現在，才是主導的」。到了一九六五年底，當他向青年業餘作者作報告的時候，他卻板起面孔批評什麼「三年前」提出「寫十三年」的時候，「有的同志就曾經表示不能接受」。好像他當時還是個積極分子。這真是虛偽透頂了！怎麼能夠這樣子厚顏無恥，用撒謊來吹噓自己呢？

四、一九六三年上半年，毛澤東同志對「鬼戲」、「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等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嚴厲指出周揚、齊燕銘、夏衍、林默涵領導的文化部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周揚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和十月的兩次關於戲曲工作的講話中，卻說什麼「主張演鬼戲不一定是資產階級思想」，竭力對抗毛主席的批評。周揚還根據他投靠的反黨野心家的謬論，公開提出所謂「分工論」，說什麼「特別是京劇，適合於表現帝王將相」，製造反對革命現代戲的理論根據。他還吹噓什麼戲曲改革已經取得「巨大的成績」，妄想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統治舞臺的罪惡掩蓋起來。

五、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揚專門召開了一次包括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各所和各報刊負責人的會議，帶頭圍攻戚本禹同志《評李秀成自述》這篇革命文章。他在會議上喊叫「李秀成是一個民族英雄，把他說成叛徒是完全錯誤的。」指揮鄧拓、翦伯贊之流出來「反駁戚本禹」。這個陰謀被毛主席及時發覺和制止了。

六、一九六三年十月，周揚在哲學社會科學部擴大會議上做了報告。這個報告的第三部分是講國內任務的，根本不談當時思想

戰線上嚴重的戰鬥任務，相反，卻大談「整理和研究歷史遺產」。他拿出了舊中宣部一夥人的黑話，拚命攻擊所謂「用簡單化的辦法亂貼標籤」。「標籤」就是指階級分析。他在會上排斥左派，捧出了一大批修正主義者、資產階級「權威」來控制這次會議，在歷史組做「反修報告」的就有鄧拓。要鄧拓來充當「反對修正主義」的領導，這不是開玩笑嗎？不，這是做政治交易。周揚要投靠反革命的野心家，就一定要支持他們手下的「三家村」。

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針對反黨黑線對文藝界的反動統治，毛澤東同志再一次尖銳地指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毛澤東同志還說：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這個指示，同上面周揚吹捧戲曲「巨大成績」的謊話，針鋒相對，當頭一棒，完全揭穿了周揚的反動立場。周揚卻繼續狡辯，妄想蒙混過關。一九六四年一月，周揚就在一次會議上公開反對毛主席的指示，他說：「文化部的錯誤不一定是路線錯誤。」「大多數人是認識問題，包括文藝部門的領導成員和我自己在內。」他以為這樣一「包括」，他們就可以重演檢討幾句、變為正確的那套反革命兩面派把戲了。

八、由於周揚等人一再抗拒中央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澤東同志又一次向文藝界的修正主義領導人提出了極其尖銳的批評，向周揚等人提出了嚴厲的警告。這就是本文開始時提到的被周揚篡改的那次指示。周揚見勢不妙，再抗拒下去自己有滅頂的危險，於是在文化部搞了一次所謂「整風」。這是一次欺騙群眾、壓制左派、包庇壞人、掩護自己的假「整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周揚在一次「報告」中就利用「批評」夏衍等的機會，吹噓他從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就是「在主席教導下

工作的」。「我的錯誤和你們的路線錯誤不同」，是「沒有經驗」。對他周揚是不准批判了，對別人的批判也要「有領導」，即「一律要經過」他們反革命修正主義「領導」的「批准」。這是《阿Q正傳》中假洋鬼子的手段：不准革命。

九、在毛主席的親自關懷下，一九六四年七月，舉行了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一貫反對京劇革命現代戲的周揚和他的後臺老闆，突然假裝熱心起來。周揚又扮演了作「總結發言」的角色。這篇修改了多少遍的講話，雖然想儘量裝得革命些，卻仍然露了馬腳，他把夏衍向香港報紙記者發表歪曲京劇革命的談話，說成是「對京劇演現代戲估計不足」；他還公開宣稱：「不是說《謝瑤環》整個的都反動」，儘量開脫田漢的反革命罪行。

十、一九六五年初，在毛主席的號召之下，對於楊獻珍、周穀城的反動觀點和一批壞電影的批判正在展開。周揚深知這些批判深入開展下去會危及自己的反革命統治，千方百計加以撲滅。他用的還是反革命兩面派的老辦法：一面假裝贊成批判；一面窺測時機，一有機會，就一下子把運動拉向右轉。二月下旬，正當一個批判高潮起來，周揚、林默涵立刻以「總結」為名，在北京召集幾個主要報刊的負責人談話，氣勢洶洶地指責這個時期發表的批判各種毒草的文章「打空炮」、「缺乏分析」、「教條主義」、「亂猜」、「誇大」、「光扣帽子」，進行了瘋狂的反撲。他們還攻擊和嘲笑工農兵群眾的評論文章「簡單化」，「不能代替專家評論」，想把工農兵的批評打下去。他們公開說：「批判夏衍、田漢等人，過去與現在要分開，政治與學術要分開。」又說什麼「有些人家已經不談了，……就算了」。一個「分開」，一個「算了」，這是對毛澤東同志發動的文化革命的反噬，是要強使對資產階級的批判就此剎車。此計果然奏效，大批批判資產階級的文章就此被死死扣押在他們的閻王殿裡。

十一、一九六五年九月，周揚等人以為他們已經把革命群眾壓了下去，穩住了陣腳，可以演三部曲的第三部曲了，馬上迫不及待地向黨進行反攻倒算。他們在北京召開了一個全國文化局（廳）長會議，周揚和他的後臺老闆，一齊登臺，瘋狂誣譖毛澤東同志。他們還把夏衍、陽翰笙等人請上主席臺去，趾高氣揚地坐在那裡繼續專無產階級的政，周揚在作報告時一再安慰他們：「不要老是想到我挨了批評，批評得多一點，少一點……批評得過重或是不夠，總是有的」。向他們暗示批評得太「多」太「重」是可以翻案的，只要我周揚不倒，你們總是不會垮的，以後可以東山再起。並再一次把自己說成只是「覺察很遲，糾正很慢」，是「認識問題」。以為這樣就可以把他們這一夥人全部保護過關，繼續對無產階級專政了。

十二、最後，就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周揚在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上做的這一個報告。這是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開展十九天之後，無產階級左派同資產階級右派進行你死我活鬥爭的嚴重時刻。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舊文化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為了堅決抗拒毛澤東同志關於批判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指示，進行了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活動，瘋狂地打擊左派，包庇右派，妄想撲滅迫在眉睫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這個重要的時刻，周揚決心寸步不讓，抗拒毛澤東同志澈底革命的指示。在他的報告中，隻字不提眼前這場風雷激蕩的鬥爭，就當作世界上根本沒有批判《海瑞罷官》這回事。一九六六年一月，周揚的報告正式發表了。這時，距離他作報告的日子已經一個多月過去了；在這段時間裡，革命人民批判《海瑞罷官》的鬥爭已經進一步展開，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者則在作最後的頑抗。周揚在他公開發表的報告裡，公然繼續篡改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表示他決心抗拒到底。

同志們請看：他們是多麼頑固地抵抗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啊！他們對無產階級左派是抱著多麼刻骨的仇恨啊！革命的火焰要燒到他們的頭上了，他們就死也不肯後退了！他們就要動員黑線、黑店的所有力量反撲過來了！

當我們回顧解放以來文藝鬥爭的歷史時，可以清楚地看到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一條毛澤東文藝路線，是紅線，是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了歷次重大的鬥爭，把文化革命一步步推向前進，作了長時間的準備，直到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向資產階級全面進攻的、億萬人民參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直挖進周揚一夥的老巢。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文藝路線，是黑線。它的總頭目，就是周揚。周揚背後是最近被粉碎的那個陰謀篡黨、篡軍、篡政的反革命集團。胡風，馮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陽，林默涵，田漢，夏衍，陽翰笙，齊燕銘，陳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這條黑線之內的人物。他們內部不同集團之間儘管會發生各種爭吵和排斥，但在有一點上是一致的：就是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反對工農兵群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政治立場。「批判」胡風的周揚又採用了胡風的惡毒語言，是他們本來就立場一致的緣故。<sup>43</sup>周揚一夥用一打一拉、封官許願、招降納叛、相互吹捧等等卑劣手段，把一批叛徒，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極端個人主義者，都收羅進來，安插到各種崗位上去，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

<sup>43</sup> 《清宮秘史》是一部徹頭徹尾的賣國主義的影片。一九五〇年三月開始在北京放映。它一面無恥地宣揚屈膝投靠外國帝國主義的奴才思想，美化光緒皇帝和地主階級中的保皇黨，瘋狂地叫囂要依靠「洋人」打進來「幫助皇上恢復皇位，重振朝綱」；一面狂熱地誣衊英勇地反對帝國主義的義和團是「殺人放火」「狀如瘋魔」的「拳匪」，極盡其醜化之能事。這個影片同美帝國主義一個腔調，完全適合了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需要，完全適合了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進行反革命復辟的需要，而同毛澤東同志《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的偉大號召相對抗。可是這部賣國主義電影出來後，由於黨內一小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鼓吹，不但沒有被批判，反而被捧成是「愛國主義」影片。那些反毛澤東思想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竭力阻撓對這個影片的批判。他們實際上「愛」的是地主資產階級，他們用以觀察問題的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他們是真正的「保皇黨」，這不是很清楚的嗎？鼓吹《清宮秘史》的「大人物」當中，就包括有在當前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們保護剝削階級、仇恨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本質，早在建國初期吹捧《清宮秘史》時就表現出來了。

具。他們還竭力用種種方法，使青年中毒，變成資產階級的接班人，罪惡地把一批青年作者拖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店。這條黑線控制了文化界，控制了各個協會，又伸展到各地，用所謂「會員」制度和重重迭迭的「協會」組織，養了一批資產階級作家，排斥打擊工農兵，搞了大大小小一批「裴多菲俱樂部」。這條黑線是為資本主義復辟服務的。今天，我們一定要砸爛他們一切「裴多菲俱樂部」，搗毀他們修正主義的閻王殿！我們一定要把所有文藝單位的領導權從資產階級手中奪過來，澈底奪過來！要把那些腐朽的資本主義關係和封建關係，堅決地加以摧毀！

周揚不是曾經自封為什麼「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嗎？由於周揚竊踞了黨在文化方面的領導崗位，並利用黨閥兼學閥的地位，把自己裝成黨在文藝方面的代表，不斷吹噓自己，嚇唬別人，造成了這種假像。事物是作為過程而展開的，透過現象認識事物的本質，常常需要一個觀察的過程，需要一段讓隱藏著的本質充分暴露出來的時間。這並不奇怪。這種情況，過去有，今後還可能發生。然而，當那些反毛澤東思想的「大人物」的真面目暴露之後，回過頭一看他們的歷史，便會從龐大的假像中發現渺小的本質。周揚公開的文章和內部講話，只要仔細一查，充滿反動的謬論，錯誤百出，一戳就破。至於周揚自己的所謂「文藝理論」，不過是雞零狗碎地從洋書中抄一些句子罷了。有什麼了不起呢？

周揚不是吹噓他是從「解放區」來的嗎？其實，在延安的時候，他同王實味、丁玲、蕭軍、艾青等託派分子、叛徒、反黨分子是一路貨色。周揚是一個混進革命隊伍的資產階級分子。三十年代，周揚是王明路線的執行者，是以魯迅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文藝路線的反對者。四十年代初在延安，他仍舊頑強地宣告「在美學上，我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忠實信奉者」（《解放日報》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他到了革命根據地，卻極端厭惡革命根據地。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他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過反黨雜文《文學與生活漫談》，誣讟和攻擊「延安也自有它一個圈子，它的一套。都穿同樣的制服，拿相差不多的津貼，……你在路上走，會從前後左右到處聽得見掛在人們嘴上的老一套的革命術語。多麼的千篇一律，絲毫沒有變化啊！」他用資產階級「反

動派」的反革命語言，攻擊延安「太窄狹」，「太呆板」，「容不下自己」，狂妄之極地要求「延安也絕不能滿足於自己已有的一套，而必須力求改進，使自己成為更廣闊，更包羅萬有」（《解放日報》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九日）。這是在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在全中國人民心中的革命聖地延安寫出來的話啊！這樣惡毒，同王實味的腔調有什麼兩樣！一到無產階級掌權的地方，周揚的資產階級本性就爆發成仇恨的反黨叫囂了！「包羅萬有」，就是要把牛鬼蛇神也「包羅」進來！果然，在周揚這三篇反黨雜文帶頭之下，冒出了「包羅」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艾青的《瞭解作家，尊重作家》在內的一批反革命的奇文。周揚這種反動立場和思想，受到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尖銳批評。但是，他始終抗拒毛澤東同志的批評，死也不肯同工農兵結合。這種資產階級反動本質屢教不改，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就進一步發展為全面的修正主義路線。

周揚是一個反革命兩面派。他之所以能長期蒙蔽一些人，同他這種兩面派的手段有很大關係。要學會識別兩面派型的人物。兩面派是混入無產階級內部的階級敵人向我們進行鬥爭的一種策略，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他們只有用打著紅旗反紅旗的辦法，才能夠混下去。陰一面，陽一面，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用的是馬克思主義詞句，販的是修正主義黑貨，在不利時退卻，在有利時進攻，用假檢討來躲藏，用真進攻來反撲，招降納叛，結黨營私，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為自己的最終目的，這就是他們的一整套策略。識別這種兩面派，要看他在重大關鍵時刻的政治立場，特別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時的政治立場，不能相信那些順風轉向的表面文章。揭露這種兩面派，要靠群眾運動。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不就燒掉了周揚的偽裝，暴露出他醜惡的靈魂了嗎？

揭發出周揚這條黑線，文藝界就萬事大吉了嗎？也不是。揭發出來，並不等於挖掉，更不等於肅清影響；挖掉了這條黑線還會有今後的黑線，還得再鬥爭。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總是要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反映到文藝上來的。戰鬥的路還很長。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要隨著形

勢的發展不斷向自己提出新的更高的鬥爭任務，絕不能因為一個戰役的勝利就麻痹起來，陶醉起來。

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鍊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當前是一片大好形勢，但鬥爭的道路是曲折的。會有反復，會有起伏，會出現種種假像，會遇到反動勢力的反撲和軟化，要準備再打若干個回合；但勝利必將屬於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善於學習的、團結群眾的、革命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只要按照毛主席的這個教導認真去做，善於總結經驗，使我們的認識跟著客觀過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我們就能練出一身敢於革命、善於革命的真本事。被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洪流沖洗掉的，是一小撮舊世界的殘渣餘孽，是剝削階級遺留下的各種腐朽制度和精神枷鎖。中國人民將空前鞏固地團結在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之下，高高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邁著革命的大步，朝氣勃勃地去創造一個紅通通的共產主義的新世界。<sup>44</sup>

## 張春橋、姚文元對上海各高校「紅革會」負責人的講話（1967.1.9.）

【時間：1967年1月9日中午12時15分，地點：上海延安中路友誼電影院。】

姚文元：

同志們，我們非常高興，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關鍵時刻，我們又回到了上海，向你們學習，並對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sup>44</sup> 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第一期；轉載《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

同志們，毛主席的身體健康，這是我們全國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非常關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非常支持上海的革命左派，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市委一小撮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當權派妄想封鎖毛主席的聲音，辦不到！毛主席的聲音，定會傳播全國全上海，現在上海的階級鬥爭形勢大好。我們一到這裡就感到這是全國開展階級鬥爭的形勢典型。工農商學兵各條戰線上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在上海非常激烈、尖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反映到黨內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這種鬥爭在上海反映很突出，很明顯，並正在取得偉大的勝利。剛才春橋同志講過，《文匯報》的發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正像《人民日報》編者按所講的一樣：「這個檔高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吹響了繼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反擊的號角。這個文件堅決響應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提出了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關鍵問題。這不僅是上海市的問題，而且是全國性的問題。」這個檔一定會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援。我們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發表不是偶然的，這是毛澤東思想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在上海開出的一朵燦爛的花朵，這是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是革命學生和革命工人相結合的產物，這也是全市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發表是非常值得高興的事。資產階級總要在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來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一段他們用抓生產來壓革命，現在用停生產來壓革命，共同的一點是用壓革命來對付我們，他們感到要垮臺了，就從另外一條戰線從經濟戰線上來壓我們，我們要緊緊抓住這一點進行宣傳，每一個人拿著《人民日報》編者按語，《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支部生活》（現在《支部生活》也造反了）到全市各個角落進行廣泛宣傳，我們要支持無產階級革命的左派，團結中間派，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些人在這場鬥爭中表現了無產階級的本色，有許多先進事蹟我們要進行宣傳。電話局一批革命工人不拿補發工資，他們

認為這不能拿。對於一些受蒙蔽的人，我們要做工作，對於什麼市長啊，局長啊，這些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人對他們應該進行鬥爭，應該讓他們在群眾的革命呼籲面前低頭認罪。

這次來我很高興，我們願當小學生，你們許多先進的東西我們願意傳達中央。另外，毛主席、黨中央有什麼新的指示，我們絕不封鎖，我們要把毛主席的聲音傳播上海每一個角落，我們首先要去各要害部門：碼頭、鐵路、電廠，還有市場和銀行，這些單位搞好了，歪風邪氣就可以殺下去。我們完全有信心，擊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挑戰，那裡鬥爭很激烈，中國有句古話：「疾風知勁草」，在這樣複雜的階級鬥爭中會鍛鍊出一批堅定的無產階級接班人，一定會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這革命的熊熊烈火中，把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燒光，一定會建立起一個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的新上海。下面我們高呼幾個口號：

打倒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全上海革命人民聯合起來！

抓革命、促生產！

毛澤東思想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sup>45</sup>

<sup>45</sup> 浙江金華大中學校革命造反總部駐京聯絡站，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

##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歡呼中央賀電大會上的講話 (1967.1.12.)

【上海革命造反派召開「歡呼中央賀電、澈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張春橋、姚文元分別講了話。】

姚文元

同志們、戰友們，向上海革命的工人階級致戰鬥的敬禮！向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革命人民致戰鬥的敬禮！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表達了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對於上海的革命人民最大的關懷、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最大的期望。今天，一千句話一萬句話說不完我們心裡的高興。我們表示決心，一定要沿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繼續前進，奪取新的勝利，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同志們，我們來到上海，或者說回到上海是來做小學生的，是來做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貧下中農、革命的學生、革命的幹部、革命的知識份子的小學生，老老實實地做小學生。

從這最近一段時候火熱的階級鬥爭中，從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英雄的革命行動當中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同志們，我學到了活生生的馬列主義，活生生毛澤東思想，活生生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活生生的全國全面開展階級鬥爭。同志們，多少年以來資產階級就向無產階級進行全面的進攻、挑戰。現在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發動了全面的總進攻。上海是無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資產階級在政治領域裡面失敗了，他們看到了自己已經垮臺或者將要垮臺，就企圖在經濟領域當中發動一場新的反撲，想搞一場經濟上的大破壞，來瓦解我們的革命隊伍，來壓倒革命造反派，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的烈火壓下去，這就是這幾天階級鬥爭的重點為什麼轉移到經濟上

面的原因。我們看到，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內部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頑固地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同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相呼應，刮起了一陣經濟主義的黑風，他們完全暴露了自己的資產階級的醜惡面目。

同志們，這種陰謀已經被我們的革命的工人階級和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識破了，堅決地粉碎了。但是這是一場十分尖銳的政治鬥爭，我們必須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注意他們還想使用什麼別的手段來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及時地揭露它、粉碎它。同志們，在這一場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中，上海的工人階級和革命造反派表現了崇高的無產階級品質，你們挑起革命和生產兩副擔子，縱使有天崩地裂也敢上，你們堅決揭露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頑固地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小撮人的陰謀，你們把經濟主義的臭傢夥砸得個粉碎。這充分證明上海的工人階級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嚇不倒的，是騙不了的，是壓不垮的，你們不愧為全國工人階級和全國革命人民的模範。同志們，這裡我要指出：上海市委的曹荻秋、陳丕顯之流，過去曾經把毛主席親自領導和發動的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和對「三家村」反革命集團的批判寫在自己的帳上，貪天之功，以為已功。現在他們當中有的人竟然要把上海革命造反派在毛主席光輝思想的照耀下創造的偉大成績算在自己的名字下，這種做法真是厚顏無恥！

毛主席指出：「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在這場反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的鬥爭中，我們再一次看見毛主席這個光輝思想偉大的力量。我們親眼看見，是毛主席的聲音，鼓舞著上海革命造反派勇敢前進，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猛烈開火，我們親眼看見，是毛主席的聲音，鼓舞著上海革命造反派自己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們親眼看見，是毛主席的聲音，鼓舞著上海革命造反派發揮出無窮無盡的無產階級首創精神；是毛主席的聲音，鼓舞著上海革命造反派「敢」字當頭，一個又一個地攻克了資產階級的頑固堡壘。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行動再一次證明，證明了什麼呢？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

和資本主義決戰的關鍵時刻，在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專政發動猖狂進攻的關鍵時刻，革命造反派應該挺身而出，行動起來，聯合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權，把報紙和一切輿論工具的領導權，把經濟命脈的領導權，把無產階級運動的領導權，牢牢地奪到我們自己手中來，提出鮮明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綱領，採取果斷的措施，放手發動群眾，建立革命秩序，堅決反擊資產階級的猖狂反撲，揭穿他們一切反革命的陰謀。只要我們現在這樣做，而且以後永遠這樣做，我們就一定能夠粉碎資產階級和反革命修正主義者種種陰謀詭計，使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永不變色，使我們的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最後讓我們高呼：

全上海革命造反派聯合起來！全上海革命的人民聯合起來！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

加強無產階級專政！

抓革命、促生產！

打倒經濟主義！

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sup>46</sup>

---

<sup>46</sup> 上海革命京劇文工團、上海新華印刷廠半工半讀學校《新印》戰鬥隊毛澤東思想宣傳員聯合編印，《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一）》，一九六七年三月。浙江金華大中學校革命造反總部駐京聯絡站，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

## 毛澤東、姚文元關於奪權問題的談話（1967.1.23.）

【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五分駐市委北航紅旗戰士許志新來電話：昨天上海聯絡站來電話，張春橋同志給中央文革打電話，就奪權問題毛主席和姚文元同志做了如下回答，大意如下。】

毛主席：如果權落在右派手裡，權本來就在右派手裡，奪過來。如果再被別人奪去，仍然在右派手裡，沒有什麼了不起，還可以再奪權。

姚文元：要搞大聯合，要我們做出榜樣來，我們自己去闖，闖出一條路來。不要學過去那樣試探試探，不要有那些框框，跳出那些框框，大膽去幹。上海正準備籌備上海公社，望北京走在他們前邊。

## 本月

##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的一次講話摘錄（1967.1.） (存目)

## 張春橋、姚文元談上海高校「紅革會」（1967.2.1.）

張春橋：矛盾會轉化的，很多組織還沒有意識到。原來是革命的組織，現在也不一定是革命的。

姚文元：「紅革會」兩次要求警備區派隊伍，並帶有威脅性口氣說的。

廿四日奪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奪權派了隊伍，廿六日開常委會要派部隊保護他們，卅日下午開炮打張春橋會說：「我們要開大會，要派部隊保護我們，要警備區副司令員和師政委及上次參加行動的部隊聽我們的揭發控訴。」一個革命組織可以調動軍隊對付別人的革命組織，那這種情況發展下去怎麼辦？「紅革會」恨我們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打電話給公司，叫他們搞大聯合。可「紅革會」把住中蘇友好大廈質問我們：為什麼不相信「紅革會」？

同學：破壞大聯合的罪魁禍首是「紅革會」。

張春橋：他們已到了無聊的地步……他們幕後有人，適應了陳丕顯、曹荻秋的要求。今天收到曹荻秋的一封信，說要跟我個別談話，早不寫，晚不寫，就在今天寫了。曹荻秋曾對我說：你來上海嘗嘗味道。

姚文元：曹曾講：你們中央在北京發號施令，到上海來嘗嘗味道。

張春橋：「紅革會」的頭頭是什麼性質？可以考慮。所以中央文革小組的電報中說：「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

同學：（把「紅革會」的情況談了，略）

姚文元：一個組織不敢展開辯論。處處以武力來壓迫別組織，發展到這個地步？

……「紅革會」某些負責人非常怕別人起來造他們的反。最近馬路上陳丕顯、曹荻秋的大字報沒有了，曹荻秋根本不承認自己被打倒，陳丕顯的問題根本沒有揭露，這個行為適合誰的需要，自己很清楚，揪出幕後策劃者，大方向轉移了，轉移了矛頭，「紅革

會」的大方向錯了……。當前兩個首要任務：（大意）

1. 鬥爭陳丕顯、曹荻秋等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2. 大聯合大奪權。

這兩個都給「紅革會」破壞了。毛主席提倡大聯合，要把「紅革會」的戰士和負責人分開來，只通過鬥爭才能團結「紅革會」戰士，不鬥爭不行。上海形勢複雜，左派要聯合，右派在集中，牛鬼蛇神出籠了，另外在造反派內找代理人，「紅革會」就是，我們要作好精神上的準備……（大意：紅旗社論第三期第五段都分析）。要站穩立場，對大反撲要作好準備。大意：我跟「紅革會」接觸了兩次，有一次把我們鬥了六個小時，還叫我念「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想這是普遍真理，對任何人都適用。

張春橋：現在要好好學習社論，不要跟他們跑。要高舉奪權旗幟，繼續打倒上海市委，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現在街上沒有陳丕顯、曹荻秋的標語是不正常的，要高舉大聯合的旗幟，奪權！要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目前上海砸風還很盛，互相砸，砸電話機……這是國家財產，電話機是無產階級性的。要用擺事實講道理來處理內部關係。

姚文元：「紅革會」不願擺事實講道理。

張春橋：「紅革會」把別人都打成反革命，自己最革命，要和他們辯論大方向，講大道理。現在正適合陳丕顯、曹荻秋的要求，不鬥他們的，聯合破裂了。但是我們一定要聯合……。廿八日復旦「紅革會」反張春橋，×××說：「以前我兩面派，現在我一面派，堅決和「紅革會」一道搞張春橋」，這並不是孤立的，總要爆發的，就是不派軍隊也要爆發，這樣也好，我們重新組織隊伍大聯合，沒有分裂就沒有大聯合，和這部分人聯合，就和那部分人分裂……。鬥陳丕顯、曹荻秋一定要幹，只有這樣聯合才更好、更鞏固。否則鞏固不了，但將來還會分裂。在取得勝利時，易迷失方向。從奪權變當權。陳丕顯在三年遊擊時很苦，但頂住了。進

城後，政治地位改變了，他就越來越滑下去了。現在我們奪權，奪權以後就是當權了，你們大學生就要出來工作。但有可能半途而廢，「紅革會」就是這樣。毛主席說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只占百分之十幾。階級鬥爭最複雜的就在上海，上海兩個階級力量都很強，牛鬼蛇神、帝國主義、美蔣特務，都出來了，這是大好事，我們要準備真正的反革命包圍，開槍怎麼辦？那天我和姚文元議論了一天，到處都有反革命活動，可上海沒有這一手，我們很懷疑。我們從來沒有對「紅革會」有惡意。同志們要考慮到階級鬥爭的複雜性，不能把「紅革會」看作孤立的現象，應和其他現象聯繫起來。紅旗雜誌第三期社論很重要，政策、策略要注意，對幹部也要分析，一分為二，打擊面不能過大。有些地方一開會，就把幹部統統跪在地下，現在形勢變化了，要強調區分幹部，社論中幹部問題也就是這樣，開始時區分是不行的，當革命群眾佔優勢時，再不區分是不對的。

「懷疑一切」是錯誤的口號，是無政府狀態的口號，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口號，毛主席說：「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懷疑一切是反馬列主義的口號，過去不批評，是因為當權派用這句口號來壓群眾。王任重、張平化就是用這句口號來壓制群眾的。

希望同志們考慮下一步怎麼辦？和「紅革會」鬥爭只是一部分。

學生要到工人中間去才能成為真正的馬列主義者。<sup>47</sup>

<sup>47</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二）》，一九六七年三月。

## 姚文元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1967.2.5.)

革命的同志們，革命的戰友們！

今天是上海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盛大節日！是我們上海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指戰員、革命的學生、革命的知識份子和革命幹部的盛大節日！今天，我們通過了有歷史意義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我們大家在毛主席像前面莊嚴地宣告：上海人民公社誕生了！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偉大勝利！這是以無產階級奪權鬥爭為中心的一月革命的偉大勝利！這是上海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偉大創舉！從今天起，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舊上海市委和市人委，澈底垮臺了！一切權力歸於上海人民公社！

自從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和它在黨內的代表人物發動全面的攻擊以來，鬥爭的焦點就集中到奪權問題。在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的親切關懷、大力支持和英明教導下，在粉碎反革命經濟主義黑風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中，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必須澈底剝奪那些資產階級老爺們的權力，使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權力，牢牢掌握在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手裡。上海工人階級在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的鬥爭中表現出的偉大的英雄氣概，推動了奪權鬥爭的向前發展。一月革命的驚濤駭浪和碰到的種種曲折，又教育了我們：要奪舊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權，單靠哪一個團體、哪一個革命組織都不行，必須實行各個革命組織的大聯合，執行革命群眾組織、人民解放軍、忠於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革命領導幹部的「三結合」，必須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奪權鬥爭推動了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革命大聯合，革命的大聯合擔負起奪權鬥爭的偉大任務，像黃河怒濤，一浪高一浪。在奪權過程中，我們加強了在毛澤東思想的原則上的革命的團結，反對了那些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傾向，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

會終於在鬥爭中產生了！讓我們再一次歡呼：毛澤東思想萬歲！毛主席萬歲！

上海人民公社有什麼特點？我們可以這樣回答：上海人民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形式。它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和支持下，經過革命群眾自下而上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展開奪權鬥爭，在革命風暴中產生的新型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構。它是在空前廣泛的無產階級大民主基礎上，經過大聯合而形成的高度的集中，廣大人民群眾的代表直接參加各項無產階級專政的工作，所以有巨大的威力。它是在砸爛了被資產階級篡奪了權力的國家機器產生的新地方權力機關，代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威。它不是只代表一個革命組織的利益，而是代表了廣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

目前的臨時委員會，是領導我們繼續進行奪權鬥爭的司令部，也是管理城市生產、生活的指揮部和監督站。當然臨時委員會只是一個過渡性的權力機構。在當前，對於一切尚被資產階級當權派控制的單位，對於被政治扒手奪了權的單位，還要繼續進行奪權。權拿到了手，還要一個鞏固政權、保衛政權、學會運用政權的問題，有一個如何運用自己的權力，依靠群眾去抓革命和促生產的問題。困難是很多的，阻力是很大的，鬥爭會十分尖銳。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說的：「社會的財富是個人、農民和勞動知識份子自己創造的。只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只要我們堅定不移地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認真地、不折不扣地貫徹毛主席制定的各項政策，堅決執行《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提出的各項任務，用積極的態度去進行鬥爭，我們就一定能克服困難，把奪權鬥爭進行到底，直到選出公社的正式的領導機構，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

同志們！戰友們！在這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進行決戰的偉大的歷史轉折的關頭，在我們歡欣鼓舞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時刻，我們必須百

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毛主席教導我們：「要丟掉幻想，準備鬥爭。」階級鬥爭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切反對派絕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他們必然要進行拼死的抵抗。現在，一小撮牛鬼蛇神，包括堅持反動立場的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分子、壞分子、美蔣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正在紛紛出籠。他們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頑抗相結合，相勾結，跑來登臺表演。有的拉攏一些受蒙蔽的人，成立類似「榮複軍」、「聯合行動委員會」那樣公開或祕密的反革命組織，或同這些組織的分子相勾結，到處襲擊和破壞革命造反派組織；有的化名換姓，混進革命組織，在革命組織之間和革命組織內部製造分裂，挑動武鬥，有的用糖衣炮彈腐蝕革命群眾，企圖在革命隊伍中收買他們的代理人；有的繼續煽動反革命的經濟主義，破壞生產，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命脈；有的進行反革命宣傳，混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界限，炮打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後，他們必然要加緊破壞活動，妄想實行反革命復辟。他們是一群小丑，人數極少，沒什麼了不起，但我們絕不能麻痹，更不能姑息，一定要認真對付。對於反革命組織，要各個擊破，堅決消滅之。對於反革命分子，要堅決消滅之。對於反革命，要堅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那些受壞人蒙蔽欺騙的群眾，應當起來揭發。所有的革命造反派同志，都要以大局為重，嚴格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處理革命隊伍內部的矛盾，鞏固和擴大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共同對敵，不要中了敵人的陰謀詭計。在這裡，我們要警告一小撮牛鬼蛇神：上海人民公社，對人民是老老實實的勤務員，對人民的敵人，是鋼鐵的拳頭！反革命分子膽敢亂說亂動，就砸爛他的狗頭！

我們的一切勝利，歸根到底，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我們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一個新階段。奪權以後，一切革命組織面臨著新的考驗。是革命到底，還是半途而止！我們一點要用毛澤東思想的武器，來克服我們頭腦中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堅決反對小團體主義、無政府主義、行會主義等等資產階級思想。我們是為無產階級和廣大革命人民的澈底解放而鬥爭，絕不只是為了某一團體、某一組織派別的利益。只有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了，無產階級革命派

掌權鞏固了，人民公社鞏固了，一個行業，一個團體和利益才有保障。局部利益必須服從無產階級的整體利益。我們取得了很大的勝利，要保持謙虛，防止驕傲。更不可絲毫鬆懈革命造反的鬥志。只要我們用毛主席的思想不斷提高自己的共產主義覺悟，加強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科學性、加強無產階級的組織性、紀律性，我們就一定能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革命風暴中，從勝利走向勝利！

讓我們歡呼：

一月革命勝利萬歲！

上海人民公社萬歲！

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萬歲！

無產階級革命派大奪權萬歲！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 張春橋、姚文元與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等談話摘要 (1967.2.10.)

### 版本一：

接見單位：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上海市第一醫院星火燎原兵團、華東工學院紅旗兵團、清華井岡山駐滬聯絡站、北大文革駐滬聯絡站、北京工農兵體院駐滬聯絡站。

## 關於目前大聯合問題

張：北京叫「北京人民公社」，我們上海也叫「上海人民公社」。《人民日報》裡有句話，不知道你們注意了吧！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學的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這時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式。這裡有誰參加起草。（同濟大學東方紅回答：我們參加了。）

姚：只有大聯合才有權力，一個組織講話沒有人聽，三十個組織講話就有人聽。在當前正需要，這是我的感覺，不知你們有沒有這方面的要求，能不能通過鬥爭先弄成雛形。

## 關於「紅革會」

姚：到街上去看一下，街上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的大字報幾乎不見了，矛頭指向中央文革；中央指出鬥爭的大方向是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所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紅革會」轉移鬥爭的大方向，大方向錯了。陳、曹的問題原本沒有揭開，曹荻秋還不承認被打倒。「紅革會」還破壞了大聯合，在上海有兩種大聯合：左派之間大聯合，而右派之間也在有意無意地湊到一起。現在有些牛鬼蛇神也紛紛出籠了，要有思想準備。對「紅革會」的認識，以前對它負責人還是認識不清的，鬥了我們六個小時（指元月二十八日在中蘇友好大廈「紅革會」等組織召開鬥爭張春橋、姚文元的會議——編者）也是一個好事，認識一個問題。

張：……關於成立新市委問題，是趙全國（原上海的頭頭）已被捕入獄，趙從全國到北京回來就反對我，不知是什麼道理，我在北京時陳丕顯一定打電話到中央要我回來，說市委支持不住了，是不是想把我推到第一線，設陷阱，我總覺得這裡面有玩意。當前在街上沒

有打倒陳丕顯的大標語，這是不正常的，真正革命的同志，應該掌握革命的大方向。

目前，我們仍要抓鬥爭的大方向，取得真正的大聯合。否則聯合了，沒有思想基礎，以後還會分裂的。我們黨的歷史，開始黨代會十二人，現在呢？陳公博是個大漢奸，張國燾……，你們都是青年，要注意在大風大浪中鍛鍊。陳丕顯參加革命時，還是紅小兵，在那艱難困苦條件下受得了，他們還想到今天會走資本主義道路。你們以後當權了，要注意。條件變了，不注意就會慢慢滑下去，現在分裂了，可能你們人少了，少沒有關係。毛主席說：真正的革命左派總是少數。紅軍原來幾十萬人，後來只剩下幾萬人，到底什麼時候強大的呢？長征以後強大……一月革命幹了幾十天，現在二月了，不知是誰的勝利了，……現在有的人說：「我這個組織好，即是科長以下的人組成。」把科長當成當權派統統拉來鬥，這是非常錯誤的。當前怎麼搞，「紅革會」是不是會作為鬥爭的一個內容。前一階段有些打擊面太廣。對「紅革會」要把某些負責人和「紅革會」戰士區別開。

張：矛盾會轉化，有一點你們意識到了吧！本來是革命的也會走向反面。

姚：一個組織不敢展開辯論，處處用武力來壓制個組織，會發展到啥個地步？……「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非常害怕別人起來造他們的反……方向轉移了，轉移了矛頭。「紅革會」的大方向錯了。當前兩個任務：（一）鬥爭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二）大聯合、大奪權。這兩個都給「紅革會」破壞了。毛主席提倡大聯合，要給「紅革會」的戰士和負責人分開來。只有通過鬥爭，才能團結「紅革會」的戰士，不鬥爭不行……我跟「紅革會」接觸了三次，有一次在中蘇友好大廈把我們鬥爭了六個小時，還叫我們念：「搬了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我想這是一個普遍的真理，在任何人都適用。

張：懷疑一切是錯誤的口號，是無政府狀態的口號，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口號。毛主席說：「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

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懷疑一切就是反馬克思的口號。過去不批判，是因為當權派用這個口號來壓群眾。王任重、張平化就是用這個口號來壓制群眾的。希望同志們思考一下，怎麼辦？和「紅革會」鬥爭只是一個方面。

學生到工人中間去，才能成為真正的馬列主義者。

上海人民公社早些成立好呢？還是晚些成立好？這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過渡性機關。

姚：大聯合之所以有必要，集中起來有威力，有必要集中起來，成立一個「上海人民公社」。

## 版本二：

【接見單位：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上海市第一醫院星火燎原兵團、華東工學院紅旗兵團、清華井崗山駐滬聯絡站、北大文革駐滬聯絡站、北京工農兵體院駐滬聯絡站。】

## 關於目前大聯合問題

張：北京叫「北京人民公社」，我們上海也叫「上海人民公社」，《人民日報》裡有句話，不知道你們注意了吧！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學的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這時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式。這裡有誰參加起草。（同濟大學東方紅回答：我們參加了。）

姚：只有大聯合才有權力，一個組織講話沒有人聽，三十個組織講話就有人聽。在當前正需要，這是我的感覺，不知你們有沒有這方面的要求，能不能通過鬥爭先弄成雛形。

## 關於「紅革會」

姚：到街上去看一下，街上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的大字報幾乎不見了，矛頭指向中央文革；中央指出鬥爭的大方向是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所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紅革會」轉移鬥爭的大方向，大方向錯了。陳、曹的問題原本沒有揭開，曹荻秋還不承認被打倒。「紅革會」還破壞了大聯合，在上海有兩種大聯合，左派之間大聯合，而右派之間也在有意無意地湊到一起，現在有些牛鬼蛇神也紛紛出籠了，要有思想準備。對「紅革會」的認識，以前對它負責人還是認識不清的。鬥了我們六個小時（指元月二十八日在中蘇友好大廈「紅革會」等組織召開鬥爭張春橋、姚文元的會議一編者）也是一個好事，認識一個問題。

張：關於成立新市委問題，是趙全國（原上海的頭頭）已被捕入獄，趙全國到北京回來就反對我，不知是什麼道理，我在北京時陳丕顯一定打電話到中央要我回來，說市委支持不住了，是不是想把我推到第一線，設陷阱，我總覺得這裡面有玩意。當前在街上沒有打倒陳丕顯的大標語，這是不正常的。真正革命的同志，應該掌握革命的大方向。

目前，我們仍要抓鬥爭的大方向，取得真正的大聯合，否則聯合了，沒有思想基礎，以後還會分裂的。我們黨的歷史，開始黨代會十二人，現在呢？陳公博是個大漢奸、張國燾……，你們都是青年，要注意在大風大浪中鍛鍊。陳丕顯參加革命時，還是紅小兵，在那艱難困苦條件下，受得了，他們還想到今天會走資本主義道路。你們以後當權了，要注意。條件變了，不注意就會慢慢滑下去，現在分裂了，可能你們人少了，少沒有關係。毛主席說：真正的革命左派總是少數。紅軍原來幾十萬人，後來只剩下幾萬人，到底什麼時候強大的呢？長征以後強大……一月革命幹了幾十天，現在二月了，不知是誰個勝利了……現在有的人說：「我這個組織

好，即是科長以下的人組成。」把科長當成當權派統統拉來鬥，這是非常錯誤的。當前怎麼搞，「紅革會」是不是會作為鬥爭的一個內容。前一階段有些打擊面太廣。對「紅革會」要把某些負責人和「紅革會」戰士區別開。

矛盾會轉化，有一點你們意識到了吧！本來是革命的也會走向反面。

姚：一個組織不敢展開辯論，處處用武力來壓個別組織，會發展到啥個地步？……「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非常害怕別人起來造他們的反……方向轉移了，轉移了矛頭。「紅革會」的大方向錯了。當前兩個任務：（一）鬥爭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二）大聯合、大奪權。這兩個都給「紅革會」破壞了。毛主席提倡大聯合，要給「紅革會」的戰士和負責人分開來。只有通過鬥爭，才能團結「紅革會」的戰士，不鬥爭不行……我跟「紅革會」接觸了二次，有一次在中蘇友好大廈把我們鬥爭了六個小時，還叫我們念：「搬了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我想這是一個普遍的真理，在任何人都適用。

張：懷疑一切是錯誤的口號，是無政府狀態的口號，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口號。毛主席說：「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懷疑一切就是反馬克思的口號。過去不批判，是因為當權派用這個口號來壓群眾。王任重、張平化就是用這個口號來壓制群眾的。希望同志們思考一下，怎麼辦？和「紅革會」鬥爭只是一個方面。

學生到工人中間去，才能成為真正的馬列主義者。

上海人民公社早些成立好呢？還是晚些成立好？這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過渡性機關。

姚：大聯合之所以有必要，集中起來有威力，有必要集中起來，成立一個「上海人民公社」。<sup>48</sup>

<sup>48</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二）》，一九六七年三月。

## 張春橋、姚文元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一步開展三結合奪權鬥爭誓師大會」上的講話（1967.2.24.）

【上海市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一步開展『三結合』奪權鬥爭誓師大會」，姚文元張春橋在會上講了話。】

× × ×：現在歡迎姚文元同志主持會議（掌聲）。

姚文元：

現在宣布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一步開展「三結合」奪權鬥爭誓師大會正式開始。全場起立！奏東方紅！（《東方紅》）。大家請坐！

同志們、戰友們：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面臨著一片大好形勢。一月革命的風暴正在席捲全國，「三結合」奪權鬥爭的經驗正在不斷的豐富和發展，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鬥爭中取得一個接一個的勝利。我們應當滿懷信心，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在需要奪權的單位進一步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奪權鬥爭，把革命進行到底！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勝利。（口號）

在一月革命的風暴中，我們自下而上地從市委、從市人委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手中奪了權，成立了自己的「三結合」的最高權力機關。最近，張春橋同志和我到了北京，向毛主席、黨中央彙報了上海的工作，參加討論了現在已經發出來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同志們，我們可以告訴大家，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身體非常健康！（口號）

我們親自聽到了毛主席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許多極為重要的指示，親自聽到了毛主席對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更大的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熱情的支持，我們受到了極大的鼓舞，毛主席的指示是我們革命征途上的指路明燈，是我們革命人民的無價之寶。毛主席指出：二、三、四，三個月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關鍵時刻，這三個月

中，文化大革命要看見眉目。我們當前的工作就是要把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聲音廣泛傳達到全市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心中，堅決地貫徹執行，化為我們的實際行動。毛主席說過，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我們要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分析形勢，總結工作，明確當前的鬥爭任務，要繼續發揮上海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那種大無畏的革命首創精神，我們要繼續前進，我們要進一步開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批判和克服資產階級思潮，提高我們的無產階級覺悟，鞏固和擴大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鞏固和擴大人民的大聯合，按照毛主席的一貫的指示和政策，正確對待幹部問題，普遍地發展革命的「三結合」，抓革命、促生產，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鎮壓反革命，及時地識破、堅決地粉碎階級敵人的各種新反撲。

同志們，最近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召開了擴大會議，傳達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並就當前形勢和任務進行了討論。會議決定了把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我們把討論的結果報告了毛主席和黨中央，並且得到了黨中央的批准。（口號）

今天，將由張春橋同志向大家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並且佈置當前的任務，會上要宣讀當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任務的草案，供各革命群眾組織和廣大革命群眾討論和試行用。

張春橋同志的傳達，希望大家不要去張貼，希望大家不要去張貼。因為今天講的一些東西還是作為內部傳達來講的。現在我們就請張春橋同志作報告。（口號、掌聲）

張春橋（略）。

南開大學廣播社、資料組根據錄音整理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天津市財經學校一二·二六戰鬥組再印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sup>49</sup>。

<sup>49</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二）》，一九六七年三月。

## 姚文元和上海紅衛兵革命大聯合籌委會座談時的講話 (1967.2.28.)

【注：這篇講話是姚文元同志和上海市紅衛兵革命大聯合籌委會的同志開座談會時講的。講話是採取問答形式，故整理時語句有些出入，但總的精神不變。】

張春橋同志到××去開一個會，春橋同志去了。中學指示下達以後，很多同志都積極執行，今天主要聽一聽大家的意見，存在什麼問題？紅衛兵應該怎麼搞？包括兩個：複課、鬧革命，有些，中央文件已經講到了。希望大家從各方面講。教師、紅衛兵、教材、桌椅板凳怎麼樣？總的，中學文化大革命到了一個新的轉變關頭，走向何方，就有了一個方向。請大家討論發言。

（大家討論了一番）

革命委員會是一個政權組織，紅衛兵是一個革命的群眾組織，要做群眾工作。毛主席指示的要搞一個紅衛兵條例，但始終沒有搞起來。

（在我離開北京時）

學生軍訓，要在大聯合基礎上。

學校裡不是很蓬勃，要把學校的運動搞得蓬蓬勃勃。

（接著談了些「紅革會」問題——略）

第一節課上什麼？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希望在這個問題上摸索一下裡面是有許多首創的。

不應該買賣「婚姻」，在毛澤東思想的紅旗下聯合起來，不包辦代替。幹部也要一分為二，總有一部分幹部是好的，怎樣在鬥爭中聯合。比較好的幹部也是有些錯誤的。教師也可以向學生學習。

（又談了下軍訓的問題——略）

整個紅衛兵發展過程，從中學到大學，從學校到社會，從城市到農村，從本地到全國都是按這樣的規律發展的。搞大串聯，起了很偉大的

先鋒作用。這個火是毛主席點起來的。

目前已到了奪權的時候了，是不是全部奪權？都是在需要的地方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

人家都起來了，但中學如果不做到這一點，中學運動就有可能走過場。如果不是複課，就不能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複課也是把中學文化革命推向前進，從社會到學校不能說是消極的，應該看到革命在前進，中央的指示是適應新的情況的。紅衛兵本身也是這樣，紅衛兵組織也是在不斷前進的。回校整頓，思想上也有好多問題要解決的。到社會上去是好的，但社會上也有階級鬥爭，也會沾染了許多不好的東西，就像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事情總是那樣一分為二的……。在一定的歷史轉變關頭，新生力量總是一定不斷的出來的，我們應該向東方紅戰鬥隊學習，十七、八歲的小將做了好事都可以學習。

到了新的歷史階段就要求我們找到新的組織形式，是不是從這裡找到經驗，要在破私立公的前提下在組織上提供一個好經驗，學校的紅衛兵組織究竟怎麼搞。

複課是在更深入的階段出現的新生事物。

上海的學生要適應新的形勢，以後還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改革教育制度。革命還有得要搞了。複課不是消極的把人叫回來，主要是把革命推向前進。把文化革命搞深搞透，對師生的思想改造，對教學制度的改革非常重要。回校後對社會的情況不會是完全隔絕的。複課鬧革命怎樣搞好，這裡會出新的典型，革命的闖將。

把大家的革命幹勁發動起來，革命的教學是可以解決的。

有成績的單位，都希望他們前進，落後的單位，都希望他們趕上去。紅衛兵中有一批是堅持到底的，但也有曇花一現的人物，在關鍵的時刻走到歷史的反面，但這也沒有什麼，還可以回來。

有人假冒紅衛兵的名字，幹了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事，這方面還有相當尖銳的階級鬥爭。

對「聯動」的鬥爭，革命的紅衛兵在思想上認識透，打擊一小撮頭頭。這是中國階級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兩條路線在中國的反映，是

組織上的表現。這是哪裡來的？還是從頭上有皺紋的人來的。「聯動」是革命紅衛兵的死對頭。應該看到這問題的本質，不是一種固定的現象。上海有幾個中學，「聯動」有活動的，放在革命紅衛兵面前的任務是很重大的。

革命的紅衛兵要搞光明磊落的政治鬥爭，擺出我們的觀點，不搞祕密暗中的鬥爭。就是搞好的事，也可能被敵人利用。開門整風，糾正錯誤，不然可能走向歪道。<sup>50</sup>

##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3.12.）

【張春橋最近抓川沙縣、黃埔區基層奪權。會上先由川沙縣同志介紹了一些情況。】

張春橋：（略）

姚文元：

文化革命到了非常重要的時刻，面前的任務是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整個形勢很好。但從全國來看，市一級的奪權還不多，有些地方奪權了，但沒有實現「三結合」；有的地方階級陣線不鮮明。上海奪了權，還存在著把革命進行到底，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完成一鬥二批三改的任務，挖掉修正主義根子，把毛澤東思想紮到每一個人心裡，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解決組織機構問題，是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有一個事項要講講：前天，浙江有人來開座談會，說聽到謠言，「文化革命要急剎車」，這種說法完全錯了，現在華盛頓、東京也在這樣造謠，他們站在反動立場上不可能理解文化大革命；我們一定

<sup>50</sup> 《中學運動》，一九六七年三月一五日。

要進行到底。現在有不少渙散軍心的、山頭主義、小團體主義、自由主義、爭權奪利，要一掃光。革命在進一步深化發展，而不是停頓。今年主席概括為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學生回到學校去奪陣地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陣地。這個陣地奪下來，對鞏固社會主義陣地，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都有重要意義。學生總是要和工農相結合的，到鬥批改還是要出來的。革命在前進深入，對過渡時期產生的種種現象應用革命的眼光去看待。（張：現在有這樣的說法，「把學生趕走，先趕走學生，再趕走工人」這樣還了得？這樣革命委員會要下臺了。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大家想一想，建築工人造房子是不是自己住？還是交給群眾住嘛！無產階級要有這樣的風格，為階級、為群眾、為人民爭權，不是為個人爭權，否則就不配稱無產階級革命派。小團體主義是忘記了人民，忘掉了階級利益和鬥爭大方向。奪權以後，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而是改變了形式，階級敵人還是想復辟，劉鄧陳曹都想復辟。頭腦裡要有敵情觀念。整風一定要整得好，要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同志的缺點要指出，要允許革命；不要用抓、砸，開除的辦法。一個組織不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否則是不能存在下去的。各個機構要迅速地把工作抓起來，要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注意依靠群眾、抓典型、抓政策，把上下線趕快連起來。<sup>51</sup>

## 張春橋、姚文元接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作人員的講話（1967.3.20.）

【地點：上海中蘇友好大廈。】

徐景賢：自從二月五日我們奪權以後，大家參加了革命委員會工作，作出很多的成績，幹得很好，在這裡我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

<sup>51</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三），一九六七年四月。

同志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參加我們工作的有革命的學生，各群眾組織（38個造反組織），還有各地的革命學生。因此，今天的盛大集會也是歡迎他們。大家老早就很迫切希望和要求見到張春橋、姚文元同志，今天有春橋同志在百忙中抽空來和大家見面，下面張春橋同志給大家講話。

張春橋：（略）

姚文元：大家要我講話，沒有什麼話好講，主席說沒有調查研究沒有發言權。

大家參加革命委員會工作，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剛才春橋都講了。這一段應該說是難忘的！從一月革命開始，上海革命的工人、農民、學生和幹部都和我們戰鬥在一起，大家做了很多工作，我們工作做的最少最差。雖然是難忘的，但是革命還是要繼續前進的。大家還記得吧！一九四九年剛剛解放時，解放軍剛進城，那時我還在地下，春橋同志是接管員，我們當時和這次一月革命勝利一樣多高興呀！但革命仍然繼續前進，我清楚記得當時的一些老戰友，現在有的跟毛主席繼續前進，有的在十字路口彷徨動搖，有的變質了！走的無非是兩條道路，一條是社會主義，一條是資本主義道路，因此，我的第一個希望就是大家回到學校後要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黨，永遠忠於人民，永遠忠於革命事業。我們能永遠戰鬥在一個戰壕裡，繼續把革命進行到底！毛主席不是教育幹部要保持晚節嗎？對我們青年一代是不是還有一個早節！應該說，在一個革命高潮時成為一個革命者是不難的，但是革命到了轉折時，到了關鍵時刻才能考驗人，這也是對人的最好鍛鍊。我希望我們共同戰鬥下去！

真理是不怕火燒的，我希望第二個就是大家回頭好好學習十六條。現在去看有很多地方是寫得很好！現在裡頭有很多具體的政策和社論，但是十六這是一個總綱，我們要堅持的就是這條路線。現在說的許多問題其實十六條都定了，比如群眾路

線，黨的階級路線，幹部的政策等等。這裡邊第二節「主流和曲折」也說的非常好，都是主席的思想（讀了「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這一段）階級鬥爭以前有過幾次反復，對我們來說確實吸收很大教訓，增長了階級鬥爭經驗。以後運動會不會反復？十六條說：由於阻力比較大，鬥爭會有反復，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復。這就是肯定有的。如果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也應該這樣去想。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不會甘心於死亡的，他們還會伺機反撲的。但在看到敵人反撲時也不要把前途看成漆黑一團，只要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他們是不堪一擊的。在勝利時看到困難，困難時看到光明，這二個方面都不能忘記。我們就是要堅定不移地按毛主席的路線走到底！這一段時候有一點自己教育很深刻，就是我們毛主席始終支持群眾中的新生事物，紅衛兵也是毛主席首先發現給予支持。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也是毛主席親自批准全國廣播，點起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從那以後毛主席還支持很多。從上海來說，在革命的關鍵時刻，都是他老人家支持的，如《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一月九日《緊急通告》，《文匯報》、《解放日報》的奪權，直至最近（三月六日）《文匯報》的反對風頭主義的社論也是毛主席批准在《人民日報》以顯要的地位刊載！大家返校鬧革命會遇到許多問題，大家還要敢於革命，加強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要敢於提出革命的倡議，要敢於把運動推向前進。因為世界是絕不會停止的，世界是充滿矛盾的世界，事物就是在矛盾中發展的，因此同時我們還應該積極支援群眾的革命首創精神。我們的革命要發展，只有依靠毛主席思想掌握群眾，所以第三個願望就是希望大家繼續發揚敢於革命、善於革命的革命首創精神，樹立我們無產階級的權威。無產階級的權威就是把千百萬群眾的意志集中起來。紅衛兵的發展就是如此，從學校發展到社會，從一個城市發展到全國。

現在大家殺回去是去鬧革命，不是別的，這說明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又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關鍵的時刻，大家殺回去就是要把你們的革命基地建立好，真正做到毛主席說的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再也沒有了，那時大家還可以殺出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革命作出更大的貢獻。

張春橋：（略）<sup>52</sup>

## 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風大會上的報告 (1967.3.26.)

毛主席語錄：我們要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

全市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們，戰友們！

現在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正在根據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號召，根據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建議，邊戰鬥，邊整風，用毛主席的光輝思想來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組織，促進我們思想上、組織上的革命化，無產階級化。今天我們開一個會，目的就是要再促進一下，使我們的已經開展的整風運動做得更好。今天我談這些意見，完全是一個同志和戰友的意見，這樣，我們就可以敞開談。

下面我想講幾個問題。

### 為什麼要進行整風？

為什麼要整風？簡單的一句話，就是因為我們要革命，要戰勝革命的敵人，要把革命進行到底。

<sup>52</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三），一九六七年四月。

當前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面臨著一片大好形勢。我們決議草案裡規定的四項任務，正在逐步地勝利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從上到下，在需要奪權的地方，都正在勝利地開展。抓革命、促生產，也取得很大的成績。但是，我們一定要看到，各條戰線上的階級鬥爭還是很尖銳複雜的，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林彪同志也經常提醒我們，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革命在前進，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我們的革命造反派，在思想上、組織上，都需要跟著前進，解決新形勢下產生的新矛盾。只有把這些矛盾解決了，我們才能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革命進行到底，在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兩個方面都去奪取新的勝利。

毛主席教導我們：「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鬥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掌握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要不斷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斷加強革命隊伍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就要不斷去掉我們思想上、作風上、組織上錯誤的東西。我們這支革命造反派的隊伍，只有不斷用毛主席思想提高戰士的政治覺悟和思想水準，克服種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才能夠完成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樣艱巨、複雜、光榮的任務。

同志們想一想：赤衛隊會不會整風？紅衛軍頭頭會不會整風？還有那些什麼「住房困難造反司令部」，「支農回滬造反司令部」會不會整風？還有什麼「聯動」，「國際打狗隊」等等反革命組織會不會搞整風？不會，反革命組織，經濟主義的組織，小團體主義、自私自利的組織，他們都絕不會搞整風。因為他們的頭頭盡幹壞事，見不得人。你瞞我，我騙你，有的組織專搞地下活動，他們如果一搞開門整風，立刻就要垮臺，壞人就要暴露出來。想把革命停止下來、開倒車的人，也不會搞整風。只有毛主席教育下的共產黨，只有我們決心把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才不怕整風。我們敢於在靈魂深處鬧革命。聽說有人說：我們起來造反，白天黑夜的幹，又不是為了自己，為什麼現在還要開門整風呢？我們說，正是因為我們是無產階級革命派，不是為自己，

所以搞整風。這絕不是什麼「包袱」，相反，這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光榮，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特性，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永遠前進的動力。

整風是毛澤東思想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是毛主席的一個偉大的創造，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貢獻。毛主席關於整風運動的目的、方法，有一套完備的理論，這一套完備的理論，是在同「左」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正像剛剛大家學了好多語錄所說明的，毛主席關於整風運動有大量精闢、深刻的指示，這些語錄都非常重要，希望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在整風過程中再三地學。

毛主席提倡的整風，是從革命的需要出發，而又為革命服務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劉少奇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一株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一定要肅清這本書的流毒。這本書講的什麼「修養」，就不是從革命需要出發，而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他披著馬列主義的外衣，但是，講來講去，離不開「個人利益」，教人怎樣往上爬，怎樣撈名譽地位，做偽君子，完全是地主資產階級那一套，就是不講革命。劉少奇這本書講的「修養」，是以「我」為中心，而不是以革命為中心。在抗日戰爭時期，不講共產黨員應當怎麼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怎麼對付蔣介石，怎麼革命，而大講特講腐朽的孔孟之道，用地主階級的反動世界觀，大反毛澤東思想。這不是大毒草是什麼呢？這本書說明：劉少奇在民主革命中就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劉少奇這本書裡的反動影響，我們以後還要進行深入的批判。要建設一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就要用毛主席的關於整風、關於建黨的思想來肅清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同劉少奇這套資產階級反動理論完全針鋒相對的。毛主席關於整風運動的著名文章《整頓黨的作風》，首先就是講革命。毛主席說：「為什麼要有革命黨？因為世界上有壓迫人民的敵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敵人的壓迫，所以要有革命黨。」「我們是共產黨，我們要領導人民打倒敵人，我們的隊伍就要整齊，我們的步調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那麼，敵人就不會被我們打倒」。毛主席的思想非常鮮明：為了打倒敵人，兵要精，

武器要好，所以要去掉一切阻礙革命、阻礙我們打倒階級敵人的錯誤思想、錯誤作風。大家前幾天看了《魯迅兵團向何處去？》那篇文章，這是在整風當中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的範例。為什麼呢？就因為它提出了當前革命組織中阻礙革命前進的幾種主要錯誤思想，運用毛主席的思想，進行了認真的透徹的批評。是為了革命而整風，不是離開革命需要去整風。這是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各個革命組織，都應當這樣辦。

可不可以這樣說：「開門整風」包括了兩重意思？一是我們革命組織虛心傾聽廣大群眾的批評，革命組織負責人虛心傾聽廣大戰士的批評，革命同志之間相互交心，敞開思想，不是彼此「關門」「保密」；二是我們的整風是從革命的需要出發，緊緊為革命的需要服務，不是光為把我這個小團體整好，而是為了要把革命搞好，為了去解決那些廣大革命群眾都迫切需要解決的思想問題、組織問題，把本單位的革命和生產工作大大推進一步。是為革命而整風，不是孤立的關起門來為整風而整風。現在有一些單位，整風中間沒有抓住當前工作中的主要矛盾，這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我們開門整風，應該緊緊抓住當前工作中的主要矛盾，用整風來推動工作，推動革命，打敗敵人。

從全市來看，整風要達到這樣三個目的。

一、提高對兩條路線鬥爭的認識，使廣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更深刻地認識什麼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革命思想，以及為了貫徹毛主席這條正確路線而規定的各項政策（如幹部政策，抓革命、促生產的政策等等）。什麼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及其各種表現。上次春橋同志講過，對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還不夠，今後還需要繼續的深刻的批判。通過整風，使我們能深刻地認識劉少奇、鄧小平那一套反動東西究竟是什麼，能識別和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階級敵人的任何新反撲。沿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繼續前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本單位鬥、批、改搞到底。

二、大大促進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克服違背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的各種錯誤思想。使我們真正能奪

好權，用好權。今天報紙上不是有一條消息嗎？江南造船廠船塢吊運車間的造反派，他們就是通過開門整風，促進了大聯合和「三結合」的，這是一個好經驗。

三、加強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大大推動抓革命、促生產的工作，使我們在階級鬥爭，生產工作以及學校的複課鬧革命這些方面都能大踏步地前進。

簡單地說，這次整風目的，是為了使我們能掌握鬥爭的大方向；促進革命的大聯合和「三結合」；加強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再簡單，一句話，是為了更好地學習和掌握毛澤東思想來幹革命。

總之，大家一定要認識，我們這次整風，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是革命的，不是保守的；是前進的，不是後退的；是有破有立，破資產階級思想，立毛澤東思想，肯定成績，糾正錯誤，總結經驗，不是否定一切。這次整風，一定要整得我們大家充滿蓬蓬勃勃的革命朝氣，勇敢前進，而不是把人整得垂頭喪氣，灰溜溜的。各單位要根據這個精神，分別不同情況，確定自己整風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 做澈底的唯物主義者，幾個「怕」字。

現在，廣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革命造反派、革命群眾都熱烈的歡迎整風，正在整風的不少單位已經在開門整風中取得良好的成績。但也有少數同志，特別是有些負責人，對整風，特別是開門整風，還有很多顧慮，還有這樣那樣的「怕」。這一些「怕」，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應該去掉。

怕點什麼呢？

（1）「怕保守派進攻」「怕右派勢力反撲」。我們一整風，保守派就進攻了，右派勢力反撲了，怎麼辦？對這一個問題，我們要從毛主席教導出發：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的，怕也沒有用，只能因勢利導，奪取勝利。不管整風也好，不整風也好，怕也好，不怕也好，那些還不死

心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代表資產階級右派勢力的壞人，那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總是要搞資本主義復辟的。鬥爭是會有反復的。我們開門整風是對革命群眾「開門」，絕不是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地富反壞右「開門」。但是，如果壞人借整風機會想整垮革命派，要「破門而出」，要跳出來，攻擊革命群眾，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就讓他來較量一下吧！準備著再來一場大論戰吧！暴露了是好事，與其暗地裡活動，不如公開說出來。已經有人跳出來較量了，只落得一個慘敗。還有的同志說，有的赤衛隊頭頭要跑出來了，不死心，要搞反撲，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要反撲，最好公開站出來反撲，戴上袖章也可以，亮出來，再針鋒相對地大鬥一場，大辯論一番。老實說：革命群眾是懂得怎樣對付你們的！經過一次反復，增加一次鍛鍊，有什麼不好，我們已經有過好多次這樣的經驗了。所以，我們要有反復的精神準備，不要怕。

另一方面，我們絕不要輕易將提意見的群眾都說成是「保皇勢力反撲」。有的人，開始「保」過，後來覺悟了，他善意向革命造反派思想作風提意見，不是惡意的，是善意的，我們就要聽。不要一動就扣上「撈稻草」的帽子。有一個廠的造反大隊開門整風，群眾剛提了一點意見，馬上貼出大幅標語：「誰把矛頭對準造反派，就砸爛誰的狗頭！」這樣一來，座談會成了啞巴會，結果這個組織又貼出第二條標語：「誰不向革命造反隊提意見，誰就是反對革命派！」結果，群眾更不講話了。還有一個學校，兩個造反派組織開門整風，大家都有些缺點，都怕對方揪自己的小辮子，怎麼辦呢？彼此都在對方辦公室門上貼上「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這樣整風怎麼整得好呢？當然，這僅是個別的現象，我們提出來，說明我們有些同志還有怕。不要怕！毛主席教導我們：任何時候，都要堅定地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是好的或者是比較好的。這是毛主席的一個基本的思想。毛主席在估計形勢的時候，任何時候都堅定不移地看到這一點。壞人總是極少數。我們真的牢固地掌握了毛主席的這個思想，就不會怕了。

（2）「怕當少數派，沒有依靠了，再挨整沒有靠山」。有的人怕通過整風，實現了按部門的大聯合，自己回到車間、班級，變成少數，別人整自己沒地方說話。有這樣思想顧慮的同志還不少，阻礙了貫徹毛主席的「三·七」指示。我們認為這個怕是不必要的，第一，我們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大力支持，有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有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有強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支持，這是我們最強大的靠山。第二，現在上海市已經奪了權，有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把黨、政、財、文的大權掌握在自己手裡，這個權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權，是用來支持全市所有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這是一切革命同志的支柱，怎麼會沒有依靠？第三，離開原來的革命組織回到部門實現革命的大聯合，這是擴大革命力量，不是削弱革命力量，是加強革命組織，不是取消革命組織。現在有一種誤解，以為整頓組織就是所有革命群眾組織都不要了，都解散了，這是一種誤解。現在我們提到的整頓組織，是把革命組織按部門、按單位、按系統歸口，加以整頓、提高，還是要的嘛！紅衛兵還是要的嘛！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組織還是要的嘛！不過這是組織形式改變一下。加以整頓、提高之後，大大加強革命派的戰鬥力，怎麼會「沒有依靠」呢？這種誤解是不對的。怕當少數派，這個怕字去掉它。

當然，現在因為全市運動發展不平衡，也可能回到部門之後，保守勢力比較厲害，甚至還有壞蛋在掌權。在某個部門裡，革命力量暫時還聯合不起來，或者聯合起來了暫時還不佔優勢。這種情況可不可能呢？可能的。但是，有這種情況出現，正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光榮任務。同志們想一想，我們開始不就是少數嗎？我們起來造反的時候，造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反的時候，不就是少數嗎？我們是通過鬥爭，團結群眾，使自己從少數變成多數。我們為什麼能夠從少數變成多數呢？因為我們貫徹了毛主席的路線，因為廣大群眾是要革命的。還是前面講的那個道理，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要相信絕大多數群眾，包括工人、學生、幹部等等，是要革命的。毛主席說：「我們是為著解決困難去工作、去鬥爭的。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要去，這才是好同志。」同志們，

我們都要爭取做毛主席所談的這樣的好同志。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要去。什麼地方無產階級革命派、革命造反派還是少數，正說明革命形勢的發展還不平衡，還有些空白點，還有些弱點，需要我們革命力量到那裡去，把群眾發動起來，組織起來，那麼，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就應當堅決去，開闢新局面。學校裡不就有這樣的情況嗎？一些中學，還有一些大學，也有一些工廠，有這樣的情況。那裡革命力量按班級、車間來看還是弱的。所以，我們應該去開闢新局面，使自己少數變為多數。無產階級革命派從來就不怕當少數的，這是我們造反派的精神，這個「怕」字應該去掉。

(3) 有極少數同志「怕丟掉個人手中的權力，怕失掉地位」。這是一種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在作怪。

我們是無產階級奪權，是為階級奪權，是為勞動人民奪權。從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手裡把權奪過來，這是寸權必奪，寸土必爭，是針鋒相對，不能退讓的。掌握在資產階級手裡的權，一定要奪過來，奪過來之後，絕不能讓資產階級奪回去。但是，我們絕不是為個人爭權。我們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我們手裡的權是哪裡來的？是黨和人民給我們的。是革命給我們的。大家回想一下這半年多來的戰鬥經歷，我們因為要革命，所以要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向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堅決的鬥爭，才成立了革命造反組織，革命造反派的戰士選我們當領導，給予信任。所以，只有繼續革命，才能繼續得到革命群眾的信任。

有的同志開始造反的時候沒有包袱，什麼也不怕。「捨得一身剛，敢把皇帝拉下馬」。被打成「反革命」都不怕，殺頭、坐牢都不怕，現在怎麼怕整風呢？就因為勝利了，有了權，掌管了一部分工作，背上了思想包袱，滋長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同志們，無產階級是沒有包袱的，最近毛主席再一次指示我們，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馬克思說：「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也就是說只有整個世界實現共產主義，剝削階級消滅了，階級消滅了，三大差別消滅了，無產階級才能得到澈底解放。

我們要做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話，就應該樹立這樣的觀點。我們要爭的無產階級的權，勞動人民的權還多得很，將來應該全世界的權都歸無產階級，都歸勞動人民，都歸革命派來掌握。國際歌中不是這樣唱嗎：「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蟲！」有了一點權力就滿足了，就前怕狼後怕虎，只想「保」自己的權，就不敢再革命了，就不能再為無產階級整個階級的更大的解放而奮鬥了。如果不丟掉這種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思想，不為革命造反派服務了，不為勞動人民服務了，走向了反面，即使你個人手裡的權沒有丟，無產階級的權卻丟了。因為你已經不是代表無產階級去掌握了。所以，這種怕，雖然是少數同志，我們也希望堅決的去掉。

（4）「怕一搞整風，內部分裂，組織渙散」。有的革命組織因為運動開始以來，從來沒有整過風，本來內部就存在很多矛盾，負責人之間相互意見很多，平常沒有放到桌面上來，怕一整風，鬧翻了，各幹各的，不好收場。

我們的整風，是為了用毛澤東思想統一我們的認識，提高我們的認識。整風的結果，應該是大家在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基礎上團結起來，有一個統一的意志，就是說，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但是，怎麼才能有統一意志呢？大家不講話，當面不講，背後亂講，搞自由主義，能夠有統一意志嗎？沒有的！要有統一的意志，就要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發揚無產階級民主。沒有這一種無產階級的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矛盾是客觀存在的，任何一個革命組織的內部，總是有矛盾，否認矛盾，就是否認辯證法，就是欺騙自己。一種矛盾解決了，另一種矛盾又會產生，及時地、正確地解決矛盾，我們的同志就會進步，革命就會前進，革命組織就會鞏固；如果回避矛盾，就會使自己陷入被動。大家意見分歧，心裡想的不一樣，做的不一樣，怎麼能夠有統一的意志呢？只有通過整風，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把不同意見說出來，把合乎毛澤東思想的正確的意見集中起來，把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意見去掉，糾正。才能真正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畫，才可能有統一行動，使我們在毛澤東思想原則基礎上真正團結起來。最後達到革命的

大聯合，建立統一的革命造反組織。在已經建立大聯合的地方，也有矛盾，也要通過討論，整風，鞏固革命的思想一致和行動一致。如果「怕」揭露矛盾，讓矛盾積累在那裡，那一旦爆發，反而不可收拾。

(5) 「怕被別有用心的人揪住缺點儘量誇大，揪住不放，把自己整得灰溜溜的。」有的同志有這種顧慮，現在要整風，人家假使揪住不放怎麼辦呢？這要從兩方面說：一方面，對別人提意見的同志，要認識整風的積極意義，不要把整風當作整人，也不要借整風的機會算總帳，首先要看大方向，要看主流，要分清什麼是主流，什麼是支流，要從革命利益出發，不要從個人恩怨出發；另一方面，要允許批評，也要允許反批評，即使發生了這種情況，也要挺得住。所以，這種顧慮也可以打消的。我們要相信大多數革命同志，大多數的群眾是能夠分清是非的，還是毛主席講的，相信大多數這樣一個根本觀點。

這些「怕」字，都因為「私」字作怪。我們一個人，一個革命戰士，要無私才能無畏，一個人無私無畏，就得到了自由，你沒有私，就不怕，你就能根據客觀規律辦事，你就得到了自由。毛主席說：「澈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這句話我們在造反的時候經常用，現在我們還要用這句話。我們向敵人開火的時候，向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拚死鬥爭的時候，用這句話鼓勵自己，在整風的時候，也要用這句話。毛主席這裡講的澈底的唯物主義者，就是堅強的無產階級的戰士，他沒有私心雜念，心裡只有無產階級的利益，凡是符合無產階級、革命人民利益的，就堅持到底，凡是不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的東西，就無所畏懼的去掉。我們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在整風中敢字當頭，敢於堅持真理，敢於改正錯誤，做澈底的唯物主義者。有這樣那樣怕的同志，絕大多數是好同志，不過對於整風的目的意義還認識得不太清楚，思想上還有一些私心雜念，所以怕。當然，也有極少數混進革命隊伍中的壞人怕整風。毛主席說過，怕整風的人，絕對大多數（百分之九十幾）是思想上、政治上、作風上有某些錯誤的好人；「但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風」。如果所有的革命同志都是敢字當頭不怕整風，混進革命組織的極少數壞人就躲不下去了，就會被揭發出來了。

## 掌握鬥爭的大方向。

這個問題不需要多說，但需要提醒。因為有一部分同志開始忘記了鬥爭的大方向。

有人問：當前我們的主要矛盾是什麼？很明確，還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的鬥爭，還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廣大的革命造反派、廣大的革命人民跟一小撮代表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矛盾。反映到革命隊伍內部，就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這兩條路線的鬥爭，是生死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我們的鬥爭矛頭應當對著誰？這個問題整風中首先要弄清楚，這也是我們革命大聯合的基礎。我們鬥爭矛頭應當對準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及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應當對準全國的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等，以及上海陳、曹之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應當對準地、富、反、壞、右反革命復辟活動，應當對準反革命修正主義的路線，應當對準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勢力，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分子。這是十六條及黨的各項檔都規定了的，就是說，我們的方針應該依靠革命的左派，團結廣大的革命群眾，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是我們從運動以來的一條基本路線。不管在學校，在工廠，在奪權以前或以後，都是這樣。奪權以後，實行革命的「三結合」以後，還要繼續把本單位的鬥、批、改搞到底。肅清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各方面的影響，對於劉少奇等人那些資產階級的反動貨色，我們要展開廣泛的批判，有些就在報紙上批判，要從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文藝上（文藝上就是陸定一、周揚那一套）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把社會主義的生產、工作搞好。應當看到：這個批判任務，現在已經提到日程上來了！

我們面前有兩類矛盾：一類是革命組織內部的矛盾；一類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廣大的革命造反派、廣大的革命人民同階級敵人的矛盾。階

級鬥爭反映到革命組織內部來。我們解決革命隊伍內部的矛盾，是為了促進革命的大聯合，而不是破壞這個大聯合；是為了加強對敵鬥爭，而不是為了削弱對敵鬥爭；是為了澈底從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打倒敵人，打倒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不是放著那些階級敵人不管。忘了這個大方向，把鬥爭矛頭主要對準自己的同志，而不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去戰勝敵人，那就完全搞錯了。有的地方，把主要精力，甚至於全部精力用在革命組織之間「打內戰」，甚至混淆兩類矛盾，把別的事情都不管，那就把大方向搞錯了。

現在有好些地方，革命造反派之間的矛盾很多。有一些是原則上的矛盾，這是一定要弄清楚的；但是有很多不是原則上的矛盾。有的相互攻擊，只想整垮別的組織，甚至要在紅衛兵當中搞什麼「上揪下掃」，人人過關，放著牛鬼蛇神不鬥。有的地方甚至讓牛鬼蛇神在那裡養得胖胖的，但是把運動初期犯過一些錯誤的青年同志，打成「反革命」，關進「牛棚」，這樣做是危險的。有的地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跳出來說，要「自己解放自己」。你要什麼「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無產階級的口號，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還有的地方，壞人也跑出來反攻倒算。發生這類情況的地方，革命組織首先要端正鬥爭的大方向，把精力集中到對敵鬥爭上來。打退階級敵人的進攻，在鬥爭中實現革命的大聯合。

同這個問題相聯繫的，是前一時期，有人提出現在上海還要第二次「大亂」，還要「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這是同毛主席和黨中央「大聯合」的號召唱對臺戲。這個口號不但上海有，在別的地方也有。它同樣是拋棄了鬥爭的大方向。實際上就會走到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無政府主義道路上去，使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感到高興。我們有一條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的任務，就是在這一條路線下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同違反這一條路線的錯誤傾向作鬥爭，所以我們說現在大方向問題在一部分單位是存在的。

當然，矛盾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的。革命隊伍內部某些人，如果堅持錯誤，就會發展到革命的反面去，甚至在階級鬥爭的轉折關頭同

敵人站到一起去，向無產階級進攻。我們進行整風，也是為了幫助這少數同志掌握鬥爭的方向，能夠再沿著毛主席的路線前進。

同志們！毛主席教導我們：「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句話千萬千萬不要忘記。我們要看到在全國範圍內階級鬥爭還是很尖銳的，從北京到全國有的地區，都出現了一股資本主義復辟的逆流。我們要提高警惕。有的地方，白色恐怖又來了。鎮壓革命，抓革命群眾。鬥爭是會有反復的。北京的紅衛兵最近舉行了幾次反逆流的大會，打退了那裡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從他們紅衛兵報上揭露的材料來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的代表人物，還不死心，他們還要進行垂死的掙紮，一面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一面企圖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扶上臺，把革命群眾鎮壓下去，搞反革命復辟。同志們，從電視裡不是看到陳丕顯那副頑抗的樣子嗎？那麼他還在幻想什麼？他還在夢想什麼？他無非是在想有朝一日再來一個反革命復辟。陳丕顯不過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個代表人物。全國也有這樣的人物。但是，這也沒有什麼可怕。我們已經經過了多次反復，再增加一次反復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十六條早就指出：「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這種阻力目前還是相當大的，頑強的。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畢竟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大量事實說明，只要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這種阻力就會迅速被衝垮。」北京的這一股攻擊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逆流，不就被那裡的革命人民堅決粉碎了嗎？我們上海是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地方、奪了權的地方，上海的工人階級，紅衛兵戰士，也應該針對這一股反革命逆流迎頭痛擊！正像我們歷次表示過決心一樣，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上海的工人階級，上海的紅衛兵，上海的革命造反派，我們永遠忠於毛主席！我們永遠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永遠支持全國革命造反派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誰敢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叫他垮臺！

我們應當用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去分析當前的形勢，充分

看到運動的主流，正確認識運動的曲折，麻痹大意是危險的，只看到黑暗的一面，看不到當前運動的主流和大好形勢也是錯誤的。應該看到：上海文化大革命總的形勢是大好的，但鬥爭還很尖銳，只要我們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繼續前進，緊緊掌握鬥爭的大方向，搞好整風，堅持群眾路線，整頓思想，整頓隊伍，掌握正確的方向，我們就一定能夠使上海的大好形勢繼續發展，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任何新反撲，奪取一個又一個的新勝利。

我們希望各革命造反派的組織，廣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在整風當中，首先能夠明確大方向。假使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了，那麼各個單位的工作，革命的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抓革命，促生產」，都會大踏步地前進。

### **樹立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樹立把革命進行到底的思想，反對小團體主義，發展革命的大聯合。**

毛主席、黨中央號召我們：「希望你們成為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作鬥爭的模範。」「希望你們成為實行革命大聯合的模範，成為反對小團體主義、反對無政府主義、反對風頭主義、反對經濟主義、反對自私自利的模範。」這是最近中央給我們發出的號召，毛主席給我們發出的號召，我們一定要堅決地、不折不扣地執行。

同志們！按部門、按單位、按產業、按系統實行革命的大聯合，這是鬥爭的需要，是「抓革命，促生產」的需要，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也是奪權鬥爭的需要。只有我們深刻地樹立起把革命進行到底的思想，才能懂得為什麼一定要搞革命的大聯合，才能認識什麼叫革命的大聯合。

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切鬥爭，否認聯合」是錯誤的，「一切聯合，否認鬥爭」也是錯誤的。革命的大聯合，首先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鬥爭目標。不是無原則的聯合，也不是為聯合而聯合。我們革命造反派，廣大的革命人民都有共同的鬥爭目標，這是客觀存在的。現在有一

些地方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已經有些很好的經驗，就是實現革命的大聯合要通過鬥爭，通過整風，通過學習。通過共同對敵鬥爭，團結起來，實現了革命的大聯合。通過開門整風，大家在毛主席思想基礎上聯合起來，實現了革命的大聯合。通過學習，明確了鬥爭的大方向，在批判、控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基礎上，實現了革命的大聯合。有了共同的目標，共同的認識，在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基礎上，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出的方向，廣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革命造反派，應該聯合起來，團結起來。

我們有的同志，忘掉了還有敵人，忘掉了資本主義勢力還千方百計的想復辟，忘掉了我們還有革命的嚴重的任務，還要反復辟，還要搞鬥、批、改，忘掉了這一些，就不想搞革命的大聯合了，心裡想的範圍很小，只有我這個團體怎樣、怎樣。林彪同志曾經說：要去掉侷限性。個人主義是一種侷限性，小團體主義也是一種侷限性，只有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才能去掉這種侷限性。因為無產階級目標遠大，要到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就能看到鬥爭的全域，去掉侷限性。

任何一個正確的口號，都可能被曲解。革命的大聯合剛提出不久，有的人就說成「要解散一切革命組織」，「這是要把所有的革命造反組織都取消，和群眾合併」等等。引起了一些思想混亂。我們說革命的大聯合，是組織形式上的改變和整頓，不是不要革命組織，經過整頓以後，革命造反派的組織，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組織，革命的紅衛兵，不但不能削弱，而要大大加強政治上的無產階級的先進性、戰鬥性。很明顯，現在有一些地方實現了大聯合不是造反派還存在嗎？有的是誤解，有的是一些人在挑動，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不想搞大聯合，就挑動「你不要搞了，搞了以後什麼組織都沒有了」。我們要識破。革命的大聯合，絕不是取消主義，不是「合二而一」，不是把革命派和保守派合併起來。

在中央指出的種種錯誤傾向當中，反革命經濟主義的危害性，我們在一月革命過程中有了深刻的認識。《文匯報》有一篇「風頭主義」社

論，寫得不錯，據說也有人講它是大毒草，那可不是大毒草呀！其他的傾向也講了不少。目前成為大聯合比較普遍的思想障礙的，是小團體主義。所以今天著重要講一講小團體主義的問題。

要破小團體主義，就一定要樹立毛主席教導我們的把革命進行到底的思想。要樹立這個思想，就一定要樹立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

同志們！回想一下我們為什麼要鬧革命？我們為什麼要成立各種革命造反的組織？這是因為我們受到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壓迫，我不是指那些經濟主義的組織，不是那種「一九六五年司令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司令部」，我是指真正的革命造反組織，我們是因為受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壓迫，要起來鬥爭，要起來反抗，要起來奪權。那個時候，在上海市陳丕顯、曹荻秋這一小撮階級敵人，掌握著黨、政、財、文的大權，使我們不可能從上到下來組織自己統一的階級隊伍，怎麼可能呢？權在他們手裡！那個時候我們革命造反派只能一個一個的突破，陣地一個一個的佔領，這個組織、那個組織，學校、工廠、機關，有一些組織形式完全是根據當時鬥爭的發展確立起來的。只能一個組織、一個組織的成立，要統一成立，自上而下的成立，只有赤衛隊之類的御用組織，那是一個晚上就有五十萬袖章發出來了。但是，同志們要懂得，只靠我們一個團體的勝利，是不能免除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的，你一個廠成立了一個革命造反派的組織，就能夠沒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了嗎？工人階級就能永遠不受壓迫了嗎？不，絕不是這樣。無產階級只有消滅了一切剝削階級，解放了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毛主席最近在「三·七」指示中又一次的教導我們。在中國，不但靠一個小團體不行，光靠你一個廠、一個校、一個區、一個市也不行，只有我們全國都澈底挖掉了修正主義的根子，只有我們把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利，緊緊掌握在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派的手裡，把革命進行到底，在政治、經濟、文化、黨務各個方面確立毛主席的路線，批判劉、鄧路線，批判修正主義，使我們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當中，一步一步地取得更大的勝利，一直到把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的影響澈底消滅。這還不夠，還要在全世界消滅了帝國主

義，消滅了資產階級，消滅了剝削階級，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能根除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有這個遠大的理想，應該有這樣一種把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

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這是毛主席講的。現在，我們全市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個革命委員會是我們各個革命造反派有力的支柱，現在我們已經有了條件，為了鞏固自己的勝利，就可能，就需要把自己的階級隊伍進一步組織起來，團結起來。需要按單位、按部門、按產業這樣子來歸口。所以，所謂革命的大聯合的問題，就是一個進一步組織階級隊伍的問題。應該看到，這是我們的一個珍貴的權利，是我們用艱苦奮鬥，甚至用流血鬥爭爭得來的權利。過去的革命造反派，怎麼可能這樣歸口組織自己的強大的階級隊伍呢？現在有了這個權利，就應該認真地掌握起來。

有的同志想：有了一個小團體，可以保護我，我可以不再「挨整」了。這是一種天真的幼稚的想法。不消滅資產階級，不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罷了一個修正主義者，不是還可以產生第二個修正主義者嗎？我們這一場無產階級大革命，不是「罷官革命」，也不是小團體革命，而是無產階級從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的一場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兩個階級的生死搏鬥。我們要從階級觀點來看這個問題。

剛開始參加革命造反派組織的同志，可能抱著各種各樣的目的，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有的是因為被打成「反革命」，有的是因為別的原因。但是，革命發展到今天，如果，我們不想作一個保守派，我們要再革命下去，當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就一定要樹立為無產階級、為勞動人民澈底解放而鬥爭的觀點，堅決反對小團體主義。

小團體主義有各種各樣的表現，這裡舉幾個例子，我們一起來討論，舉得對不對請大家批評。

（1）在奪權的時候，不想搞革命的大聯合，只想用一個團體掌權，只想「我」這個團體掌權，來代替甚至是排斥革命的大聯合。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只是想怎麼發展「我」這個團體的勢力，儘量擴大

「我」這個團體手裡面的權力，而不是想到怎樣去搞革命的大聯合，共同對敵。這樣做的結果，革命的大聯合也搞不成，把革命的力量抵銷了。你說沒有權嗎？也奪了，你說奪了吧？又不能真正掌好權，用好權，對於無產階級很不利。或者是把主要的精力用在打內戰了，忘記了還有一個外戰，使奪權、使搞好革命都受到嚴重的妨礙。甚至於有這樣的情況：幾個造反派內部鬥得很厲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坐山觀虎鬥，資產階級反動的學術權威在哈哈笑。不是現在有這樣的情況嗎？一個革命造反組織，下面有幾派，每一個派在一個廠裡有幾條線。結果這個廠裡面的工作一天到晚鬧矛盾，幾個組織上面都有頭頭要抓革命，促生產也搞不好。據說有這樣一個局：兩個造反派有半個月的時間盡打「內戰」，就是相互貼大字報，相互辯論，不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不抓工作，什麼都不搞了。據說上海電影界有三個團體，搞了三部電影紀錄片，名字都叫「一月革命勝利萬歲！」為什麼不能夠聯合起來搞一個好的？反映一下上海一月革命的工人階級的偉大的歷史功勳呢？為什麼不能這樣，一定要搞小團體呢？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來，到組織組去登記的有六百六十二個組織，其中全市性的組織二百二十六個，除了解散的以外，全市性的組織還有一百九十二個。同志們想一想，如果不搞革命的大聯合，這麼多組織，都往基層裡佈置工作，基層裡吃得消嗎？怎麼抓革命、促生產呀？

現在革命的大聯合勢不可擋，已經有好多很好的單位了。今天報上不是登了江南造船廠一個車間已經實現了革命的大聯合了嗎？上海也有一批廠嘛，像愛民糖果廠，他們廠裡就已經實現了革命的大聯合；控江中學的紅衛兵，經過了軍政訓練，實現了革命的大聯合；復旦大學的紅衛兵，也通過了學習整風，通過鬥爭，實現了革命的大聯合。據說，南市區公安局，幾個革命造反組織經過了激烈的爭論，也成立了統一的革命造反組織。昨天報紙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發表了聲明，支持下面的革命大聯合，這個很好。據說楊浦區前一個時期，百分之八十的工廠有兩個到三個造反隊，每一個造反隊都同上面掛鉤，統一不起來，不曉得是不是這樣？既然大家都是革命造反派，真正都是要幹革命

的，為什麼不能通過開門整風，聯合起來呢？我想是可以的。還有財貿系統，也有兩個組織，據說鬧了很久，不能達到革命的大聯合，希望你們能夠通過這一次整風，真正能夠解決大方向的問題，真正能夠在毛主席的路線上聯合起來，那樣對於財貿系統的工作不就是可以大大的推進一步嗎？不就可以考慮籌備財貿系統的職工代表大會嗎？大家都不要光想自己一個小團體的利益，考慮一下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怎麼組織起來，聯合起來，更好的革命，更好的戰鬥。

據說有一個廠裡面有這麼一個口號，他下面車間裡面有人實現了革命的大聯合，廠部的組織就表示：「不支持、不承認、不提倡。」這個「三不」主義是不對的。這個是壓制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同志們回想一下，過去陳丕顯、曹荻秋這些壞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對待革命組織不就是不承認、不支持嘛？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怎麼能採取這種態度呢？不能夠！

還有個別這樣的情況。有的革命造反派為了自己這一派單獨掌權，為了保持自己小團體的利益，任意把別的革命組織打成反革命，就是你反對我就是反革命，甚至用武鬥、扣押等等非法的手段，這是絕對不允許的，如果奪權以後用這種辦法來壓制群眾，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我們在這裡先講清楚。

（2）大聯合我贊成，甚至舉手贊成，但是大聯合要「以我為主」，只能是你並到我裡面來。有的同志很愛惜自己這個團體的名字，大家在「殺」出來的時候，共過患難，共過戰鬥，對自己組織的名稱有感情，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還是要記住毛主席的話，不在於形式，而在於內容，不在於名稱，而在於實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不都可以改嗎？這個名字是我們最熱愛的名字，主席講改，就立刻照辦了。

對自己組織的感情如果發展成為一定要吃掉別的組織，只能人家並過來，那就錯誤了。每一個革命組織都有自己的理由，可以不搞大聯合，或者是「以我為主」，革命早的說：「我是老造反」，所以要「以我為主」。那麼革命比較晚的呢？說你老造反犯錯誤比較多，我新造反犯錯誤比較少，要「以我為主」。人數多的講我是主要的力量，要「以

我為主」，人數少的說你那個人數多的是大雜燴，要「以我為主」。那樣的搞法就不會有什麼革命的大聯合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是要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毛主席是怎麼說的呢？毛主席有這麼一段話：以局部利益服從全域。毛主席說：「如果某項意見在局部的情形看來是可行的，而在全域的情形看來是不可行的，就應以局部服從全域。反之也是一樣，在局部的情形看來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域的情形看來是可行的，也應以局部服從全域。」毛澤東思想真是說中了我們的要害，打開了我們思想上的竅門，我們不應當只看局部而應當看全域，一個廠的全域、一個局的全域、一個系統的全域。如果在局部看來有些困難，在全域看來是可行的，是需要的，是必須的，我們就應該服從全域。我們應該從全國、全市以及本單位的全機關、全校、全廠的全域來考慮這個問題。希望在解決這個思想問題的時候，反復地學習毛主席的這一段話，不需要我來多說了。

控江中學的紅衛兵在討論實現大聯合以誰為主的時候，也是有過爭論的，他們學習了毛主席著作，狠鬥「私」字之後，認識到「以我為主」是搞不成大聯合的，結果他們經過辯論提出了三條原則，根據這三條原則實現按班級的大聯合：第一、組織不論大小，人數不論多少，看誰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高；第二、權，一定要掌握在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手裡；第三、各個革命組織堅決打倒小團體主義，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下，革命不分先後，各革命組織一律平等。他們提出了這三條原則，結果把很多分歧解決了，實現了大聯合。我覺得這三條很好，可以供同志們討論、辯論時參考。

(3) 爭功，就是把革命的功勞只歸於自己這一個組織，甚至於只歸於自己一個人，忘掉了毛主席、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忘掉了廣大的工人、農民、幹部、學生、知識份子、革命的群眾，艱苦勞動，日夜奮戰，我們講過多次，春橋同志跟我做的事情最少了，我們沒有上碼頭，我們沒有到火車站，在一月革命當中，我們的貢獻最少，真正的貢獻是那些廣大的革命工人、革命的學生、革命的幹部，是他們有貢獻，工作是他們做的。我們應該懂得我們不能為自己去爭功。要說「摘桃子」，

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摘桃子，不是個人摘桃子。還有些同志他們有了榮譽地位之後，只想保持自己團體的現狀，不願意團結更多的人，好像更多的人一團結，我這個桃子就被他摘去了。不願意繼續革命，不願意隨著政治任務的改變，改變自己的組織形式，結果思想上出現了一種保守的傾向。

同志們，革命是要前進的，時間是不等人的，任何人就是過去有功勞，也只能說明過去，不能保證未來。革命和保守是可以互相轉化的，革命派如果繼續革命，繼續前進，那這革命性就會越來越強；如果因為革命了一段，背上包袱，不想再革命了，就會不自覺地站到保守的立場上去。我們一定要做不斷革命派，不要做半途而止的革命派。

革命的大聯合，自上而下，按部門、按單位、按系統、按產業的大聯合，當然需要區別不同的情況，採取不同的形式，上海跟青島、貴陽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這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大家的創造性。有的同志說，在按部門、按系統大聯合成立之前，有一些市一級革命組織怎麼辦，我們說，市一級的革命組織如果積極支援搞下面的大聯合，成為一種促進力量，就不會成為一種障礙；你如果反對大家搞大聯合，那人家就要起來反對你。所以關鍵問題就是看採取什麼態度。

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應當促使我們團結廣大的革命群眾。有一些人過去受過一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蒙蔽，那主要是受陳丕顯、曹荻秋這些人壞主意欺騙、蒙蔽，現在他們要起來了，要革命，我們要不要他們？我們應該是要他們，不是要排斥他們，我們團結的人應該越來越多，這樣我們革命事業才越來越興旺。

我們希望經過整風，去掉了小團體主義，能夠大大推動革命的大聯合，如果有若干廠實行了革命的大聯合，是不是可以考慮按產業（如冶金、紡織、化工、電機、儀錶……），召開革命造反派職工代表會議，這個職工代表會議，可以討論當前形勢和任務，可以選出出席全市工代會的代表，選出自己的委員會，也可以選出參加局裡面「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代表。在一些主要的產業大聯合形成之後，我們就可以召開全市的職工代表大會，這將是一個隆重的、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大

會。工總司的各級領導人，希望你們能下廠去，積極促進這個大聯合。比如大學，我們是這樣設想，假使有一半的大學，或者一半以上的大學，紅衛兵真正的實行了革命的大聯合，他們就可以聯合起來，籌備召開上海的紅代會。也可以串連，學校裡面、學校之間的大串連以後還是要的，可以相互推動。我們曾經對工人革命造反組織、紅衛兵組織建議過，比如說，「五一」「五四」能不能開全市的工代會、紅代會。能不能在這前後也能夠開貧下中農的代表會議。這樣的話，我們可以把全上海的工農學的革命的階級隊伍，進一步組織起來，這能不能實現，不決定於我們，而決定於大家的努力。自然也不必趕時間，我們不是為趕時間而工作的，時間來不及遲一些也可以。

當然，成立了統一的革命的造反組織以後，矛盾和鬥爭還是存在的，這一點現在就不要忘記。還會有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還會有正確與錯誤的鬥爭，一切無產階級的革命左派，在革命的大聯合實現之後，都要繼續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而鬥爭。看看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但能夠說，因為共產黨有兩條路線鬥爭，而且這兩條路線鬥爭很激烈，就不需要成立共產黨了嗎？當然不是這樣。從一九二一年成立共產黨以來，中國革命就開始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關鍵是在於領導權。有了一個統一的革命組織，領導核心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就能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來，統一起來。集中到哪裡，集中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下，團結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下。這樣革命就可以不斷發展。我們就能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下團結更多的群眾，組成一支強大的階級隊伍。

上面我講了這麼多道理，無非是希望一點，希望我們真正能夠去搞革命的大聯合，把各式各樣的思想障礙在這一次整風當中去掉。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同志對這個問題能夠在毛澤東思想原則基礎上取得一致意見的。

值得注意的，最近有的單位不但沒有搞什麼大聯合，反而冒出了一批新的組織，甚至於跨部門的組織。不是決議已規定了不要搞跨部門的組織嗎？他們想幹什麼，說穿了，一句話，就是想利用搞革命大聯合的

機會，篡奪領導權。有一個廠，近半個月之內就冒出了二十二個組織。看來，在有一些地方，隨著革命大聯合的發展，可能有一場激烈的奪權鬥爭。我們絕不允許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地、富、反、壞、右、四清下臺幹部反攻倒算，混水摸魚。我看見了一張傳單：這張傳單署名是什麼「紅衛兵上海第三司令部工人革命造反兵團總聯絡站」，「紅三司」從來沒有個總聯絡站嘛，怎麼工人裡面有個總聯絡站呢？是否他們自己掛上這個牌號？明明規定不要成立工人學生的混合組織，為什麼打出這個番號呢？這一張傳單裡說什麼過去搞文化大革命當中，由於他們執行「黨紀國法」，受到了「種種的政治迫害，壓得我們氣都喘不過來」，現在要「殺」出來了，你們這一種殺出來要造誰的反呢？過去革命造反派衝破重重阻礙起來造反的時候，你們強調「黨紀國法」，現在我們搞大聯合的時候，你們又要強調什麼要「喘過氣來」，反撲過來，這究竟說明瞭什麼問題呢？值得我們想一想。但是，在這種形勢面前是不是說明不要搞革命的大聯合呢？相反，正是說明我們更需要加緊革命的大聯合，如果我們革命造反派、無產階級革命派真的實現了大聯合，那麼這一種所謂的「總聯絡站」，這一種在大聯合浪潮裡面冒出來的值得懷疑的組織，究竟是什麼東西，就暴露出來了，我們革命派都聯合起來了，那些別有用心的、針對革命造反派的組織，就會迅速垮臺。

**堅持群眾路線，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反對「打倒一切」，也反對「肯定一切」。**

我們要繼續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就要繼續放手發動群眾、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堅定地依靠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堅決實行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抓革命、促生產，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逐步做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和幹部，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是我們的一條路線，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實行「三結合」過程中，繼續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是真正革命的「三結合」，還是包辦代替的「三結合」，區別就在於是否真正實行群眾路線。

我們講革命的「三結合」是為了要成立一個毛主席所說的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性的這樣一個機關。這樣一個領導班子。這是一個做工作的過程，是一個鬥爭的過程，也是一個團結——批評——團結的過程，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對於革命群眾來說是一個學習毛主席的幹部政策、提高認識的過程，對於革命的幹部來說是一個在鬥爭當中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劃清界線、自我革命的過程。絕不只是一個單純的一個「表態」。現在有很多經驗說明，凡是在「三結合」的過程當中繼續走群眾路線的，那麼這一個機構成立起來就有威信，就能夠得到群眾的信任，大家就比較滿意。假使不是走群眾路線，走另外一條路線，那麼成立起來的機構就沒有威信，就不能搞好工作。所以我們在搞「三結合」的時候，關鍵的一條，應該堅持走群眾路線。這一個問題也希望各單位自己考慮一下，群眾路線究竟怎麼樣？

下面兩種思想都是違背群眾路線的，都是違背革命的「三結合」的。

(1) 由於「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思想沒有肅清，對革命的「三結合」抱消極的態度，對於幹部起來造反總是不放心，消極等待，不願意實行革命的「三結合」。還有的同志認為我沒有「三結合」，生產、工作也搞得不錯嘛！為什麼還要搞「三結合」呢？對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結合」，不是積極地創造條件去實現，而是消極地等待，甚至於拖延。

「打倒一切」、「排斥一切」不是革命造反派提出來的，不是我們提出來的，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遺毒。大家回憶一下，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這一張大字報裡面，揭開了劉、鄧反動路線的蓋子，這一張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大字報，在批判劉少奇的時候，就講過他在搞四清的時候執行的是一條形「左」而實右的資產階級路線，所謂形「左」而實右就是「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毛主席當時就批判過，站起來螞蟻一個也看不見，蹲下去滿地都是螞蟻。毛主席批判了這種思想，

產生了二十三條。還有陶鑄也講過，陶鑄不是說過除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之外「都可以懷疑，都可以打倒」。不是有一份傳單很流行嗎？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從來就是同這條路線相對立的，要算帳，應該算在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帳上，不能算在革命造反派的帳上。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結合」，正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使我們能夠掌好權，用好權。因為只有實行了革命的「三結合」，才能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性的機構，把勝利的果實鞏固下來。如果我們不是搞革命的「三結合」，革命成果就要受到威脅，就會喪失革命的成果，甚至於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再奪過去。對於幹部，我們一定要按照主席和中央的教導。相信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他們犯了錯誤，犯了路線錯誤，除了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處，其他的人，除了他們自己應有的責任，還應該看到市委陳、曹他們所使用的反革命兩面派的手段，扣壓中央指示，害了很多幹部。犯錯誤的同志應該進行嚴格的自我批評，向群眾檢討，做群眾的小學生，將功補過。只要這樣做，我們就要像中央最近給我們的信裡所說的，「工人群眾就應該諒解他們，支持他們工作。」應該看到經過這些日子批判、學習，大多數的幹部覺悟已經有了不同程度提高，不要看死了。

我們實行了革命的「三結合」，團結了大多數的幹部，就能夠使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更加孤立，完全孤立，就可以把他們徹底打倒。最近在電視裡你們不是看到，一些領導幹部，面對面起來揭露陳丕顯、曹荻秋和其他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不是就使得他們醜惡面目更加暴露、更加孤立嗎？這樣做，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更加鞏固，我們的勝利果實也就更有保障。如果不是這樣，而是排斥一切幹部，甚至於幹部起來造反的時候還是排斥他，那就恰恰適合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心願。因為他們就希望所有的幹部都抱成一團，不起來造反，不是一分為二，甚至於把矛頭對準起來造反的革命幹部。

我們實行了革命的「三結合」，就能把當前的各項工作特別是生產，更好地抓起來（上海這地方生產對全國負有很大的責任）。使走資

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破壞生產的妄想徹底破產。因為昨天專門開過會，今天不談了。

我們對待幹部，第一看錯誤的性質，是屬於敵我矛盾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是嚴重呢還是不嚴重，同時還要看他們對待錯誤的態度，就是說他是不是願意檢查願意改，包括對第一把手在裡面。因為總不可能所有的第一把手（支部書記、區委書記）統統都壞掉了。在這裡我們要記住毛主席的教導：「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要根據政策，不要用感情代替政策，對於犯了錯誤而真正能夠堅決改正的同志，要允許革命，要歡迎革命，不要不許革命。如果他是犯了一般的錯誤，能夠同錯誤路線澈底決裂，檢查自己的錯誤，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立場上來，那麼過去的錯誤就能夠成為今後做好工作的決心。毛主席「三·七」指示當中的教導，我們一定要堅決執行。

各級革命委員會究竟是不是能夠體現工人階級的領導，主要在於能不能夠堅定不移地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離開了這一條路線，就是離開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反對這一條路線，就是反對無產階級領導。建立革命的「三結合」的領導機構正是執行這一路線的組織保證。我們應當從這裡出發，去考慮如何建立革命的「三結合」的領導機構的問題，把毛主席這一條路線繼續的堅決貫徹下去。

(2) 另外一種錯誤思想，就是不是搞革命的「三結合」，而是採取階級投降主義的態度。一聽說要搞「三結合」，就忘掉革命兩個字，放棄革命的原則，拋棄群眾路線，以實現「三結合」為幌子、為藉口，把壞人拉到領導崗位上來。甚至於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地、富、反、壞、右分子拉到領導崗位上來，搞假奪權，搞資本主義復辟。這一種傾向，我們也是要堅決反對的。

有的地方不是搞群眾路線，而是搶幹部結合，大家搶，幾個派別相互搶，有的地方搞包辦代替。不通過群眾，搞「拉郎配」。凡是這樣做的地方，效果都很壞。下走群眾路線，就不可能建立一個真正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領導機關。

據說有一個醫院，幾個革命造反組織，他們不搞大聯合，而大家都要想自己去搞「三結合」。怎麼辦呢？就去搶幹部。不管幹部大小，態度好壞，一律結合。有的說：「管他什麼幹部，先把幹部搶到手，以後結合的時候可以派用場，現在不搶啊，以後要結合就沒有人啦。」這完全是個人主義嘛！怎麼能夠採取這種態度呢？

還有的同志想「快」，就專門找一些平時不大管工作的，幹勁不足的，所以犯錯誤不大的幹部來結合，專門找這一些人，而不是找真正革命的幹部。甚至有的地方找運動一開始就被鬥而靠邊、因此後來沒有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幹部搞「三結合」。這樣的「三結合」，有什麼代表性？有什麼革命性？有什麼權威性？

這還是屬於工作方法、思想方法、認識上的問題。有的地方（少數地方），壞人上臺，牛鬼蛇神篡奪了領導，地、富、反、壞、右搞白色恐怖，革命派被鎮壓，這是一種假奪權。有的地方壞人沒有上臺，但在背後牽線，挑動那些青年去奪權，奪了權以後就鎮壓革命派，這些單位的青年同志你們要提高警惕啊！我們絕不允許權落在壞人手裡，凡是被壞人假奪權的地方要堅決搞反奪權，把權真正奪到無產階級手裡來，要搞反奪權，把權奪過來。

絕不允許任何人利用「三結合」保護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抹殺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攻擊革命造反派。

絕不允許利用「三結合」，把一切恢復到老樣子，該打倒的一小撮壞人（就是那些混入黨內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等），要堅決揭露，堅決打倒。

上面這兩種傾向，在整風當中主要解決那一種，由各單位自己判斷。因為情況很複雜，運動發展很不平衡。我們希望經過一個工作過程，能夠逐步地，但是儘快地把各級革命「三結合」的領導班子建立起來，一切領導班子，都要有軍隊或民兵代表參加。

## 加強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

加強三性，一定要從學習毛澤東思想出發，要從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出發，分清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麼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

加強無產階級的革命性，要破私立公。這是一個首要的問題。不要以為我們革命性已經很夠了，就是一個科學性、組織紀律性的問題了。不是的。我們前一時期曾經談到，有一些紅衛兵的戰士因為在大風浪中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所以革命精神好像不大足了。無產階級的五敢精神，敢想、敢說、敢闖、敢幹、敢革命的精神，永遠要發揚。我們這次會議不是也念《語錄》嗎？「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為了共產主義事業，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一定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種革命的決心永遠要保持。我們面前還有嚴重的鬥爭，要準備打退幾次資本主義復辟的逆流，要有革命到底的革命意志。這一句話也不能曲解，絕不是為了個人小團體的利益去下定決心，不怕犧牲。如果為了個人利益、小團體利益去爭取勝利，那就變成堅持錯誤了。我們一定要根據毛主席的教導，保持我們的革命性，發揚我們的革命性，一切消極的思想，停止不前的思想，犯了一般的錯誤而抬不起頭的情緒都要消除。我們要學習毛主席的路線，掌握毛澤東思想，敢於提出新的問題，投入新的鬥爭，繼續大大地發揚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首創精神。路是在毛主席的指引下走出來的，革命的世界就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鬥出來的、創出來的。

在奪權以後如何繼續加強無產階級革命性？這是關係到我們能不能再革命下去的問題。一九四九年在中國共產黨人從國民黨反動派手裡把權奪過來，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前夕，毛主席就警告過，有的人在敵人面前不愧為英雄好漢，但是在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面前可能要打敗仗，後來果然如毛主席這個話說的那樣。今天我們奪權，也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導。我們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就更要注意這個問題。一

月革命的英雄們，戰士們，要牢牢記住毛主席的教導，我說這個話是把我自己放在裡面，雖然我在一月革命當中沒有做什麼事情。我們一定要艱苦奮鬥，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被捧場、被勝利、被討好、被權力、特別不要被物質享受沖昏了自己的頭腦。我們永遠不管怎麼忙，永遠要學好毛主席著作，永遠不要脫離群眾。我們要接受那些一九四九年有一些人進城的時候是革命者，後來就蛻化變質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歷史教訓。

加強無產階級的科學性。大家知道，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在批判彭真《二月提綱》時就說過：真理是有階級性的。我們是加強無產階級的科學性。主要是學會用毛澤東思想去分析問題。要學習毛主席教導我們的調查研究、群眾路線的作風，反對主觀主義。如果離開了毛澤東思想，什麼科學性也說不上，調查研究也做不好。對於一切社會現象都要進行階級分析。這不是個人問題，要進行階級分析。離開了階級分析就一定要跌跟鬥。現在有的人不是好好地學習毛主席的著作，不是好好用毛主席著作來對照自己的思想，指導自己的行動。中央有很多新的指示，不是一句一句地認真鑽研，用毛澤東思想去做調查研究，甚至於憑道聽塗說的馬路新聞吃飯，憑這個去判斷風向，這就是一種反科學的態度。前一個時期不是有的人就靠道聽塗說的新聞去投機嗎？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跌了大跟鬥，就是因為缺少無產階級的科學性。我們希望各革命組織之間不要搞情報，不要用相互打到的別組織內部去搞情報的辦法，不要搞這個東西。要進行光明磊落的政治鬥爭、原則鬥爭。同志之間要學會商量問題的作風，遇到不同的意見，我們要商量、要辯論。辯論我是贊成的。我們住的那個地方，天天聽到一個學校裡，一會兒這一派上去辯論，一會兒那一派上去辯論。要辯論，不要用打、用砸、用搶等辦法來解決革命隊伍內部的矛盾。這股歪風要堅決煞住。毛澤東思想是一定要勝利的。我們搞文化大革命，一切武器當中最銳利的武器就是毛澤東思想，這個武器是戰無不勝的，一定要掌握起這個武器來。辦一切事情都要從毛澤東思想的原則、立場出發。不要搞投機。

加強無產階級的組織性紀律性。這裡面最主要的一條是對毛主席和

黨中央的各項指示要堅決地、迅速地、不折不扣地執行。對於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領導，錯誤意見，我們要堅決抵制，堅決反對，今後還是這樣。反對奴隸主義，這個意思是很清楚的。這本來是要我們去反對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不要盲從。這個口號是有鮮明的階級性的。反對奴隸主義，不要做資產階級的奴隸，不要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奴隸，不要做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奴隸。但是有的人後來歪曲了反對奴隸主義，解釋成懷疑一切，這樣就發展到無政府主義，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甚至於反對毛澤東思想，那就變成反動的東西了。我們要鞏固勞動紀律，建立社會主義的革命的秩序，堅決反對無故缺勤脫產等等妨礙生產的現象。有的工廠裡脫產缺勤率太多這個現象一定要改正。中小學複課鬧革命，我們希望中小學的同學要回校去進行學習、整風，不要不願意回去、老是在外面遊逛。要加強保密觀念，現在有些同志頭腦裡保密觀念很少了。現在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千方百計在竊取我們的機密。我們還有個保密觀念，反對洩密的現象，必要的保密制度就是要堅持。各革命組織當中要根據毛主席的教導建立民主集中制，既反對沒有民主，也反對極端民主化。

這裡順帶說一個整頓組織的問題。不是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組織嗎？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決議草案裡，除了指出要按單位、按產業、按系統、按部門建設我們的階級隊伍外，還提出了兩個意見，一個意見是：有一些違反中央指示的組織要主動解散。我們希望這一些組織，能自覺地回到本部門去，參加本部門的革命的大聯合。還有一條就是這樣說的，「在整頓組織的過程中，必須純潔無產階級革命派隊伍，把混進來的壞人清洗出去。」事實說明某一些革命組織當中因為相互不瞭解，確實混進了少數的地富反壞右分子，這些壞人混進了革命組織，盜用革命組織的名義幹了壞事，這些人我們應當通過整風把他們揭露出來，清洗出去。當然我們這裡要有區別，一個組織裡面有了壞人，假使他不在領導地位的話，就不等於這個組織是壞的。如果他是一個組織的領導層裡面有了壞人，那麼一定要把他同廣大的戰士嚴格地區別開來。對於這些混進革命組織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清洗出去之後（這是極少數

人），我們的革命組織就能更加純潔、更加鞏固，更有力地去戰勝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挑撥離間，分化瓦解等陰謀詭計。

### 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

講這樣四句話。同志們，我們剛剛《語錄》已經念過了，這一次整風一定要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這是毛主席的方針，一定要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從提高政治覺悟著手，從學習毛澤東思想著手，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組織。

首先我們要學好關於當前形勢和任務決議中規定的毛主席六篇著作，以及中央有關指示，和紅旗雜誌有關的社論。比如最近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在學校裡傳達了，這是非常重要的指示。我們特別要學好《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這一篇文章，其他文章也是一樣，這是一篇萬古長青的偉大著作，如果把這一篇著作的精神掌握好了，來建設我們的隊伍，我們就可以像當年毛主席把軍隊建設成一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戰無不勝的人民解放軍一樣，我們今天也能夠拿這個建軍的武器來建設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隊伍。使我們真正的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掌握了毛澤東思想，整風才有武器，才有標準，所以一定要好好地學。

我們要開門整風，聽取群眾的意見，在形式上可以多樣化，也需要開一些小會，深入地辯論某些思想問題。有的還需要個別談話，現在我們個別談話，已經很少很少了。解開一些思想疙瘩，有時還需要個別談話的。一個單位各個革命造反派之間，如果大家都爭論不休，而又找不出什麼原則分歧來，那麼各個革命組織就應該以自我批評為主，大家首先檢查自己。要多看到別的同志的優點，要看到自己的缺點，這樣我們才能夠在大方向上取得一致，促進革命的大聯合。

我們要像魯迅兵團東方紅造反隊的小將那樣，對於錯誤的思想要作透徹的批判。什麼「材料掛帥」啦，「單純軍事觀點」啦，「寵官革命」啦，「貪圖享受」啦，批判得很透徹。對待錯誤思想要批判得透，

但是對於同志，一定要採取熱情幫助的態度。所謂懲前毖後，就是對錯謨的東西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要反對自由主義。同時我們一定要牢牢記住，我們揭發錯誤，批判錯誤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不是像水滸傳裡的李逵抡起板斧排頭砍去，管你是什麼人統統砍，我們不採取那種辦法。我們是為了治病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正如毛主席教導的：「這個工作絕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奏效的。」要擺事實講道理。一般的不要去翻老賬，不要由遠到近，從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翻起，一直翻下來。這樣辯到哪一天啊！還是著重解決當前的問題。對待革命的同志，我們要坦白、誠懇，嚴肅，有話當面講，不搞背後活動。要注意毛主席的教導，我們在開展批評的時候要注意大的方面。拿我們現在來講大的方面是什麼呢？鬥爭的大方向是什麼？我們掌握得對不對呀？革命的「三結合」、革命的大聯合搞好沒有？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究竟怎麼樣呀？這些就是大的方面。毛主席說，批評要注意大的方面，即政治上、組織上的重大問題，不要只注意小的方面，使人人變成謹小慎微的君子。人人變得什麼事也不敢幹了，那還行嗎？你要幹革命，總可能犯這樣、那樣的錯誤，我們要力求不犯大的錯誤，犯了錯誤就堅決改，這個就是好同志。

要邊戰鬥邊整風，不是停下戰鬥。這裡對於戰鬥也要解釋一下，據說有的學校叫邊戰鬥、邊整風，戰鬥就是打內戰，就是革命組織之間的戰鬥，那可不是這個意思。邊戰鬥邊整風，就是指當前的階級鬥爭，生產鬥爭，是說不要脫離當前的工作。這裡工廠和學校不同，因為工廠要堅持生產，中學和大學不同，工廠、學校又和機關不同，根據這些不同的情況，在時間上要作適當的安排，要分別不同的情況。

在方法上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對於一切爭論的問題，都要採取分析的態度，一分為二。毛主席指出：我們在分析問題、分析錯誤的時候，「應著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使大家都能接受經驗教訓。毛主席還說，在一般的時候不要太著重於個人的責任。不要搞什麼人人過關。比如

小團體主義，我們在分析的時候要看當時成立這樣那樣革命的組織是完全必要的，又要看到在當前的形勢下，跨行業、跨部門的小團體和工作不適應。在看到這一些不適應的時候，要看到客觀上怎麼障礙了我們的工作，也要看到我們主觀上存在一些什麼思想障礙，這樣子分析就使我們能夠真正的接受教訓，從思想上解決問題。在學校裡對一般的青年學生，特別是中學生，在大風大浪當中，在這個階段或者那個階段，有這樣那樣的錯誤，應當從學習兩條路線的鬥爭著手，從階級鬥爭的觀點去認識為什麼會犯錯誤。這樣我們就能夠提高覺悟，團結起來，共同對敵，而不是相互揪住不放。這樣，那些什麼「聯動」之類反革命組織就澈底孤立了，他要挑撥離間就不能實現了。

總之，在原則問題上我們一定要毫不含糊，一定旗幟鮮明，對於同志要採取耐心幫助的態度，這一點上我們應該要好好向毛主席學習。毛主席好多文章都說了這個問題，他自己就是一個榜樣，一個最偉大的榜樣。

同志們，最後我想說一點，我們一定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我們反對風頭主義，但是我們一定要發揚革命英雄主義。上海對全國負有很大的責任，這一點，我們所有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革命造反派，都要懂得。我們在一月革命當中曾經有過光輝的貢獻。但是我們絕不能以此為滿足，如果我們滿足起來，不繼續前進，我們就會落後，如果我們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我們就能夠為黨、為人民、為毛主席作出更大的成績。我們一定要發揚一月革命的光輝傳統，一定要百倍努力，把革命進行到底。希望通過這次整風，在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上，大大地前進一步；在革命的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上，大大地前進一步；在組織階級隊伍上，大大地向前一步；在抓革命、促生產上，大大地前進一步。一名話，在貫徹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肅清劉少奇、鄧小平反動路線、搞好鬥、批、改上大大地前進一步。放眼看全國，我們一定要用新的成績來回答毛主席對我們的期望。我們一定要把上海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鐵打江山的一個紅色堡壘，在任何逆流歪風中都巍然屹立，上海，一定要永遠是毛澤東思想的天地！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萬歲！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sup>53</sup>

## 姚文元對上海市革委會傳達中央文革對當前運動的意見（1967.4.17.）

【十七日晚，姚文元同志給上海市革委會徐景賢同志傳達了中央文革對當前運動的意見。摘要如下。】

- (1) 從《清宮秘史》到《海瑞罷官》（唐平鑄同志四月十五日在人民日報社中所列文章中一篇）是交給上海了，要結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來寫。
- (2) 紅代會的方向一定要堅持，把自下而上的工作做得充分些，條件成熟些。
- (3) 要注意「聯動」的活動，對「聯動」要打擊一小撮，瓦解組織，爭取群眾，劉鄧包庇了「聯動」，「聯動」的後臺就是劉鄧。
- (4) 紅衛兵不要只注意上街，要回到學校去，市六女中的方向和經驗是毛主席肯定的，全國大串聯不要再突破了，要把住關口，鬥、批、改工作已經提到日程上來了，學生一定要按照學校大聯合，要告訴同學們，把一個單位搞好了，就對革命有貢獻了。
- (5) 要注意運動還會有反復，軍委十條頒布後，無政府主義又有些抬頭，要學習《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要作一些批評。
- (6) 本來紅旗雜誌準備發表《反擊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的社論，現改為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的社論。
- (7) 關於陳毅，不要打亂主席的戰略部署，全國要集中批判劉鄧，上海要集中批判陳、曹，劉少奇極不老實，不服罪，說什麼現在沒有

<sup>53</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三），一九六七年四月。

- 一個人，沒有一篇文章能駁倒我，江青同志反駁說：一定要駁倒。
- (8) 文藝院校的鬥批改也要提到日程上來了，現在《江姐》在改，改成《山城血光》，原來描寫地下鬥爭主題改為描寫武裝鬥爭的主題，在北京五月份上演。
- (9) 江青同志說：鬥批改提到日程上來了，鬥批改是積極的，批改比鬥更難些，要搞批改，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聯合，沒有革命的大聯合，靠誰來批改？搞好批改是搞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功。

## 張春橋、姚文元對上海舞蹈學校部分師生的講話 (1967.4.22.)

「叢中笑」戰鬥組的成員向張春橋、姚文元同志說：「我們曾經懷疑過你（張春橋同志），現在向你請罪。」張春橋同志說：「我幹嗎不能懷疑？可以懷疑，炮打嘛！」姚文元同志說：「用不著請罪嘛！」張春橋同志說：「不過這裡面有個是非問題。我們沒有離開主席去做壞事；炮打中央文革，不都是好人，也有壞人。」

「衛東到底」「井岡山」「小學生」等戰鬥組成員請張春橋同志談談關於芭蕾舞劇《白毛女》問題。

張春橋同志說：一九六四年，最初我沒參加，我在搞京劇。搞芭劇《白毛女》中間那段時間找過我。《白毛女》電影始終沒能搞到看。在改編芭劇《白毛女》過程中，我想看看電影和歌劇《白毛女》（以前曾經看過）兩者都看，憑我自己的印象，民間的傳說。我過去在晉察冀邊區，《白毛女》傳說也開始於晉察冀，一直到後來變成歌劇、電影。頭腦中有印象，一直強調傳記性的沒必要了。傳說《白毛女》最初不是人民創造的，而是地主階級創造的，當時要搞減租減息，地主階級用《白毛仙姑》來嚇唬人民，後來人民將她變成革命的，到《在延安文藝座談

會上的講話》以來，變成我們的。民主革命時期土地改革沒有進行（沒聽清可能有差錯）現在應該高一些，不僅土地改革過去了，而且到人民公社了。

把大春和喜兒之線削弱，我過去大概說了一次，要加強階級鬥爭提高喜兒階級鬥爭，提高限制還可以再提高，還可以再高。喜兒比以前高要承認。恐怕中國農民不知道《白毛女》的不多，基礎濃。過去有人看了電影哭了，在民主革命時期起過作用。楊白老改了後（不是我改），林默涵看了後就反對。到了陳毅、周總理看了後，我同總理說：「林默涵不同意」，總理說：「我同意你的意見，我支持改」。去年春天，階級鬥爭聯繫到喜兒、楊白老。武裝鬥爭原戲看不到，想通過大春人物情節聯繫起來考慮，通過大春把八路軍形象突出，黨的領導我也提出。最初談了這些話，看戲時也提了意見。最後喜兒同大春分手了，電影結束在勞動上，這是小農經濟的勞動，讓喜兒去參軍吧，鬥爭未結束，喜兒自己解放了，沒有真正解決農民問題，經過這麼一場大鬥爭認識提高了。就提過這麼一些意見，你要問我自己記不清。

這戲比原來電影、歌劇應該承認提高了，缺點嗎，裡面缺點還是有，在這個基礎上再想想，還可以提高得多。人對事情的認識經過這麼久，尤其是通過文化大革命對事情的認識的提高，可以提出許多設想，我聽過觀眾的意見，說四場變來變去看不懂，可能有藝術上的問題，喜兒一個人在深山裡怎麼辦？一個人總是難辦的，有人說黑《修養》（開玩笑）一個人鍛鍊修養有沒有辦法增加一個人？增加一個人又出現問題，喜兒不會成為「白毛女」了。因為《白毛女》有個限制。芭蕾舞劇《白毛女》比電影改了許多，還可以改，不要否定一切。說大毒草，無論如何不妥當，否定得太多。如果這是大毒草，那電影、歌劇更是大毒草，把《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以後的成績否定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以後，有一批文藝工作者作了很大努力，儘管後來有部分人變壞了，有的當時不好，現在也不好。今天看那時的有些作品，水準是不高的。譬如《小放牛》。當時有些作品水準不高，代表我們革命文藝初期的萌芽，而且我們也加過工。十七年彭真、劉少奇、鄧小平的事，統

統否定掉，每一件事人民在行動、創造的，包括你們總是願意按照毛主席文藝路線，一方面成績那麼大，一方面問題又那麼大。「不爭朝夕」楊永直寫的我提過意見的。他始終不改，我也沒堅持不是非改不可，但提過（七場的似夢似醒）提過一些意見記不清楚了，不要否定一切，說大毒草是敵我矛盾，如果承認它的大方向，在這個前提下作澈底地修改沒有問題的，鬧翻天都可以。《智取威虎山》京劇同六四年水準相比，六四年水準不高，現在高得多，似乎×個人物改了，場次改了但並不等於六四年戲是大毒草，我們經過思想水準提高，重新搞可以說大毒草就去掉了，就不能改。你們那時偏急得很〔某「衛東到底」成員說：「將古老芭蕾進行革命中央肯定了，對我們是最大的鼓舞和鞭策，不能驕傲和自滿，另外我們要來開座談會」〕春橋繼續說：跟我們開可以，你們一塊開也可以。在這個問題上可以看組織派別，只要不是惡意攻擊，爭論很激烈尖銳完全可以，你們要知道善意的也可批評得很尖銳啊！（某「小學生」成員說我們這兒有毒草，香花派。全場同志笑了。）發表不同意見反面意見受壓力大。

春橋同志說：有一點壓力沒有關係，你們受到多少壓力，要是你們發表意見沒有反對有什麼意思？熱烈地贊成也是壓力，說多少好，多少好將來就要摔下來，講政治標準時，講我們自己東西時，要有正確態度。這是你們有缺點。基本傾向好，說要愛護它不容易，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差一點就被打下去。《紅色娘子軍》是陶鑄、王任重提的反對意見。原來海南島《紅色娘子軍》最後全部被打垮，連長同指導員最後都叛變了。「瓊花」的名字在海南島這樣的名字很多，有的說《紅色娘子軍》是歌頌叛徒的，你們總不是叛徒，後來我們反對陶鑄的意見，為了避免那個將「瓊花」改成「清華」。「瓊花」在海南島有好人壞人。總給我們作為一個榜樣，作革命戲，要保護，儘管是這麼大問題。那時他們陶鑄等還沒揭，我們還是沒聽，搞了這麼久，藝術上獨立了，將名字隔斷了，那時要打下去很容易，說歌頌叛徒就完了。我覺得在這點上你們有缺點，把楊永直等搞得拉在一起，如真瓊花和假瓊花混在一起，他們派人去調查，我們也去調查，結論差不多。《白毛女》也是這

樣，這個劇去掉，電影、歌劇都要去掉。要愛護它。在這個前提下，你們鬧翻天也沒關係。姚文元同志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寫六稿，七稿，爭論激烈也沒關係。當時你們改《白毛女》的時候（上海一月）也不看看社會環境怎樣，人家在攻，你們也攻，我們當然是可以批評自己的東西的，但是敵人力量來攻我們時，就不能作自我批評了，那時就應說好。我們從來不回避自我批評，上海每個里弄寫五百字，那加起來缺點可寫幾十萬字的一本，但是要看什麼情況下。比如講中國文化大革命，先講中國文化大革命我們好得很，在蘇修面前不能講我們有缺點的。你們在一月份至少沒有看清什麼環境，人家攻（姚文元同志說：特別有人攻到江青同志、總理）什麼周××，江×，這些在北京要挨打的，甚至抓起來，怎麼能攻江青同志？再攻下去是毛主席了，你們攻江青不行，最多攻我。（大家齊回答：也不能攻你。）

姚文元同志說：「對戲的爭論，怎麼你們有同學說保衛毛主席重要，還是保衛江青重要？我說現在還不能相信。」（某「井岡山」成員說了這方面的情況。）

張春橋同志說：「還是叫陳×同學回來，住在這兒路費公家報銷，還是應該叫他來，昨天我們中央文革小組同他們開個會。聯動帶個大口罩，夜裡祕密活動幹嗎？給他們一間房子，掛個牌子『聯合行動委員會』，公開嘛。（姚文元同志說：工商聯和民主黨派不也讓公開嘛）叫他們拿出政綱來，對聯動是這樣，何況陳×，陳×無非是提大毒草，叫他回來，這樣可以教育大家，也可以教育他。」

你們雙方經過爭論有很大好處，在上海希望你們爭起來，要是我們一講話，就將你們壓下去。（「衛東到底」，某成員說，具體問題還沒真正開過辯論會。）

張春橋同志說：「你們可以開辯論會。」

（有人提到陳×首先刷標語之事）張春橋同志說：「你們可以批評他，他要刷你有什麼辦法，他也可以刷嘛」「陳×不像孩子幹的事，這個青年……」

張春橋同志說：「我們對學生，我們始終相信絕大多數青年會跟毛

主席走的，不會反對中央文革，不會反對我們的，我們不離開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會被打倒。有的很猖狂，適應了資產階級要求，在奪權的關鍵時刻階級鬥爭就是這樣的，像大水來了，捲進去了。」

（有人提到潘國平負責之事）

姚文元同志說「以後潘國平不要插手了，不管芭蕾舞的事」。

某「衛東到底」成員說：「我們對首長給《白毛女》指示都不清楚。」

張春橋同志說：「對你們我也有責任，一直沒跟你們談。」（問顧××同學）「你懷疑我幾天？」

顧××回答：「七天」。張春橋同志笑著說：「七天不要緊。」

張春橋同志對「小學生」「井岡山」「衛東到底」等戰鬥組同志說：「對喜兒的事你們可以考慮，喜兒被搶走，楊白老被打死。改好這個戲經過廣大工農兵審查，把好的集中起來再加以分析看看那些可以接受。工農兵意見各式各樣，他們的意見不一定都對，有的是萌芽，從細節帶出許多問題來，希望你們一方面保證演出，另方面提意見，現在不可能馬上改，江青同志現在很忙，不能馬上開座談會。江青同志她要想，如果要改戲就不能只看一遍，江青同志很忙，待上海秩序，上海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一些，請江青同志到上海去住。」（全體熱烈鼓掌）

現在你們兩派可以不存在了吧，不再堅持不再分了，如果個別同志要保留大毒草，那不成爲派了。希望你們雙方都接受教訓，不要到什麼時候又刮起來「北風吹」，被風一刮一會兒偏這兒，一方面偏哪兒，大水來了，我作個旁觀者不行，雙方要接受經驗教訓，兩個月前你們講接受不了，現在談比較容易談了。

（大夥兒談到這次總理沒來看戲）總理是看戲積極分子，現在還沒回來（群答：已回來，趕上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還講了話呢。）

姚文元同志說：「你們先保證演出，改的問題可以在內部醞釀，不一定等。江青同志已在考慮了。四月十八日看戲時已經發表了，她是內行，藝術上考慮，不一定在今天詳細地談。《白毛女》這個戲不是絕對

地完美，世界上沒有完美，越是好的作品越要修改，無非是從內容，形式方面考慮，想辦法將階級鬥爭，武裝鬥爭怎麼搞得更突出，喜兒的形象塑造，江青同志談了形式上服裝的設計，顏色太『深』色調，顏色上要重新考慮。江青同志認為偏藍偏紫，有些地方之色調不明朗。大春的綁腿太短，顯得腿太短。綁腿高一點，顯得腿長，如綁腿高動作起來不方便可以綁松一些。現在我看不一定急於去改，把它搞好。現在的京劇《海港的早晨》的背景變成『一月革命』，但不能說以前的就是大毒草。」

張春橋同志對顧××說「你演喜兒的可以繼續發表意見，」又說：「你們提出修改方案」。

有人提我們要批判黑《修養》，張春橋同志說：「等你們內部爭論緩和點才能搞黑《修養》。你們時間安排一下，保證演出，還要保證一定的練功時間，舞蹈學校將來怎麼辦？一方面要接近工農兵，另方面有特殊性。」

「衛東到底」某成員說：「以前我們下鄉才三星期，又挑中了農閒時分等等。報上宣傳我們深入工農兵群眾，和工農群眾建立了深厚友誼等等，老吹牛。」張春橋同志笑了。……。將來都要考慮。

張春橋同志說：「文藝界的特殊性，同工農兵要結合，又要考慮特殊（練功）整個問題我沒好好考慮，腿矯怎麼辦？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就不能接近工農兵，我們又要接近工農兵，又要練功，不練功不行。像京劇演員我看《智取威虎山》老擔心翻不動，站不穩，這樣非要出工傷事故不可。」

你們安排一下，廣州還是要去的。

姚文元同志問：「你們這裡共演幾場？」

眾答：「十幾場。」

張春橋同志說：「希望你們不要像以前那樣（指那次江青同志等中央首長上臺來，我們擁上去）千萬不要再擁了，否則以後有人來看的話，那時你們又要控制不住了。」

大家提出要求加入軍委編制時。

姚文元同志說：「江青同志表示可以考慮（大家熱烈鼓掌）。不過有個條件等到這段搞完，等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搞完」。

春橋同志說：「你們要不愧於人民解放軍，這次演出總理可能也看，不能像上次那樣擁了。加入軍隊，我們回去再商量，可以考慮幾個單位，經過整頓……」

有人說：「我們現在沒有權威」。

張春橋同志說：「自己樹立權威嘛，你們過去太聽話，現在是向反面太不聽話，再走回來可不要走到原來的位置，你們要有民主又要集中，我們希望上海幾個單位搞得更好一點。」

張春橋同志問：「你們排過沒有？」

眾答：「沒有。」

現在《紅色娘子軍》去廣州演出了，如學不到，可以派人來排。北京芭蕾舞劇團編導，最近打得落花流水。

當大家談到文匯報三戰士寫的文章，姚文元同志說：「是劉××，戴××等寫，胡××沒有寫。可以爭論社論，跟蕭望東連不上，完全可以爭論。」

張春橋同志說：「我們跟你們等社論登到報上才看到。各單位，劇團，學校情況不一樣。一方面文藝界搞文化大革命，另反面還得出去一下，（到工農兵中去）什麼時候去可討論。」

姚文元同志說：「你們還要有點雄心壯志，上海的紡織女工，我們為什麼不能搞呢？」

張春橋同志說：「找個比較好的小說，找個已經承認的，觀眾已經熟了，搞個芭蕾舞劇，要培養我們自己的編劇。」

「小學生」「井岡山」提搞「劉胡蘭」一劇。

張春橋同志說：「今天不定這個好嗎，現在搞一個社會主義現實的，如再搞一個民主革命時期的作品，無論如何要碰到《白毛女》的問題，《白毛女》同「雷鋒」同樣品質，可以同雷鋒同樣高，但觀眾看了，無論如何認為《白毛女》不高，《白毛女》品質高，但沒表現地方感覺離群眾遠。」

選擇題材有的適合電影，有的適合歌劇，各劇種有長處和短處。「衛東到底」某成員說：「過去宣傳《白毛女》多，超過《紅色娘子軍》。」

張春橋同志說：「多嗎？那和我有關係，京劇《智取威虎山》《海港的早晨》我有意壓低一點（京劇會演推遲到十月，文化革命推遲……沒聽清）宣傳多，宣傳怎麼怎麼，觀眾看不過如此，再猛攻一下我們就很被動。人家說上海怎麼怎麼好，我們自己少說一點，那時有意不多宣傳，（京劇）那時對《白毛女》我也說過不要多宣傳，宣傳多我有點不放心。因為中央負責同志，江青同志都沒看。」

「衛東到底」某成員說：「某本舞蹈雜誌裡登的六六年四月十八日紀要，未提《白毛女》是樣板戲，但裡面是《白毛女》，裡面內容又是說《白毛女》好的文章，好像在那裡圍攻江青同志。」

張春橋同志說：「他們圍攻也影響不到江青同志。」又說：「原來寫紀要（一九六六年·四·十八《解放軍報》社論）將《白毛女》寫上去可能有這個想法。紀要寫的時候，去年二月還改。（剛剛立起來）原來說《白毛女》就不要寫上去了，江青同志那時也沒看過。」

有人提到原來報上餘晉元寫的一篇有關《白毛女》文章，問「元」是否姚文元同志。

姚文元同志說：「不是我，但這件事我知道的，好像抽幾個人去搞，登在《人民日報》上。」

有人說：「你們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以後拍照就不拍嘛。」

姚文元同志說：「你們要真正學好毛主席著作。」

某「衛東到底」成員說：「喜兒現在是一種自發反抗。」

張春橋同志說：「是啊！」另外還說：「那時寫部隊紀要名單（樣板戲）考慮到江青同志沒有，原來先要寫後來我說不要寫吧，江青同志沒看過，江青同志說過《白毛女》她支持過，她提過意見，柯老也支持（這段沒聽清）江青同志是同上海惲迎世談的。」

石西民最初對《白毛女》不贊成，不太欣賞，反對加伴唱，《白毛女》這麼大的音樂基礎難。《紅色娘子軍》音樂沒過關，搞好一個作品

難，想辦法逐步提高。芭蕾舞劇《白毛女》黑幫利用是一回事，不要黑幫那一條線，將舞劇同電影，歌劇比較，想辦法創作今天工農兵的舞劇，《紅色娘子軍》反映的是兵，《白毛女》反映的是民，如果搞新的創作考慮紡織工。外國芭蕾舞男演員少一點，我們的芭蕾舞不是一個完全不變的。

希望男演員努力一點（笑）

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說：「行了吧，走了！」

握手，再見！<sup>54</sup>

## 張春橋、姚文元在濟南軍區機關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5.5.）

姚文元：

同志們，戰友們。

向你們問好，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敬禮。剛才楊司令講了要我作指示，沒有什麼指示呀！到這兒來，是毛主席要我們來的。我們到這兒來瞭解情況，也向同志們學習。今天我們有一個分工，主要是由春橋同志向大家來講，我沒有準備要講話。剛才楊司令一定要我講，就臨時想了一下，我想沒有關係，因為我們都是同志，都是戰友，我想隨便講一點意見，講得不對，請同志們批評。

我只想很簡單地說一個問題，也可以說是一點希望。就是希望我們共同在當前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更好地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主席關於人民軍隊的這一個思想。我覺得當前人民解放軍所擔負的「三支兩軍」的這樣一個光榮的艱巨的任務，是毛主席關於人民軍隊的思想，在社會主義革命當

<sup>54</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中，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中，一個極其重大的發展。我們只有深刻地掌握和活學活用毛主席關於人民軍隊的思想，才能夠把這樣一個完全新的、艱巨的光榮的歷史任務搞得更好。我們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軍隊，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戰無不勝的軍隊，是一支真正的人民的軍隊。這是我們區別於一切剝削階級軍隊的根本特點。毛主席在萬古長青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和其他的一系列文件當中，規定了我們軍隊的性質是為人民服務，是一支人民的軍隊。這裡我想重溫幾段語錄。我們共同學習。毛主席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澈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主席說：「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惟一的宗旨。」毛主席還說：「我們的軍隊，是真正人民的軍隊。我們的每一指戰員，以至於每一個炊事員、飼養員，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們的部隊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們的幹部要和戰士打成一片。與人民利益適合的東西，我們就要堅持下去，與人民利益矛盾的東西，我們要努力改掉，這樣我們能夠無敵於天下。」毛主席還說：「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我們的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是按照毛主席人民軍隊這一光輝的思想，按照這一條無產階級的建軍路線發展、成長、壯大起來的。無論是在國內革命戰爭當中，在解放戰爭當中，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勳。解放以後在保衛祖國的鬥爭當中，又立下了新的功勞。在林彪同志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以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開展了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提倡四個第一，三八作風，為全國人民、為全黨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把毛主席這一個人民軍隊的建軍思想進一步向前發展了。正因為這樣，人民解放軍在全國人民當

中享有崇高的榮譽，享有崇高的威望。這個威望、這個榮譽，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因為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是工農的子弟兵，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拿我自己來講，我是從心裡熱愛解放軍的。我接觸位很多紅衛兵的小將，他們也都是非常熱愛人民解放軍的，很多革命造反派，他們也是熱愛人民解放軍的。大家回憶一下。為什麼紅衛兵要叫做兵，為什麼他要叫做兵呢？就是因為他熱愛解放軍，要以解放軍為榜樣。紅衛兵開始發展起來的時候，很多生龍活虎的、生氣勃勃的青年同志們、小夥子、革命的闖將，他們都是千方百計要找一些舊的軍裝穿上，有的沒有帽徽，還千方百計地去做一個帽徽，因為他們覺得人民解放軍光榮。正因為這樣，同志們，你們要懂得小將的感情，他們對於人民解放軍要求也就很高。很多地方革命造反派的同志，紅衛兵小將，革命的左派，是把人民解放軍看作是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的，是他們最有力的支柱。那一天我們跟造反派的負責人開會，有的小將也說，我們怎麼能不熱愛人民解放軍呢？我們怎麼會去反對人民解放軍呢？我們希望解放軍的同志理解我們，瞭解我們的這一種感情。正因為這樣。我們覺得有一些時候，不符合他們的要求的時候，他們覺得發生了一些缺點錯誤的時候，批評也就比較嚴，這是很自然的。要求高，所以批評嚴。假如對於一個同志完全絕望了，認為他是一個壞人，那何必還要去批評他呢？有一些左派犯錯誤、衝軍區的時候，那個時候，主席講過嘛，他到軍區來，是信任你嘛。他們相信你解放軍不會開槍，所以他才來，才來包圍嘛。要求解放軍的負責同志接見他們。如果曉得會開槍，那就根本不會來了。當然，那是個別的情況，極個別的情況。所以，我們應該將紅衛兵小將對我們的種種批評，對我們的缺點錯誤的指責，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對解放軍的愛護。我們革命同志之間，大家是懂得這一種感情的，有的時候很嚴厲的，很尖銳的批評一個同志，就是因為愛護他，希望他好，希望他更好地掌握毛澤東思想。所以說這麼一點，是希望我們在「三支兩軍」的工作中，特別是支左工作中，能夠瞭解到人民解放軍的這種威望，能夠瞭解到革命造反派的這種感情，不要把他們的批評，看作是對解放軍的攻擊。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不管他怎麼批

評，怎麼講，他從心裡是熱愛人民解放軍的。只要同他們多接觸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同志們可以想一想，世界上一切剝削階級的軍隊，有什麼人敢批評嗎？美帝國主義的軍隊，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解放以前我在上海，那個時候，群眾都恨他，看到國民黨的兵油子，就恨死他，誰還敢去批評他，那才不去批評，批評了就把你抓起來。所以，一定要理解到這一種感情。這樣，我們就可以從根本上看到我們的利益和革命造反派的利益、紅衛兵小將的利益是一致的。這樣在支左過程中產生的一些矛盾和分歧，是能夠解決的。看到了我們是一個人民的軍隊，就可以對主席的最近的最新的指示，理解得更加深刻了。我想把剛才春橋同志念過的主席的幾句話，再念一遍，我自己已經看過很多遍了，而且也反復思索過，每次對我都是很大的教育。毛主席教導我們：「不要怕批評，全軍在這種批評過程中，將會正確地認識世界，並改造世界。」怎麼理解這一段話，對於我們當前搞好支左工作，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世界上只有無產階級的軍隊，只有人民的軍隊，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不怕批評的。世界上難道還有別的、剝削階級的軍隊能夠不怕批評嗎？沒有。剝削階級的軍隊，他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去鞏固剝削階級的專政，他就是要鎮壓人民的。國民黨的軍隊，美帝國主義的軍隊，一切剝削階級的軍隊，都是這樣。毛主席說，不要怕批評，這個首先是因為我們是一支真正的人民的軍隊，是工農的子弟兵。這樣，我們當然是不怕批評了。為什麼說，全軍在這種批評的過程中，將會正確地認識世界，並改造世界呢？這就要回顧一下，我們當前的狀況。解放以後，我們人民解放軍，擔負著保衛祖國的光榮任務，但是也要看到，在進城以後，解放以後，在有一段相當長時期內，我們的軍隊住在兵營裡，確實和勞動人民有一些隔開了，不是完全隔開。這一次從兵營裡出來，從機關裡出來，恢復我們過去的老傳統，跟群眾結合在一塊，跟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結合在一塊，這是我們人民軍隊在解放以後，和人民結合很偉大的一個飛躍。所以在這一個過程當中，我們不但改造客觀世界，就是說改造那些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不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的，種種反動的、錯誤的東西，在文化大革命中，貫徹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批判和掃

蕩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和群眾結合，也一定會促進我們部隊更加無產階級化，更加戰鬥化。毛主席教導我們，沒有矛盾，沒有鬥爭，我們就不能前進。根據毛主席的教導。我們只有在改造世界的過程當中，才能夠真正地認識世界。而我們認識世界的惟一的目的。就在於改造世界。按照什麼去改造世界，就是按照毛澤東思想去改造世界，按照無產階級的方向去改造世界。所以在聽到了很多批評，實際上就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瞭解群眾的呼聲，就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刻懂得階級鬥爭，就可以幫助我們更具體地揭露矛盾，就可以說明我們更好地克服缺點錯誤，就可以使我們懂得怎樣才能真正地在實際工作當中貫徹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所以我覺得在這一種批評的過程當中，這樣去認識了世界，就能夠真正按照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去改造世界。我們一個人的成長。沒有批評是不行的。假使光聽表揚，沒有批評，那就非犯錯誤不行。我們做好一件工作，改造世界，也需要不斷地聽批評，批評就是一種矛盾嘛。解決矛盾，我們的工作才能前進。所以，毛主席的這一段指示，實際上就是告所我們，在搞好當前「三支兩軍」主要是支左的工作當中，一定要經過這麼一段批評的過程，這個對於我們是一個光榮的考驗，是不奇怪的，這不是一件壞事，而是一件好事。說明人民群眾信任我們，希望我們做好工作。我們理解了毛主席的這一段話，特別是從毛主席人民軍隊這一個光輝的根本的建軍思想來理解這一段話，就能夠正確地對待群眾的批評，我們就能夠把當前各種矛盾處理好。我們學習、貫徹毛主席的人民軍隊這一思想，有很多方面，我覺得當前還有一點，就是要提倡局部利益服從全部利益。毛主席有一段話，我覺得是很值得我們在當前這個形勢下，反復地來思考，來學習，來貫徹。毛主席說：「共產黨員必須懂得以局部需要服從全局需要這一個道理。如果某項意見在局部的情形看來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來是不可行的，就應以局部服從全局。反之也是一樣，在局部的情形看來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來是可行的。也應以局部服從全局。這就是照顧全局的觀點。」我們是一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的軍隊，人民群眾的利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利益，

這就是我們的全局。我們要從這個全局出發，來處理一些具體的矛盾。拿當前來說，在全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把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倒批垮批臭，對修正主義的根子來一個總的清算，這是一個全局。我們要從這個全局利益出發來考慮問題。山東省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是全國六個最早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之一。從全國無產階級總的利益出發，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總的利益出發，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一定要使她越來越鞏固，越來越好。絕不能使她垮掉。這是我們的根本利益。是全國人民當前的根本利益。要從這一全局出發來考慮問題。毛主席發出擁軍愛民的偉大號召，這是為我們指出了方向。這也是我們當前的根本利益。這一些全局的東西，都是表現了社會主義的方向，無產階級的方向。所以我們在處理一些具體矛盾的時候，雖然你在具體局部來看，有很多理由，但是，如果違背了全局的話，我們還是要提倡局部服從全局。識大體，這是我們黨的一個光輝的傳統，也是我們人民軍隊的一個光輝的傳統。我們絕不要被一些不負責任的流言蜚語所挑動，要冷靜，要沉著，對當前這個矛盾，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按照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按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全局利益來妥當地解決。以上就是我的一些感想。總的說來，這些感想，都是說明在當前的鬥爭當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是活學活用毛主席關於人民軍隊這一個光輝思想，這對搞好我們「三支兩軍」工作很重要。我們希望，也相信同志們一定會以立新功的新的成績來回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希望。同志們能不能？（眾答：能。）

## 姚文元在山東省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1967.5.7.)

同志們，戰友們：

向你們問好！向山東省紅代會的同志們致以最熱烈的祝賀！向山東省的紅衛兵小將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致以最熱烈的祝賀！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敬禮！

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下我們永遠和你們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口號）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非常關心山東省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完全相信同志們一定會以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實際行動來回答我們偉大領袖的關心！（口號）我們一定把你們熱愛毛主席的這種心情帶回北京去！（口號）這兩天在濟南市在政治思想戰線上，你們，還有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打了一個勝仗！（口號）這個勝仗大長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志氣！我們相信山東省的革命委員會一定會經過風暴的考驗，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領導全省人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我沒有什麼話要多講的，因為有一些意見昨天已經講了，因為在這兒我們都是同志，是戰友，所以大家相互見面心裡都很高興，所以我這兒只簡單地表示一點希望和祝願！

祝同志們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進一步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掌握鬥爭的大方向！用毛澤東思想來指導自己的一切行動！用毛澤東思想來奪取一個接一個的勝利！祝你們搞好革命的大批判，針對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猛烈地開火！把他批臭、批透！（口號）肅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各方面的流毒！肅清劉少奇在山東的影響！把毛澤東思想的戰鬥旗幟插遍每一個陣地，祝你們在革命的大批判中鞏固和發展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鞏固山東省的革命委員會！根據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壯大和發展左派力量，團結教育爭取中間力量，分化瓦解極少數的保守派，針對黨內

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猛烈進攻！根據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的指示，以左派為核心組成一支浩浩蕩蕩千軍萬馬的無產階級革命大軍，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堅決搞到底！（口號）祝你們大力回應毛主席最近發出的「擁軍愛民」的口號，做好擁軍工作，向偉大的人民解放軍學習！同時採取熱情的積極的態度來幫助解放軍的同志來做好支工、支農、支左、軍管、軍訓的工作，幫助他們來積極改正工作中的缺點！我相信我們紅衛兵小將永遠同解放軍心連心，肩並肩的戰鬥！任何人的挑撥離間都是沒有用的！（口號）祝你們搞好抓革命、促生產的工作，奪取革命和生產的雙勝利！祝你們好好地向工農兵學習，同工農兵結合，不斷地改造世界觀，大立「公」字，大破「私」字，不斷用毛澤東思想，就是無產階級世界觀來克服自己頭腦當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克服無政府主義、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等等錯誤思想，永遠跟毛主席鬧革命！永遠前進！永不掉隊！永遠做紅色的毛主席的戰士！我們要跟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不斷前進，不斷鍛鍊自己，永葆無產階級的革命青春！同志們，現在全國是一片大好形勢，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大大地發展，毛澤東思想深入全中國全世界！不管還有多少反復，還會有什麼驚濤駭浪，還會有多少尖銳的鬥爭，只要我們緊緊掌握毛主席的路線，只要我們真正不斷地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只要我們堅定不移地沿著毛澤東的方向前進，勝利就一定是我們的！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 張春橋、姚文元、杜平對江蘇和南京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講話（1967.5.14.）

【地點：南京；杜平：江蘇省軍管會主任】

姚文元：

同志們，戰友們。

向你們問好！（掌聲）向你們學習！（掌聲）向你們並且通過你們向南京和江蘇的紅衛兵小將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們致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敬禮！（掌聲）剛剛張春橋同志已經帶來了毛主席對江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關心！（掌聲、口號聲）

我們的講話有一點分工，剛剛春橋同志講了兩個問題，鬥爭的大方向的問題，擁軍愛民的問題。我這裡再講一個問題，就是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掌聲），更好地學習毛主席的思想，堅決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講這麼一個問題，說得不對請同志們批評。

我們的一切勝利，歸根到底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掌聲）。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所有的偉大的成就，包括南京、江蘇地區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所有這些成就都是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導下面取得的。毛主席這一條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調動了廣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積極性，團結了廣大的革命群眾，向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地開火，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猛烈地進攻，攻克了一個又一個的堡壘。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靈魂，是我們戰無不勝的戰鬥的旗幟！（掌聲）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這一條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也是在集中廣大人民群眾智慧當中，不斷地豐富，不斷地發展。我們看全國一些運動搞得好的地區，好的單位，好的組織，根本的一條，都是因為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執行得比較好，比較堅決，這是我們一條根本的經驗。我們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

好，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要更好地學習毛澤東思想，更好地貫徹毛主席的這一條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拿毛主席的這一條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做為我們區別是非，判斷爭論，指導方向的根本的標準，不是小團體主義，不是宗派主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對毛主席所有的新的指示，新的精神，我們要學得快，跟得緊，要執行得全面，要執行得堅決，不折不扣地執行。

同志們，我們回憶一下過去的一年，如果從去年五月十六號起，今天是五月十四號嘛！中央發出那個重要的通知，揭露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揭露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就是五月十六號發出的，就是去年這個時候嘛！再過兩天就是一年啦。如果從去年六月一號毛主席批發和廣播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以來，那麼也很快地要到一周年。當然要從搞京劇革命算起，那就更早一些了。我們是講群眾運動。這一年，我們經過了衝鋒陷陣，這一年鬥爭是非常豐富的，是不平凡的，是充滿了很多寶貴經驗的，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的。我們希望共同的回憶一下，在這一年當中，毛主席給我們的，在各個重要歷史時期，給我們的關鍵性的寶貴的指示。拿毛主席這一些指示來對照一下我們的工作，總結一下我們的經驗，因為南京啊，也是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早起來的地方嘛！一個北大，一個西安交大，一個南大，都是全國文化大革命起來比較早的嘛！那麼這樣子哪，來促使我們更好地學習毛澤東思想，來促使我們搞好當前的工作，用毛主席這一條路線來統一我們的認識，我覺得是很必要的，這樣做可以使我們更高地舉起毛主席的偉大紅旗，使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沿著毛主席所指出的這一條軌道大踏步地前進！大踏步地前進！因為這個裡面啊，我們假使回想一下就可以發現，現在我們面臨的很多問題，主席在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上，都給我們指出來了。我這裡下面講的還不完全，為了我們共同學習，我們回憶了一下。

從去年毛主席點燃了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以來，全國各個革命造反派紛紛起來造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在這個時候，中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這一些

人，他們在北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這一個時候，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搞資產階級專政，把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了下去，在全國大搞白色恐怖，一批革命的小將被打成反革命。同時，他們在幹部路線上，執行「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反動路線。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主持了八屆十一中全會，親自制定了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十六條和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毛主席親自寫的起了劃進代的那一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鼓掌），揭露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動的面目，揭露了他鎮壓群眾的反革命路線，這樣子使得這一條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中央澈底破了產。毛主席熱烈地支持了全國的革命造反派，支持了剛剛從地平線上冒出來的新生事物——紅衛兵。毛主席那個時候就指出：造反有理，再一次指出「造反有理」。同時，在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裡面，就指出了：要爭取團結一切可以爭取爭取團結的人們，不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就不能最後解放自己，那還是很早的時候。從這以後，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在兩條路線激烈地反復地鬥爭當中開展了起來，一批批紅衛兵小將勇敢地起來造反，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展開了激烈地鬥爭。

在這個時候我們回憶一下，這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搞什麼哪，他們搞了一個挑動工農鬥學生，挑動群眾鬥群眾。毛主席很快地就看出了這一陰謀，所以在去年九月七日，毛主席就發出了一個指示，組織工農反學生，這樣下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要中央發出一個指示，要人民日報發一個社論，不要挑動工農整學生，不要挑動群眾鬥群眾，這是對於當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撲，是在全國範圍內一個重大的回擊。毛主席這一個指示大大推動了當時兩條路線的鬥爭，粉碎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次反撲，從那個時候以後，不但全國的學生運動起來了，而且全國的革命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機關幹部也起來了。在這一種形勢下面，在去年的十二月，毛主席提出了，現在的形勢是全國全面地階級鬥爭，也就是說，在各條戰線上，我們向資產階級，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了一個總攻擊。在這樣的形勢下面，不甘心滅亡的資產階級和他們在黨內的代理人，又搞了一個資產階

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這個新反撲就是大搞反革命經濟主義，同時，用各種辦法來分裂、瓦解無產階級革命派，想分別擊破。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面前，也是毛主席給全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指出了方向。毛主席肯定了上海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親自決定向全國播發，同時毛主席高度評價了當時上海《文匯報》的奪權鬥爭。指出了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外一個階級，是一場大革命。一月九號，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和中央文革給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賀電裡面，就把毛主席的一個基本的思想寫進去了，就是剛剛張春橋同志也念過的。指出了，你們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因為當時主席在北京指出了，上海基本經驗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大聯合。我們當時在上海聽到了主席這個話。基本的經驗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行奪權。主席肯定了這個基本經驗，後來又親自批發了黑龍江的基本經驗，又把革命的大聯合發展成為革命的「三結合」。這樣子在奪權鬥爭的關鍵時刻，毛主席這一條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啊，就有了重大的發展，就是矛頭緊緊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粉碎反革命的經濟主義，提高自己隊伍的覺悟。這一條路線，就指引了全國很多地方，很多部門，在奪權鬥爭的關鍵時刻有了一个明確的方向，保證了這一個階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同志們，現在我們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在全國範圍以內，對毛主席的這一些重大的指示，執行得好，執行得堅決，運動的發展就比較快，就比較順利。如果在這個當中，那一個方面忽視了，或者對主席這一些指示不是執行得很全面，不是執行得很堅決，那麼我們這個運動的發展就會受到這樣那樣的挫折。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回憶一下，臨近到奪權鬥爭的關鍵時刻，在革命造反派內部哪，也出現了種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個就是小團體主義呀，無政府主義呀，宗派主義呀，個人主義呀等等。當時出現了這樣的情況，要把奪權鬥爭搞好，無產階級革命派，就一定要用毛主席的思想，在鬥爭當中，不斷地改造自己。假使

沒有這一個條件，就不能夠實現毛主席上面講的這一條路線，奪了權也是不鞏固的，也是會發生分裂的。這裡是兩個問題，一個問題：矛頭是不是對準主要的敵人，是不是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有一個，是搞不搞革命的大聯合，是以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放在前頭，搞革命的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還是把自己小團體的利益放在前頭。有正面的經驗，也有反面的經驗，隊伍的問題提出來了。

在這個關鍵時刻，毛主席連續地批發了很多文件，譬如說，當時北京三司有一篇文章叫要奪自己頭腦裡「私」字的權，紅衛兵小將自己提出來的，毛主席看到以後很讚揚，馬上就在人民日報登了，而且在全國廣播了。這個時候，毛主席還向全國紅衛兵發了一個哈爾濱師範學院紅色造反隊開門整風的經驗。毛主席又支持了上海魯迅兵團東方紅戰鬥隊的一張大字報，邊戰鬥邊整風，邊戰鬥邊整風。接著又批發了延安中學的搞軍訓的這一個經驗總結等等。同志們，為什麼前一個時期毛主席連續的支持了這樣的一些群眾當中的創造呢？因為毛主席看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臨近奪權鬥爭的關鍵時刻，紅衛兵、革命造反派的隊伍，必須提高自己的無產階級覺悟，整頓自己的隊伍，只有這樣，才能夠把當前這一場大決戰搞好。中央文革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伯達同志、江青同志都做了很多報告、指示。對於毛主席的這些指示，有的同志，有的單位，有的組織接受的比較快，但是也有的同志接受的比較慢，甚至有少數人、個別人思想上有抵觸。那麼現在看來，凡是這一方面搞得比較好的，奪權鬥爭都搞得比較好，奪權以後掌權比較好。凡是對毛主席這一系列指示，領會不深，不是很深刻的去領會他，奪權鬥爭就遭到了挫折，奪了權之後又遭到了重大的挫折，然後再回過頭去再學毛主席的這些指示，領會就比較深刻了。

這是一個關係到我們要不要、能不能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是半途而廢，還是進行到底？要進行到底就要把我們隊伍的毛澤東思想水準提高，無產階級覺悟要提高。違反毛主席思想的東西要去掉。我覺得這一些指示，對於我們當前，江蘇和南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是非常重要的，是值得我們同志們很好地再來學習毛主席這一些指示。（掌聲）

在這一段時候，毛主席還抓了什麼問題呢？毛主席抓了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批判是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鬥爭的必然的發展。我們各地都揭露了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的總根子就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抓了這個革命的大批判，同時，毛主席還指出了要批判在幹部路線上「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這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組成部分。毛主席在這個大批判開展之後，又進一步肯定了在大批判中促進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這樣一個方針。這就把當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一步向前發展了。就是把當前的對敵鬥爭，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批判同各地對本省、本地區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批判結合起來。在這個大批判當中，來提高我們的覺悟，來促進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帶動鬥批改。毛主席的這一個思想，希望同志們要很好的學習，很好的領會，很好地接受並堅決地執行。（掌聲、口號聲）

在這一個時候，主席還抓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支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三支、二軍」的工作。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人民解放軍在各地都參加了，積極地支援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這個過程當中，毛主席親自批發了兩個文件：一個是一月二十八號軍委的八條命令，一個是四月六號軍委的十條命令，還有最近毛主席又提出了「擁軍愛民」的偉大號召。（掌聲）毛主席的思想是很明確的。毛主席批發的軍委的八條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講群眾怎麼對待人民解放軍，是講擁軍的。為什麼那個時候要著重講擁軍呢？因為有的地方出現了一股衝擊人民解放軍的這樣子一股苗頭，有一些左派組織在這個關鍵時刻犯了一些錯誤，所以制定了八條，特別講了一下，重點是講擁軍。在八條出來以後，我們軍隊「三支、二軍」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這是個主流。同時在有的地方，有的單位，在支左工作當中也出現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四月六號軍委發布的十條，毛主席批准的十條，他的主要方面是講人民解放軍應該怎麼對待群眾，是講愛民。在十條出來以後，左派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受到了很大的支持。後來，人民解放軍

在支左工作中，在糾正一些缺點錯誤的時候，有些地方又出現了否定解放軍一切的錯誤。就是把解放軍支左的成績都否定了。這了完整地執行八條和十條的精神，主席提出了擁軍愛民的偉大號召（掌聲），這就把八條和十條的精神完全地正確地、全面地統一起來了（掌聲、口號聲）。

江青同志在北京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上講話的時候，就說了，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是指擁軍愛民的問題。一個是怕同志們犯錯誤，另外是怕壞人利用。所以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過程，就知道擁軍愛民是毛主席的一貫思想，就是說革命造反派，我們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應該在毛主席的偉大路線，偉大旗幟指引下，肩並肩的共同戰鬥，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掌聲）。我上面只是一個非常粗略的一個回顧，就是把毛主席這一條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怎麼在鬥爭當中不斷豐富，不斷發展，不斷引導我們運動前進，把一些關鍵問題我說了一下。我們都是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這個沒有問題。可是，我們執行這一條路線是不是很澈底呢？是不是很完整呢？是不是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都拿毛主席這一條革命路線作為我們行動的標準呢？做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呢？我看不見得。剛剛春橋同志講的那許多問題，實際上就是說明我們在具體工作當中，在處理兩個革命組織相互關係問題上，還沒有能夠完全做到以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他的一些具體的指示、具體的政策，做為我們爭論的一個基本標準。不然你怎麼解釋省委階級鬥爭蓋子還沒有揭露？怎麼解釋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雖然中央三月五號的指示、三月九號的電報說得非常明確，還沒有實現呢？怎麼能夠解釋整風搞了一段又搞不下去了呢？

我們應該看到毛主席這一條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基本精神。他的矛頭始終是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始終是支持革命左派，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始終是要團結各方面的廣大的革命力量，包括廣大的革命造反派和廣大的革命幹部，始終是堅持革命的「三結合」。特別是在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支左的問題上採取了一系列的正確的政策，始終是要求無產階級革命派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鬥爭中，不

斷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毛主席這一條路線，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支持群眾的首創精神。同時，這一條路線，是在同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就是同鎮壓群眾，欺騙群眾，用什麼物質刺激來毒害群眾的反革命的經濟主義，還有分裂革命群眾，挑動群眾鬥爭等形形色色的錯誤的反動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當中發展起來的。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正確地認識毛主席的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那些東西，我們要認識得比較深刻。歷史告訴我們，勝利的歷史和暫時一段挫折的歷史都告訴我們，只有把毛主席這一些指示領會下來，把毛主席這條路線堅決貫徹，好好地、反復地學習毛主席這一些思想，我們的運動才能取得勝利。由於離開了毛主席這一條路線，或者在某一些問題上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那末革命運動遭到暫時挫折的事情呢，也不是一個地方。我又看了一下中央關於安徽問題指示，曾經指出了，根據兩個月實踐的經驗，從安徽的奪權，沒有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沒有把鬥爭矛頭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實行革命的「三結合」，而實行了一系列的錯誤的政策，壓制了有不同意見的左派組織，革命幹部。我想了一下，為什麼毛主席這些指示已經發出好久了，還是一月革命時候嘛，為什麼我們有一些同志總是不能完全的接受，不能用這些東西來自覺地改正一些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東西呢？還是因為我們頭腦裡有一些「私」字在作怪。

不要緊，任何人有了缺點，改就是了。我們只要回憶一下毛主席這些指示多麼重要，離不開這些指示的。有了這些指示我們就能夠根據這些指示，來去掉我們頭腦裡的「私」字。犯了錯誤沒有什麼了不起，問題是發現了就改，並且接受教訓，防止再犯，我們自己不可能在這樣一個大革命運動當中，不犯一些錯誤，問題哪，不要不接受教訓，不要只看到別人的錯誤，不從別人的錯誤中吸收教訓，不從自己的錯誤當中吸收教訓。如果我們這樣的話，那就可能重犯自己或者別人犯過的錯誤，我們要力求不發生這種情況，所以我希望我們同志們在這幾天把毛主席這些指示好好地回憶一下，重溫一下，拿這個東西來總結一下我們這一段的工作，至少是這兩個月的工作總結一下，看看我們那些地方是符合

毛主席的指示的，那些地方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的，我相信，只要是我們這樣做了，我們一定可以使江蘇和南京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踏步地前進！（掌聲）因為毛主席的路線，毛主席的這一些指示，是久經考驗的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是戰無不勝的。（掌聲）誰掌握執行了毛主席的這一些指示，這一條路線，就一定能夠勝利，這是不必懷疑的。（掌聲）

這裡，我想再簡單的說幾句，革命的大批判的問題，這是我們當前學習毛主席的思想，搞好當前革命鬥爭，放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的任務。因為要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促進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我們對這個大批判的認識需要提高，批判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是當前的一場群眾性的、更好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因為多年以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就是同陳獨秀、王明、劉少奇等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當中發展起來的。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主要是同劉少奇這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在最近中央的會議上，很多負責同志，以大量的材料揭露了歷史上劉少奇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背叛無產階級革命，背叛無產階級專政的滔天的罪行。（口號）

當前這個批判首先是在批判黑《修養》，批判幹部問題上「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問題上展開，它已經並且正在深入到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黨的工作各個方面上，成為推動我們各項工作的一個巨大的動力。同志們都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批判的學說，毛澤東思想就是要革命，就是要批判，就是在革命，在批判當中，在鬥爭當中發展。不搞革命，不搞批判，馬列主義就會失去自己的生命力。我們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任何一個關鍵的時刻都充滿了毛主席的思想和資產階級反動思潮的激烈的鬥爭。這一種鬥爭，總是為我們各個革命階段實現這個任務掃清道路。所以當前這一場大批判，絕對不僅僅是寫幾篇文章的問題，它要深入到各個方面去，成為推動我們各項工作的巨大的動力，成為推動我們鬥批改，成為推動我們各個單位鬥爭的一個巨大動力，所以這是一場很大很大的革命，這是對於

我們黨內多年來，修正主義的一個總清算。這個批判，大大提高我們無產階級的政治思想鬥爭，譬如說最近我們看到很多標語，這是從北京傳來的了，打倒劉少奇寫成打倒劉少狗，但是你這樣子寫一寫很容易的，把劉少奇這個字醜化一下啦，我們不提倡這樣子。真正地要把劉少奇的那一套資產階級的反動的貨色，醜惡的靈魂，從政治上、思想上把他批透，這就要花一點功夫，這就不像寫一張標語那樣簡單，那樣省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這個大批判的問題上，準備花很大的力量去搞，大家不是已經看到了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一篇文章嗎？這僅僅是一個開頭，還要繼續地搞一些這樣的文章，要把他那一套批透、批臭、批垮，使他永世不得翻身。（掌聲）

這個大批判，還會接觸到一些保守派的思想根源，從思想上摧毀保守派的思想基礎。（掌聲）過去那些資產階級當權派組織的什麼赤衛隊，還有什麼反動的血統論啊，總根子就是劉少奇！（掌聲）所以把這一些東西摧毀，就可以幫助更多的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蒙蔽的人覺醒過來，會大大促進我們爭取中間派，瓦解保守派的工作。（掌聲）這個大批判，會使我們更深刻的掌握毛澤東思想，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因為劉少奇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一個總的問題，就是從各個方面背叛無產階級專政，背叛無產階級革命，他是無產階級的背叛，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口號）所以我們批判這個東西，批判他那一套，什麼外交啦，統戰啦，還有什麼宣傳啦，組織啦，一整套的東西，可以大大鞏固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因為你對照一下麼！毛主席的思想是什麼？毛主席的路線是什麼？劉少奇的東西又是什麼？就可以使我們更深刻地來掌握毛主席的路線。剛剛張春橋同志已經說到了，劉少奇在華東、在江蘇是有他們影響的，包括他的歷史上的影響，我們江蘇的革命造反派應該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把劉少奇在江蘇的那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影響，把他澈底肅清、消毒。（掌聲）要把毛澤東思想插遍我們南京、江蘇的每一個陣地。（掌聲）這個大批判也一定會促使我們更澈底的揭開，揭露省委階級鬥爭的蓋子，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醜惡面目和幕後活動澈底揭出來。（掌聲）在這樣的鬥爭當中，有大量

的、繁重的工作要做，是一個重大的政治任務，因為要中國不變顏色，沿著毛主席的路線走下去，走到底，當前這一仗就一定要打好。

我們為什麼不能搞革命的大聯合呢？為什麼不聯合起來共同搞這一場戰鬥呢？為什麼要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由於這一些問題上的分歧影響我們對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呢？我覺得不能。只要我們認識到這一場鬥爭的重要性，我們就一定能夠在這個鬥爭當中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同志們能不能做到？（眾：能！掌聲、口號聲）

同志們，剛才張春橋同志已經念了三月十日中央電報當中的指示，我就不去念了。用毛主席的思想檢查一下，究竟是什麼東西妨礙了我們革命的大聯合？同志們想一想這個問題，究竟是什麼東西妨礙我們的革命的大聯合？是什麼東西妨礙我們執行中央很明確的指示？想一想。如果我們學習毛主席的思想，用毛主席的思想把這個問題想清楚，解決好，我看我們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就有了保證，或者能有一個良好的開始吧！這個問題不想清楚，不解決，那是不行的。最近我們看了很多材料，也和一些同志交談過，我覺得有這樣三個原因在妨礙著我們的革命的大聯合，妨礙著我們執行中央的指示，有外因也有內因。

第一個原因，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別有用心的一些壞人，在利用局勢挑動和擴大革命造反派的矛盾。包括有一些保守派，想利用這個機會來分化瓦解左派的力量。對於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有警惕！這個問題只要認識了就好解決，我們革命造反派，團結起來，共同對敵，這個問題不就解決了嗎？江青同志說，不要上當，不要被壞人利用。我希望同志們不要忘記這一句話。

第二個原因，覺得是沒有用正確的方法來解決革命組織之間的分歧，中央的指示指出，原則分歧，要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進行辯論，要求大同存小異。這是符合毛主席的一貫的思想的。毛主席從來就告訴我們，要區別兩類矛盾。對革命組織之間的矛盾，要用擺事實講道理的辦法來解決。如果我們方法不對頭，這個矛盾就不能解決，甚至就要擴大。看了這幾天的大字報，有這個感覺，就是你們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對，用了些什麼方法呢？有的是用打架的方法。打架的方法能夠解決頭

腦子裡的矛盾嗎？還有一些就更不是了，我看了有一些送給我的，有這一派把那一派畫一個烏龜，那一派把這一派畫一個「袁世凱」。同志們，這一種鬥爭方式，我很坦率的講，是比較低的。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解決彼此之間的分歧，要進行擺事實講道理，不要採用這一種辦法。我不希望看到這一些東西，毛主席有一句話，我們應該很好地想一想，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這句話是矛盾論裡面講的。不同性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性質方法才能解決，倒過來說呢？你不是用這樣一些辦法，你不同性質的矛盾，用另外一種辦法去解決，是解決不了的。比如說，美帝國主義要侵略我們，我們就要保衛祖國，用人民戰爭的方法去解決；我們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矛盾，用打倒的辦法去解決；我們革命組織同保守組織，比如說，與赤衛隊之間的矛盾，我們用爭取、教育、瓦解及孤立極少數壞人的辦法去解決。但是，我們革命組織之間的矛盾怎麼樣呢？我們革命組織之間的矛盾，只能用擺事實講道理的辦法來解決。剛剛在會場上就可以看得出來嗎，大家這個情緒，火一上來，有的時候就很容易忘記了大方向。如果革命組織之間的矛盾，不是用擺事實講道理的辦法而是用武鬥的辦法，或者用其他一些辦法，是不能解決的。我們頭腦裡有不同的認識，拳頭怎麼打得掉呢？或者把電話砸掉，把杯子砸掉，把玻璃通通打碎，這樣的辦法還是解決不了分歧，只能把分歧擴大，甚至於原來不是對抗性，硬是把它擴大到對抗性的，即是真是原則分歧，用這個辦法也是解決不了的。

這裡我要說明一點，我們要看一看北京，同志們，北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革命造反派之間也有矛盾。最著名的革命造反組織之間也有矛盾嗎，大家到過北京的同志都知道的嗎，在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前，不是還鬧過一場嗎，但是，他們在這一點上，能夠一致，就是說，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北京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這一點上他們一致，在這一點上一致了，他們就能夠聯合起來，成立北京市的革命委員會，實現革命的「三結合」。可實現革命的「三結合」之後，有沒有矛盾呢？還是有矛盾的，

還是有爭論的，天下哪裡有沒有矛盾的，沒有爭論的事情呢？兩個人還有不同的意見嗎，何況兩個派別呢，總是有點差別的嗎，這個人抽煙，那個人不抽煙，不也有一點差別嗎？假使我們忘記主要的矛盾是什麼，不能在解決主要的矛盾問題上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實現革命的「三結合」，而是在另外一些矛盾上，糾纏不休，或者認為，只有這些矛盾解決了，才能實行革命大聯合，認為我們革命造反派之間，沒有一點矛盾，才能實行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那得出的結論啊，就是永遠不能實現革命的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你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唄，不永遠有這樣那樣的矛盾嗎？假使不是這樣，根據中央的指示，用擺事實講道理的辦法，用求大同存小異的辦法，原則分歧也用擺事實講道理的辦法，那我覺得是可以解決的。不同的意見可以來辯論嗎，就是辯論暫時不能解決，放一放嗎，我們在當前主要問題上取得一致唄，這樣的話，我們就能夠逐步地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毛主席說過這樣一句話：「不解決橋或船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我希望同志們在處理革命組織之間的問題時，能夠掌握正確的方法，不要用對待赤衛隊的辦法，用對待敵人的辦法，拚命去搞，挖空心思地去搞那些材料，那不是對待敵人的辦法嗎？只要我們革命組織之間，用正確的方法處理，這個矛盾是能夠解決的，是能夠促進對敵鬥爭的，是能夠促進革命的大聯合的，這一點也希望同志們能夠想一想，這是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妨礙我們革命的大聯合，沒有很好執行中央指示的，就是我們隊伍內部的錯誤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比如說小團體主義、無政府主義、宗派主義等等，這一點我們談的時候，雙方面也都承認的，有這些東西，被這些東西分散了共同的鬥爭目標，分散了我們的精力，使我們聯合不起來。我認為這是當前必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所以中央指示要大家回去，當時不是要大家自己批評自己，回去整風，也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這個整風，不是整一次吧？！不是整人嗎？！是邊戰鬥邊整風嗎！小團體主義的最大壞處在什麼地方？首先是在於，他使我們看不見大的鬥爭目標。毛主席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

對我們全國的革命造反派有一個根本的指示，就是剛剛大家念的：「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個小團體主義呀！就使我們不關心國家大事，甚至於不關心省裡面的大事，市裡面的大事，而只是關心我這一個團體的事情。你們這裡的團體很大，不是小團體，而是大團體，但是這個大團體哪，也是很容易犯小團體主義的。我們看到過一些街頭的爭論，有一天晚上，我們出去了，發生什麼「五·八」事件，還不曉得五九事情，兩派在這裡爭論，我們就去聽了，我們覺得有這樣子一種情況，雙方談問題的時候，總是以我這一方，八·二七這一方怎麼樣，你那一方，紅總一方究竟怎麼樣，如何如何？而比較少的聽到，究竟是不在毛主席革命路線這一方。同志們，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派，我們要分，首先是這樣分，就是說擁護毛主席，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凡是這樣子，我們都要支援，都要擁護，都要贊成。凡是不符合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我們就要反對，我們就要批評。不要因為那個地方發生了糾紛，而這個糾紛發生在我這個基層組織，就肯定我這個組織一定是對的，你怎麼能這樣肯定呢？而首先要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來衡量一下。我們覺得有這樣一種情況，一聽到兩個組織的基層組織發生了糾紛，先沒有問一問是非，眼睛就紅了，一紅啊，就鬧起來，就是昨天晚上，我這裡也不回避吧，我十二點以後，到原來省委那裡一個地方，不曉得這兩派是哪兩派我就看到在那裡鬧，是不是有什麼原則分歧呢？問了一下，問那裡的戰士，也沒有問到，但是有這種語言，「把文風來揪出來」，「把你們的後臺曾邦元揪出來」等等，我一聽這種話我就想，大概總是與兩派的基層組織有關係，我希望同志們眼界要擴大一點，遇到了爭論的時候，首先要問一問總的是非，不要只從自己的這個團體這一個立場出發，而要從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一點出發。

剛剛張春橋同志講過了，我們兩個革命組織的基層組織，可以說是絕大部分的基層組織是好的，但是，也難免有個別的壞的組織，因為現在組織發展得很大了嗎？我現在想講一講另外一方面的道理，比方說，我們的黨，是毛主席締造起來的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

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的黨，但是我們黨內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因為有這麼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否定了我們黨是光榮、正確、偉大的黨。同樣的，我們也不能因為我們黨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黨，就不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激烈的鬥爭，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還是放手發動群眾揭露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說這一點就希望同志們在考慮問題的時候，能夠從無產階級的根本的利益出發來考慮問題，小團體主義的情緒是很容易滋長的，我們一定要堅決的警惕。我們革命造反派，對於自己的工作，要採取一分為二的馬列主義的辯證方法，這是毛主席多年來教導我們的方法。就是要看主流，看方向，既看到成績也看到缺點。中央不是講了嗎？大家要以自我批評為主嘛，為什麼不能做到這一點呢？我覺得有一點，就是大家對自己的工作，沒有很好地採取一分為二的兩分法，因為我們採取了一分為二的兩分法，我們就能肯定工作中的成績，同時也能夠對工作中的缺點，自覺地去改正。大方向正確，並不等於十全十美，假使哪一個組織認為自己的組織是十全十美啦，那就等於講這個組織不要進步了，不要革命了。所以，我們希望同志們，在看到我們這個革命組織成績、主流、方向的時候，對待自己還要看到缺點、錯誤，要把這些缺點錯誤當著我們隊伍內部的灰塵，臉上的灰塵把它洗掉。我們對於別的革命組織也是這樣，也要看大方向，要看主流，不要只看人家的缺點。過去我們在山東的時候，提出了兩個主流，兩個支流：希望革命造反派對待人民解放軍的「三支、二軍」的工作，要看主流，成績是主流，缺點和錯誤是支流；我們對部隊的同志也提出了，看我們革命造反派，要看大方向，要看到他們什麼是主流，革命的大方向是主流，缺點和錯誤是支流。兩個主流，兩個支流。現在，我想再增加一個，三個主流，三個支流。就是指革命組織相互之間，看對方的時候，也要看什麼是主流，什麼是支流。看另外一個革命組織的時候，要看他大方向，看他什麼是支流。缺點和錯誤如果是支流，那就應該採取與人為善的方法，積極幫助他去解決，不要只抓住對方的缺點和錯誤，忘掉了對方的主流。所以我想，這樣子三個主流、三個支流，這樣子提出

來，是不是就能夠幫助我們把相互之間的關係，處理得更正確一點，把我們的成績發揚得更好一些，把我們的缺點錯誤，去掉的更多一些。

這裡，我們有這樣一個建議，希望你們兩個革命組織，中央指出不是以自我批評為主嗎？這個也可以開個小的座談會，遇到了分歧，徵求一下對方的意見，對對方那些意見要聽，要認真地聽，同時對另外一個組織提意見的同志，也要區別什麼是主流、什麼是支流，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一些思想問題上，逐步地解決我們的分歧，在大方向上一致起來，團結起來，共同對敵。（掌聲）這裡什麼是折衷主義？折衷主義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間，採取調和折衷態度，這叫作折衷主義。（掌聲）折衷主義是不行的，我們從來就是反對折衷主義的，我也是從來反對折衷主義的。（掌聲）但是按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標準，同時反對兩種傾向，這叫不叫折衷主義呢？這不叫折衷主義。因為這兩個東西都不符合毛澤東思想，都要反對。這是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個不能叫折衷主義，關於無政府主義。毛主席前一個時期，最近吧，在北京一次會議上批評說，無政府主義不是不要政府，只是不要別人的政府，只要他自己一家的政府。（掌聲）這個話當然毛主席是概括地來說的啦，是說的很深刻對我們是很大的教育，毛主席還引用了列寧的話來教育我們，無政府主義是對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過的一種懲罰，那麼怎麼領會呢？機會主義走向反面成為無政府主義，機會主義走向反面，修正主義走向反面，就成為無政府主義。這兩個東西都是資產階級的思潮，資產階級和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曾經用這麼兩種武器來反對無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可以說是交替使用。

我舉一個陶鑄的例子，陶鑄開始鎮壓群眾是鎮壓的很厲害的，在那個文教口，拚命鎮壓群眾，鎮壓革命群眾，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後來看了不行了，他這個修正主義路線行不通了，革命群眾起來了，他又搞無政府主義，他就提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他還提出過一個什麼絕食是一個偉大的創舉，這就是陶鑄的東西嘛，陶鑄這種思想該不該打倒呀？（該：高呼：打倒陶鑄）這裡我舉一個例子，就是希望你們看到這

樣一種思想，也是不應該怪我們革命小將，因為有這樣一些人曾經把這樣那樣的東西怪我們革命小將。同志們不是的，所有這些錯誤思潮，包括幹部問題上的反動路線，其根源，其出處都是那些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眾：對！掌聲）但是我們要警惕他們這種影響，就要肅清這種影響。（掌聲）修正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他們有一點上是共同的，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點上完全一樣，都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批判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鎮壓群眾，壓制群眾，搞白色恐怖，也批判了他們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其目的都是為了支援革命的群眾運動，支持革命的左派，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高呼口號：無產階級專政萬歲）所以我們對這種思想，我們也要反對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過去在中國是沒有多大市場的，只有在歐洲比較多，特魯泡特金等等這些人，搞一套無政府主義，還寫書。中國過去這種無政府主義從來是抬不起頭的，這個你要算，過去上海有個巴金，此人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有個小說叫「滅亡」，不知道你們看過沒有，那裡面就是描寫一些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天下只有他一個人才是英雄，群眾都是群氓，這樣一個人物，在中國本來沒有什麼市場，就是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中，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但是這種思潮偶而出現一下呢，也是對我們的反面教員，就說明我們革命隊伍需要加強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無產階級的組織性，紀律性，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實現革命的「三結合」，它的出現不過是教給我們必須這樣做，增加一個反面教員而已。

所以我在這裡說了這一些，就是想說明一個問題，我剛分析了這些方面，三個原因吧，妨礙我們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妨礙我們執行毛主席和中央給我們的指示。你們的成績很大，工作很多，為什麼今天著重講一講這一些問題呢？因為我們是同志和戰友，因為我們要共同地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們講一講這些問題的目的，就是希望我們能夠拿毛主席那些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一系列的指示，作為我們的正面教員，作為我們思想上的無價之寶，好好地學習，好好地溫習，希望我們能夠去掉那些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更高地舉起毛主席思想的偉大紅旗，把毛主席

的這條革命路線，更堅決地更好地貫徹下去，把江蘇的南京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一個月之內，能夠再大踏步地前進。剛剛張春橋同志講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兩種可能性，今後的兩種可能性我就不重複了，我相信同志們。這裡我說一點，就是出現第二種可能性，就是說革命的大聯合還聯合不起來，或者出現了打、砸、搶發展，生產上下降，甚至於保守組織也起來了，來乘我們革命派鬧分裂的時候。假使出現了這種情況，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有三個相信，我們相信依靠人民群眾，相信和依靠大多數革命幹部，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軍。我們相信廣大的革命人民和革命幹部，還是要革命的，就是出了暫時的曲折，我們的運動，也一定會沿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取得勝利的，（掌聲）但是，我同大家一樣，還是希望大家根據中央的指示，力爭第一種可能性，是不是這樣？（眾：對！掌聲）

當然囉，希望同志們的眼界放大一點，從整個南京市，從整個江蘇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來想一想，從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要求來想一想，我相信同志們一定會按著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力爭第一種可能，一定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沿著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搞的更好，對不對呀？（眾：對！）我們應該充滿信心，因為全國的形勢是好的，江蘇的形勢也是好的，有人民解放軍的支持，有廣大革命造反派，還是很強大的呀，這裡的革命造反派還是經過戰鬥洗禮的呀；（掌聲）還有梁杜吳這樣很早就和革命造反派一起殺出來的革命幹部。（掌聲）所以你們要很珍惜這一些好的東西，要去掉那些不利的因素，要發揚這一些好的因素，假使我們這樣做，就一定會促進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的形成。我們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上海的紅衛兵，上海的工人、農民、幹部，都非常關心江蘇省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掌聲）。我們一定同你們共同戰鬥（掌聲）！今天的會議，雖然開得不大，還有那一邊，人民大會堂還有一些同志要求見面，我們想今天就不去，我們共同在執行毛主席路線這一點上，我們隨時可以見面的（掌聲）。只要我們是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線這條大路上的戰友，我們就能永遠走在一起的（掌聲）。如果在將來，你們在江蘇省軍管會的領導

下，你們能夠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開更盛大的會，那個時候我們上海一定派出更多的同志來到這兒，和你們更多的同志、和戰友見面（掌聲）。最後我們一起來呼幾個口號：

堅決貫徹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緊緊掌握鬥爭的大方向！

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

開展革命的大批判！

對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猛烈開火！

在大批判中促進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

堅決響應毛主席擁軍愛民的偉大號召！

揭露省委階級鬥爭的蓋子！

邊戰鬥，邊整風！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

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姚文元在上海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67.5.23.）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綱領】

同志們！戰友們！

今天，在革命的大批判的高潮中，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向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發動總攻擊、總清算的時刻，在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無恥的叛徒行徑和叛徒理論在全世界日益破產的時

刻，我們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士，舉行隆重的集會，來紀念毛主席的偉大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這是有重大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結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朽文獻，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和文藝理論的劃時代的發展，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的檔，是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綱領性文件，是鼓舞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向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進行勇敢衝擊的響亮的戰鬥號角。

《講話》在全世界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歷史上，第一次最明確、最完整、最澈底地提出了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根本方向，系統地解決了文藝工作者同工農兵結合的問題，解決了發展無產階級文藝的一系列重大的、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講話》全面地總結了文化戰線上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經驗，澈底批判了長期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文藝路線，全面地、深刻地制定了無產階級文藝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講話》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的批判的大旗，給予文藝、思想戰線上形形色色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反動觀點以摧毀性的打擊，澈底揭露了周揚一夥三十年代文藝黑線的反動面目，這個批判是這樣深刻、這樣尖銳和有力量，是這樣準確地擊中了資產階級反動世界觀和文藝理論的核心和要害，使得以後的各種修正主義的反動思潮，包括《修養》所鼓吹的背叛無產階級專政、販賣階級投降主義的反動論點，包括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奉為至寶的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人道主義，不管有多少偽裝，多少變種，多少花言巧語，都逃不脫《講話》這個照妖鏡的無窮威力，只要一照，立刻現出醜惡的原形。《講話》所指出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同工農兵結合、必須同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必須澈底改造自己世界觀的道路，是一切願意革命的知識份子走向革命化、無產階級化的唯一道路，是發展無產階級文化的唯一道路，也是反對和防止修正主義的根本保證。一切革命的幹部、革命的文化工作者，都從這裡找到了進行思想改造、同群眾相結合的根本途徑。《講話》在解決各種複雜問題的時候，天才地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

辯證法，是我們學習在革命實踐中運用辯證唯物論的一個光輝的典範。

《講話》是發展革命文化的萬古常新的真理，是無產階級文藝戰無不勝的戰鬥旗幟，是進行思想、文化戰線上的大革命的指南針。

毛主席這篇偉大著作，同他的《新民主主義論》《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以及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發表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等偉大著作，直到進行這次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許多重要指示和文件，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開闢了一個發展無產階級文藝、進行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全新的歷史時期。

二十五年以來，在中國，在世界，《講話》都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它為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給予形形色色反動資產階級世界觀以沉重的打擊。《講話》中對於工農兵群眾偉大歷史作用的評價和歌頌，對於什麼「人類之愛」「人性論」等等資產階級反動世界觀的批判，幫助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擺脫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欺騙，奮起為自己的解放而鬥爭。當然，這二十五年不是在風平浪靜中渡過的。二十五年的歷史，是充滿著劇烈的階級鬥爭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彭真、陸定一、周揚等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大力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控制了舊中宣部、舊文化部、舊北京市委以及全國許多文化部門，瘋狂地反對和抗拒《講話》中所闡明的無產階級文藝路線，抗拒毛主席歷次關於文化問題的重要指示，瘋狂地推行一條資產階級反動文藝路線（即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為他們進行資本主義在全國復辟的罪惡事業作輿論準備。在上海，舊市委中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同樣猖狂地抗拒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藝路線，抵制毛主席關於批判混入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指示。他們還竭力反對和破壞柯慶施同志為堅持毛主席文藝路線而進行的鬥爭。他們同陸定一、周揚一夥相勾結，妄想把上海當作發展資本主義反動文藝的「半壁江山」。十七年來，這一小撮鑽進黨裡、政府

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裡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同那些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文藝「權威」相勾結，篡奪了文化界的領導權，他們以北京、上海作為進行反動宣傳的主要據點，把黑手伸向全國各地，在文化領域中，向無產階級實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專政，大搞「和平演變」。他們狂熱地吹捧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反動文藝；他們狂熱地支援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為黨內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政治需要服務，為資產階級反社會主義的需要服務；他們狂熱地反毛澤東思想，誣衊宣傳毛澤東思想是「簡單化」「庸俗化」，鼓吹早已被《講話》所痛斥過的各種資產階級反動文藝理論；他們狂熱地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僵屍魔鬼、少爺小姐總之一切剝削階級的醜惡形象，搬上舞臺加以美化，抹殺或者歪曲偉大的工農兵的形象；他們狂熱地在文藝界中招降納叛，包庇壞人，保護和發展資產階級新貴族，把大批叛徒、漢奸、特務、裡通外國分子、剝削階級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安插到重要崗位上，進行著種種不可告人的勾當；他們狂熱地打擊一切敢於起來造他們的反的「小人物」，打擊一切敢於堅持毛主席文藝路線的人，仇恨已極，恨不得一棍子打死。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他們或抹殺，或歪曲，或篡改，或封鎖，或抵制；但是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那些資產階級「大」知識份子的話，卻奉若神明，言聽計從。十七年來，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罪惡滔天，幹盡了壞事！從吹捧《清官秘史》到炮製《海瑞罷官》，就是他們整整一部反對《講話》、反對毛澤東文藝路線、進行資本主義復辟的黑歷史！

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就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社會主義革命服務，就是要用無產階級面貌改造黨，改造世界。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核心，就是要用資產階級的面貌改造黨、改造世界，夢想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變中國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正如毛主席一針見血地揭露過：他們想搞「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反革命政變。

毛主席親自領導了解放以後歷次重大的文藝鬥爭。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毛主席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開

展自下而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批判思想文化領域中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入手，揭露和批判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講話》的精神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創造性的發展，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發展，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創舉。現在，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醜惡面目，終於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被揭露出來了。他們的陰謀被粉碎了。

同以周揚、夏衍、林默涵、齊燕銘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文藝路線（即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相對立，江青同志堅持了《講話》中闡明的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藝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文藝路線進行了頑強不屈的鬥爭，對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她熱情支持了文化界中那些堅持《講話》方向的無產階級的新生力量。她敢於反抗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種種清規戒律。她所領導和發動的京劇革命、其他表演藝術的革命，攻克了資產階級、封建階級反動文藝的最頑固的堡壘，創造了一批嶄新的革命京劇、革命芭蕾舞劇、革命交響音樂，為文藝革命樹立了光輝的樣板。這些作品充滿了無產階級的革命英雄氣概，有高度的革命性和藝術性，具有獨創的民族風格，是推陳出新的典範，是無產階級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珍貴的文化財富。這些作品在中國和全世界的舞臺上，用典型的工農兵的英雄形象，高高地樹立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把舞臺上那些剝削階級的牛鬼蛇神打得個落花流水，一敗塗地。《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是一個經過毛主席多次修改的、極其重要的文件，它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從根本上粉碎了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基礎，為文藝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闢了道路。

我們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感到很光榮，因為許多重大的戰鬥是在上海進行的。當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魔爪控制著舊北京市委時，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江青同志在上海發動了對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批判，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火炬。我們要發揚這種無產階級革命傳統，永遠同一切牛鬼蛇神進行不調和的鬥爭。

我們紀念《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首先要認真地學習毛主席這篇偉大著作和其他關於文化革命的偉大著作，當作我們進行大批判的最重要的戰鬥武器，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組織上澈底摧毀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所佔據著的陣地，肅清它們的毒素，弄清它們的一切地下活動，把領導權真正奪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來，並且進一步澈底批臭文藝黑線的總後台——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革命的大批判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批判的學說，它從來就是在同「左」右傾機會主義和形形色色資產階級反動思潮的鬥爭中，開闢自己的前進的道路的。從鬥爭中來學習毛澤東思想，才能真正掌握毛澤東思想的革命的靈魂。只有掌握了毛澤東思想，才能給予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致命的打擊。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勝利，歸根到底，都是毛澤東思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於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勝利。已經處在掌權地位的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一定要把學習、掌握、運用毛澤東思想，放到高於一切、大於一切、先於一切、重於一切的位置上，念念不忘，天天不停，切不可被日常的繁忙的事務擠掉了學習的時間。

思想的陣地必須用思想的武器去佔領。靠拳頭，靠打砸，是不能夠把資產階級思想搞掉的。被資產階級思想佔領著的地方，必須用毛澤東思想去批判，去戰鬥，才能把陣地奪取到無產階級手中。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毒害、欺騙、蒙蔽的群眾，只有用毛澤東思想去向他們進行思想教育，才能使他們覺醒過來，自覺地清除頭腦裡的錯誤思想，回到毛主席的路線上來。能不能把思想戰線上的鬥爭搞好，這是關係到我們能不能把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

應當看到，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及其代表人物，是很頑強的。剝削階級的傳統影響，舊的習慣努力，要經過很長的歷史時期，才能逐步消除。挖出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並不等於肅清了他們的影響；挖掉了舊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毛主席在最近又一次重複地提醒我們：「現在的文化大革命，

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絕不可喪失警惕。」對於毛主席這個語重心長的指示，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要再三地深思又深思，要永遠銘刻在自己心裡，千萬不可忘記啊！千萬不可以用太平觀念、麻痹大意來鬆懈自己革命鬥志啊！千萬不能忽視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長期性啊！階級鬥爭的歷史告訴我們：文藝是階級的最敏銳的神經，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政治鬥爭，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它的每一個回合，每一個起伏，每一個轉折，總是首先從文藝上反映出來。毛主席不就是領導我們從批判《海瑞罷官》《清官秘史》等大毒草中，揭露了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醜惡面目嗎？文藝領域的大批判工作，還需要深入地進行下去。對於「全民文藝論」「寫中間人物論」「人性論」之類的修正主義的文藝理論，對於那些直接為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吹捧、所支持、所培植、所利用的大毒草，對於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頭子的主要作品，首先要進行批判和清毒。文藝戰線上的批判和鬥爭，應當和文化大革命中整個政治鬥爭的形勢密切聯繫起來，並為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的需要服務。

上海是三十年代文藝黑線的老窩，解放前長期受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上海是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最集中的地方，許多壞戲、壞電影、壞書出在上海，許多重大的鬥爭是在上海爆發的。上海文藝戰線上的大批判能否搞好，關係到我們能不能在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挖掉文藝黑線的根子，能不能把文教戰線的各個陣地真正奪到無產階級手中。我們切不可輕視。我們要在思想戰線上，發動廣大群眾，抓住重點，一仗一仗地打下去；同時應當把埋藏在文化領域中的壞人的政治面目清查清楚。

我們紀念《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文武兩支軍隊要更好地結合起來。

毛主席在《講話》中說：「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鬥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毛主席指出，這兩支軍隊要「互相結合起來」。這是毛主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思想，我們要深刻地領會。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澈底戰勝敵人，也要依靠文、武兩支軍隊很好地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對敵。就是說，要擁軍愛民。我們要堅決響應毛主席擁軍愛民的偉大號召，在最高統帥毛主席的率領下，文、武兩支軍隊緊密團結起來，我們就能如虎添翼，我們就能粉碎一切階級敵人的反抗，奪取新的偉大的勝利。

我們紀念《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要堅持毛主席的工農兵方向，搞好文藝領域各單位的鬥批改的工作。文藝團體的工作人員，要認真貫徹《中共中央關於文藝團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根據目前的鬥爭形勢，文藝團體的工作人員，應當回到本單位，集中力量澈底鬧革命。一面進行本單位的鬥、批、改，一面創作和排演現代的革命化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作品和戲曲等。

目前，離開完成文藝界的鬥批改，還有一段很長的很艱巨的路程。階級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還是有反復的。文藝界的根本改造，在於《講話》中指出的同工農兵相結合，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我們的文藝創作，必須為工農兵服務；我們文藝隊伍，必須從同工農兵結合的過程中改造自己的立場和世界觀。在目前，我們主張文藝工作者回到本單位進行鬥批改，這是因為如果不把各個單位文化大革命搞好，不把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不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揭深批透，不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

權派批倒批垮，不對文藝隊伍進行一番整頓和清理，階級陣線就不能分明，我們就不可能建設一支無產階級的文藝隊伍，同工農兵結合沒有保證。應當指出：有一些文藝工作者、革命知識份子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文化大革命，同工農兵打成一片，同那裡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一同戰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受到了工農兵熱烈的歡迎，這是主流；但也有極少數人，卻利用「串連」的機會，到工廠、農村中製造混亂，挑動武鬥，甚至為地富反壞右翻案，他們不是像毛主席在《講話》中指出的那樣，老老實實向工人、農民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學習，老老實實地改造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而是「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向群眾灌輸了一套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敵對的思想，極力製造革命隊伍的分裂。對於這極少數人，難道不應當好好地學習《講話》、好好地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嗎？

文藝是階級鬥爭的武器。無產階級文藝作品是用毛澤東思想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思想武器。上海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在江青同志率領下，向著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頑固堡壘進行了勇敢的衝鋒陷陣，創作了像《智取威虎山》《海港》《白毛女》這樣體現毛澤東思想的優秀的革命樣板戲。上海紅衛兵戰士、革命文藝工作者組織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文藝小分隊，活躍在各條戰線上，創造了許多短小精悍、富於戰鬥性的小節目，及時配合了各個階段的鬥爭，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你們做得對，做得好！今後，我們在普及和提高兩個方面，都要繼續努力。我們應當有這樣的革命的雄心壯志：創造出反映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樣板作品！創造出反映上海一月革命風暴的優秀作品！革命的音樂工作者，應當創作出反映無產階級革命派偉大革命精神的作品！我們應當有自己的《紅衛兵之歌》！革命的文學工作者，應當塑造出在文化大革命中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不朽形象！我們應當在文藝的各個方面，為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譜出一曲又一曲響徹雲霄的凱歌！

我們紀念《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要認真地在各個方面貫徹群眾路線，加強自我改造，用無產階級世界觀來克服我們隊伍中的各種非無

產階級思想。

毛主席在《講話》中指出的為什麼人服務和如何去服務這兩個根本問題，不僅是對文藝工作者，而且是對一切革命工作的同志都是有普遍意義的。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的焦點，就是一個對待群眾的立場和態度問題。毛主席多次號召革命的幹部要「到群眾中去」。顯然，只有解決了這兩個問題，我們的工作才能有正確的政治方向。只有解決了這兩個問題，才能防止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絕不是為一個小團體的利益服務，而是為無產階級和廣大革命群眾的利益服務，如果一個革命群眾團體的利益同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利益不符合，應當使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而不應當是相反。一切革命幹部要虛心向群眾學習，大力支持革命群眾的首創精神，同脫離群眾的各種官僚主義習氣作堅決鬥爭，要用極大的努力，不斷清洗我們思想作風上脫離群眾的灰塵。毛主席在《講話》中教導我們說：「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們要用這個標準檢查自己，發揚艱苦奮鬥的作風，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不斷同頭腦裡的「私」字作鬥爭。

毛主席在《講話》中，諄諄教導我們，要劃清無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區別。他說：「我們有許多同志還不大清楚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區別。」「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講話》是一篇深刻的整風報告。是促進我們思想無產階級化的強大的思想武器。

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要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鞏固和發展革命的大聯合，自覺地克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潮的侵蝕，克服無政府主義、小團體主義、分裂主義、個人主義等等阻礙革命的大聯合的錯誤傾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士，要善於分清無產階級世界觀同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潮及其他非無產階級思潮的界限，作耐心的、細緻的政治思想工作，引導一些群眾用毛澤東思想去克服資產

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潮及其他非無產階級思潮的影響，團結他們共同前進。

毛主席指出：只有在根本原則問題上取得一致，「也只有把為工農，為八路軍、新四軍，到群眾中去的口號提出來，並加以切實的實行」，才能達到克服宗派主義、聯合對敵的目的。他在《講話》中引了魯迅的一段話：「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毛主席的指示，不僅對於文藝界，對於我們今天加強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也有極大的指導意義。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一定要把鬥爭矛頭緊緊對準中國的赫魯曉夫，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準以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共同的鬥爭目標中，聯合起來，團結廣大革命群眾，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勇敢前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藝路線勝利萬歲！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把革命的大批判進行到底！

堅持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萬歲！<sup>55</sup>

<sup>55</sup> 新華社上海二十三日電。《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第九期。

##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女六中的講話（1967.5.24.）

### 【摘錄】

張春橋：

有了權力機構就可以進行鬥批改，不破不立，以後就要在破中立起來，破字當頭，立就在其中。學制要縮短，縮短幾年，哪些課不要，歷史還要不要？（有同學說，不要）不要歷史，你們怎麼進行批判，不學近代史怎麼批判《清宮秘史》？教學方面也要改，以前學生跟老師轉，教師叫學生幹啥學生就幹啥，不這樣就要扣分，不是像主席所說：教師跟學生轉。現在沒有現成的，除了課程外，還要學些什麼？主席思想都提出來了，要從實踐中來解決。

大批判還要搞一個時期，主席有好多文章要繼續發表，我們要好好學習。實際這些給教改打基礎，這個批判要深入到各方面去，教育上陸定一的一套還沒有動呢。

學校總是要辦的，學校如果不要辦了，那就好辦了，鬥批改也不要搞了，大家搬到工廠或農村去，鬥批改不是鬥批散、鬥批砍、鬥批走。你們在學校學了幾年，初三學了幾年，對於中學和小學的教改你們最有發言權，畢業班的同學有特殊的任務，教改怎麼辦？那些有利？那些有害？都要考慮一下，這樣，全國匯總給中央，中央就好辦了。

姚文元：

毛主席最近在北京指示：中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規。

毛主席的這個指示是對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中學紅衛兵的最大的關懷，最大的愛護。……你們這兒已是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單位，希望你們不要自滿，也不要鬆懈，能夠繼續把中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搞下去，搞到底。因為中學生人數很多，中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好，能不能搞到底，中學的紅衛兵能不能夠組織起來，

聯合起來，按毛主席的路線前進，這是關係到我們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的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中學的鬥批改，就是說，教育改革，也是關係到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怎樣更好地成長的重大問題。……你們已知道了，毛主席批准你們這兒的經驗，全國登報和廣播，希望你們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好上加好。<sup>56</sup>

##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高校座談會上的講話 (1967.6.2.)

### 【摘錄】

張春橋：

現在紅衛兵的確面臨著新的任務，鬥批改的問題也是歷史上沒有解決過的。我們十七年來毛主席提出的方針政策沒有得到貫徹執行，即毛主席的思想沒有在學校裡深入下去。我們在這一方面花的代價要大一些。有些學校有共同的任務，又有不同的任務。文科與理科不一樣，文科鬥批改，有些不一定在學校裡培養「文學家」、「藝術家」，但不等於不要學校了，有人提出是不是不辦學校了。我上次也提出，文學怎麼教，歷史怎麼教。需要一批紅衛兵包括青年教師，也要吸收一些青年人，要付出代價。要像江青同志搞樣板戲那樣，付出巨大的代價。

姚文元：

大學的鬥批改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主席講：一種可能澈底翻身，一種可能走回頭路，一種可能改良。能不能在下個階段搞好，要打硬仗了。當然，有沒有反復，這也難說。上海是全國所一部分，還受全國的

<sup>56</sup> 教育部革命聯合委員會（革聯）主辦，《紅色教育中央首長談教育革命（第一六期）》，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一一、一三頁。

情況影響。當然如果有反復也不怕。文化大革命高校是個關鍵，下面連高中，初中，小學要與工農兵結合，怎麼結合法？在全國當前還是抓革命的大批判。只有把這一仗打好了，以下幾仗才能搞好，這一仗打不好，下面鬥批改就動力不足，鬥本單位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對劉鄧的批判是一致的。

## 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報告會上的報告 (1967.6.3.)

同志們：

剛剛春橋同志已經把主要的問題都說了，毛主席有很多重要的思想，重要的指示，在他的講話裡，都向大家作了分析，作了說明，我這裡想說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更好地學習和掌握主席的思想，堅決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問題。自從毛主席制定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中共中央的「通知」發表以來，我們這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整整的一年了，這一年是難忘的一年，是革命造反派英勇奮鬥，衝鋒陷陣的一年，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大搏鬥的一年，是天翻地覆的一年，是無產階級揚眉吐氣的一年，這一年也是無產階級專政大大鞏固的一年，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被挖出來的一年，這一年最主要的是毛澤東思想偉大發展的一年，是毛澤東思想偉大勝利的一年，這是全中國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公認的。

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要堅決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們的一切勝利包括我們上海的勝利，一月革命風暴的勝利，以及十幾個月以來的勝利，歸根到底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我們的一切成就，都是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導下面取得的，這一點在任何時候，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絕對不要忘記或者是忽視。毛

主席這一條路線，指明了我們鬥爭的大方向，調動了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積極性，團結了廣大的群眾和幹部向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粉碎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多次的反撲，向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起了猛烈的進攻，一個一個被資產階級盤踞著的頑固堡壘被我們攻下來了。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也是在集中全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創造當中不斷地豐富不斷地發展。我們看一看全國，看一看上海，運動搞得（好的）一些單位、一些地區、一些組織，都是因為對毛主席這一條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於毛主席在各個階段上的新指示跟得比較快，執行得比較好，比較堅決。對於黨中央為了貫徹毛主席這一條路線，規定的許多政策，學得比較好，貫徹得比較及時，比較堅決。而有一些地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展還不是那麼快，或者還不是那麼理想，除了階級敵人比較強大，那個地方或者還沒有澈底打垮，除了這個原因之外，從無產階級革命派這一方面來說，往往是因為對毛主席這一條路線貫徹得不是那麼很澈底，或者在好幾個階段貫徹了，到了某一個階段貫徹得不夠好。所以我們今天學習毛主席的思想，學習最近毛主席發表的許多重要的指示和毛主席親自制定的文件，我們的中心就是要通過這個學習，緊緊地掌握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掌握革命的大批判的武器，掌握我們自己思想改造的武器。

關於在大批判當中加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市革命委員會已經有一個專門的決定，在報紙上登了，希望同志們好好地看，好好地執行。我們多次的說過這樣的一些話：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中最有力的武器，不是拳頭，不是刀子，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任何一個革命組織，如果毛主席思想占統治地位，他在工作裡面真正貫徹毛主席的路線，照毛主席的指示去辦事，這一個組織就會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就會從弱變強。如果這個革命組織離開了毛主席的路線，離開了毛主席的思想，那就是再能動員一批人去打架，也是要失敗的。毛主席告訴我們：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要使我們的思想適應新的變化了的情況。毛主席還教育我們：要接受新事物，研究新問題。這一個指示，非常重要的。因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現在還是搞到了半中腰，還要搞下去，以

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有很艱苦的鬥爭，還有很多仗要打。怎麼樣子能夠把以後的仗打好，把革命搞到底，就是要靠我們革命造反派真正地來掌握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著作。同志們，剛才春橋同志說了，最近看到有這樣一些現象：前一個時期，《紅旗》每一篇社論出來，滿街都貼著歡呼的標語。最近有幾期《紅旗》和《人民日報》社論出來，也有歡呼的標語，但是在有一些地方就不像過去那麼多。為什麼呢？我們問了一些同志，我們覺得還是有一些同志的思想沒有很好地跟上形勢。同志們，形勢是在發展的，不跟上是不行的。革命是要前進的，我們希望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對於毛主席、中央每一個新的指示，要像過去一樣緊緊地跟，好好地學，堅決地貫徹。應該說，我們還是有不少好的，很多同志學習毛澤東思想學得不錯。我看到報紙上登的了，像先鋒電器廠、螺帽八廠革命派奪了權掌了權以後，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解決了掌權過程中的矛盾。他們那裡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就不錯嘛！隨著革命造反派掌權，地位變化了，我們放著嚴重的學習任務。我自己對毛主席的思想學得很不夠，領會得很不夠，也要向在座的很多先進的同志學習。這裡我只想把這一年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毛主席這一條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怎麼在鬥爭當中發展的，毛主席在各個階段上許多重要的指示，作一個歷史的回顧，和同志們一起重溫毛主席的指示。我們看一看歷史，看一看毛主席在各個階段上的指示。我自己是看了一遍，想了一下，非常寶貴的，非常有啟發的。我們應該像老三篇一樣，當作座右銘，念念不忘。因為毛主席這一些思想，這一些指示，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發展。我們應該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來總結工作，來指導我們鬥爭的方向。下面我就想把主席的思想在這一年以來，一些重要問題上的毛主席的指示，在這裡和同志們一起重溫一下。

從去年五月十六日這個通知發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偉大的革命綱領，現在我們去看這一個文件，她的偉大意義啊，就看得更加清楚，更加深刻了。這一個文件明確地規定了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問題是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粉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資本主義復辟的陰謀，毛主席在這個檔裡面指出，我們應當高舉無產階級文

化革命的大旗，澈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澈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使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毛主席又指出：「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則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像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邊，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毛主席又指出：「要破字當頭。『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講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毛主席這一些非常深刻的指示，已經明確的規定了，這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主要的任務就是要放手發動群眾，要充分的發揚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革命精神，毛主席這一些指示，已經很明確的說明這一次鬥爭的矛頭是對準誰呢？要緊緊的對準黨內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還有那些什麼反動權威，特別是要對準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有的同志，我要說的這是個別的同志，還有這樣說，批判劉少奇像批判周穀城一樣是打死老虎，同志們，這怎麼是打死老虎呢？這是關係到無產階級專政變不變顏色的重大問題，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毛主席當時就指出，我們同他們的關係只能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和專政的關係。毛主席在當時這個指示裡面，就明確地規定了在文化領域裡面，進行鬥爭把權奪過來，是非常重要的。到現在為止，我們在搞大批判的時候，也不要忘記毛主席的這一些指示，所以在中央這個通知裡面，已經規定了要放手發動廣大革命群眾，向中央各機關、各省市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發動猛烈地進攻，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就是毛主席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規定的方向和路線，當時這個檔就規定了，在這一個鬥爭當中，要解決的主要

矛盾，是復辟和反復辟的問題，是廣大的革命人民，同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矛盾。緊接著，在五月十六日通知發下來以後，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批發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支持了革命派，自下而上的來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鬥爭，毛主席親自點燃了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個熊熊的烈火，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垮臺了，當時全國的革命造反派紛紛起來造反，在這個時候中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這一夥人他們在北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時候，就抗拒通知裡面所規定的這一條路線。通知裡面是一條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他們就實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搞資產階級專政，把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大搞白色恐怖，把一大批革命小將打成反革命，同時他們在幹部路線上實行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反動路線。毛主席在七月回到了北京，親自主持了八屆十一中全會，親自制定了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十六條和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這個「十六條」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件。同志們，你們在學習毛主席指示的時候，十六條是再三可以拿出來看一看的，十六條把《通知》裡面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更加具體化了，更加向前發展了，毛主席親自寫了偉大的《炮打司令部》的那一張大字報，揭露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反動面目，揭露了他們鎮壓群眾的反革命路線，而且揭露了他們在歷史上也是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毛主席這一張偉大的大字報，像原子彈爆炸一樣，澈底粉碎了中國的赫魯曉夫搞資本主義復辟的迷夢，使得這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中央破了產，這是《通知》發布以後，也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開展以後，兩條路線鬥爭的第一場大的決戰。毛主席熱烈地支持當時全國的革命造反派，支持了剛剛從地平線上冒出來的新事物，毛主席那個時候就指出，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再一次指出了造反有理，為什麼毛主席說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呢？因為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這一場革命，是要造混入無產階級專政內部的那些反動派的反，這一點當時有許多人還不理解。同時在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裡面，毛主席當時就指出了，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團結的人們，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予工作和改正

錯誤重新做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就不能最後的得到解放。」那還是在很早很早的時候，在運動剛剛起來的時候，毛主席就把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提出來了，毛主席一面最熱烈最堅決地支持全國廣大的革造反派起來造反，堅決反對當時好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紅衛兵的污蔑、打擊、咒罵。毛主席是最堅決地支持紅衛兵，同時又向紅衛兵提出，要他們注意團結大多數，這是毛主席一貫的思想，毛主席那個時候就相信絕大多數的群眾，絕大多數的幹部是好人，壞人是少數，這個同當時劉鄧搞工作組的時候「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反動路線是針鋒相對的，毛主席熱烈支持全國紅衛兵，這一點很快的傳遍了全國，紅衛兵運動紛紛起來了，毛主席關於團結大多數，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這一個指示，當時並沒有引起許多人的深刻的注意，從此之後，毛主席的指示，鼓舞了全國的造反派，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在兩條路線的鬥爭當中非常激烈的，反反復複的鬥爭當中開展了，一批批的小將起來造反了，在重重的壓迫下殺了出來，向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了非常激烈的鬥爭。我們回憶一下，在這一個時候，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搞什麼東西呢？他們在耍什麼鬼呢？他們搞了一個挑動工農鬥學生，挑動群眾鬥群眾，來了這麼一手。上海也是這樣。舊市委內一小撮人欺騙煽動了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工人去包圍學生，現在這個情況很清楚了，所以挑動群眾鬥群眾，組織保守派圍攻革命派，這個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全國範圍一次大反撲。當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想把工人和學生分裂開來，他們是採取要想把工人和學生分裂開來，對立起來，因為當時工人運動還沒有起來，我們現在不能忘記這一段歷史，特別我們在搞革命大聯合的時候回想那一段是很有好處的。毛主席很快地看出了這一個陰謀，所以在去年的九月七號毛主席就發出了一個指示，他說：「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的情況是一樣的，都是組織工農反學生，這樣下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毛主席要中央發一個指示不准各地這樣做，要《人民日報》發一個社論，不要挑動工農鬥學生，不要挑動群眾鬥群眾，這個

是對當時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第二次猖狂反撲在全國範圍內一個重大的回擊。毛主席的這一個指示大大推動了兩條路線鬥爭，粉碎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次反撲，而且那個以後呢，不但全國的學生運動起來了，而且全國的革命工人運動、農民運動、機關幹部也起來了，這些戰線上的造反派起來了，而且都受到毛主席的支持。像上海工人起來造反成立「工總司」，機關幹部起來造反都受到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支持，革命造反派大大地發展了，壯大了，在這一種形勢下面，就在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就提出了現在的形勢是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也就是說發展到去年十二月的時候，我們是在各條戰線上向資產階級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了一個總攻擊，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全國全面地階級鬥爭之後，文化大革命就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就是奪權鬥爭的階段，無產階級革命派向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鬥爭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裡毛主席抓了什麼呢？毛主席提出了要搞一系列的指示，就在去年十二月下旬毛主席就提出了要搞一系列的具體的檔，這就是大家看到的陸續發表的中央關於中學、小學、大學、文藝、公安等等規定。在群眾運動起來之後，廣大的群眾發動起來之後，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開展之後，毛主席就著重抓方向、抓政策，因為全面的階級鬥爭開展以後就需要具體的指導，十六條的精神要具體到各條戰線上去，這也包括了當時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表的通告，以及關於臨時工、外包工嘛，我翻了一下，是今年二月十七日發的，那個決定裡就是講：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沒有必要成立單獨的組織，他們可以到自己的單位自己的企業去參加本企業本單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系列的決定，包括這個決定現在都是有效的。我覺得我們回顧毛主席當時抓了許多各條戰線上政策性的條例和檔，我們應該很好地學習，因為我們現在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下去，要貫徹中央的指示，還需要搞這樣的許多這樣的檔，小教這一次通過了一個上海怎麼貫徹複課鬧革命，小教搞了一個，別的戰線我們希望都能夠自己搞。在這樣的形勢下面，就是說在進入奪權鬥爭新階段的這樣一個形勢下面，不甘心滅亡的資產階級和他們在黨內的代理人，又搞了一次資

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這個新反撲，就是大搞反革命經濟主義，他們眼看政治鬥爭要失敗了，就想用經濟手段使社會主義經濟處於癱瘓，使無產階級革命派陷於極端被動，他們想搞一個爛攤子，使我們沒有辦法奪權，所以當時的鬥爭是黨內同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就同整個社會上兩條道路的鬥爭，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鬥爭緊緊地扣起來了，他們還想用經濟主義的手段來腐蝕、分裂、瓦解無產階級革命派，以便於他們各個擊破，就發鈔票。在這個關鍵時刻，上海的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派表現了大無畏的勇敢精神，挺身而出，挑起了革命生產兩副擔子，發動了一月革命，在一月革命風暴剛剛起來的時候，毛主席就給了我們最大最大的支持，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這一次新反撲面前，毛主席給全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指出了方向，毛主席親自肯定了上海《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決定向全國播發登報，同時毛主席還高度評價了當時上海《文匯報》的奪權鬥爭，指出了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外一個階級，是一場大革命。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就給上海的革命造反派發來了賀電，這個賀電裡面把毛主席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革命大聯合的思想非常突出的表現出來了。毛主席在這個賀電裡是這樣來表達毛主席的思想的，我不念那個全文了，就念這一段：你們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這個文件裡還說：「你們堅持了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對反革命經濟主義的任務。」這是對我們極大的鼓勵，也是對我們當時最明確的指示，我們以後的奪權鬥爭繼續開展，就是在毛主席黨中央這個指示下開展的。

當時毛主席在北京就指出了，上海的基本經驗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毛主席總結的。我們當時在上海聽到了毛主席這個話，真是非常興奮。毛主席總結了大聯合的經驗，像燈塔一樣照亮了我們前進的方向。大家回想一下當時的心情吧，也不需要我在這裡多說了。我們現在搞革命的大聯合，只能在毛主席總結的這個經驗上，這個基礎上，繼

續前進，絕對不許倒退。後來，毛主席又總結了黑龍江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經驗，把革命的大聯合發展成為革命的「三結合」。毛主席反對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傾向，提出了要搞革命的「三結合」。後來，在《紅旗》雜誌的文章裡面，毛主席又把這一個思想歸納成一個非常簡潔的、非常明確的一個公式，下面這一段話就是毛主席講的：「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性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這樣，在奪權鬥爭的關鍵時刻，最重要的時刻，毛主席這一條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就有了一個很重大的發展，這就是把鬥爭的矛頭緊緊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團結廣大的群眾和幹部，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裡奪權。這一條路線，指明了全國運動的方向，保證了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最關鍵的時刻，有了一個明確的指南針。在奪權之前有了要搞革命的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在奪權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機構也有了，就是要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性的機構。毛主席這一個指示，一直到現在還是我們運動，啊！奪權鬥爭這一個階段的運動，一個主要的一個指標，保證了這一個階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對於毛主席的這一條路線，基本的路線，我們一定要反復的學習、深刻的領會，一定要貫徹、不能忘記。啊！不能忘記。在奪權鬥爭當中，除了革命的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建立一個「三結合」的領導班子，這樣一個最主要的指示以外。毛主席還通過許多指示緊緊地抓住了革命造反派隊伍的革命化的問題。

一九六七年二月，就是那一個我們到北京去彙報工作那一段時間，毛主席在有一次這個向阿爾巴尼亞的同志談話的時候，就指出：現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口號是：一切懷疑，一切打倒，結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懷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資產階級要打倒，無產階級要不要打倒呢？毛主席就是批判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這個口號是錯誤的。我們二月到北京，向主席彙報工作的時候，

毛主席也指出，澈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是錯誤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講部分改善可以。那個時候毛主席一再提出來，要相信大多數，要相信廣大人民群眾，要相信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要相信中國人民解放軍。毛主席這一些指示，對提高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覺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知道，打倒一切，懷疑一切，主要的來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像劉少奇、陶鑄，他們都是經常搞形「左」實右的。要批判肅清他們的影響，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混淆階級陣線，使我們不能把矛頭對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使我們不能奪好權，掌好權，不能團結大多數。我們曉得，在階級陣線越來越分明的時候，打擊的矛頭應該是越來越集中，而不是越來越擴大。但是，陶鑄這些人，他們搞無政府主義哪，剛剛相反。這個呵陶鑄是一個典型嚕，他開始的時候，就鎮壓群眾，鎮壓群眾，在這個，在他那個文教口那裡，拼命把群眾運動鎮壓下去，但到後來鎮壓不下，看看鎮壓不下去了，群眾起來了，他就搞無政府主義，搞形「左」實右，提出什麼文化大革命當中懷疑一切是可以的，還提出什麼絕食是偉大的創舉，陶鑄這一種思想該不該打倒！（眾呼：要打倒！）他那個時候吶，無非是想把階級陣線搞亂。所以我們主要的，應該是把這一些形「左」實右的這一些東西，算在這一些人的帳上。但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吶，也要肅清這一種可能有的思想影響。

我沒看到，毛主席當時看到了，在隨著這個奪權鬥爭的發展，在關鍵時刻，就革命造反派內部頭腦裡有一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哪，冒出來了，比如小團體主義呀，宗派主義呀，個人主義呀等等。當時出現了這樣的情況，要把權奪好，要把權掌好，我們就一定要用毛主席的思想，在鬥爭當中破私立公，不斷地改造自己，如果沒有這一個條件，權是奪不好的，奪了也是不鞏固的，奪了權也是會發生分裂的，請同志們看一看，安徽問題的那一個決定，那裡確確實實是革命派在奪了權以後，後來就去鎮壓和自己意見不同的革命組織，犯了錯誤。所以在奪權鬥爭的關鍵時刻，就出現了這樣子一個問題，一個，矛頭是不是對準主要的敵人，是不是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有一個，是搞不搞革

命的大聯合，是為誰奪權，為誰掌權，是把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利益放在前頭、搞革命的大聯合、「三結合」，還是把小團體主義的利益放在前頭，出現了這麼一個問題，在這個關鍵時刻，毛主席批發了很多檔，我們回憶一下就可以把毛主席這個思想、這個線路看得很清楚了。比如說，當時北京「三司」有一篇文章，要奪自己頭腦裡私字的權，這是紅衛兵小將自己提出來的，毛主席看了就很讚揚這篇文章，寫得很好，馬上就在《人民日報》登了，在這個時候，毛主席還向全國的紅衛兵發了一個哈爾濱師範學院「紅色造反隊」開門整風的經驗，那個經驗現在看來也還是不錯的，毛主席支持了虛心聽取不同意見進行整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毛主席又支持了上海「魯迅兵團東方紅戰鬥隊」的一張大字報，他們提出了邊戰鬥、邊整風，這篇文章也還是值得我們再去看一看的，那裡面所批判的好多思想，現在在有一些單位並沒有完全解決，毛主席支持了這個邊戰鬥、邊整風嘛，因為這個時候只有這樣才能夠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所以支持了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接著毛主席又決定在《人民日報》轉載《文匯報》的《搞臭風頭主義》這篇社論，這我上一次在這裡作整風報告的時候已經向大家說了。再接下去，毛主席又批發了延安中學搞軍訓的這樣一個經驗總結，就是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啦，關於軍訓，毛主席在這一段時候說了很多話，他說，派軍隊幹部訓練革命師生的方法很好，訓練一下和不訓練大不一樣，這樣做，可以向解放軍學政治、學軍事、學四個第一、學三八作風、學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加強組織性、紀律性。你們看主席這一連串批發的檔都是要無產階級革命派提高自己的無產階級覺悟，加強我們的革命性、組織性、紀律性，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擔負起奪好權，掌好權的任務。毛主席還一再提出了要「節約鬧革命」，要「抓革命，促生產」，節約鬧革命不但是為了愛護國家財產，而且是關係到造反派永不變色的問題，因為只有節約鬧革命才能夠抵抗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毛主席的這一系列的指示，批發的檔，向我們指出，我們紅衛兵革命造反派的隊伍必須邊戰鬥邊整風，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組織，只有這樣才能夠把當前這場大決戰搞好。毛主席吶，又一次重複地說，他說，要說服

學生實行馬克思所說的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的教導。同志們，我在開始講的時候不是講到清華附中一封信裡也提到這個問題嘛，現在毛主席又一次提出來，當時毛主席用的口氣吶，是要注意，就是要提醒紅衛兵注意，現在是說吶要說服，為什麼要用說服這個字眼呢？因為當時有一些人思想還是不很通，不願意搞大聯合，還有不願意搞大多數，所以毛主席要用「說服」這一個字眼，現在就看得很清楚，毛主席所說的，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呀，不但是一個大道理，而是在我們好多工作裡面，好多工作這個經驗教訓裡面，我們是體會得非常深刻的，那一個地方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奪了權，能夠做到團結大多數，他這個政權就比較鞏固，他這個領導權就比較鞏固，如果不是這樣，不是採取解放大多數這樣一個政策，反過來去壓制和自己意見不同的革命同志，這樣的話吶，自己也犯錯誤，政權不鞏固，結果呢，自己也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樣的教訓可是很深刻。我們到南京對這一點體會得最深刻了。對毛主席這許多指示，不少同志領會得是比較快的，但是也有的同志領會得比較慢，甚至於個別的同志相當還有抵觸。從現在看來，對毛主席的這一系列指示，從革命的「三結合」，從革命的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一直到上面講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自己內部提高覺悟，這樣一系列指示，貫徹得比較好的地方，奪權鬥爭都搞得比較好。奪權以後，掌權也比較好。凡是對毛主席這一系列指示領會不深，或者貫徹得不堅決的，奪權就遇到了困難，甚至於奪了權以後，又受到了挫折。有一些同志，經過一段工作，再回過頭去學毛主席這一些指示，領會得就比較深刻了。我自己就有這樣的感覺，經過了這一段時候，回過頭去把毛主席這些指示從頭重溫一遍，就覺得比當時看的時候啊，比較深刻了。這是一個關係到我們能不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是值得再三去深思的。在這一段時候吶，毛主席還批評了無政府主義，這一次我們到北京的時候，聽到毛主席說，無政府主義不是不要政府，只是不要別人的政府，只要他自己一家的政府。毛主席這個話呵，當然是很概括起來說的，但是說得很深刻。他一針見血地道出了有些地方為什麼搞不起革命的大聯合。我聽了以後就對自己是個很

大的教育。毛主席還運用了列寧的話教育我們，就是無政府主義是對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過的一種懲罰，這是列寧的一句話，無政府主義呢，是對工人運動當中機會主義罪過的一種懲罰，機會主義走向反面就變成無政府主義。你原來修正主義壓得很厲害嗎！你拼命的壓嗎！沒有民主嗎！一旦走向反面吶，就很容易出現無政府主義思潮，這個沒有什麼奇怪。過一陣呢，會走向正軌的。談到無政府主義這個問題，因為最近我們座談會啊還有一些同志呵就問：無政府主義究竟是不是資產階級的思潮？我們說，無政府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思潮。無政府主義和修正主義在有一點上是共同的，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像陶鑄吶這些人，他們可以兩手交替使用，九月份就用鎮壓，壓得非常厲害，有一陣就搞無政府主義，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因為他們的目的都是為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無政府主義思潮在中國是沒有什麼市場的，過去歷來是發達的，只有歐洲比較多，上海過去有一個人，你們曉得呵，有一個叫巴金，他這個人是搞無政府主義的啦，他寫過一篇小說叫《滅亡》，不曉得同志們看過沒有，那裡面描寫的是打倒一切、排斥一切，這樣子一些無政府主義的，天下只有他一個人是英雄，群眾吶，都是群氓，所以批評這一些思想，教育我們要在鬥爭中不斷提高共產主義覺悟，不斷地用毛主席的思想來改造我們的世界觀。在這一段時候，毛主席還抓了什麼問題吶？毛主席還抓了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批判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總決戰，在我們各地揭露了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後，一定要再追根，再追下去，就追到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身上。所以這一個革命的大批判吶，本身就是兩條路線的深入發展，這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決議裡邊，就關於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裡面就講到：批判這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深入到各方面去，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工會工作、青年團的工作、黨的工作，劉鄧路線都要批判，你比如說紅衛兵的組織，紅衛兵的組織就應該批判劉鄧在共青團上面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把他們在共青團上面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深、批透，這樣子我們將來革命紅衛兵的建設就有一個牢固的思想基礎，就是建設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基礎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也是這樣，在開展了革命的大

批判以後，主席又同意廣播了上海市六女中的經驗，進一步肯定了在大批判當中促進革命的大聯合。毛主席這一系列最新的指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大地向前發展了，就是把當前的對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批判，同對本地區、本單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批判結合起來，帶動鬥、批、改，這一個思想也就是我們當前要貫徹的一個中心的思想。

在經歷了奪權鬥爭的階段之後，毛主席還抓了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就是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支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人民解放軍支工、支農、支左、軍管、軍訓，都是毛主席親自批准的。在這一段時候，毛主席批發了兩個命令：一個是一月二十八日軍委的八條命令；一個是四月六日軍委的十條命令，最近毛主席又提出了擁軍愛民的偉大號召。毛主席的思想是很明確的，軍委八條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講群眾應該怎樣正確對待解放軍，重點是講擁軍的，為什麼那個時候要著重講擁軍呢？因為那個時候出現了一股衝擊人民解放軍的這樣一股風，有一些左派組織在關鍵時刻犯了錯誤，所以搞了一個八條命令，不要衝解放軍，重點是講擁軍。在八條出來以後，軍隊的三支兩軍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這個是主流，同時在有的地方、有的單位，在支左工作當中也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四月六號，毛主席批發的十條，主要面，是講人民解放軍應該怎麼對待群眾，重點是講愛民的。在十條出來之後，左派受到很大的鼓舞，受到很大的支持。但後來又出現了一個情況，就在有一些地方，解放軍在糾正支左工作當中一些缺點錯誤的時候，有一些造反派又受到了一種新的思潮的影響，就是否定解放軍的一切。有的地方又重新把矛頭對準了解放軍。這為了完整地執行八條和十條的精神，毛主席就提出了擁軍愛民的偉大的號召，毛主席說，要向軍隊和群眾雙方都進行正面教育，使他們走上正軌。主席這裡用了一個走上正軌的話，向雙方進行教育，就是要大講擁軍，大講愛民。主席希望我們在工作裡面把八條的精神和十條的精神完整的掌握起來，我們一定要很好地把主席的擁軍愛民的號召貫徹下去。我們革命造反派和人民解放軍一定要永遠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以上我就是把毛主席的

思想從五月十六號的通知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一直到奪權鬥爭的階段，一些主要的思想作了一個歷史的回顧。那麼，在第一批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在人民解放軍參加了三支兩軍的工作之後，在一批軍管會成立之後，就在最近這一個時期，毛主席對於貫徹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又作了一些新的指示，都是非常重要的，時刻不能忘記的指示。

第一，毛主席強調，在革命委員會建立以後，要貫徹群眾路線，就包括我們軍管會其他各個方面的工作都是這樣。剛剛春橋同志已經說了，毛主席說過我們黨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五二年，這幾年聯繫群眾比較好，群眾歡迎解放軍。以後，在有一些地方，就不是那麼歡迎了，脫離群眾了，那個時候吶，是彭德懷這些右傾機會主義者拼命要加薪水，呵，要走資產階級的道路。毛主席就教育我們，在奪權以後，時時刻刻也不要脫離群眾，一切要從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這一次，我們在北京見到主席的時候，他再說了一句話，「制度要有利於群眾」。「制度要有利於群眾」，這個同上次主席說過的，不在於形式，在於內容；不在於名稱而在於實質是一致的。就是要有利於廣大群眾，有利於無產階級專政。制度要有利於群眾這一句話，就包括了我們機關的改造，包括了我們各個方面的改造，包括了我們的思想作風，都要考慮主席這一個指示。主席這一個指示，為我們的機關建立了「三結合」之後進一步改革、革命化指出了方向。

毛主席又指出，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後，革命群眾的負責人要又做官，又當老百姓，這個官當然是一個象徵的，就是又參加領導，又不要脫離群眾，不要脫離基地。毛主席處處考慮到群眾問題，時時刻刻要我們不要脫離群眾，要我們貫徹群眾路線。這一個指示，希望我們所有的同志很好的想一想。

第二，毛主席最近指出，要做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對於革命組織之間的對立，對於革命組織同參加過保守組織群眾的矛盾，都要做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說，所謂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吶，就是要用說服的辦法，擺事實講道理的辦法，來教育和團結廣大群眾。毛主席在批陝西駐軍的經驗的時候還說過，開展談心活動

這個方法好。開展談心活動這個方法好，談心活動就是大家談心吶，把心裡的思想亮出來，開小會，這個是進行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種形式。進行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還有其他的很多辦法。毛主席教育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在這個新的階段當中，不但要在對敵鬥爭當中，敢闖、敢鬥、敢革命，而且一定要學會如何正確處理革命群眾內部的矛盾。要我們工作越做越細緻，只有這樣，才可能去團結廣大的群眾，把無產階級專政鞏固起來。現在不是聽說有一些學校裡呀，以及有一些幹部當中、工廠當中，有一些人，他們叫做逍遙派，什麼叫逍遙派呢？就是或者任何組織都不參加，或者掛一個名，什麼事情也不幹，整天逛來逛去。對逍遙派呵，也要做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呵。據我們瞭解，逍遙派並不是那麼逍遙，他頭腦裡還是有思想問題的。有的吶，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中，碰過釘子，犯了錯誤，喝著幾口水，總之他就是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什麼事也不幹了。有的吶，頭腦裡有一些問題呵，一直沒有想通，還有一些同志吶，是擔心個人的前途，聽說有一些畢業生的同志吶，就想到畢業以後的前途究竟怎麼樣，在考慮這些事情，對他們也應該做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告訴他們，要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要給他們講清楚，革命的群眾一定要走無產階級革命化的道路，不要走資本主義自由化的道路。所以，關於這一點，要做細緻的這個思想工作，這個指示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話不是一句頂一萬句嗎？這一句話我看就頂得上一萬句。我們好好的想一想。

第三，毛主席還提出了，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這是在江青同志那一個講話裡面引用了的。毛主席這一句話，是對領導同志提出來的，他們過去有很多功勞，很多戰功，要他們立新功。但我覺得這一句話，對於我們革命造反派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立新功，不要背包袱。我們一定要永遠前進，革命到底。為人民立新功是我們的本分，是我們的責任，立新功，沒有什麼可以驕傲的，為人民服務就是要不斷地為人民辦事情，不能因為我們辦了幾件好事，我們就停止不幹了，吃老本了，我相信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一定會把毛主席這個指示堅決地貫徹下去。

我們一定會把上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先進的單位要立新功，過去走得慢一些的單位也沒有關係。趕上來嘛！也要立新功。

第四，毛主席最近指出：中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軌，中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軌。毛主席和黨中央批准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那個重要通告，就是嚴禁打、砸、搶、抄、抓。北京同上海一樣，都是建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地方，當前應該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的新秩序。所以毛主席批發了那一個檔，就像北京的同志說囉，中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軌，這個都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新秩序的一個部分，我們要從毛主席的這些指示當中，領會主席的精神。從全國來說，最近挑動武鬥的絕大部分是保守派，就是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利用的保守派，從全國來說，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深入了，進入到決戰的階段了：敵人要反抗，就利用了一部分群眾來搞武鬥，從全國來說是這樣，這個從去年的情況是很不相同，甚至於是相反了，所以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所挑起的這一陣武鬥的歪風，如果在上海什麼人要搞的話，我們要堅決剝住，堅決反對。

第五，就是毛主席最近在《偉大的歷史文件》這一篇社論裡講的一個很重要的話：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絕不可喪失警惕。毛主席在我們勝利的時刻，提醒我們絕不可麻痹大意，要看到誰戰勝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誰勝誰負是一個長期的鬥爭，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還是存在的，千萬不可有鬆勁的思想，太平麻痹的思想，還是要抓住階級鬥爭的綱，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粉碎任何地方的資本主義復辟的陰謀，這一個指示，我們在上海的同志，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建立了的地方，我們更要注意，我們不能忘記，不能麻痹。

上面我只作了一個非常粗略的回顧，就是把毛主席這一條無產階級

革命路線怎樣在鬥爭中不斷豐富、不斷發展，不斷引導我們運動前進，把一些關鍵的問題說了一下。當然我說得是很不完全的，還有許多地方沒有說到，但就以這一些關鍵性重要的指示當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思想是多麼豐富，是多麼偉大，是多麼正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靈魂，我們在回顧重溫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的時候，要掌握毛主席這一條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基本精神，它的中心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它的主要內容。要澈底貫徹群眾路線。如果我們離開了無產階級專政，離開了群眾路線，就不能掌握毛主席這一條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基本精神。毛主席一再說，要相信大多數，這個是我們敢於放手發動群眾，解決各種問題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毛主席一再教育我們，只有不僅承認階級、階級鬥爭，而且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我們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決議，最後就寫了。根據林彪同志的精神，無論怎麼樣千頭萬緒也不要忘記政權，也不要忘記無產階級專政。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同放手發動群眾，貫徹群眾路線是統一的，在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掌權的時候，放手發動群眾，把他們推翻，把他們打倒，把他們揭露出來，批透、批臭，其目的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之後，就要運用這個政權，來支持廣大的革命造反派，支持廣大的革命群眾，實行群眾路線，同時對一小撮地富反壞右實行專政。毛主席這一條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它的鬥爭的矛頭始終是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準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始終是支持革命左派，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始終是要團結各方面的力量，包括廣大的革命造反派，包括廣大的革命幹部，始終是要堅持革命的「三結合」。特別是在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支左的問題上，採取了一系列的正確的政策。毛主席這一條路線，要求無產階級革命派，在改造客觀世界這一個鬥爭當中，在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當中，不斷地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使自己更加無產階級化。毛主席這一條路線，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支持群眾的首創精神。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他總是把群眾當中先進的東西集中起來，總結提高，然後又貫徹到

群眾中去。這一條路線，是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當中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同毛主席這一條路線針鋒相對的。就是鎮壓群眾，欺騙群眾，分裂群眾，腐蝕群眾等等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群眾嘛，就是搞資產階級專政，就是搞白色恐怖嘛，把革命的群眾打成反革命嘛，分裂群眾嘛，就挑動群眾鬥群眾，挑動工人鬥學生嘛，腐蝕群眾嘛，就是搞反革命經濟主義嘛。還有最近有一些地方搞武鬥，也是想用過去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老辦法。所以我們回顧這一段歷史，我們在一切工作當中，都要牢牢掌握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不要忘記無產階級專政，不要忘記群眾路線，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採取過的一切形式、一切手段，都不要忘記，而且在我們掌權之後也永遠不要犯這一類的錯誤。我們都是擁護毛主席路線的，可是，我們是不是在每一個問題上都貫徹得很好呢？是不是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都是拿毛主席的路線來作為我們行動的標準呢？作為判斷是非、判斷爭論的標準呢？那就不一定了。所以我們需要拿毛主席這一條路線好好地想一想。在今天，我們在學習毛主席很多重要指示的時候，我們同樣要重溫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的這些重要指示，拿這一個指標來總結我們這一段的工作，至少把這幾個月的工作總結一下。看看我們哪一些地方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堅持下去，就要發展；哪一些地方是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毛主席指示的，就堅決改正。只要我們是這樣做了，我們一定可以使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踏步地前進，創造出新的成績。因為毛主席的路線、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毛主席這些重要指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發展，是我們的指路明燈，是我們在革命大海中航行的指南針，是久經考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所以我們更好學習毛主席的思想，更好地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更好地貫徹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的這一些重要指示，我們就一定能夠克服階級敵人的一切反抗、破壞、陰謀，我們就一定能夠從勝利走向勝利，這是不可懷疑的。我今天就簡單地和大家一起重溫了主席的這一些指示。話講到這裡。

## 在阿爾巴尼亞共青團「五大」的賀詞（1967.6.29.）

中國紅衛兵代表團，帶來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對阿勞動青聯五大的祝賀；並向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偉大領袖、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馬列主義者霍查同志，向阿勞動黨，向阿人民和青年，致最崇高的敬意！

\* \* \*

新華社地拉那二十七日電應邀參加阿爾巴尼亞勞動青年聯盟第五次代表大會的中國紅衛兵代表團團長姚文元同志，二十六日下午，向阿爾巴尼亞勞動青年聯盟第五次代表大會致賀詞。賀詞全文如下：

親愛的同志們、戰友們！

我們中國紅衛兵代表團，帶來了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對阿爾巴尼亞勞動青年聯盟第五次代表大會的祝賀！我們代表全中國紅衛兵戰士，向代表大會的同志們，致以無產階級的戰鬥的敬禮！我們向阿爾巴尼亞人民和青年，向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向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偉大領袖、中國人民的親密朋友恩維爾·霍查同志，表示最崇高最熱烈的敬意！

我們中國紅衛兵，在毛澤東主席的教導下，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已經有了一年的戰鬥歷史，但是，派出自己的代表出國參加會議，這還是第一次。使我們感到非常高興的是，我們第一次參加的國際會議，是最親密的戰友阿爾巴尼亞同志的會議，我們第一個訪問的國家，是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紅旗的英雄的阿爾巴尼亞。這是我們兩黨、兩國青年、兩國人民牢不可破的戰鬥友誼又一個活生生的證明！

在以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恩維爾·霍查同志為首的光榮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正確領導下，阿爾巴尼亞勞動青年聯盟和阿爾巴尼亞廣大革命青年，同全國廣大勞動人民一起，在貫徹黨的第

五次代表大會規定的各項戰鬥任務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們紅衛兵戰士對這些成就表示最熱烈的祝賀！

阿爾巴尼亞人民和阿爾巴尼亞青年，高高舉起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戰鬥旗幟，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堅決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國的正義戰爭，堅決支持阿拉伯人民反抗美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以色列侵略的正義鬥爭，堅決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堅決支持世界各國人民的反帝革命鬥爭。你們不愧是反對帝國主義鬥爭中一支久經考驗的堅強的突擊隊。

阿爾巴尼亞人民和阿爾巴尼亞青年，高高舉起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旗幟，以鮮明的毫不含糊的原則立場，狠狠地打擊了蘇修叛徒集團、鐵托叛徒集團以及形形色色的叛徒工賊們。你們不斷揭露了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叛徒集團充當美帝國主義的幫兇、出賣蘇聯人民利益和各國人民革命的罪行。你們及時揭穿了蘇修用騙子的手法修補他們的修正主義破車的卑鄙伎倆。你們無情地揭穿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一夥歐洲新工賊在卡羅維發利召開的反革命黑會的反動本質。你們批判了所謂「中間道路」的謬論。你們大力支持了歐洲和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大力支持了左派青年組織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你們為全世界革命青年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阿爾巴尼亞人民和阿爾巴尼亞青年，有力地舉起了思想文化革命的旗幟，向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進一步發動了進攻。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恩維爾·霍查同志的領導下，你們加強了對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大力開展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學習。你們同反動宗教勢力展開激烈的鬥爭，橫掃宗教迷信和千百年來毒害人們精神世界的落後習俗。你們痛擊了歧視和壓迫婦女的舊的封建習慣勢力。你們批判了脫離群眾、損害群眾利益的官僚主義，實行了領導機關和基層幹部的輪換制。你們提倡和發揚個人利益服從無產階級整體利益的共產主義風格，降低

了高工資，取消了許多額外報酬，縮小了自留地。你們在群眾性的革命化運動中，進一步發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你們的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和群眾中湧現出來的許多革命化的倡議，促進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促進了廣大青年和廣大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對於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作出了寶貴的貢獻。在阿爾巴尼亞人民中出現了亞當·雷卡這樣捨己為公英勇犧牲的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就是思想革命化巨大威力的一個最好的說明。

阿爾巴尼亞的社會主義建設，正在沿著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規定的路線勝利前進。阿爾巴尼亞人民在為完成第四個五年計畫第一年的任務中，獲得了顯著的成就。工農業生產的情況很好。山區合作化已經勝利實現。阿爾巴尼亞廣大革命青年幹勁衝天，信心百倍地為實現第四個五年計畫而獻出自己的青春。許多地方開展了熱火朝天的義務勞動。阿爾巴尼亞的土地上，到處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社會主義建設正在出現一個新的高潮。

阿爾巴尼亞青年，在建設社會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偉大鬥爭中，獲得了光輝的成績。正如恩維爾·霍查同志所正確地評價的那樣：阿爾巴尼亞「青年在為爭取解放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青年將繼承和推進我們的革命事業，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並為建設共產主義而奮鬥，他們將繼續和深入進行反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及反動派的鬥爭，將永遠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

同志們！我們中國紅衛兵戰士，對於兄弟的阿爾巴尼亞青年和人民所獲得的這些成就，就像自己的成就一樣感到十分高興，十分鼓舞！

毛主席說：「英雄的人民的阿爾巴尼亞，成為歐洲的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的明燈。」由於你們在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所獲得的新成就，這盞社會主義明燈更加明亮了。這些成就，歸功於英雄的阿爾巴尼亞人民和青年，歸功於光榮的阿爾

巴尼亞勞動黨，歸功於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霍查同志！

同志們！史無前例的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經過了一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已經取得了有歷史意義的偉大勝利！革命和生產，都是一片大好形勢。

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推動社會主義建設出現新的飛躍。在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凱歌聲中，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了！這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新勝利！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一輝煌成果！這標誌著我國科學技術、工業生產和國防力量提高到一個新的水準。這是對美帝國主義、蘇聯修正主義核壟斷、核訛詐又一個沉重的打擊！大長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氣，大滅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威風。現在，我國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都出現了一片興旺景象，工業產品在數量和品質上都大大超過去年同期的水準，今年農業夏收是一個令人興奮的豐收，秋收也可能是一個豐收。

在粉碎彭真、陸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之後，埋藏在黨內的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被我們紅衛兵和全國廣大人民揪出來了！那本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宣揚自私自利和奴才哲學的《論修養》，再也不能披著馬列主義外衣去毒害青年和革命群眾了！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是粉碎資本主義復辟的偉大勝利！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

我們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指出：「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是馬克

恩列寧主義革命理論的核心。在毛主席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創造中，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毛主席創造性地、劃時代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深刻地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闡明瞭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規律，制定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進行革命的一系列的理論、方針和政策。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場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這是一場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的、放手發動億萬群眾的大革命。這場革命從批判思想文化領域中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入手，把黨內的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運動的目的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運動的方法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毛澤東思想統帥下的大民主，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澈底貫徹群眾路線，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堅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和幹部的大多數。

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又一次證明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我們的國家，是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國內外敵人的一切陰謀詭計，都只能遭到可恥的破產。

美帝國主義者、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者，天天造出離奇古怪的謠言誣衊和攻擊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最怕革命人民起來造他們的反，革他們的命。在中國幾萬萬人民偉大的革命風暴面前，他們感覺到極大的恐怖，他們被中國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的偉大力量嚇破了膽，感覺到自己也將被人民革命的怒濤所埋葬，就驚慌失措地大喊大叫起來，這正證明：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確打中了他們最痛的地方！

同志們！紅衛兵就是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產物。紅衛兵運動，就是適應無產階級專政下革命而產生的嶄新的

革命青年的組織形式。紅衛兵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

當紅衛兵這個新事物剛剛在地平線上冒出來時，就受到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熱烈支持和正確引導。毛主席親自接見了全國一千幾百萬紅衛兵。去年八月一日，毛主席給紅衛兵的一封信，就是我們中國紅衛兵的一個總綱領。

毛主席說：紅衛兵的革命行動，「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支持。」

毛主席又說：「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作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注意。」

毛主席這封信，是對我們紅衛兵最大的支援、最大的關懷、最大的鼓舞！是我們紅衛兵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這封信，深刻地說明瞭紅衛兵運動的性質和任務，就是要造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走狗的反，造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向他們猛烈進攻，同一切剝削階級及其反動思想鬥爭到底。帝國主義者和現代修正主義者對我們紅衛兵這樣刻骨仇恨，就因為我們要造反到底，直到把他們這些害人蟲全部消滅乾淨。

毛主席這封信，指出了我們必須努力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我們紅衛兵遵循著毛主席的教導，在文化大革命中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以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團結為核心，努力團結廣大青少年和廣大群眾，並且積極說明犯了錯誤而不是屢教不改和堅持不改的人改正錯誤。我們紅衛兵戰士，邊戰鬥，邊學習，邊整風，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在革命中學會革命，不斷促進我們思

想的無產階級化，努力使自己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可靠接班人。

同志們！毛主席是我們紅衛兵的紅司令，我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我們對毛主席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忠誠、無限崇拜。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我們紅衛兵的口號，就是林彪同志說的：「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目前，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一個空前巨大的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正在我國興起，一批批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嶄新的青年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在鬥爭中成長起來了。

我們中國的紅衛兵，一時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國際主義的義務。我們堅決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誓作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我們堅決支持阿拉伯人民反抗美、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以色列的英勇鬥爭！我們堅決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革命人民拿起武器推翻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反動統治的正義鬥爭！我們堅決支持同修正主義政黨進行不調和鬥爭的左派革命組織！我們警告美帝國主義這只紙老虎：中國的紅衛兵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堅強的後備力量，我們已經做好充分準備，只要祖國一聲令下，我們立刻奔赴戰鬥的前線，把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打得粉碎！

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叛徒集團已經成為一個聲名狼藉的破落戶。他們殘酷地鎮壓蘇聯人民，他們的內部分崩離析，他們的假面具再也遮不住反革命的猙獰面目了。他們揮舞的那面「聯合行動」的破旗越來越不靈了。同他們在越南所幹的一樣，最近他們又一次赤裸裸地充當美帝國主義的幫兇，出賣阿拉伯人民利益，破壞阿拉伯人民反抗美英侵略的正義戰爭，使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進一步看清了他們卑鄙的反革命叛徒面目。蘇修同美帝，成了一對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我們要同阿爾巴尼亞同志一起，同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革命人民一起，把反對以蘇共領導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我們相信，蘇共修正主義叛徒集團，一定逃避不了蘇聯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對他們的

正義的審判！蘇聯革命青年和勞動人民，一定會起來造反，澈底推翻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反動統治！十月革命的光輝旗幟，總有一天會在克裡姆林宮的上空重新升起！

親愛的戰友們！

毛澤東同志說：「我們是你們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們也是我們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們和你們都不是那種口蜜腹劍的假朋友，不是那種兩面派。我們之間的革命的戰鬥的友誼，經歷過急風暴雨的考驗。」

恩維爾·霍查同志說：「我們十分珍視這種真正的人民之間的友誼。」這是革命者之間的友誼，是為爭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神聖理想的勝利的戰友之間的友誼，因此，它永垂不朽，萬古長青，並將永遠無往而不勝。

同志們！我們的鬥爭目標是一致的。我們的火熱的心是緊緊連在一起的。我們革命的手是緊緊握在一起的。我們強大的革命友誼是任何力量也打不破的。在今後偉大革命鬥爭中，中國紅衛兵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導，認真學習你們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永遠同你們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祝阿爾巴尼亞勞動青年聯盟第五次代表大會勝利成功！

領導阿爾巴尼亞青年勝利前進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及其敬愛的偉大領袖恩維爾·霍查同志萬歲！

毛澤東同志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

中阿兩國人民和青年的戰鬥友誼萬歲！

全世界革命人民和革命青年的大團結萬歲！<sup>57</sup>

---

<sup>57</sup> 姚文元，〈在阿爾巴尼亞共青團「五大」的賀詞〉，《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 姚文元在「歡迎中國紅衛兵代表訪問阿爾巴尼亞勝利回國大會」上的講話（1967.8.2.）

親愛的大使同志！親愛的同志們！戰友們！

在我們的最高統帥、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的極其親切的關懷下，在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直接領導下，中國紅衛兵代表團，勝利地完成了第一次出國任務！

我們是應阿爾巴尼亞勞動青年聯盟中央的邀請，去參加了阿爾巴尼亞勞動青年聯盟第五次代表大會，並進行友好訪問的。在進行了二十天的友好訪問之後，七月十二日，我們滿載著阿爾巴尼亞青年和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友誼，滿載著阿爾巴尼亞青年和人民對毛主席的無限敬仰和熱愛，滿載著阿爾巴尼亞青年和人民對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運動的熱情支援，回到了祖國，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毛主席的身邊。

下面，我向首都的紅衛兵戰士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簡略地報告一下出國訪問的情況和我們的一些感想。

根據黨中央的決定：中國紅衛兵代表團由北京和上海的紅衛兵代表組成。除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外，並有北京工代會代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青年戰士參加。在阿爾巴尼亞，從六月二十一日到七月十日，我們參加了四天大會，訪問了十二個工廠、兩個國營農場、兩個合作社、一個學校，參觀了兩個海港，並訪問了兩個義務勞動的工地，參加了短時間的勞動，廣泛地接觸了阿爾巴尼亞各方面的革命青年。這期間，我們參加了十次群眾大會和許多小會，每個團員都在大會或小會上講過話。我們還同參加會議的各國左派青年組織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座談。不管多麼緊張，我們堅持每天學習毛主席語錄，沒有一天中斷。這些情況，下面有別的同志專門向大家彙報。

在參加阿爾巴尼亞勞動青年聯盟第五次代表大會和訪問期間，我們受到阿爾巴尼亞黨、政府、人民和青年極其熱烈、極其友好和十分隆重的接待，我們在這裡再一次表示最深切的感謝。

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偉大領袖、中國人民的親密朋友恩維爾·霍查同志親自接見了我們，進行了十分友好、十分熱情、十分真摯的談話，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他高度讚揚了阿中兩黨、兩國人民和兩國青年之間的偉大戰鬥友誼和革命團結，高度讚揚了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堅決支援我們揭露和粉碎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黨、篡政、篡軍的反革命復辟陰謀，並熱情讚揚了中國的紅衛兵運動，希望中國紅衛兵把毛澤東思想堅持到底，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做出更大的貢獻。恩維爾·霍查同志祝毛主席身體永遠健康，壽比南山，並要中國紅衛兵代表團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以及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同志，轉達阿爾巴尼亞人民最崇高的革命敬禮。同志們，我們已經把恩維爾·霍查同志的祝願告訴了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告訴了林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

在以恩維爾·霍查同志為首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領導下，阿爾巴尼亞人民和青年，高舉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革命大旗，勇敢地站在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路線的最前列。我們親身感受到：阿爾巴尼亞青年痛恨美帝國主義、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他們是在同外國侵略者的長期武裝鬥爭中鍛鍊出來的，他們是在「一手拿鎗、一手拿槍」「寧願站著死，不願跪著活」的戰鬥口號下頑強鬥爭過來的，他們是在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和南斯拉夫鐵托叛徒集團的壓迫、封鎖、訛詐的尖銳鬥爭中成長起來的，他們對敵人有很高的警惕性。阿爾巴尼亞勞動青年聯盟第五次代表大會高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尖銳地揭露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尖銳地揭露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叛徒集團無恥的叛賣勾當，尖銳地批判了所謂「聯合行動」「中間道路」的反動口號，堅決支持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

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馬克思列寧主義青年組織代表都同阿爾巴尼亞同志一起，鮮明地高舉反帝反修大旗，痛斥了美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大會堅決拒絕和反對了個別外國代表企圖販賣修正主義的「聯合行動」的破爛貨，為蘇修效勞的論調，這個別人會還沒有開完就灰溜溜地

夾著尾巴溜掉了。

阿爾巴尼亞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他們在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包圍中，粉碎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叛徒集團企圖扼殺阿爾巴尼亞的陰謀，發揚了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艱苦奮鬥，自力更生，克服困難，使社會面貌起了極大的變化，成為歐洲的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明燈。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都出現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阿爾巴尼亞人民是偉大的人民，阿爾巴尼亞青年是英雄的青年，他們在勞動黨和恩維爾·霍查同志領導下，正在為貫徹黨「五大」決議而付出極大的努力。他們幹勁高，決心大，敢於鬥爭，熱愛勞動。我們親眼看到，到處沸騰著社會主義的勞動熱情，義務勞動的熱潮席捲阿爾巴尼亞每一個角落，山坡上布滿新開的梯田，漫山遍野是拿著鎬、背著鏟的青年，青年工人以極大的毅力，高速度地進行建設，大力利用本國的資源，新建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企業一個接一個出現。這種巨大的革命熱情，必將推動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建設取得新的巨大成就。

阿爾巴尼亞青年，正在進一步開展革命化運動。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提出了向青年進行階級教育、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不容許社會主義的阿爾巴尼亞改變革命的顏色的歷史任務。他們編印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論無產階級專政、論群眾路線、論自力更生的小冊子。以《論無產階級專政》這本小冊子來說，共有語錄二百二十多條，其中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的語錄五十多條。他們大力提倡捨己為公的共產主義風格。他們向宗教迷信、歧視婦女以及其他落後習俗展開了猛烈的進攻。

在都拉斯港，我們同貼出第一張革命大字報的同學見了面，極其熱烈地交流了文化革命的情況，在工廠學校中，我們看見了不少大字報，上面有阿爾巴尼亞青年提出的各種革命倡議。他們提出的一個中心口號是：「像革命者那樣思考、工作和生活。」目前，革命化的矛頭，主要是指向舊的社會習慣勢力，指向個人主義，指向官僚主義，指向壓迫和輕視婦女的反動封建思想，反對幹部特殊化，加強青年的勞動鍛鍊，加

強國防體育活動和軍事訓練，隨時準備粉碎國外敵人的侵略。我們預祝阿爾巴尼亞青年在革命化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國紅衛兵代表團這次出國，深深地感受到毛澤東思想是照耀全世界革命人民走向勝利的燈塔，深刻地感受到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世界上的巨大影響。阿爾巴尼亞人民熱愛毛主席，世界各國革命人民熱愛毛主席。參加會議的各國左派組織代表，歌頌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是當代的列寧。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青年，如饑似渴地學習毛主席著作，他們說：「毛澤東思想是我們最強大最銳利的思想武器。」非洲青年在拿到毛主席的著作時，連連接吻，無限親切。他們都從自己切身體會，談到如何把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鬥爭的指南，準備如何把毛澤東思想運用於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走武裝鬥爭的道路，走毛澤東的道路。在阿爾巴尼亞，不管我們走到那裡，無數雙熱情的手伸向我們，無數道火熱的眼光投向我們，「恩維爾、毛澤東」的口號可以幾分鐘、十幾分鐘地連著喊下去。毛主席像章，毛主席的著作，是最最珍貴的禮物，在路過資本主義國家時，也有不少人公開向我們要。阿爾巴尼亞人民，對毛主席懷有極其深厚的感情，在斯庫台的伐烏代那水電站工地，我們從專家手裡接到一幅毛主席像，這是一位青年工人放棄了自己假期，利用兩個星期時間用鉛筆畫成的，畫得很有神采，好極了！當我們在叢山峻嶺中，看到這麼一幅畫時，心中是多麼激動啊！它不是象徵全阿爾巴尼亞青年熱愛毛主席的紅心嗎？阿爾巴尼亞同志同我們談話時說：我們黨和人民熱愛毛澤東同志；贊成或者反對毛澤東，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線。

我們深深感到，中阿友誼深入人心，牢不可破。阿爾巴尼亞青年對中國紅衛兵無比熱愛，把紅衛兵當作他們最親密的戰友。他們把紅衛兵叫做「毛澤東的戰士」。這種深厚的真摯的革命友誼，是由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偉大領袖霍查同志締造起來的，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的，是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修正主義的多次鬥爭中得到鍛鍊和發展的，是在當前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中不斷鞏固的。我們親眼看到，在偉大共產主義戰士雷卡的展覽

室中，有一本雷鋒日記，這是我們戰鬥友誼具有深刻的思想內容最好的證明。我們這次訪問，是在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時刻，我們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虛心地向阿爾巴尼亞青年和人民學習了他們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瞭解了兄弟的阿爾巴尼亞在各方面獲得的成就和經驗，也向他們介紹了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運動的情況，增進了相互瞭解，因而在新的形勢下，進一步發展了中阿兩國青年、人民之間牢不可破的革命團結。蘇修在我們出國的時候，拚命用阿語廣播誣衊我們，說什麼我們是一群暴徒，沒有知識，沒有文化，不要領導，只相信一本小紅書，在國內到處打砸搶，紅衛兵來到你們國家你們要當心啊！……他們要想挑撥離間中阿兩國青年的團結，這真是做白日夢。

這次我們大大加強了中阿人民革命友誼，是對蘇修這種卑鄙勾當一個沉重打擊。同志們，不管世界上將發生什麼風暴，我們中國紅衛兵，永遠同阿爾巴尼亞革命青年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鼓舞了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向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進行勇敢的衝擊，同改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一切資產階級反動思潮澈底決裂。法國、義大利都有紅衛兵報，義大利紅衛兵報還用「敢想、敢說、敢幹」作為自己的題詞。非洲青年代表說：「中國紅衛兵的行動，是非洲革命青年的表率。」從世界革命鬥爭的全域來看，我們更深刻地感到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嶄新階段，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儘管世界上一小撮反動派掀起反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革命的逆流，但是，絕對阻擋不了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世界人民革命這個主流，毛澤東思想必將在全世界獲得勝利！

我們深深感到，中國紅衛兵肩擔著重大的國際主義責任。出國使我們更深刻認識到肩上的擔子的重量。毛主席教育我們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這是包括了世界革命的任務的。解放了的國家的人民，應當支持還沒有取得解放的國家的人民取得解放，這是我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我們紅衛兵，應當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教導，

關心世界革命的形勢，堅決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鬥爭，堅決支持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堅決支持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繼續揭露和打擊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繼續批判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心中時刻不要忘記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不要忘記世界革命的任務。

我們紅衛兵，要堅決響應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號召，深入開展革命的大批判，繼續加強革命的大聯合。我們要把中國的赫魯曉夫以及彭德懷、羅瑞卿等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罪惡面目，和他們那一套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從政治、思想、理論、組織等各個方面，揭狠、揭深，鬥倒、鬥垮，批透、批臭，把這個大批判，同當前支持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打擊一小撮妄想倒轉歷史車輪的反動派的鬥爭，緊緊結合起來。同各單位鬥、批、改結合起來。這不但是國內澈底粉碎他們復辟的迷夢、肅清他們的流毒、挖掉修正主義根子、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所必須做的工作，是進行教育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必須深入展開的一場政治思想鬥爭，是用毛澤東思想教育和武裝廣大群眾的重大的戰鬥任務，而且有重大的國際意義。

我們深深體會到：無論在中國，在世界，在我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都貫穿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同修正主義路線的鬥爭。本質問題是一樣的。在中國，把修正主義批得越深越透，對於世界上粉碎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就越有推動。例如：批判黑《修養》，就是對反修正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個很大的支持和啟示。批判所謂「馴服工具論」，對揭露修正主義叛徒集團、建立和鞏固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就十分重要。批判中國的赫魯曉夫對國民黨的投降主義路線，就是向世界人民指出毛主席武裝鬥爭道路的英明偉大。揭露和批判中國的赫魯曉夫在白區工作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可以促使世界上的左派同社會民主主義反動思想進行深入的鬥爭。總之，我們從各方面批判修正主義路線，就是向全世界人民宣傳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正確和巨大威力。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給世界革命巨大影響，在大批判、大鬥爭的偉大群眾運動中，必將

給世界革命以更巨大的影響。

我們還必須在大批判中繼續加強革命的大聯合，不但國內形勢需要，世界革命也需要我國革命的紅衛兵組織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青年組織，都熱烈希望中國紅衛兵有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組織；中國革命紅衛兵的大聯合，將大大促進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青年組織的大聯合。我們要做工作，進一步促進紅衛兵的革命的大聯合。在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這樣非常嚴肅的大問題面前，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宗派主義是沒有它的位置的。既然世界革命人民對中國紅衛兵運動作了這樣高的評價，又寄予這樣殷切的希望，我們更應當謙虛。要看到我們的成績，也要看到我們的缺點和不足，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更好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堅決貫徹毛主席和黨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的政策和規定，要做革命的闖將，也要做人民群眾的小學生，嚴格要求自己，邊戰鬥、邊整風，邊實踐、邊學習，努力促使我們思想無產階級化，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目前，全國革命形勢很好。我們革命的紅衛兵，要百倍地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在我們的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率領下，同全國革命造反派一起，同全國廣大革命群眾一起，同中國人民解放軍廣大革命指戰員一起，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繼續前進，爭取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提高革命警惕，克服一切阻礙，及時識破、堅決粉碎階級敵人的各種反撲和破壞，把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進行到底，把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大革命進行到底。這不但是關係到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永不變色的生死存亡的大問題，而且是關係到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和前途的大事。為了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為了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我們刀山敢踩，火海敢闖，大風大浪不回頭，天崩地裂也敢上！我們紅衛兵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永遠忠於無產階級專政，永遠忠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永遠做毛主席忠實的紅小兵。

中阿兩國人民和青年牢不可破的戰鬥團結萬歲！

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偉大領袖、中國人民的親密朋友恩維爾·霍查同志萬歲！

世界革命勝利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偉大的導師毛主席萬歲！

## 姚文元談「文攻武衛」（1967.8.9.）

春橋和我共同表示同一明確態度，支持成立「文攻武衛」統一指揮部，具體組織要根據主席革命路線和按中央的方針政策進行，可以先在已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左派佔優勢的工廠單位試驗。建議全市組織工人的武衛組織，可否先搞十萬人左右。

組織武衛只能對付一小撮壞人，是工作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主要還是靠文攻，什麼是文攻，文攻就是大批判，只有把大批判搞好，批深批透，肅清劉、鄧的流毒，從思想上解決問題，搞大批判一個是開大會，但開大會主要是造聲勢。一個是寫文章，江青同志最近講了關於組織寫重點文章的問題，北京已經組織了一百人的班子在寫重點文章，上海也應該組織一個一、二百人的班子寫重點文章，同時發動廣大群眾寫文章，要想辦法寫一些專門給農民讀的文章，印成小冊子，小組已討論這個任務交給上海，搞十篇左右的文章，每篇讀半小時到十五分鐘。

關於李大釗的問題的具體材料，我未看過，但聽說過，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是慢點搞好，不要精力分散，目前還是集中精力批判劉、鄧、陳、曹，當然這些問題將來都可以批判，不僅李大釗，還有大叛徒瞿秋白，都應當批判。聽說主席最近講過（有人說文革搞的差不多了）「沒有完的，還要搞下去。」

## 中央首長談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 (1967.9.7.)

周總理：

在這個期間，首先應該好好學習江青同志的講話（指九月五日講話）。現在大好形勢中有些問題值得注意。這個問題應該很好的學習。第二個就是姚文元同志發表《評陶鑄的兩本書》，這是一個中心問題，大批判當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黨中央出現了一個兩面派陶鑄，他實際上是劉鄧的一夥。第三個，值得大家學習的，是《人民日報》轉載《文匯報》的社論《無產階級的黨性和小資產階級的派性》。各革命派，各革命群眾組織都值得學習。這三篇東西推薦給大家學習，就是說對時事的認識，怎麼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鬥爭大方向，進行大批判。要進行這個大批判，就需要很好的學習這三篇。

陳伯達：

談一下姚文元同志的文章，這是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和觀點，對陶鑄系統批判的一篇。當然以後還有二、三篇。主席號召大批判。現在系統批判的文章還比較少。我們要打倒劉鄧陶，就要從政治、思想、理論上進行系統的批判。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進行系統批判的樣板。今後要圍繞一些文章進行報導，要學習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文章寫得很好。寫文章就是要抓住中心，要踏踏實實，品質要高，我們要用主席思想來報導批判文章，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為榜樣。

戚本禹：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的發表是中央重要的戰鬥步驟。重要的會議你們參加了，中央首長的講話是當前中央對文化大革命的方針和政策，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根據中央的方針政策寫出來的，特別是根據江青、康生、伯達、總理、春橋同志的講話寫出來的，特別是江青同志接見安徽

的形勢講話很重要。文化革命的主要問題是什麼，主要是大方向，矛頭指的誰，指對了就不斷勝利。現在根據中央講的，對大方向的干擾有兩方面，就是從「左」和右的方面來動搖毛主席的司令部。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兩方面干擾的典型。陶鑄是從極右到極「左」，是一個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這個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過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覺悟，把人們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很好，很紮實，這是大批判中的代表作。（姚文元同志插話：文章寫了半年了，是中央文革小組集體智慧的結晶。）這篇文章是從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團這個反革命小集團。「五·一六」是陶鑄極「左」的發展。

江青：

這篇文章是個重型炮彈，發出去以後，要有各種型號的炮彈，報館電臺要組織各種炮彈。文章出來後，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在大批判中推進大聯合，在批判走資派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在批「五·一六」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引導大家端正方向，引導到主席革命路線軌道上來，要批判極「左」，要批判極右。

姚文元：

這篇文章能在全國文化革命中起點作用，應歸功於主席和主席思想、主席路線，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組同志們的集體勞動，特別是江青同志的幫助。我是一個小學生，作了些事情完全應該，應宣傳主席，不應宣傳我，決定廣播是中央決定的。

報紙要有革命的戰鬥的風格，要敢於用主席思想批判錯誤的東西，即是向主席學習，而且要見於宣傳。我們都是主席的小學生。

## 評陶鑄的兩本書（1967.9.8.）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陣陣疾風驟雨，震盪著全中國，震撼著全世界。

形勢大好。從文化領域中的大批判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經過了一年激動人心的戰鬥，現在正勝利地進入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群眾性的大批判。這個大批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它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的深入發展，是清除修正主義毒素的重大步驟，是動員千百萬群眾投入鬥、批、改的思想動力，是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個方面深入貫徹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性的鬥爭。

放在我們面前的這兩本書：一九六二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簡稱《理想》），和一九六四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感情·文采》（簡稱《思想》），就是我們展開大批判極好的反面教材。它們是黑《修養》的「姊妹篇」，活龍活現地刻劃出陶鑄這個修正主義者的反動而醜惡的靈魂。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陶鑄是以中國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忠實的執行者。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當兩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動面目被全黨揭穿之後，他就成為繼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夥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任重之流，繼續瘋狂地反對和歪曲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和抵制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招降納叛，勾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到處發指示壓制革命群眾，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圖用卑劣的手段，掩蓋和推翻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批判。

歷史的前進，總是使那些過高估計反動派力量、過低估計人民力量、昏頭昏腦地想把自己裝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為令人嗤笑的小丑。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當這位自吹為「基本上是無產

階級革命家」的人物，在萬人大會上，飛揚跋扈地向群眾揮拳吼叫「你們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時候，他是多麼自傲啊！簡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來恐嚇群眾：誰敢反對他這個「老革命」，誰就要倒楣，而他這個「英雄」是絕對「垮」不了的。但是，歷史的邏輯就是這樣：誰跳出來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廣大革命人民，誰就一定要垮臺。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動派，垮得就越澈底。回頭去看，他的自我標榜、威嚇群眾的醜態，只不過在兩面派的臉譜上增加了一道令人發笑的油彩而已。

「我是一貫革命的。」好，我們就用這兩本書為主要材料，看一看這個「一貫革命」的人物到底「一貫」跟誰走，是在「革」什麼「命」，到底在堅持什麼「理想」，在鼓吹什麼「情操」，在宣揚哪一個階級的「思想感情」，在過著一種什麼樣的「精神生活」。

資產階級反革命派的「理想」。

陶鑄是那一「派」？書中鼓吹的「理想」是那一派的「理想」？只要看看他的自畫招供就足夠了：一九五五年八月，正當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高潮，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進行你死我活鬥爭的時候，陶鑄跳出來拍著胸膛宣布：「我們大家都是一派，這一派叫做中國人民派，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大家都要很親切地團結起來」<sup>58</sup>。「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大家」是一分為二的：無產階級為一方，資產階級為一方。陶鑄惡毒地誣讣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是「侮辱人格」，胡說什麼胡適的反動思想僅僅是屬於「思想方法問題」，「等三十年、四十年」以後「才看得清楚」<sup>59</sup>，很明顯，他說的「我們大家」，指的是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胡適之流的人物。陶鑄所吹噓的要「很親切地」擁抱在一起的什麼「中國人民派」，實際上就是反人民的資產階級反動派。

在同一個報告中，陶鑄還無限同情地說：「目前大陸上潛伏的反革命分子的處境是可憐的，心情是痛苦的」，言為心聲，一個「可憐」，

<sup>58</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七十七頁。

<sup>59</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六十一～六十三頁。

一個「痛苦」，一筆勾銷了反革命分子的可恨和殘暴，把他同反革命分子心心相印的「精神生活」，活活地刻劃了出來。這樣精彩的「表態」，在收入本書時作為「摘要」以外的部分被刪去了。

過了兩年，一九五七年五月，正當右派猖狂進攻的時候，陶鑄立刻在報上寫文章大叫大喊，「現在階級已經基本消滅」，「國內敵我矛盾已經解決」，無產階級專政的「專政職能要減弱」，要「轉」到「領導生產」「組織人民的經濟生活」方面去<sup>60</sup>。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統統成了一個「大家庭」中的人，無產階級專政可以取消，只管「領導生產」的「全民國家」即可實現。這種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腔調，完全是一副資產階級右派頭目的嘴臉。

再過兩年，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正當社會主義革命進一步深入的時候，陶鑄在《松樹的風格》中，鼓吹「永不屈服於惡劣環境」<sup>61</sup>；在《革命的堅定性》中鼓吹什麼要「面對大海」，經得起「狂風暴雨的侵襲」<sup>62</sup>。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英雄壯志，被他叫做「惡劣的環境」；社會主義革命的風暴打擊了資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以及他們的代理人彭德懷反黨集團，他卻狂叫「要經得起狂風暴雨的打擊」。不須多加一字，反革命立場昭然若揭。

再過六年，到了一九六五年。在偉大的八屆十中全會之後，毛主席多次提出了國內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並且在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中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的赫魯曉夫及陶鑄之流，則發狂地反對和抵抗毛主席的這些重要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當批判《海瑞罷官》剛開始，一場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中國的赫魯曉夫的生死搏鬥迫在眉睫的時刻，陶鑄在反革命文藝黑線的喉舌《文藝報》上又一次「亮相」。他說：「我

<sup>60</sup> 《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如何正確地處理廣東人民內部矛盾》，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及五日《南方日報》。

<sup>61</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五頁。

<sup>62</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二十頁。

認為，在現階段，應當把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的任務，擺到最重要的位置上來。」<sup>63</sup>說什麼「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公然抹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叛徒、右派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當做「人民內部」的問題，掩蓋他們篡黨、篡政、篡軍的罪惡，好把鑽進黨內的一批窮凶極惡的資產階級反革命派統統包庇下來。

什麼「一貫革命」？一貫的反革命！可以說，每個歷史關鍵時刻，他都公開地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社會主義。吹得五花八門的什麼「理想」，就是資產階級反革命派的理想，是保護和發展資本主義的反動理想，是在中國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癡心妄想。

請看。

其一曰：「社會主義思想，就是要用一切辦法去保證國家迅速工業化」<sup>64</sup>。照這種反動透頂的「社會主義」理論，豈不是工業化了的美國早就實現了「社會主義」了嗎？搞「工業化」，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兩種「辦法」。走社會主義道路，就要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革命群眾，依靠突出政治，依靠毛澤東思想所喚起的億萬人民的革命覺悟和革命積極性，使企業的領導權真正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手裡；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是書中反復鼓吹的依靠少數資產階級「專家」，依靠「物質刺激」，依靠保守派，使企業的領導權為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特權階層所篡奪。所謂用「一切辦法」，就是要用依靠資產階級的辦法來發展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抗拒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中國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盡是挨打的歷史，原因就是自己沒有工業」<sup>65</sup>。陶鑄儼然以一個蹩腳的歷史教師的口吻向我們講一篇中國近代史，當然是顛倒了的歷史。從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這一百零

<sup>63</sup> 《文藝報》一九六五年十一期，第三頁。

<sup>64</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五十一頁。

<sup>65</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四十五頁。

九年，中國人所以「挨打」，主要並不是因為沒有工業，而是因為政權掌握在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從清朝政府、北洋軍閥到蔣介石這些賣國賊手裡。自從中國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在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奪取了全國政權，帝國主義再想打我們，就得先想想自己的豬爪子有多硬。文化大革命越搞得澈底，毛澤東思想越是深入人心，無產階級專政越鞏固，打起仗來就越無敵於天下。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理想」。把過去「挨打」統統歸諸「沒有工業」，這就把那些罪大惡極的賣國賊的罪行統統掩蓋了，這就美化了那些在「發展工業」幌子下復辟資本主義的國際資產階級在中國的走狗，這是同中國的赫魯曉夫一模一樣的賣國主義腔調！

其二曰：「共產主義理想」就是「舒適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間在晚上都亮起電燈，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齊漂亮的衣裳，出門都能坐汽車……」<sup>66</sup>一句話，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就是享樂主義。什麼人給他「吃得好，住得好」，他就可以出賣自己靈魂，而且還可以廉價奉送一頂「共產主義」的帽子。真是最卑鄙的叛徒哲學！

「共產主義」的外衣，極端個人主義即資本主義的本質，這就是陶鑄所謂「共產主義理想」的定義。照這個定義，美國資產階級生活豈不是最符合「共產主義理想」了嗎？

其三曰：「崇高的理想」就是念念不忘地「想著自己將來成為航海家、飛行家、科學家、文學家、工程師、教師……」<sup>67</sup>家、家、家，就是沒有工、農、兵。在這個無產階級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農民，戰士，地位都應當擺得很「低」，豈但低，簡直應當打進地獄，壓在最低層，永世不得翻身。而擺得很高很高以至極其「崇高」的，是那些一大串資產階級的「家」。「資產階級參加過民主運動，他們搞工業有知識，不比地主那麼腐敗」<sup>68</sup>。對了，這就招供出你這些「家」，並不是無產階級的專門家，而是資產階級及其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你所謂的

<sup>66</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一一二頁。

<sup>67</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九十五頁。

<sup>68</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五十頁。

「知識」，就是資本家如何巧妙而殘酷地剝削工人之類的知識。陶鑄的「崇高理想」就是通過這一批爬得很「高」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實行反革命復辟。今天，一批很「高」的資產階級「權威」被革命小將拉下來了。

還有一種：偉大的理想，就是所謂要「真正做到大家心情舒暢」。一九六二年，正當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發動了猖狂進攻，妖魔亂舞，毒草叢生的時刻，為了資產階級能「心情舒暢」，陶鑄在《對繁榮創作的意見》一文中，就胡說什麼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有不少人已經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份子了」、「一定要發揮勞動知識份子的積極性。」<sup>69</sup>

（按：查陶鑄的報告原文為：「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現在已經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份子，應該給脫下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帽子。」）好呵！什麼「三家村」，什麼田漢、夏衍、吳晗、翦伯贊，什麼海瑞、魏徵、李慧娘之流，統統「屬於勞動人民知識份子」了，他們經過這一番脫帽加冕，不是就可以更「起勁」地為資本主義復辟準備輿論了嗎？樂陶陶地「大家很融洽、很舒暢」，不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搞資本主義復辟了嗎？

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總有一家不「舒暢」，這是階級鬥爭的必然。無產階級心情「舒暢」之日，就是資產階級倒楣之時。資產階級心情「舒暢」之時，就是無產階級痛苦之日。二者必居其一。為資產階級不「舒暢」而喊冤叫屈的人，只能證明他自己是同資產階級共呼吸的。

陶鑄說：他這種「社會主義理想」是「對所有的人」包括資產階級「都是有好處的」。社會主義就是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來澈底消滅資產階級，怎麼會對資產階級「有好處」呢？所謂「對所有的人都是有好處」的「社會主義」，是假社會主義，是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是布哈林的資本主義可以「長入」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理論，是取消階級鬥爭、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的「全民黨」「全民國家」「全民社會主義」的反動理論，是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偉大勝利之後復辟資本主義的口號。

夠了！上述這些材料，已足夠使我們看清楚這位資產階級代理人的

<sup>69</sup> 《思想·感情·文采》，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三十七～三十八頁。

真面目。他堅持的是一條反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道路。他愛的、想的、頌的是資本主義，他恨的、怕的、罵的是社會主義。這些文章中的「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資產階級的醜惡面貌來改造國家，改造社會，改造黨。

這位人物有一句「名言」：「確立社會主義思想」或理想，就是「起碼也要使社會主義思想占整個思想的百分之五十幾以上」<sup>70</sup>。人的世界觀怎麼可以用百分比來計算呢？真是荒謬絕倫。拆穿了，其實是一場十分拙劣的大騙局。這是在告訴資產階級以偽裝的形式出現，把「百分之五十」的語言披上「社會主義思想」的外衣，來掩蓋資本主義的醜惡本質。這是最典型的修正主義。這兩本書就是用此法寫出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說過這樣向資產階級「交心」的話：「資產階級」只要「學會馬克思主義」詞句，就可以「眉笑眼開」地「和平進入社會主義」，名、利雙收。這就是所謂「百分之五十幾」的「社會主義思想」最好的注解。「理想」！「理想」！資產階級看見這樣忠實的代理人，真要感激涕零了。

## 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

你要知道這兩本書中宣揚一種什麼「精神生活」嗎？不須多看，取其「精華」就夠了。這就是——國民黨的反動哲學加上奴才的「思想」。

陶鑄對於國民黨的那些極其腐朽反動的唯心論，以及劊子手蔣介石的黑話，是記得很牢，背得很熟的。這些反革命的貨色在他「精神生活」中佔有頭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裡才吐得出這樣反動的東西。

蔣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論中說過：「講到政治的意義，總理已經明白告訴我們：『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所以『政治』的意義：就是要達到全國總動員之科學的

<sup>70</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四十九頁。

方法，來管理眾人的事，而為整個國家和全體民眾謀最大的福利。」<sup>71</sup>

陶鑄原封不動地搬過來說：「首先要瞭解什麼是政治。大家大概都知道孫中山先生吧，他說過：『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就是政治。』……我們『管理眾人的事』是為了使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就是為人民謀利益的事，講清道理，使大家懂得道理，心悅誠服地來參加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作。」<sup>72</sup>

陶鑄無恥地說過：他是蔣介石的「學生」。更準確一些，是奴才。你看他這種言論像不像奴才！？

把政治叫做「管理眾人之事」，這是資產階級剝削者的反動觀點。沒有抽象的「眾人」，「眾人」在階級社會裡，是劃分為階級的。也沒有什麼抽象的「管理」，「管理」在階級社會中，總是處理階級之間的關係，是哪一個階級掌握和運用政權的問題。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十分深刻地指出：「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sup>73</sup>。用毛主席這個觀點去分析，政治，就是為鞏固或推翻這一階級或那一階級的政權而鬥爭；為保護或摧毀這一種所有制或那一種所有制而鬥爭；為奪取或維護這一階級（集團）的利益或那一階級（集團）的利益而鬥爭。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因此，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壓迫、建立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鬥爭，就不但代表了本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而資產階級為了掩蓋它政治活動的階級內容，掩飾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壓迫和剝削，就把反革命政治抽象地說成是「管理眾人之事」，這是從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直到搞「全民國家」的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者共同的手法。蔣介石所謂「管理眾人」，就是血腥地使用反革命的國家機器去鎮壓和屠殺廣大的勞動人民，把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統治，說成是「為整個國家和全體民眾謀幸福」，還要用什麼「總動員」去欺騙，卑鄙無恥到了極點。而奴才陶鑄搬出這一套，則

<sup>71</sup> 蔣介石：《國父遺教概要》，第二講。

<sup>72</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四十二～四十三頁。

<sup>73</sup>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八六八頁。

是要實現反革命的資本主義復辟，取消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把為資產階級及一切反動派利益效勞的奴才行為，說成是「為人民謀利益」，還要用什麼「講清道理」去欺騙，同樣是卑鄙到了極點。

蔣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論中鼓吹什麼「親愛精誠的精神」，鼓吹什麼「先知先覺」。陶鑄原封不動地用上了：「我們並不完全否認孫中山先生的所謂『先知先覺』、『後知後覺』的說法，社會上是有這種情況的：有些人進步快一些，有些人進步慢一些，只要他有上進之心，終歸是可以進步的……」<sup>74</sup>；「馬克思主義者應要求人寬，要求己嚴……對黨外人士不是要求很高，應像孫中山講的『精誠團結』……。」<sup>75</sup>

「先知先覺」「後知後覺」的說法是抽去了階級內容、脫離社會實踐的歷史唯心論的反動觀點。毛主席指出：「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sup>76</sup>那些死不回頭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那些累教不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死硬派，並不是因為他們什麼「後知後覺」，而是因為他們的社會存在即資產階級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們頑固地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美帝國主義殺人犯和蘇共叛徒集團也並不是因為他們缺少「上進之心」，而是因為他們是反動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所執行的路線不管有多少花招，只能是為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和蘇聯資產階級特權階層服務的反革命路線。無產階級革命派所以能夠衝破重重障礙、突破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各種沉重的以至殘酷的壓迫而取得勝利，並不是因為他們「先知先覺」，而是因為他們掌握了毛澤東思想，掌握了這個集中了中國和世界無產階級最高智慧的理論武器，代表了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所以能越戰越強，萬難不屈，永遠保持旺盛的革命樂觀主義。今天陶鑄吹捧這種反動的唯心論，是要使人們相信資產階級「終歸可以進步」，麻痹人民的革命警惕，幫助資產階級混進無產階級內部進行破壞。

<sup>74</sup> 《思想·感情·文采》，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二十一頁。

<sup>75</sup> 陶鑄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對廣東「民主人士」的講話。

<sup>76</sup> 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裡來的？》，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一頁。

陶鑄所謂的「精誠團結」，純粹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語言！同一個詞彙，不同的階級賦予不同的解釋。我們偶而也用這個詞，那是指在一定革命目標下的團結，為實現無產階級的革命任務而鬥爭。我們從來是講：在社會主義方向下的團結，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原則基礎上的團結。然而陶鑄所謂的「精誠團結」，卻是拋棄原則、背叛社會主義方向、適合資產階級要求的「精誠團結」！團結和鬥爭是統一體的兩個相互矛盾著的側面，沒有鬥爭，也就無所謂團結。團結是相對的、過渡的，鬥爭是絕對的。世界上的事物，總是在發展中一分為二，人們的認識，總是在鬥爭中發展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馬克思主義必須在鬥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sup>77</sup>哪裡有陶鑄那種永恆不變的「精誠團結」。算命先生掛出一塊牌子說：「誠則靈」，那是騙人的把戲。蔣介石用什麼「精誠團結」掩蓋內部的狗咬狗，作為灌輸法西斯思想的工具，陶鑄則破天荒地掛上「馬克思主義」的招牌，用來瓦解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

書中還說：「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初期之所以能獲得勝利，是由於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實行三大政策，『順應』了當時革命的客觀規律」<sup>78</sup>。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的勝利，不是歸於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正確政策，不是歸於革命人民的鬥爭，而是統統歸於國民黨，這完全歪曲歷史，顛倒是非，站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立場上說話。把無數革命烈士的鮮血所換來的勝利果實送給國民黨作捧場，這不是叛徒的腔調是什麼？

夠了！夠了！這些骯髒的言論，難道不是暴露出陶鑄「精神生活」深處是一個國民黨反動哲學的世界嗎？

除了國民黨反動哲學外，剩下的「思想」完全是黑《修養》中的垃圾。

《理想》一書不是欺騙青年說，什麼「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不可分的」，只要裝做「把工作做好」，就會得到「重視」「器重」「讚

<sup>77</sup>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二十七頁。

<sup>78</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六十七頁。

揚」以至「聞名全中國、全世界」嗎？這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吃小虧占大便宜」的投機商的市儈哲學原封不動的翻版。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九六〇年二月接見民建會、工商聯常務委員時，對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獻策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個人利益就會來。」<sup>79</sup>這句話相當精練地總結了這個資產階級野心家幾十年「做人」的經驗，概括了這個無產階級的叛徒人生哲學的「精髓」。什麼「為人民服務」，什麼「集體利益」，在他們這一小撮人統統是假的、騙人的，裝出來給別人看的，是手段；而撈取「個人利益」、個人權力、個人享受則是真的，是目的，是醜惡靈魂的本質。這是資產階級反革命兩面派混進革命內部奪取權力的詭計。現在用來毒害青年一代，這種軟刀子殺人的罪惡我們難道能容忍嗎？

《理想》一書不是還欺騙青年說：「我們共同的世界觀和共同的思想方法」「就是從客觀實際出發的態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態度」<sup>80</sup>嗎？這也是從中國的赫魯曉夫那裡販來的貨色。在階級社會中，是、非都有鮮明的階級標準，所謂「實際」，首先就是階級鬥爭的「實際」：你站在無產階級一邊，還是站在資產階級一邊？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還是站在革命人民一邊？你站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邊，還是站在修正主義一邊？你站在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一邊，還是站在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一邊？用抽象的「是非」來掩蓋人們看問題時的階級立場，是出賣靈魂的機會主義者的「共同的」特性。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國的赫魯曉夫在報告他在天津向資產階級屈膝跪拜的醜行時，恬不知恥地說：「資本家反映說我們的報紙不好，我說的確有點不大好，我也承認這個錯誤，……以後應該採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壞就壞，……資本家有好就說好，工人不好就說不好」<sup>81</sup>。你看他多麼「從實際出發」啊！「資本家有好就說好」「工人不好就說不好」，這是多麼「公平」的法官啊！這個工賊的「是非」是多麼鮮明

<sup>79</sup> 《中國赫魯曉夫同民建會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人的談話紀要》，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二日。

<sup>80</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六十八～六十九頁。

<sup>81</sup> 《中國赫魯曉夫在北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

啊！這個資產階級的惡奴才對自己的主子的「好」處是多麼念念不忘啊！他訓斥工人「不好」的那種惡狠狠的神態又是多麼清晰啊！而《理想》一書作者對某氏的出賣靈魂的哲學，真是背得熟透了啊！

《理想》一書把「辯證唯物主義」歪曲成「存在第一、思維第二，客觀第一、主觀第二」<sup>82</sup>。完全抹殺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完全抹殺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飛躍，完全抹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人們認識發展的辯證過程。這絕不是什麼「辯證唯物論」，而是反動的形而上學。無產階級認識客觀世界的唯一目的，就在於按照事物本身的發展規律去改造客觀世界。取消了改造客觀世界，取消了革命，取消了推動歷史前進的奮鬥，「客觀第一」豈不成了一紙空文！但僅僅這樣批判，還是不夠的，須知他之所以要宣傳這種機械唯物論或庸俗唯物論，就是要宣傳一種隨波逐流、隨時可以出賣無產階級利益的機會主義，為資產階級服務。不是嗎？資產階級也是一種「客觀存在」，也可以從資產階級出發，聽資產階級的話，以資產階級利益為標準，「是就是，非就非」，於是搞資本主義復辟也可以冒充「實事求是」「辯證唯物主義」出現了。拆穿西洋鏡，就是這麼一個把戲。

陶鑄不是還眉飛色舞地向青年說：「世界上有男的，有女的，就會有戀愛」<sup>83</sup>嗎？這立刻使人想起中國的赫魯曉夫一句荒謬的「名言」，「一條牛加一條牛仍是牛……但是一條公牛加一條母牛就形成了新的關係，一個男人加一個女人便成了夫妻的關係。一切東西都必須是矛盾的統一體。」<sup>84</sup>在他們這一夥人看來，人和人的關係就是公牛同母牛的關係。在階級社會裡，人們是按階級劃分的、按階級關係結合的。男女關係也不例外。魯迅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中就說過：「饑區的災民，總不會去種蘭花，像閩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這個基本事實，被他們抹殺了，踐踏了。他們這種庸俗透頂的語言，不能夠損害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一根毫毛，只能反映出他們

<sup>82</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六十九頁。

<sup>83</sup> 《文藝報》，一九六五年第十一期，第六頁。

<sup>84</sup> 《中國赫魯曉夫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一九四一年）。

一夥心目中的相互關係及其「修養」，就是「公牛加母牛」「男人加女人」之類資產階級的醜惡不堪的東西。君不見大談「修養」的那一夥人，無一不是腐爛已極的偽君子嗎？

書中說，「一個人在幾十年的生活中」決定其「成功與失敗」，「就在於主觀與客觀的是否一致」<sup>85</sup>，你在國民黨統治下究竟是怎樣奴顏婢膝地把「主觀」同「客觀」去「一致」的，這「幾十年」的「成功」中又是怎樣同美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反革命資產階級「一致」的，難道還不該拿到光天化日下來嗎？

### 對無產階級刻骨仇恨的「感情」

一九五九年五月，正當修正主義分子彭德懷拋出他瘋狂地復辟資本主義黑綱領的前夕，陶鑄在《太陽的光輝》一文中，擺出一副「海瑞」的架式，公開地、惡毒地咒罵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偉大的黨、偉大的領袖。他一面說，人們以「東方紅，太陽升」「來形容我們偉大事業的朝氣勃勃」，「以太陽來歌頌我們的黨和領袖」；一面公然借攻擊「太陽」的「過失」，指桑罵槐地說：「當大暑天驕陽似火，曬得人們流汗的時候，人們就會埋怨，說太陽的光和熱發射得過份了。而且大家都知道並且也都指出過，太陽本身上還有黑點。」<sup>86</sup>

「太陽本身上還有黑點」。這不是赤裸裸地咒罵我們的黨和偉大的領袖嗎？在你眼睛裡，豈但是「黑點」，社會主義簡直就是漆黑一團。用資產階級的眼睛看問題的人，光明和黑暗是顛倒的。他們比瞎子還要瞎。在這位修正主義者看來，「太陽」的社會主義光輝曬得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受不了，現形了，「流汗了」，「過份了」，這就是「太陽」的「過失」所在。其實，這正是「太陽」偉大的地方。那些躲在陰暗角落裡的牛鬼蛇神、臭蟲蟲子、細菌病毒，只有讓它們見一見「太陽」的光和熱，才會死亡；真正的勞動人民，正是在太陽光輝下鍛

<sup>85</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六十七頁。

<sup>86</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九頁。

鍊得堅強起來的。不曬太陽，不流汗，身體怎麼會健壯起來？咒罵「太陽」的「光和熱」，其實就是咒罵無產階級「過火了」，咒罵社會主義、人民公社「過份了」，這是十足的資產階級的黑話，正好暴露自己是見不得陽光的鬼物。

陶鑄不是在《松樹的風格》中讚美「松樹」「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葉擋住炎炎烈日」<sup>87</sup>嗎？毛澤東思想的陽光是抵擋不住的，硬要向光明宣戰，只能使自己從黑暗中墮落進更黑暗的地方去。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六五年《理想》再版時，「以太陽來歌頌我們的黨和領袖」這句話，忽然改成了「以太陽來歌頌我們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這真是欲蓋彌彰，絕妙地自我暴露出作賊心虛的賊子心腸！你刪去「領袖」二字，豈不正說明瞭，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寫這篇文章和出版這本書時，矛頭是針對偉大的領袖的嗎？如若不然，何必慌慌張張地刪去？你在「黨」前面添上「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豈不正說明瞭，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寫這篇文章和出版這本書時，認為中國共產黨不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了嗎？如若不然，何必急急忙忙地添上？心中有鬼，臉上變色，就這樣手忙腳亂了。一九五九年五月，陶鑄不是在汕頭一次報告中大喊「要學習海瑞的風格」以配合彭德懷的進攻嗎？看來這個「海瑞」的「風格」並不那麼「高」，本事也很拙劣。然而這一改，配合彭德懷一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罪行，卻是不打自招，鐵證如山，無可抵賴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下旬，廬山會議開過了，彭德懷反黨集團被揭露了出來，修正主義分子的猖狂進攻被澈底粉碎了。這位修正主義者在《勝利得來不易》一文中，不得不裝模作樣地對「一小部分人」的「熱衷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sup>88</sup>表示了不滿。可是，這「一小部分人」是誰呢？不就有你嗎？不正是你在文章中命令報紙上必須「刊登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儘管這是一個指頭的問題，也應該刊登」<sup>89</sup>嗎？不就是你熱

<sup>87</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四頁。

<sup>88</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二十六頁。

<sup>89</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十一頁。

衷於暴露社會主義的所謂「黑暗」「黑點」嗎？這是賴不掉的。正因為有他一份，這篇文章中，他對這「一小部分人」表示了無限的同情，說什麼「我們提起這些人，是希望他們轉變立場，首先把身心都參加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列裡來」<sup>90</sup>。這是勸告破了產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偽裝成「轉變立場」，混進革命的「行列」中來繼續幹反社會主義的勾當。

對無產階級咬牙切齒的仇恨，對資產階級無微不至的愛護，這就是陶鑄的「感情」。剝去偽裝的畫皮，站著的就是這麼一個惡鬼。

## 腐朽不堪的「文采」

裝腔作勢的文風，歪七歪八念都念不通的文字，硬要自封有什麼「文采」，真是醜死了！活像那些附庸風雅的土地主，明明一竅不通，硬要搖頭晃腦哼哼幾句八股調一樣。

雖然沒有什麼「文采」，書中卻十分賣力地宣揚了整套整套的修正主義的文藝路線。陶鑄忠實地執行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動文藝綱領，同陸定一，周揚完全是一丘之貉。一九六〇年春，舊文化部夏衍、陳荒煤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開所謂「全國新聞紀錄電影創作會議」時，就把《思想·感情·文采》這棵大毒草作為大會檔印發給大家「學習」。可見他們勾結之深。為了反毛主席的文藝路線，陶鑄幾乎把文藝界流傳的各種反動論點，什麼人性論、「寫真實」論、「創作自由」論、「中間人物」論、「有鬼無害」論……，統統收羅進他的黑店中。下面略舉一二，稍加駁斥。

「共產黨員是講感情的……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對一切人都要有感情。」<sup>91</sup>在階級社會裡，只有階級的感情，沒有什麼超階級的感情。這裡的「感情」指的是「愛」。「對一切人都要有感情」，就是現代修正主義的「要愛一切人」，就是要愛剝削階級，愛叛徒，愛奴才，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向反動派屈膝跪拜的最無恥的行徑。

<sup>90</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二十七頁。

<sup>91</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七十五頁。

「要充分發揮作家創作上的自由。作家的筆是他自己的，作家的思想也是他自己的，我們應該讓作家獨立創作。」<sup>92</sup>這是赤裸裸的裴多菲俱樂部的反革命口號。沒有抽象的自由，只有具體的自由。在有階級的社會裡，只有階級的自由，沒有超階級的自由。一切文藝創作，都是為一定的階級的政治服務的。沒有也不可能有脫離階級的政治而「自由」的文藝。任何一個人，包括作家，他的思想不管具有何種特殊的形式，都不是什麼孤立的「自己的思想」，而是一定階級思想的表現。是一定階級的利益、願望的表現，是一定社會階級關係的反映。七億中國人民有七億種「自己的」思想嗎？當然不是，基本上只有兩種，一種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即毛澤東思想；一種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即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離開毛澤東思想的什麼「創作自由」，什麼「獨立創作」，就是鼓動牛鬼蛇神「自由」地去攻擊社會主義，宣傳資本主義，而剝奪無產階級革命派反擊他們的一切自由，為資本主義復辟的罪惡勾當服務。什麼「創作自由」，不過是死心塌地當資產階級奴才的一塊遮羞布罷了！

「生活是多方面的，不拘一格，不要劃一個框框。」<sup>93</sup>這就是那個「反題材決定論」，其目的是在反對「框框」的藉口下，反對革命作家努力去反映社會主義時代的階級鬥爭，反對努力去歌頌工農兵，反對努力塑造無產階級的英雄人物。「生活是多方面的」，其實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勞動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的推動歷史前進的革命鬥爭生活，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反動派抵抗歷史前進的腐朽反動生活。我們應當以真正意識到自己歷史責任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鬥爭生活為主體，為方向，為歌頌和描繪的中心，通過這樣的典型的英雄人物，來反映我們這個史無前例的英雄時代，來反映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力量和偉大勝利。那些資產階級的反動腐朽生活，只能作為批判、鞭撻、揭露的對象，絕不能作為創作的主要的「方面」。「不拘一格」，總有一格，你心目中的「生活」，其實就是你讚不絕口的《三家

<sup>92</sup> 《思想·感情·文采》，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三十三頁。

<sup>93</sup> 《思想·感情·文采》，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四十五～四十六頁。

巷》中那些資產階級的下流情緒和靡靡之音，是一些在歷史的垃圾堆中黷爛了的渣滓，這難道還不清楚嗎？

文藝作品只要「真實地反映了現實，……我看，它的作用有時也不在社論與報告之下。」<sup>94</sup>這又是胡風「寫真實」論原封不動的翻版。任何文藝作品所塑造的形象中，都表現著作者的政治的傾向性，表現著作者的階級的愛和憎，沒有什麼抽象的、旁觀的「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無產階級革命派是澈底的唯物主義者。澈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只有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才能夠從本質上真實地反映出歷史的進程。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反動文藝歪曲工農兵、歪曲現實，則是它們反動的歷史唯心主義世界觀的必然結果。提倡抽象的「寫真實」，就是要反對文藝宣傳毛澤東思想，反對文藝用共產主義精神教育人民，抹殺和掩蓋文藝的階級性，替那些美化剝削階級、醜化無產階級的大毒草找一個「理論」根據。這已經是資產階級文藝武庫中最破爛最陳腐的貨色了。

「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壞的方面，……要允許作品中寫缺點……不要給人家一個印象，似乎要歌頌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說得一下子好得很了。」<sup>95</sup>這就是「暴露黑暗」論，這是毛主席早就痛斥過的「光明與黑暗並重，一半對一半」的反動理論的翻版。我們應當區別生活中的主流和支流。只有抓住主流方面，才能典型地反映出社會前進的本質。支流只能作為主流的一種陪襯，作為表現本質的一種手段，作為全域的次要的側面，作為前進過程中局部的、暫時的曲折，不能當作生活的主要內容。我們應當以寫光明為主，以歌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即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為主，以反映無產階級革命戰士震天撼地的英雄氣概和鬥爭智慧為主，以塑造我們時代的工農兵英雄形象為主，而不是什麼「好的方面」「壞的方面」一半對一半。寫人民公社，當然要充分歌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難道還需要把各種發展過程中的缺點錯誤統統羅列出來嗎？有一支歌，叫「人民公社就是好」，難道

<sup>94</sup> 《思想·感情·文采》，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三頁。

<sup>95</sup> 《思想·感情·文采》，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四十六～四十七頁。

還需要同時再加上一句「人民公社有缺點」嗎？誇大、渲染和惡毒地捏造那些局部的、個別的現象，這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進行造謠誹謗的老譖，這位老右派不過依樣畫葫蘆罷了。以歌頌光明為主需要回避矛盾嗎？需要回避敵人的掙紮和反撲嗎？需要降低衝突尖銳性嗎？不需要。社會是在階級鬥爭中前進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總是在同資產階級反革命力量劇烈鬥爭中開闢前進的道路的，只有通過對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典型的歷史概括，才能夠深刻地而不是表面地、雄偉地而不是貧弱地把光明、勝利、英雄人物寫出來。陶鑄的「暴露黑暗」論，將同他黑暗的靈魂一起，被革命人民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裡去。

要識別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

從以上的幾個方面，人們不難看出，陶鑄完全是一個漏網的大右派，是一個修正主義者，是以中國的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忠實的執行者和宣傳者，是一個混進來的反革命兩面派。對於書中販賣的那一套國民黨的反動哲學和其他毒素，要進行澈底的消毒。

陶鑄是一個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他頑固地堅持資本主義的政治方向。他極端仇恨社會主義，他日夜嚮往資本主義。從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國搞資本主義復辟。他頭腦中裝滿了從叛徒哲學到「士為知己者死」之類剝削階級反動的世界觀。但是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不被揭露，他不得不包上一點革命的外衣來偽裝自己。此人極不老實。兩面三刀，誇誇其談，忽而慷慨激昂，忽而轉彎抹角，是他的慣常的表演。但是，只要在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根本問題上，用毛澤東思想的照妖鏡照一照，這種偽裝就立刻會拆穿，原形就會畢現。這兩本書，不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鐵證嗎？

凡是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都是篡黨的陰謀家。他們為了反對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派，千方百計用各種陰謀手法擴大一小撮修正主義分子手中的權力，無恥地自我吹噓。陶鑄拋出這兩本書，不但是為資本主義復辟作輿論準備，也是擴大他們一小撮修正主義分子權力的一種手段。書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西行記談序言》，這《西行記談》原來叫做《隨行記談》，就是他

帶著幾個黑秀才「隨」著他出去四處遊蕩，然後他信口開河議論一番，黑秀才們就當作聖旨一樣「記」下來，加以修飾，在報上發表。「記談」，就是「記」他的「談」話。這樣，居然「共得二十七篇」！居然都拿出去發表！居然由他本人定名、作序、題字！這不是明明自己想當「南霸天」嗎？《理想》及《思想》，在宣傳那些反動觀點時，充滿了這類炫耀權力的自我吹噓。他是要用這些「作品」，作為向無產階級司令部奪權的輿論準備。陶鑄從地方到中央之後，手伸得那樣長，向無產階級奪權的狂熱在幾個月中暴露得那樣突出，不擇手段地招降納叛，收買已被革命人民揭露的壞人，抗拒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打擊革命派，以致任何兩面派的手法也掩蓋不住這種反革命野心。從這個反面教員中，我們不是可以找到識別赫魯曉夫式人物的一個重要教訓嗎？

陶鑄是一個卑劣的實用主義者。他有一張投機商人的嘴巴。為了推銷修正主義，為了攻擊和反對所謂「教條主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忽而顯出極右，然而裝作極「左」，以腐蝕、迷惑和欺騙那些不堅定的中間群眾，以保護自己不被揭露。陶鑄在到中央宣傳部擔任領導工作以後，他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鎮壓革命群眾的忠實執行者。他竭力反對毛主席《炮打司令部》這張偉大的大字報。他竭力保護那些牛鬼蛇神。可是當群眾起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他搖身一變，立刻以極「左」的無政府主義的面貌出現，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懷疑一切是正確的」，「每個司令部都不知是什麼司令部……我是主張普遍轟！」「任何人都可以反對」！他大大「創造性」地「發展」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看來「左」得出奇，其實是形「左」實右，其目的還是混淆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區別，把矛頭引向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使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能在混亂聲中蒙混過關。什麼「懷疑一切」，統統是用來對付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懷疑一切」，就不懷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說怪也不怪！？請同志們注意：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

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以澈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過來，反戈一擊，切勿上當。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是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個反革命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太清楚，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對這類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導我們的階級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們對待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態度，看一看他們支援誰、反對誰的政治傾向性，看一看他們的歷史，便可以從變化不定的形象中發現一隻反革命的黑手。他們越是要掩蓋已經暴露的部分，貌似特別「過火」或「公平」，便越是更充分地暴露自己野心家的面貌，如陶鑄這個修正主義者，明明是賊，偏要裝聖賢，明明是極右的公開宣布同資產階級「心連心」，偏要忽而跳到極「左」的「懷疑一切」。然而矛頭卻始終對著無產階級革命派，這就把他野心家的面貌揭露得一清二楚了。

階級鬥爭的深入，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勝利，迫使敵人不斷改變自己的鬥爭策略。當一種反革命陰謀被識破後，敵人又會使出另一手，交替而用之。然而這些敗類是逃不過明察秋毫的毛澤東思想的。在當前勝利的形勢下，我們必須十分注意鬥爭的大方向，十分注意維護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十分注意執行毛主席和黨中央統一的作戰部署，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團結大多數，十分注意不讓陶鑄式的人物從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時從兩方面攬亂了我們的陣線。左派犯錯誤，右派利用，歷來如此。在大批判中，通過總結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我們是應當更深刻地懂得這一點的。

《紅樓夢》第五回裡有一首曲子，叫做「聰明累」，頭兩句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一切反毛澤東思想的自以為

「聰明」的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在暗底裡玩弄了許多「機關」，一直到陶鑄發明的「著名」的「換頭術」（即為了反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決議，在照片上突出第二號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把他的頭像剪下來裝到另一個人的身上），可算登峰造極了，但到頭來不過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為自己垮臺創造了條件。武漢地區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也是這樣一種頭腦簡單、思想反動的蠢人。玩弄陰謀的人是沒有好下場的，廣大群眾一起來，什麼壞事也隱藏不了。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修正主義壞蛋們必然垮臺，這就是歷史的判決。這一小撮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無論如何掙紮，如何詭辯，決計逃不過這個歷史的判決。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滾滾向前。毛澤東思想的閃閃金光照耀著全中國、全世界。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國的革命的人民是勇敢的，我們一定要把這場大革命進行到底。來自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撲、攻擊、造謠、挑撥，來自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者的種種誣譖、歪曲、誹謗、叫喊，絕不能阻止我們的前進，只能夠證明他們自己無比的愚蠢和日暮途窮。同志們，舉起雙手歡呼這滌蕩中國大地的大風雨吧！毛澤東思想是無敵的。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抗拒的。人們將會看見：經過文化大革命這段偉大而曲折的道路後，一個空前強大、鞏固和統一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將如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東方，給予二十世紀的吃人魔鬼們以更沉重的打擊。<sup>96</sup>

---

<sup>96</sup> 〈評陶鑄的兩本書〉，《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

## 姚文元給《文匯報》某同志的信（1967.9.23.）

×××同志：

信悉……

革命大聯合形勢大好，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像上海這樣走得快的地方，報紙上去大力引導革命大聯合的同時，即須再看前一步，要考慮到實現革命大聯合的任務，特別思想上鞏固革命大聯合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革命的大聯合也是階級鬥爭，它是在同中國的赫魯曉夫等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的鬥爭中，在同幕前幕後的反革命分子，地、富、反、壞、右的鬥爭中，在同右的和極「左」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潮的激烈鬥爭中實現的。沒有這種鬥爭，即不能實現和鞏固革命的大聯合。因此，上海許多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地方就應當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繼續抓階級鬥爭，即大搞鬥、批、改，以及用毛澤東思想來統一革命隊伍內部的認識，用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的行動，整頓組織等等。搞好革命的「三結合」，還可能要揭露代表資本主義勢力的壞人。總之，要繼續革命，要繼續前進，不是萬事大吉。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得越深越好。辦報的人要清醒地看到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自然存在著。某些在高潮中隱伏下去的矛盾，過了一陣還會暴露出來。一九五六年「公私合營」時，也有人被敲鑼打鼓搞昏了，以為階級鬥爭沒有了。要記住毛主席的教導：保持清醒頭腦，我們還要注意新的階級動態。這樣的報紙才能在鬥爭的道路上引導群眾按毛主席的方向前進。

「從思想上撤除兩大派」（一九六七·九·二十一《文匯報》社論題目——編者注）題目似不要動，從思想上說只能是無產階級思想戰勝資產階級思想，無產階級世界觀戰勝資產階級世界觀。又轉載（指人民日報）閩北消息時，曾將「工人階級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改為毛主席的「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因為：凡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只能

用鬥爭才能解決，但鬥爭的性質和形式不同罷了。破「私」立「公」即是一場鬥爭。

《文匯報》最近辦得很有生氣。以上僅個人的讀報偶感，不一定對，僅備參考而已。

致

敬禮！

姚文元 一九六七・九・二十三

## 張春橋、姚文元對上海鐵路局系統代表的講話 (1967.9.29)

中央首長張春橋姚文元在九月二十九日晚二十時四十分接見了上海鐵路局系統包括上海、南京、蚌埠、杭州四個分局在上海談判大聯合的全體代表，張春橋同志一開始談到鐵路系統聯合的重要性時，曾沉痛地說：「我說出來同志們會感到很痛心，毛主席原計畫坐火車從南京走，結果無法走，常州不通，不能走，你們不痛心嗎？」聯指破壞鐵路真是罪該萬死。

張春橋略。

姚文元談鬥私、批修：

回應毛主席革命大聯合的號召，逐步實現了大聯合，希望已經實現大聯合的地方鞏固大聯合，進一步實現「三結合」，搞好大批判，我們向毛主席彙報鐵路聯合時，毛主席提出來革命大聯合以後搞什麼，毛主席講「鬥私、批修」（張春橋插話：這句話是對工人階級講的，首先是對鐵路工人講的，也是鐵路工人光榮）。我們要堅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辦，我想只要我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辦，一定能夠搞好革命的大

聯合、「三結合」，批修就是要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劉鄧陶，你們鐵路的壞蛋反革命分子呂正操以及武竟天以及本單位一小撮「走資派」；鬥私就是要用毛主席的思想來鬥資產階級的東西，毛主席講鬥私就是要大立無產階級世界觀。革命的大聯合有個綱領，這個綱領就是毛澤東思想，如果把私字鬥掉，很多問題就解決了……批修、鬥私是我們的大方向，混進來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他們就破壞這個大方向，利用小資產階級的派性……。我們就可以利用毛澤東思想來識別明的暗的階級敵人，有的同志犯了錯誤，我希望大家學習「時局和我們的方針」，希望我們在大方向上團結起來，敵我矛盾要狠狠鬥，狠狠批，內部矛盾要用團結——批評——團結來解決，希望大家要把毛主席「鬥私、批修」四個字很好執行。

（講話記錄未經本人審閱，供參考）<sup>97</sup>

## 張春橋、姚文元視察上海第八印染廠時的講話 (1967.10.4.)

姚：大家節日過得好嗎？（答：過得好。）

張：聽說你們廠裡毛著學習班辦得很好，你們是不是找幾個人來談談，開個座談會好嗎？（好啊）

張：你們現在分幾派？（答：一派。）

張：武鬥過沒有？（沒有，我們黃浦區都比較好，沒發生武鬥。）

張：黃浦區沒發生過武鬥？鐵道學院可發生武鬥嗎？（他們是學校，我們是工廠。）

張：武鬥也沒什麼，鬥一鬥也好嘛！（在談到北上返滬兵團時。）

<sup>97</sup> 江蘇常州主力軍，《挺進報》，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姚文元笑著說：噢！對，是那個××司令，對吧？

張：後來我找王洪文，和他談了許多，當時他們兩人都有小山頭，我說你們兩個黨員都不能團結起來，怎麼能行呢？都是工總司的嘛。你們化工廠武鬥起來很厲害，（是的，在文攻武衛的時候，我們想造燃燒彈，催淚彈，什麼都想搞。）（彙報略）

張：學習毛主席著作要靠積極分子，發動群眾來學習，現在要抓緊這兩天的學習，你們這樣輕視勞動，還想當幹部，高人一等，你們想想，吃的、穿的還不都是工人農民勞動創造的，工人農民最光榮，勞動最光榮。

姚：這個問題要放在文化革命運動中解決，幹部應該能上能下。

張：你們也是革委會幹部，你們也要能上能下，勞動，要多接近群眾，這個問題很重要，不然再隔幾年，你們也會要犯錯誤，當然不一定是走資派，這不是小節問題，是立場問題，希望你們不要把矛盾上交，這種人踢出去人家也不要的，就放在車間裡勞動吧，等以後再處理麼（眾：我們在鬥這個走資派時，他還拿劉少奇的話跟我們辯論。）這樣很好麼，這樣隔一段時期，就拿幾個問題跟他辯一辯，他們就會有事做了，就不會只管生產了。

姚：資產階級思想核心，修正主義核心就是私。

張：你們廠造反造得早，你們是否可以探索鬥、批、改，我也沒有經驗，你們自己揭，總結一套經驗。<sup>98</sup>

## 姚文元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1967.10.11.）

主席：

這次回上海過國慶日，住了十二天，作了一點調查工作，開了幾次調查會，到基層去看了一下，前一時期打得最凶的柴油機廠也去了。一

<sup>98</sup> 清華大學井岡山鬥批改戰團編印，《學習資料》第十九期，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

接觸群眾，學習到很多生動活潑的新東西，深深感到，主席最近所提出的一些重要指示，都是集中的反映了廣大革命群眾內心的要求，抓住了當前革命運動中最重要、最關鍵的問題，所以具有無窮無盡的力量。譬如辦訓練班吧，幹部需要，造反派頭頭也需要。有一個染化八廠，是生產活性染料的，七月份成立革委會，到現在自己已經辦了八期學習班，每期一周到十天，學習「老三篇」和其他主席著作，造反派中隊委員以上參加，犯過錯誤的幹部也參加，著重解決兩個問題：（1）如何用主席思想為指標，作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2）正確對待群眾，團結群眾，怎樣才能不脫離群眾，新幹部掌權後，工人主要一條意見就是到群眾中去較少了。這樣學，效果很好。這種短期學習班，廠可以辦，其他地方更可以辦。他們一聽到主席最新指示，立刻感到真像說到他們心坎裡。

調查了幾個問題：一、「九大」和黨的問題；二、精兵簡政問題；三、大批判問題；四、大聯合問題。現先將前面兩個問題向主席報告，並望指示。

## 「九大」問題。

在四個座談會（革委會、紅衛兵、工廠和學校造反派黨員、軍隊同志）上，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徵求了人們的意見，我們本以為大家會感到突然，其實不然，造反派中已經在議論了。可見群眾心中是在思考這件事的。

什麼時候開？絕大多數人的意見，都希望早開，多數主張在明年上半年，至遲不超過明年秋天。

代表怎麼產生？是不是要從下而上一級一級的選上去？少數同志認為要這樣，多數認為不一定。他們說：「過去選舉其實候選人也是上面決定的。經過一年文化大革命。各種人的政治面貌，好人、壞人、看得更清楚了，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清楚，代表可以各方面協商產生，在市、區裡開黨員大會通過。」「可以先從中央開始，開全國黨代大會，有

一個綱領，然後才開各級黨代會，比較有利。」「毛主席說過，不在形式，而在內容，不在名稱，而在實質。」還有些同志提出：「也可以用同樣的辦法開人大，可以和九大同時開，解決劉少奇的問題。」

紅衛兵說：「要多一些工人和紅衛兵代表列席大會。」「最好能吸收一批工人和紅衛兵入黨。」

王明選不選？「劉、鄧、陶」選不選？彭、羅、陸、楊選不選？一致說不選。「王明已經是蘇聯人了，還能選個蘇修特務？」「叛徒都不能選，這是一條大原則。」「劉少奇是叛徒，要進一步批透，清除出去！」也有人說：「恐怕毛主席還是要保留幾個反面教員的，那就聽毛主席的話，希望不要太多，並且先要批透。」對劉的情況，大家比較瞭解，對鄧有些人不很瞭解。

黨的領導機關怎麼辦？許多同志的意見是：可以參考革委會的形式，把黨、政、軍統一起來，革委會中有黨的核心，執行市委會的職權。好處是一元化，容易聯繫群眾，減少層次，有利於有力地貫徹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還有一種意見是：將來過渡到正式權力機構，還要分市委、市人委，不然開人代會有困難，由於忙於政務而忽略黨務，有的人無處安排。

很多同志主張：在已建立革委會的地方，應當有一個黨的領導核心，優秀的造反派頭頭可以吸收入黨和經常參加黨的核心會議。這種核心，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不應主觀主義的去建立，也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鬥爭中自然形成的，並且在鬥爭中發展的，整頓黨的組織。首先不是從基礎而是從領導機關開始。上海各區、縣、局及相當於局的單位，至十月五日，已經建立「三結合」班子的共三十五個，委員八百五十六人，其中，黨員四百五十七人。占百分之五十三。一批較好的黨員實際上已被革命群眾選進領導班子。有些優秀的革命派實際上起著黨員的作用，我認為：這種意見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參考，不知是否妥當？

「一月革命」前，黨員參加造反派的很少，一般只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到今年一月以後，一批黨員就陸續參加造反派，其數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八十不等。階級鬥爭實際，說明瞭我們的無產階級革命黨，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必須建立在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戰士、革命的知識份子和革命的幹部的基礎上，才能領導幾萬萬群眾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恢復黨組織這個口號不妥，容易曲解為恢復原狀。」應為整頓和改造。劉少奇一套修正主義貨色，尚需繼續大力批判。重點是：第一、黨的性質任務問題。第二、建黨路線問題（「生產好、聽話、就可以入黨」）。第三、對群眾關係問題（這是根本問題，一些黨員談到因受黑「修養」的毒害而當修正主義的「馴服工具」以及文化大革命初期，又受劉鄧路線蒙蔽，而壓制群眾。無不痛恨，有極深感受）。第四。民主集中制問題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這些都需要用毛澤東思想對劉少奇的那套修正主義觀點作徹底的批判。不知這樣綜合是否對？

一致極其熱烈地盼望：「九大」前「毛選」五卷能出版，能夠有一個黨內兩條路線鬥爭歷史的材料。許多黨員（特別是工人造反派）希望更多瞭解黨史，瞭解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怎樣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中發展起來的，瞭解某些人物的歷史面貌。因為過去都是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現在那個東西已經不能用了。

## 精兵簡政問題。

這個問題很迫切。

這幾個月中，市革委會人員大量增加。目前，有二十個工作部門三千二百二十九人。辦公室下面就有七百六十三人。這還不包括各革命群眾組織的脫產人員，無論如何。這個機構太龐大了。機構越大，各種壞人就會鑽進來，領導幹部就會脫離群眾，被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打中，就必然會滋長山頭主義，其中有一些部門（不是全部）人員增加正是由於山頭主義在作怪，同春橋同志商量，至少要砍掉一半，三分之二以至更多，這個思想工作還是很艱巨的，主席關於精兵簡政的指示我們已向領導幹部傳達了。

關於幹部和群眾關係問題、精兵簡政問題、思想政治工作訓練班等

問題以及繼續大批判問題，《人民日報》《紅旗》是必須有專門的社論。主席的重要指示就在社論中分別引用。不知這樣考慮對不對？

一月革命以來，十個月了，造反派的頭頭，大多數在鬥爭中逐步成熟起來，學習為無產階級掌好權，用好權，形勢大好，而且越來越好，在市和區、在基層中，我們見到了一大批敢於革命、敢於挑擔子的生氣勃勃的好幹部。但也有一小部分同志開始被宴會、鼓掌、捧場、小汽車所陶醉，個別的被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所打中，開始脫離群眾，不再那樣如饑似渴的去深入群眾，做群眾的小學生。有一個中學生紅衛兵組織，給我們寫了一封信，批評了一些頭頭的「追求名利、出風頭、享樂」的壞作風。希望「敲起警鐘，起個革命化」。這使我回想起一九四九年到「三反」的那一段短短的歷史。除學習班外，春橋同志準備開一些小會，進行教育和深入談心。

怕多佔用您十分寶貴的時間，這封信就寫到這。

另外兩個問題以後再報。選了一份黨員座談會記錄，請主席參考。

致

無產階級革命敬禮！

姚文元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sup>99</sup>

## 姚文元對人民日報社的講話（1967.11.2.）

主席指示最近可以發表幾篇教育革命方案。主席又對教育革命作了重要指示：「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要依靠學校中廣大革命的學生、革命的教員，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們中間的積極分子，即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

<sup>99</sup> 清華大學井岡山鬥批改戰團編印，《學習資料》第三十六期，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

要很好的研究這個指示，每條每項都要認真宣傳，認真落實。過去黑幫鄧拓、吳冷西之流，最大的罪過就是不聽毛主席的話，說了也沒有用，雷打不動，或者是加以歪曲、扣壓。我們一定要認真地對待毛主席的每一個指示，一定要把毛主席的每一個指示放到高於一切、大於一切，重於一切，先於一切的地位。凡是毛主席、黨中央規定要宣傳的，一定要全面的，不折不扣的落實到我們的工作上去。這是能不能按照毛主席的方向把人民日報辦好的根本最重要的一條。

黨報是毛主席領導下的，是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無產階級司令部直接領導的，應該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而且應該宣傳貫徹毛主席指示方面作模範，出了錯誤怎麼辦！那就要按毛主席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教導那樣，發動群眾、堅決改正，不能文過飾非。毛主席對報紙工作是非常重視的，我們應該非常認真地對待主席的指示，必須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報紙是階級鬥爭的工具，這些是主席對新聞工作的基本觀點，無產階級報紙是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強大的思想武器。

你們編的《新聞戰線，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我也學習了一下。過去階級鬥爭的焦點，是宣傳毛澤東思想還是宣傳資產階級思想、封建主義、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是同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牛鬼蛇神進攻，充當無產階級喉舌。這個階級鬥爭的歷史我們不能忘記，現在要進行大批判、階級鬥爭還會繼續下去。如果我們忘記了階級鬥爭，就違背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那就忘記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

為了使報紙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工具，成為無產階級的喉舌，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有力武器，一定要緊跟毛主席，一定要緊跟毛主席的思想，一定要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佈署，加強無產階級黨性，加強革命的組織性、紀律性。毛主席幾次提到無產階級新聞事業是反映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資產階級新聞是反映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首都新聞批判聯絡站」的小報登了陳伯達和我的談話，他們反對資產階級新聞觀點，可是實際上是這樣做，登我們的談話，沒讓我們看就發表了資產階級新聞觀點，劉鄧陶及他們在新聞界的代理人，他們那些反毛澤東思想的東西，修正主義的東西，一定要澈底批判。

緊跟毛主席，緊跟毛澤東思想，就是在戰略上，在方針上，在綱領上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按照毛主席、黨中央提出的口號進行宣傳，不要在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的口號以外提出標新立異的東西，如揪軍內一小撮，今天的報紙沒有烏蘭夫的名，是中央決定的，是請示了主席的。不要經常提新階段、新高潮、偉大的轉折等等。文化大革命不過幾個階段，那有那麼多的新階段，講多了把人都搞糊塗了。這方面要緊緊地按照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有些事情要多研究。

另一方面當主席提出新的戰鬥任務時，要緊緊跟上。毛主席這次視察華北、中南、華東地區文化大革命所作的許多極其重要的指示，要緊緊跟上。那一些能公開報導、那一些可公開見報，那一些不能公開見報，要有區別。但思想要跟上，形勢是在不斷的發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盾是明確的，就是鬥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派，但是各階段著重宣傳什麼，要緊跟毛主席、緊跟毛澤東思想，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例如，毛主席最近提出了黨的問題，那些是可以宣傳的，那些是不可以公開宣傳的，要研究如吸收新黨員的問題，可公開宣傳，處理黨員，恢復黨的生活，就不好公開宣傳，這些完全不研究，我們的思想落後了，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是嚴格按照主席的戰略部署進行宣傳，不要標新立異，另方面主席提出新的問題，提出新的戰鬥口號，要緊緊跟上，不要落後。

無產階級報紙，一定要走群眾路線，這是毛主席多次教導我們的，要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支持新生事物。毛主席最最重視革命群眾的首創精神，如首都三司奪「私」字權的文章、貴陽棉紡廠的經驗、上海《魯迅兵團向何處去？》、上海女六中的經驗、天津延安中學的經驗都是毛主席最早發現的，批給報紙發的。這個方面我們要向毛主席學習，再三向毛主席學習，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一定要使群眾的首創精神得到發揚。劉少奇壓制群眾的首創精神，搞白色恐怖。

現在國內新聞報導越來越長，青海西寧的消息寫得好的比較短，應該這樣的明確突出。（唐平鑄插話：是不是根據教育革命寫幾篇社論？）主席指出，在教學革命中先積累些經驗再寫社論。第一篇社論起

了很大作用（指大、中、小複課鬧革命）唐平鑄：談到報社鬥私批修問題，希望在鬥私批修中認真學習主席的新聞路線，澈底批判劉鄧的鄧拓、吳冷西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新聞路線，在階級鬥爭的歷史中提高覺悟，批透。

你們編的《新聞戰線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引的主席話，有的準確，有的不準確。編大事記很好，要很好的重新編一下。毛主席的新聞學說，新聞思想是非常豐富的，非常寶貴的。毛主席不僅在理論上解決了新聞路線，而且在實踐中解決了問題，領導了我們的鬥爭。主席的新聞思想內容是非常豐富的、非常深刻的，是很具體，很尖銳的。主席對辦報所作的一系列方針指示，我們一定要認真學習。我們要看到主席新聞思想是寶庫，一定要認真地、很好地學習。<sup>100</sup>

## 姚文元對召開上海「大專院校紅代會」的指示 (1967.11.6.)

姚文元對上海「大專院校紅代會初定十一月十七日召開」一文的批語：

建議紅代會議真討論一下教育革命的問題，如可能作出相應的決議或號召書，對青年團問題，最好也能議論一下，提出自己的意見，「紅衛兵組織條例」要強調紅衛兵應是朝氣勃勃的革命青年組成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要能夠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成為一支堅強的戰鬥隊伍，要保持無產階級革命性，絕不要搞的死氣沉沉。

姚文元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sup>101</sup>

<sup>100</sup> 清華大學井岡山鬥批改戰團編印，《學習資料》第三十七期，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

<sup>101</sup> 清華大學井岡山鬥批改戰團編印，《學習資料》第四十二期，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 本年

### 姚文元對徐景賢的電話指示（1967）

姚文元同志電告上海革命委員會徐景賢同志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五點意見。

- 一、「從《清宮秘史》到《海瑞罷官》」這個批判文章由上海來搞。
- 二、紅代會是方向，一定是堅持。
- 三、注意聯動的活動，我們打擊一小撮，瓦解其組織，聯動的後臺是劉鄧。
- 四、紅衛兵不要只注意上街，女六中的方向和經驗是毛主席肯定的，革命的大批判促進革命的大聯合是方向。
- 五、學生一定是搞學校大聯合，一個單位搞好了，對革命就有很大的貢獻。<sup>102</sup>

---

<sup>102</sup> 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六十四期，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

## 姚文元研究論文

1. 彤雲，簡單化片面化的批評——和姚文元等同志商榷[J].劇本，1959，（4）。
2. 周曉，從《興滅集》看姚文元雜文的特色[J].讀書，1960，（6）。
3. 劉玉卿，不能把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混淆起來——與姚文元同志商榷[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5，（Z1）。
4. 肖遠新，李玩彬，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原則不容篡改——評姚文元《新的時代、新的美和新的文學》一篇黑文[J].文史哲，1976，（4）。
5. 吳中樞，借題發揮露禍心——斥姚文元抄引一首古詩的狼子野心[J].河北師大，1976，（5）。
6. 鐘聞，一個修正主義路線的吹鼓手——從姚文元的《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大》說起[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76，（6）。
7. 燕平，「四人幫」變天夢的破產——戳穿姚文元宣揚《地震詔》的罪惡陰謀[J].詩刊，1976，（12）。
8. 岩冰，從反「理論風」看「四人幫」形而上學猖獗——批駁姚文元的「基礎的基礎」論[J].地質科學，1977，（1）。
9. 廣西師院中文系大批判組，剝開姚文元「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的畫皮[J].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1）。
10. 佟雪，試論魯迅前期的思想——兼駁瞿秋白、姚文元對魯迅的歪曲[J].文史哲，1977，（1）。
11. 薛祥生，痛斥姚文元歪曲魯迅的罪行[J].山東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77，（1）。
12. 蔡師仁，姚文元瘋狂反對六條政治標準的鐵證——評《雜談文學中的共產主義思想性》[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1）。
13. 華迅，不許姚文元歪曲和誣衊魯迅[J].華中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1）。

14. 邢廣域，偷樑換柱的卑鄙伎倆——批判姚文元的黑文《「第一位的工作」》[J].山東文藝，1977，（2）.
15. 燕平，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反動文藝觀——批判姚文元關於詩歌問題的一個謬論[J].詩刊，1977，（2）.
16. 韓進廉，魯迅詩論不容篡改——評姚文元關於新詩創作的一封信[J].河北師大，1977，（3）.
17. 羅蓀，「棍子」何損於魯迅——清算姚文元惡毒誹謗魯迅的罪行[J].人民文學，1977，（3）.
18. 李永壽，「險惡地歪曲魯迅」的正是姚文元——批判姚文元《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大》一書對魯迅思想發展的歪曲污蔑[J].天津師院學報，1977，（2）.
19. 吳功正，批判姚文元對魯迅《阿Q正傳》的歪曲[J].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2）.
20. 方武，戳穿姚文元反黨亂軍的狼子野心[J].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2）.
21. 肖作永，漏網大右派的自供狀——批判姚文元的幾篇黑文[J].思想戰線，1977，（2）.
22. 肖榮，魯迅的小說永放光芒——斥姚文元對《吶喊》、《彷徨》的歪曲[J].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2）.
23. 王刃，自打耳光與自掘墳墓——從姚文元的《論「知音」》談起[J].江蘇師院學報，1977，（Z1）.
24. 中國科學院理論組，駁姚文元的「代替論」[J].河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77，（0）.
25. 艾若，文痞姚文元及其文風之痞性[J].黑龍江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Z1）.
26. 還姚文元右派分子的醜惡本相[J].山東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77，（Z1）.
27. 朱德發，大右派的自供狀——評姚文元的一篇黑文[J].山東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77，（Z1）.

28. 殷光熹，「謠言世家的子弟」射出的一支毒箭評姚文元在《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大》中對兩個口號論爭問題的荒謬論述[J].教育革命，1977，（3）.
29. 張敬，反動文痞姚文元射向偉大魯迅的一支毒箭[J].山西師院，1977，（Z1）.
30. 高進賢，古遠清，如此「經歷過來的」——從姚文元對《草木篇》的態度看他的反革命兩面派嘴臉[J].詩刊，1977，（7）.
31. 李敬敏，蘇恒，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關係不容顛倒——駁姚文元「研究創作方法的一個前提」[J].四川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77，（4）.
32. 丁捷，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原則不容篡改——姚文元反動文藝思想批判之一[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4）.
33. 鬼蜮的伎倆——揭批姚文元借紀念魯迅之機大造篡黨奪權輿論的罪行[J].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4）.
34. 張毓茂，鐘林斌，批判姚文元歪曲魯迅前期思想的一個謬論[J].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4）.
35. 張昌東，究竟是誰歪曲辯證唯物論——剖析姚文元的一個反動謬論[J].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4）.
36. 王煥武，砸爛套在心理學工作者頭上的精神枷鎖——批判姚文元在《這是研究心理學的科學方法和正確方向嗎？》黑文中的謬論[J].齊齊哈爾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2）.
37. 符保林，對姚文元的「藝術辯證法」及其美學思想之批判[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2）.
38. 侯相林，「代替論」就是「取消論」——斥姚文元在哲學和自然科學關係問題上的謬論[J].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2）.
39. 陶學良，評一組納西族、彝族、藏族諷刺故事——兼批姚文元對民間故事的污蔑[J].思想戰線，1978，（5）.
40. 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還是篡黨奪權的序幕？——本刊編輯部舉行座談會批判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J].人民戲劇，

- 1979, (1).
41. 張夢庚，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造成的重重冤獄[J].  
人民戲劇，1979, (2).
42. 楊履方，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叫吧——兼評姚文元《對〈布穀鳥又叫了〉一劇的一些不同的意見》[J].上海戲劇，1979, (1).
43. 周維衍，海瑞整治吳淞江的歷史功績不容姚文元否定[J].學術月刊，  
1979, (1).
44. 上海市社聯邀集學術工作者舉行座談會揭批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  
〈海瑞罷官〉》[J].學術月刊，1979, (1).
45. 張建業，論魯迅世界觀的轉變——兼批姚文元對魯迅思想發展的歪曲  
[J].北京師院學報，1979, (1).
46. 馮開煦，替《海瑞罷官》平反——郭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  
官〉》[J].現代法學，1979, (1).
47. 王紀人，姚文元的「左」及其教訓[J].上海文學，1979, (2).
48. 戴平，美學研究道路漫議——批判姚文元的美學觀所得[J].社會科  
學，1980, (3).
49. 張遼民，莎菲在幻滅、追求中獲得新生——兼評姚文元的《莎菲女士  
們的自由王國》及其他[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 (2).
50. 廖欽，陳銳鋒.試論莎菲女士的形象——兼評姚文元《莎菲女士們的  
自由王國》一文[J].貴陽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 (1).
51. 李桑牧，關於魯迅思想和創作的幾點基本認識——評姚文元《巨人》  
一書對魯迅思想和創作的歪曲[J].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1,  
(3).
52. 姚文元一筆殺五人[J].湖南黨史月刊，1989, (5).
53. 師東兵，「北京各報，一律不准轉載姚文元的文章！」[J].北京社會科  
學，1993, (2).
54. 瓊坡，姚文元率紅衛兵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J].僑園，1995, (1).
55. 李耐因，從姚文元的劄記看「四人幫」覆滅前的罪惡心態[J].炎黃春  
秋，1997, (9).

56. 符逸公，評劉賓雁論姚文元[J].教育藝術，1997，（5）。
57. 王家幹，與姚文元論戰的鬥士金為民[J].文史精華，2000，（2）。
58. 孫立梅，姚文元其文其時[J].新聞大學，2000，（1）。
59. 陳東林，馮雪峰與姚蓬子、姚文元父子——從馮雪峰給姚文元的一封覆信說起[J].黨史博覽，2000，（2）。
60. 程光輝，姚文元與文學激進主義思潮[J].粵海風，2001，（5）。
61. 古遠清，姚文元的「棍子」式批評及其特徵[J].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6）。
62. 王忠人，「四人幫」控制輿論的一個剪影——讀《姚文元同莫艾的五次談話》和《五十次電話指示》[J].炎黃春秋，2004，（4）。
63. 蔡同慶，「教科書」與「照相館」——周揚與姚文元文藝觀之比較[J].欽州師範學院學報，2004，（2）。
64. 霞飛，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策劃所謂「一月革命」始末[J].黨史文苑，2004，（5）。
65. 夏國勝，姚文元「成長」三步曲[J].黨史文苑，2004，（5）。
66. 霞飛，姚文元與胡風[J].黨史博覽，2005，（1）。
67. 錢勤發，張中為姚文元辯護的大律師[J].檔案春秋，2005，（1）。
68. 霞飛，被捕之後的姚文元[J].黨史博采（紀實），2005，（3）。
69. 霞飛，姚文元在1957年[J].黨史博覽，2005，（9）。
70. 李少昱，姚文元出獄的前前後後[J].領導文萃，2005，（11）。
71. 小雲，姚文元出獄的前前後後[J].出版參考，2005，（32）。
72. 霞飛，「四人幫」倒臺前的姚文元[J].黨史博覽，2005，（12）。
73. 黃波，別浪費姚文元[J].同舟共進，2006，（2）。
74. 錢勤發，我為姚文元出庭辯護[J].文史博覽，2006，（3）。
75. 小雲，姚文元出獄的前前後後[J].金秋，2006，（3）。
76. 王文正，沈國凡，審判員智鬥姚文元[J].百年潮，2006，（3）。
77. 霞飛，姚文元的人生浮沉（上）[J].黨史博采（紀實），2006，（3）。
78. 安瀾，張中：我為姚文元作辯護[J].黨史縱橫，2006，（4）。
79. 霞飛，姚文元的人生浮沉（中）[J].黨史博采（紀實），2006，（4）。

80. 霞飛，姚文元的人生浮沉（下）[J].黨史博采（紀實），2006，（5）.
81. 姚全興，我評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文章[J].世紀，2006，（1）.
82. 肖舟，文痞姚文元被捕、服刑及病死[J].報刊薈萃，2007，（6）.
83. 肖舟，姚文元的一生[J].傳奇（傳記文學選刊），2007，（7）.
84. 霞飛，張春橋與姚文元（一）[J].黨史天地，2008，（6）.
85. 孟昭庚，阿桂.我跟姚文元的「姪女」談戀愛[J].龍門陣，2008，（8）.
86. 霞飛，張春橋與姚文元[J].黨史天地，2008，（9）.
87. 霞飛，張春橋與姚文元（三）[J].黨史天地，2008，（10）.
88. 霞飛，張春橋與姚文元（四）[J].黨史天地，2008，（11）.
89. 霞飛，張春橋與姚文元（五）[J].黨史天地，2008，（12）.
90. 霞飛，毛澤東逝世後的姚文元[J].文史博覽，2009，（3）.
91. 葉永烈，漫步在姚文元墓前[J].同舟共進，2009，（5）.
92. 霞飛，跟誰？姚文元揣摩江青和華國鋒[J].報刊薈萃，2009，（7）.
93. 賈植芳，我所知道的姚文元和張春橋[J].報刊薈萃，2009，（9）.
94. 元三，《解放日報》文藝部主任姚文元——《海上赤潮——我的記者生涯》連載之十三[J].青年記者，2009，（27）.
95. 霞飛，「四人幫」倒臺前的姚文元[J].炎黃縱橫，2009，（10）.
96. 葉永烈，姚文元墓碑：只寫著妻子名字[J].晚霞，2009，（20）.
97. 元三，我的部主任姚文元[J].文史博覽，2009，（12）.
98. 霞飛，姚文元「文革」後期試圖「留一手」[J].領導文萃，2009，（23）.
99. 倏躉，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出臺內幕[J].黨史博采（紀實），2010，（4）.
100. 顧保孜，「文壇殺手」姚文元[J].決策與資訊，2010，（6）.
101. 姚全興，「文禍」回味——我評姚文元文章的遭遇[J].史林，2010，（S1）.
102. 趙元三，我所認識的姚文元[J].江淮文史，2010，（6）.
103. 趙元三，康平路65號：會議室裡的張春橋姚文元[J].文史博覽，2010，（12）.

104. 趙元三，我所接觸到的《解放日報》文藝部主任姚文元[J].黨史博覽，2011，（1）.
105. 胡義成，再評張春橋、姚文元反人道主義理論[C].馬克思主義探原——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研究文集.2011
106. 王鵬志，他親手抓住了姚文元[J].中國邊防員警，2011，（7）.
107. 葉永烈，探訪姚文元墓地[J].人民文摘，2011，（12）.
108. 王賢才，1956年「早春天氣」裡的姚文元[J].世紀，2012，（1）.
109. 姚文元最忌諱的心病[J].共產黨員，2012，（4）.
110. 霞飛，中央文革小組主要人物的浮與沉之五——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姚文元（下）[J].黨史博采（紀實），2012，（9）.
111. 閻長貴，關於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J].世紀，2012，（5）.
112. 沈國凡，姚文元入獄前後[J].黨史縱橫，2013，（10）.



## 「文革」研究文獻

1. 丁望，《文化大革命評論集》，當代中國研究所，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67年。
2. 王恩編，《紅衛兵造反記》（上、下），香港：宇宙出版社，1967年。
3. 鍾華敏，《江青正傳》，香港友聯研究所，1967年。
4. 丁望，《江青簡傳》，香港當代中國研究出版社，1967年。
5. [日]桑原壽二，《毛澤東和中國思想》，時事問題研究所，1969年。
6. 張贛萍，《江青的醜史與豔聞》，香港宇宙出版社，1969年。
7. Grieder, Jatnes.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int of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8. 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發行，1970年。
9.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0. 海楓，《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1. Hinton, William.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2. Whitson, William W.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Elite*. Part11,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Elit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 Washington, D. C.: The Offic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72.
13. [日]高橋勇次、米秀夫編著，《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日中出版社，1973年。
14. 玄默，《中共文化大革命與大陸知識份子》，中央研究雜誌社，1974年。
15. 司馬長風，《文革始末》，香港：百葉出版社1976年。
16. Chen, Jack. *Insid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Sheldon, 1976.

17. *China's Countryside: A Vast School for Her Youth.*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6.
18. [美]安德魯，《張春橋和上海的一月革命》，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社，1978年。
19. 齊辛，《四人幫事件探索》，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8年。
20. Lee, Hong Yong.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1. [日]佐藤慎一郎，《毛澤東「萬歲」和「萬碎」》，大漆書店，1979年。
22. 楊絳，《幹校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81年。
23.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編，《歷史的審判》，群眾出版社，1981年。
24. 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香港：時代出版社，1981年。
25. 王際真，《兩作家與文化革命：老舍和陳若曦》，中央大學，1981。
26. Dittner, Lowell. "Ethics and rhetoric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Studies in Chinese Terminology*, No.19.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7. Rosen, Stanley.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ase of Guangzhou.*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8. 陳若曦，《中國文化革命倫理和語言》，加大柏克萊，1982。
29. Rosen, Stanley.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Westview Replica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30.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2.*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Chan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31.Chan, Anna.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 32.Domes, Jurgen. *P'eng Te-huai: The Man and the Im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3.[日]加加美光行編，《現代中國的去向——文化大革命的省察》，亞洲經濟研究所，1986年。
- 34.嚴家其，《中共文革實錄》，大公報，1986年。
- 35.嚴家琪、高皋，《中國文革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6.鄭念，《生與死》，敦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 37.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8.柳隨年、吳群敢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9.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裡沉思》（三卷），華夏出版社，1986年。
- 40.〔羅〕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 41.珠珊（朱仲麗），《江青祕傳》，香港星辰出版社，1987年。
- 42.魏紹昌，《江青外史》，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
- 43.胡月偉，《四一二上海灘：「炮打張春橋」事件揭秘》，香港・新秀出版社，1987年。
- 44.譚宗級、鄭謙，《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 45.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6.Liu, Guokai; Chan, Anita.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1987.
- 47.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1st ed.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87.
- 48.Wedeman, Andrew Hall. *The East Wind Subside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c1987.

49.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內部編印，1988年。
50. 鄭念，《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
51. 黃崢等，《在歷史的檔案裡——「文革」十年風雲錄》，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年。
52. 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The Ordeal of Intellectuals in China'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3. Kwong, Julia.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 - April 1969. Education and Society*. Hoover Press Publication, 364.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54. Meaney, Constance Squires. "Stability and the Industrial Elite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No. 34.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8.
55. 崔萬秋，《江青前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8年。
56. 葉永烈，《江青在上海灘》，香港明星出版社，1988年。
57. 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58.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59. 金春明等編著，《「文革」時期怪事怪語》，求實出版社，1989年。
60. 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
61. 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杜蒲、李玉玲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62. 泥土，《趙丹與江青》，臺聲出版社，1989年。
63. [美]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華夏出版社，1989年。
64. 李天民，《劉少奇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65. [英]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

盾：1956－1957》（第一卷），魏海生、艾平等譯，求實出版社，1989年。

66. Yang, Chiang. *Lost in the Crowd: a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ir.* Melbourne: McPhee Gribble, c1989.
67. 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史論》，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1990年。
68. Yan Jiaqi.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69. Forster, Keith.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M. E. Sharpe, 1990.
70.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1.《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三卷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7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73. 王西彥，《焚心煮骨的日子：文革回憶錄》，香港：香港昆侖製作公司，1991年。
74. Lin, Jing. *The Red Guards' Path to Violenc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New York: Praeger, 1991.
75. Feng, Jicai. *Voices from the Whirlwin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print of: *One Hundred People's Ten Yea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1.
- 7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77.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輯小組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一、二、三）》，1992年。
78. 曾生，《曾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79. [美]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金光耀等譯，王建朗等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 社，1992年。
80. Hansen, Joseph. *Maoism vs. Bolshevism: The 1965 Catastrophe in Indonesia,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 the Disintegration of World Stalinism*.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98.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81. He, Yuhuai. *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82. 楊健，《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
83. 葉永烈，《姚文元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84. 葉永烈，《王洪文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85. 葉永烈，《江青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
86.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三聯書店（香港），1993年。
87. 巢峰主編，《文化大革命詞典》，港龍出版社，1993年。
88.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89. 杜鴻林，《風潮蕩落，1955—1979：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
90. [美]湯瑪斯·伯恩斯坦，《上山下鄉》，李楓等譯，夏潮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91. 燕帆，《大串聯——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旅遊》，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92. 文聿，《中國「左」禍》，朝華出版社，1993年。
93. 劉興華、華章，《瘋狂歲月——「文革」酷刑實錄》，朝華出版社，1993年。
94. 司任主編，《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訪談錄》，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95. 李永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96. 張鳴、樂群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7.溫樂群、郝瑞庭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8.陽木編，《文革闖將封神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99.韓尚于編，《文革洗冤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100.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1.韋玉莉，《意識形態的迷失者：毛澤東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因之研究》，臺北：蒲公英出版社，1993年。
- 102.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3.Barnouin, Barbara.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cation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London: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Inc., 1993.
- 104.楊曦光，《牛鬼蛇神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 105.杜蒲，《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6.江沛，《紅衛兵狂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7.孫春山，《中國的個人崇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8.王知明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實——內亂驟起》（1965—1969），紅旗出版社，1994年。
- 109.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
- 110.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11.戴家枋，《走向毀滅——「文革「文化部長于會泳沉浮錄》，光明日報出版社，1994年。
- 112.Ross, Jatnes R. (James Rodtnan). *Caught in a Tornado: A Chinese American Woman Survive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c1994.
- 113.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114.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 1995年。
- 115.戴家枋，《樣板戲的風風雨雨——樣板戲、江青及內幕》，知識出版社1995年。
- 116.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 117.汪東林，《十年風暴乍起時的政協知名人士》，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
- 118.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
- 119.定宜莊，劉小萌、史衛民、何嵐，《中國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0.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1. Wen, Chihua. *The Red Mirror: Children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122. Wang, Norman.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Incorporated, 1995.
123. Niu-Niu. *No Tears for Mao: Growing up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cago: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1995.
124. 黃崢編，《劉少奇的最後歲月：1966－196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125. 趙無眠，《文革大年表、淵源、革命、餘波》，明鏡出版社，1996年。
126.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127. 葉永烈，《張春橋傳》，作家出版社，1996年。
128. 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
129. 李遜，《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
130.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中央出版社，1996年。
131. 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 Dinner Party*. East Gate Read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 132.Teiwes, Frederick C.; Sun, Warre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 133.Yan, Jiaqi.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HAPS Library of Translations.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 134.Feng, Chi-tsai. *Ten Years of Madness: Oral Historie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CA: China Books, 1996.
- 135.Huang, Shaorong. *To Rebel is Justified: A Rhetorical Study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ovement 1966-1969*.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6.
- 136.Powell, Patricia; Huo, Shitao. *Mao's Graphic Voice: Pictorial Posters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dison: Elvehjem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6.
- 137.Zheng L; Sym, T. P. *Scarlet Memorial: Tales of Cannibalism in Moder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 138.Jiaqi, Yan;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 139.張志揚，《缺席的權利——閱讀講演與交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 140.張志揚，《瀆神的節日——一個思想放逐者的心路歷程》，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
- 141.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
- 142.顧准，《顧准日記》，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
- 143.權延赤，《龍困：賀龍與薛明》，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
- 144.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田園書屋，1997年。
- 145.裴宜理（美）、李遜，《無產階級的力量——上海在文革中》，美

- 國WESTVIEW出版社，1997年（英文）。
- 146.蕭延中主編，《從奠基者到「紅太陽」》，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
- 147.杜易，《大雪壓青松——「革命」中的陳毅》，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
- 148.金春明，《「四人幫」浮沉記》，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
- 149.「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編寫組，《「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
- 150.《浩劫之外：再論文化大革命》，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7年。
- 151.宋永毅、孫大進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
- 152.王海光，《折戟沉沙溫都爾汗》，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九州出版社，2012年。
- 153.陳佩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和經歷》，朱曉陽、陳淳譯，桂冠出版社，1997年。
154.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3.* Oxford;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5. Yang, Xiguang. *Captive Spirits: Prison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6. Barnouin, Barbara; Yu, Changge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7. 賀黎,楊健采寫，《無罪流放：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幹校告白》，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
158.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159.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下卷（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160.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 161.季羨林，《牛棚雜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
- 162.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 163.李輝編著，《殘缺的窗欄板——歷史中的紅衛兵》，海天出版社，1998年。
- 164.徐彬編著，《風雨福祿居：劉少奇在「文革」中的抗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 165.曾繁正，《紅色風波中的交鋒與較量》，紅旗出版社，1998年。
- 166.黃崢，《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
- 167.劉冰，《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
- 168.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
- 169.Chakrabarti, Sreemati. *Mao,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Delhi: Sanchar Publishing House, 1998.
- 170.Dittmer, Lowell. *Liu Shao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rtmonk: M. E. Sharpe Incorporated, 1998.
- 171.Yang, L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72.Yongyi Song and Dajin Sun; edited by Eugene W.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c1998.
- 173.任知初，《「紅衛兵」與「嬉皮士」》，明鏡出版社，1998年。
- 174.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
- 175.范達人，《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 176.廖亦武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選登》，烏魯木齊，新疆少年出版社，1999年。
- 177.羅點點，《紅色家庭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南海出版社，1999年。

- 178.丁東，《反思歷史不宜遲》，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79.張志揚，《創傷記憶——中國現代哲學的門檻》，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80.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
- 181.鄭謙，《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 182.周全華，《「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 183.丁龍嘉，《康生與「趙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84.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5.韓泰華，《旋渦：1966－1976》，北京出版社，1999年。
- 186.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
- 187.馬識途，《滄桑十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8.Zang, Xiaowei.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mily Lif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Mao's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
- 189.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90.Bartne, Geremie R.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91.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
- 192.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193.張志明，《走出迷穀——1967－1979年中國政體變革的歷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

- 194.李太成、姚瑜主編，《掠奪與迫害：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市文化系統的罪行》，上海市文化局史志辦公室，2000年。
- 195.楊明偉，《走出困境——周恩來在1960－196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196.張志忠，《中國1966——風乍起》，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
- 197.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 198.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麥田出版社，2000年。
- 199.武光，《不是夢——對「文革」年代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 200.[英]迪克·威爾遜，《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201.[英]迪克·威爾遜，《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202.毛毛，《我的感情流水帳：父親鄧小平「文革」十年記》，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
- 203.劉曉，《意識形態與文化大革命》，臺北：洪葉文化出版社，2000年。
- 204.Cleverley, John. *In the Lap of Tigers: The Communist Labor University of Jiangxi Provin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 205.Petty, Elizabeth;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itions: Asia & Asian America Series. Boulder: WestviewPress:2000.
- 206.Yongyi Song.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 A special compilation of newspapers in Beijing area.*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1.
- 207.王力，《王力反思錄》（上中下），北星出版社，2001年。
- 208.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
- 209.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210.羅平漢，《牆上春秋——大字報的興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 211.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
- 212.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開放雜誌社，2002年。
- 213.顧准，《顧准文稿》，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 214.顧准，《顧准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 215.顧准，《顧准筆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 216.巫寧坤，《一滴淚——從肅反到文革的回憶》，臺北：遠景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 217.王申酉，《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
- 218.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華文出版社，2002年。
- 219.金春明，《金春明白選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 220.雷民耀，《紅衛兵懺悔錄》，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
- 221.產經新聞「毛澤東秘錄」編輯採訪小組，《毛澤東帝國》，書泉出版社，2002年。
- 222.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六部「文革」旋渦中的折衝樽俎），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2年。
- 223.韋政通，《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立緒文化出版，2002年。
- 224.中嶼嶺雄，《北京烈烈：文化大革命とは何であったか》，東京：講談社，2002年。
- 225.笠井孝之，《毛澤東と林彪：文革の謎林彪事件に迫る》，東京：日中出版，2002年。
- 226.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 227.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 228.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29.楊銀祿，《我給江青當祕書：毛夫人祕聞大披露》，共和（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30.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
- 231.唐少傑，《一九六八：一葉知秋——從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談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 232.徐步洵，《劫智：文革時期上海市民的故事及其他》，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233.鄭謙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
- 234.魏宏運主編，劉景泉等撰，《國史紀事本末：1949～1999》（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時期），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年。
- 235.李魁彩編著，《「文革」秘檔1975-1976》，香港中華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
- 236.武田雅哉，《よいこの文化大革命：紅小兵の世界》，東京：廣濟堂出版，2003年。
- 237.楊麗君，《文化大革命と中國の社會構造：公民権の配分と集團的暴力行為》，東京：禦茶の水書房，2003年。
- 238.國分良成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再論》，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3年。
- 239.張志揚，《一個偶在論者的覓蹤——在絕對與虛無之間》，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
- 240.張志揚，《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41.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 242.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開放雜誌社，2004年。
- 243.Chen Ruoxi.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diana, 2004.
- 244.郭德宏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十年風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 245.葉青，《「文革」時期福建群眾組織研究》，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 246.馬達，《辦報生涯六十年》，文匯出版社，2004年。

247. 劉文忠，《風雨人生路：一個殘疾苦囚新生記》，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4年。
248. 馮驥才編，《一百個人的十年》，時代文藝出版社，2004年。
249. 丁凱文，《重審林彪罪案》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
250. 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香港：時代藝術出版社，2004年。
251. 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252. 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詩歌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253. Song, Yongyi, Xin bian Hong wei bing zi liao =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I, A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of tabloids in the provinces,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5.
254. 米鶴都，《聚焦紅衛兵》，三聯書店（香港），2005
255. 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256. 陳伯達，《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257.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58. 周純麟，《周純麟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
259. 王軍勝，《「文革」沉思錄》，自印書，2005年。
260. 葉永烈編著，《江青畫傳》，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261.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262. 魯禮安著、王紹光校，《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5年。
263. 馮驥才，《文革紀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264. 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265. 陳煥仁，《紅衛兵日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 266.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267.Guo Jian, Yongyi Song, Yuan Zhou.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shed: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6.
- 268.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
- 269.周泉纓：《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試錯——對毛澤東主席公開點名批判我的回應》，香港：銀河出版社，2006年。
- 270.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長篇報告文學），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
- 271.盧弘，《軍報內部消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2.宋柏林，《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香港德寶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3.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2006.
- 274.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M. E. Sharpe, 2006.
- 275.Escherick Joseph, Paul Pickowicz, and Andrew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2006.
- 276.陳益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277.王毅，《中國皇權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 278.高樹華、程鐵軍，《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明鏡出版社，2007年。
- 279.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2007年。
- 280.舒雲，《林彪畫傳》（長篇圖文傳記），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
- 281.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8年。
- 282.鄭謙，《中國：從「文革」走向改革》，人民出版社，2008年。

- 283.Clark Paul.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Cambridge, 2008.
284. 卜偉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285.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286. 王文正口述，沈國凡采寫，《以共和國名義判決：審判「四人幫」上海餘黨前後》，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
287. 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2008年。
288. 陳冀德，《生逢其時》，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289. 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290. 丁盛口述、金光訪問記錄、餘汝信整理編注，《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由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
291. 朱通華，《較量：1976－1980年的上海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
292. 陳小津，《我的「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293. 李德、舒雲編，《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2009年。
294. 麥克法誇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臺灣左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295. 葉永烈，《「四人幫」興亡》，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
296. 邱心偉、原育蜀編：《清華文革親歷——史料實錄大事日誌》，香港，香港五七學社出版公司，2009年。
297. 唐金鶴：《倒下的英才》，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9年。
298. 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
299. 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9年。
300. 王紹光，《超凡領袖的失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王紅續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9年。

- 301.吳焱金口述、鐘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猶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09年。
- 302.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一個工作組成員的親身經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 303.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
- 304.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 305.黃正，《軍人永勝——原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將軍前傳》，新世紀出版社，2010年。
- 306.[法國]夏爾·貝特蘭，《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07.李承弘，《百年尋夢》，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08.楊道遠，《奉獻——我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09.曹承義初稿、鐘逸整理，《悲欣交集話文革》，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10.武彩霞，《不再沉默——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11.歐陽健，《敢死隊》，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12.鐘雪，《聯動娃娃》，香港聯合出版社，2010年。
- 313.李冰封，《歷史的軌跡——一個大陸蒙難作家的反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4.啟之，《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1949－1966年），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5.張石山，《拷問經典——未來世紀的文革考古索引》，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6.方子奮，《慧園里6號——文革血淚親歷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7.張景蘭，〈行走的歷史——新時期以來「文革」題材小說研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8.宋如珊，〈從傷痕文學到尋根文學——文革後十年的大陸文學流派〉，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9.沈福祥，〈崢嶸歲月：首部工人造反派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 320.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到「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 321.鄭重，〈毛澤東與文匯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
- 322.徐海亮，〈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2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 324.金大陸，〈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 325.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 326.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
- 327.程光，〈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心靈的對話〉，北星出版社出版，2011年。
- 328.許愛晶，〈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年。
- 329.蔡文彬主編，〈趙紫陽在四川（1975－1980）〉，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 330.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一個外交官在文革的親身經歷〉，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
- 331.魏繩武，〈機關——武漢市委機關文革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2.王海峰，〈鋼鐵是這樣煉成的——一個老三屆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3.肖健卿、李近川主編，〈飛鳴鏑——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見聞

- 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4.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注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5.聶樹人，《地質東方紅興亡史——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6.林彪，《林彪文集》，中港傳媒出版社，2011年。
- 337.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中國書局有限公司，2011年。
- 338.高安華，《天邊》，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39.李玲，《書生辦報？死人辦報？——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鄧拓傳》，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0.子蘊，《跨越文革的人生歲月》，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1.李冰封，《一位大陸作家的文革記憶——訣別斯大林模式及其他》，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1年。
- 342.舒雲，《百問九一三》，明鏡出版社，2011年。
- 343.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前篇·1963—196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 344.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後篇·1967—197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345.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明鏡出版社，2012年。
- 346.趙久安，《遺民——文革烙印了我的階級》，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7.孔令平，《血紀——從平反到改革開放》，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8.孔令平，《血紀——從文革到平反》，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9.孔令平，《血紀——從反右到文革》，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0.劉峻，《臥龍山下》（上下），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1.韓三洲，《說實話的日子不多了：書邊人物瑣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2.翁衍慶，《林彪的忠與逆——九一三事件重探》，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3.李蟠，《麓山學人軼事》，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4.啟之、何蜀編，《溫都爾汗的幽靈：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後的回憶與思考》，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5.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6.李德複，《九死不悔——一個黑五類的回憶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7.任希儒，《獄裡獄外事——走過文革的人生實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8.自由兄弟，《熱島知青潮（上中下）——海南生產建設兵團的血淚見證》，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9.陳尚健，《走出大涼山的女人——一個經歷文革的黑五類女兒之血淚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
- 360.昌言，《家族記憶——百年家族的文革歷史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61.史雲，《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
- 362.孔丹，《難得本色任天然》，中港傳媒出版社，2013年。
- 363.李松編，《「樣板戲」記憶：「文革」親歷》，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 364.朱正，《反右派鬥爭全史》（上下冊），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5.趙旭，《風雪夾邊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6.房文齋，《天吟——丁酉引蛇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7.趙旭，《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100位知識份子的厄難》，秀威出

- 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8.張先癡，《格拉古軼事——勞改回憶錄之一》，秀威資訊，2013年。
- 369.林鵬，《過往雲煙：林鵬先生回憶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0.嚴永西，《多味人生——記我六十年的中國風雨》，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1.潘永修、鄭玉琢，《情書208——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2.趙旭，《血戀——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3.南懷沙，《「麻色文革」二部曲：文革之火》，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4.南懷沙，《「麻色文革」最終曲：挖山洞的大兵》，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5.曾國一，《末代貴族浮沉錄——黑五類的苦難、掙扎和抗爭》，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6.散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政治謎案19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7.朱正，《歲在丁酉——關於中共反右派鬥爭》，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78.啟之，《錯亂狂飆的毛時代》，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9.周孜仁，《歲月回望錄：紅衛兵小報主編的家族追憶》，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80.吳迪，《揭秘中國電影，讀解文革影片》，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81.胡金兆，《文人落難記——田漢、孟超、陶君起、張君秋、郭小川的文革遭遇》，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82.啟之，《水木風雨：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獨立作家（秀威資訊），2014年。
- 383.齊家貞，《黑牆裡的倖存者——父女囚徒鎮反文革記事》（上、

下），新銳文創（秀威信息），2014年。

384.子蘊，《我曾經的名字叫知青》，釀出版（秀威資訊），2014年。

385.白承旭，《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延光錫翻譯，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

### 重要的「文革」研究期刊：

1. 《中共黨史研究》
2. 《炎黃春秋》
3. 《當代中國史研究》
4. 《黨史縱橫》
5. 《黨史博覽》
6. 《黨史博采》
7. 《往事》（2004年9月創刊）
8. 《記憶》（2008年9月創刊）

## 後記

今天，一段特殊的歷史之所以能夠復現在讀者面前，應該由衷地感謝臺灣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領導與編輯，他們放眼歷史時空，立意文化積累，獨具真知灼見，勇擔人間道義，支持叢書的出版。

任何時代的學術研究總是包含著或隱或顯的當下關懷，但是這種指向不應該成為現實政治需要的工具，以至直接成為政治服務的附庸。中國近現代史學者楊奎松認為：「學術研究依據的是理性和科學，追求的是真實和真理，它是服從於或服務於人類歷史進步的大目標和大理想的，因而也是超越於現實政治和眼前目標的。一方面，歷史本身沒有正面或負面的問題，歷史有的只是史實；另一方面，相對於社會進步而言，歷史研究的重要功能是揭示歷史發展的複雜性，特別是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sup>103</sup>楊奎松在這裡談到「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這句話對於揭示「文革」研究的歷史意義來說，不啻為洪鐘之轟鳴。

中共黨史專家蕭冬連認為，中國當代史研究中普遍存在著的難題是，很難尋求到共識。面對如此情形，如果反思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狀況則發現：「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中國當代史，兩極化的看法俯拾即是。要麼一味地歌功頌德，回避問題，遮蔽真相；要麼一概罵倒，不屑於瞭解歷史的複雜性。」無疑，這兩種態度都有問題。他認為：「當代中國史研究第一位的任務是追尋歷史真相，揭示以往由政治宣傳所遮蔽的事實；但追尋真相不等於一切都『反著看』、『倒著看』，最後的判斷只能是依據事實。我想要取得起碼的共識，最好的辦法是對歷史有起碼的同情理解，首先弄清『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著重於發掘歷史本身的邏輯，不作過度解讀，也不急於作簡單的道德價值評判。」<sup>104</sup>他

<sup>103</sup> 楊奎松，〈歷史研究是對人的研究〉，《中華讀書報》，2013年7月10日，第13版。

<sup>104</sup> 蕭冬連，袁訓會、徐書鴻採訪，《中共歷史上的五次轉軌——共識網專訪蕭冬連》，2013

在寫作《國步艱難：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的時候，就是秉持這樣的學術態度。近三年時間裡，蕭冬連先後看了幾千份檔資料，力求每一判斷都立於堅實的材料之上。對於中共黨史研究，只有堅持這樣嚴謹的研究態度和方法，才有獲得信史的可能，也才能擺脫黨史研究說教式、歌德式、傳奇式的刻板印象。

歷史虛無主義的存在有很多原因：有的涉及學風問題，不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有的理論先行，不強調腳踏實地的調查研究；有的囿於個人情感和利益偏見，跳不出自身侷限看問題；有的則是沒有接觸到歷史真相的基本史料，浮於空泛的印象與道聽塗說。歷史學家薑義華認為：

「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其實是不懂得自己的歷史，不敢正視自己的歷史。不懂得中國今天的發展都是從歷史發展而來的，我們今天創造歷史，也不可能脫離過去主客觀的各種條件，因為人都生活在歷史聯繫中。我們要知道自己究竟能怎麼樣，這取決於我們能利用多少歷史遺產，取決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進行新的創造，這要求我們必須對自己的歷史有深刻的瞭解。不懂得尊重歷史，不知道我們真正的歷史，這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sup>105</sup>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諸位先生勇擔道義，相信其令名美譽將隨這些史料傳頌於學界，並獲得有識者的認可。

約翰·西西弗斯

2014年3月13日

---

年8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d/ljsj/article\\_2013081089531.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d/ljsj/article_2013081089531.html)

<sup>105</sup> 薑義華，〈研究歷史要懷有敬畏之心〉，邵思思採訪，2013年11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 cq/article\\_2013111295155.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 cq/article_2013111295155.html)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毛澤東的金棍子：姚文元與「文革」 / 約翰・西  
西弗斯編撰。-- 一版。-- 臺北市：西西弗斯文  
化，2016.04  
冊：公分。-- (文革風雲叢書；7-8)  
BOD版  
ISBN 978-986-91545-8-1(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91545-9-8(下冊：平裝)

1. 姚文元 2. 傳記 3. 文化大革命 4. 史料

782.887

105000124

文革風雲叢書07 PC0485

## 毛澤東的金棍子： 姚文元與「文革」（上）

編 撰 / 約翰・西西弗斯

叢書策劃 / 約翰・西西弗斯、李佳

責任編輯 / 杜國維

圖文排版 / 周政緯

封面設計 / 楊廣榕

出版發行 /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

總 經 銷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4F

電話：+886-2-2917-8022 傳真：+886-2-2915-6275

2016年4月 BOD一版

定價：47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Copyright©2016 by Sisyphus Publishing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6-91545-8-1



9 789869 154581 00470

建議分類 史地傳記/人物

我們讀了《毛主席語錄》，毛主席指出：「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對於資產階級的錯誤路線，也只有經過我們的不斷地批判，才能澈底肅清它的影響。我們一定要堅決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姚文元在《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上的講話

（1966.10.9，節錄）

本書分為上下兩冊，時間跨度為1965-1976年，合計三十五萬多字。內容包括姚文元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文藝評論、座談會講話、大會發言、內部指示等。通過一手史料全面深入展示了姚文元協助發動、全力推進文革的歷史過程。